

**全**南宫宇先生所撰著的巨型小說「龍虎恩 ,杜擎天因在陝北完成一宗大買賣而聲名大噪,却 因此飛來橫禍,與穆彥陶雙雙被捕快以販賣私鹽爲 由拘捕,旋即收進牢中,兩人在獄中苦思亦想不出 是被誰陷害的,不久穆彦陶被帶走,從此音訊全無 , 杜擎天在獄中備受折磨, 幸因機緣結識了一獄友 ,從而學成「龜冥功」,十年後逃出牢獄,誓要找出 陷害他的人,不料當年的目擊証人,竟因他的追查 

而先後遇害……故事情節曲折緊張,峯廻路轉,道 出了江湖上的危機重重,你虞我詐,更刻劃出世人 的險惡,詭計多端的醜陋面貌,佳作當前,不容錯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吳道子先生所著的「巫峽 風雲」,吳道子先生向以文字精妙,想像豐富稱著 , 喜讀吳先生著作的朋友, 請拭目以待。

辛棄疾先生新作「天才小刀」也將於下期連載。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龍/虎 恩 仇(新派俠情江湖恩仇錄) 杜擎天無故被捕入獄,在獄中受盡折磨,幸得遇上 -位獄友,使他習成「龜冥功」最後逃出牢獄……南宫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煮酒 論 英雄(三國演義之十二) ◀一▶ ……徐

正 47 誰的孩子(社會秘聞)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鳳 錯(齊雲飛後傳) /連日疲於奔命 疑團漸露端倪 ...... 西門丁 59 鹿中原(燕子傳奇故事) 憶在事悔不當初 允相助將功贖過 ……… 卧 龍 生 67 金風細雨樓(「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二▶ 交手見高低 成敗論英雄……………温瑞安 73 雄 無 奈(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是非曲直已明白 雙鳳堡內結良緣 ………辛 棄 疾 81 神(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狹路相逢 制服貝子……… 司 空 羽 91 宮(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意圖橫掃江南 趁機借題復仇 ………… 東 方 玉 101 淚染 蠻 花(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督 印人:羅 輝 編:羅 斌 執行編輯: 鄭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 -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一年港幣 \$577.00** 

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江湖情仇恩斷消(新派武俠長篇) ◀二▶ 兩小無辜被據 狂人大肆虐待 ……… 消 遙 客 120

天宿神仙下凡來 少年獲贈易容丸 …… 揚 子 江 109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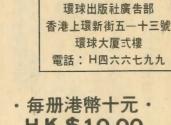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 -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侠世界 第3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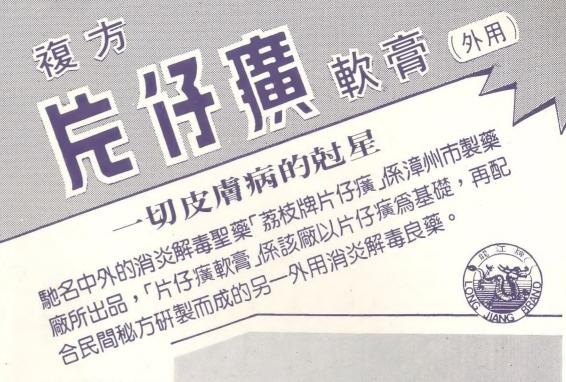
> (總號 1552)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毎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品用於治療部 份分泌腺障礙性皮膚 病,球菌性、病毒性 皮膚疾病及其他某些 皮膚疾病,如痤瘡、 脂性皮炎、帶狀疱疹 、單純疱疹、膿疱瘡 、癤及毛囊炎、凍瘡 、痔瘡均有特佳療效



每支片仔癀軟膏含荔枝牌片仔癀0.5克,即量粒片仔癀。

#### - 典型病例

- 1. 林春桂,女,26歲,門診號:128031,右胸背皮膚發病,伴羣狀炎症丘疹皮疱疹23天 ,診斷,帶狀疱疹,經採用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後皮疹發病開始減輕,用藥5天而癒。
- 2. 柯文慈, 男, 59歲, 口唇周緣發痛發癢, 伴發帶紅暈小水泡3天,診斷單純疱疹,經 外擦複方片仔癀軟膏, 2天後見效, 4天而乾涸治癒。
- 3. 占學海,男,30歲,門診號:308761,面頰部扁平疣2年,漸多,經用其他療法無效 ,用複方片仔癀軟膏4天後少數皮疹開始平薄,共用藥20天而全部皮疹消失。
- 4. 楊瓊,女,4歲,面部膿疱瘡2天,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後,皮疹乾固治癒。
- 5. 何惠娟,女,19歳,門診號:63006,面部痤瘡,3個月漸多,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外擦 6 天後,漸開始好轉,共用藥14天,皮疹基本消失。
- 6. 吳魏, 女, 22歲, 門診號: 77967, 面部脂性皮炎 4 個月, 給予複方片仔癀軟膏, 4 天後好轉,共用藥20天皮疹消失。
- 7. 邱路聰,女,76歲,門診號:319247,面頰部黃褐斑4個月,以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 ,第6天起斑點漸退,共用藥14天面頰黃褐斑消失。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總經銷:香港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蜆売街一至七號二樓

電話:5-783721(4線) 電掛: "5396"

電傳: 63033 TSH HX

傳真: 5-8068649

## 三月十四,月圓的晚上

兵巡逡不絕。 初更已敲過,兩廣提督衙門,官 一乘快馬,劃破初更的寂靜

馬停在提督衙門之前。

守兵喝道:「誰?」

「請進。」 「姓莫的!」

那人下了馬,牽着馬兒進入衙

有小兵上來牽馬,姓莫的道:「不 白馬的身上馱着兩個大包袱 ,

來極爲沉重。

聽雨樓。 園,穿過小橋流水, 那人竟然把馬一 直到提督大人的 牽着 踏過花

聽雨樓是兩廣提督柳大人的寢

那人把馬拴在門前左邊那隻石獅

## 淪落黑獄

那人並不答話,只隨那僮僕上了 一個僮僕上前:「莫先生,請!

到石階, 直入聽雨樓。 樓內燈火並不太亮。

名的廉潔清官。 便是兩廣提督柳廉孝柳大人, 當中坐着一 個精壯的漢子, 他是出 這人

「柳大人!」

「看來柳大人仍然是心事縈繞!」 「請坐!」

「我看……」

「那你便看看。

姓莫的左掌稍揚,居室的門便開

望下去便是一列石階,石階下面

左邊的石獅子正拴着白馬兒 那人再把左掌揚起。

作了一個老虎跳,馬嘶鳴空 種勁力所驚, 兀然躍

柳大人隨着這姓莫的 人下了石

着地的聲音實在沉重

兩廣提督的衙門

柳廉孝呆了一刻。

牽着馬兒,踏着黃金,逕自離開了

姓莫的人微笑着,他沒有再說話

背上兩個包袱,因馬兒人立而跌

那姓莫的人走到包袱處 從中拉

年的俸祿?

廿年,或者甚至一輩子

的元寶,他根本無話可說,這是多少

看着幾乎可以滿鋪台階的黃澄澄

月色照着包袱 月正圓, 一園月色 刺

眼

還有甚麼話好說? 可是一切都在目前

「我不能……」 那人用脚蹴開包袱

已爲今夜的宴會而勞碌奔波

三月十五,月更圓

從清早開始,穆家上下

人等,

從陝北回來的虎勇堂杜擎天老爺。

這次的宴會,包含了兩個意思。

龍威堂的穆彦陶老爺,要招待剛

不知是月色還是元寶 月色之下 刹那之間 片台階, 只見黃澄澄的 金黃色的 金 一片, 元寶

又想用脚蹴開另一包袱 個包袱 」那姓莫的

「那麼?」

「那麼!」

堂杜擎天老爺到

剛過晌午,便有僕人來報:「虎勇

穆彦陶立即肅衣,

領着手下

同來到大門

虎勇堂杜擎天的氣派也實在不

定要好好的聚首一堂。

穆彦陶一直精神奕奕的巡視各

把兄弟,兩人分別了差不多三個月

第二,穆彦陶與杜擎天根本是拜

洗塵兼慶功。

的黃金回來,穆彥陶當然要爲杜擎天

私鹽去陝北

第

,虎勇堂杜擎天押運了大批

,也押了差不多同樣重量

後是他的兄弟手足,也足有五十多 一乘白馬,後面是三個副手 然

他們仍是精神抖擻,神采飛揚。 龍威堂穆彥陶一字排開相迎。 每個人臉上都有風塵之色,不過

跑上前抱拳道:「怎勞大哥迎接!」 穆彦陶雙臂張開, 杜擎天一見穆彦陶便躍下了馬 道:「杜賢

兩人相擁,並向兩堂兄弟揮手致

衆兄弟歡聲雷動。

臂粗的紅燭,正在香案上燃着。 大廳之內已佈置得金碧輝煌, 穆彦陶迎了杜擎天入內。 這一個場面實在感人。 兒

保祐平安。 私鹽雖是好賺的買賣,不過所賺

兩人先拜過當天,感謝上天一路

的每一錠黄金,都是有血有淚。 鹽被視為極賤的東西,而且製造容易 轉眼便有白鹽萬頃。 只需把海水引入鹽田,由日光晒之 在兩廣福建一帶,面臨大海,海

却被視爲比黃金猶爲貴重的東西。 可是在陝北或其他內陸地方,鹽

以作冬天之用。 鮮美,而且可以用來醃製食物,保存 鹽,旣可使內類或其他食物更爲

鹽便成爲奇貨可居,而且 、福建兩地有無數鹽梟興

C4



新派俠情江湖恩仇錄

C5 天是廣東兩個鹽梟的表表者。 龍威堂的穆彥陶與虎勇堂的杜擎

聲有色。 裘,把先人遺下的基業,攪得更爲有 他們的父親是世交,兩人克紹箕

本來這次陝北之行,兩人打算一 兩人早已結拜成兄弟。

名聲、武功的一次試金石。 爲旣可作爲一次歷練,也可作爲自己 齊前往,不巧的是臨行之際,穆彥陶 却患了病,杜擎天便單身前去。 杜擎之並不視此次行旅爲苦,因

頭臉的人都認識杜擎天-在陝北至廣東的道上,現今稍有 虎勇堂的

拜過當天之後,僕人已將香案移

吃喝玩樂,盡情享受!」 穆彦陶道:「各位道上辛苦,今日 兩人站在衆弟兄手足面前。

勇堂乾一杯!」 杜擎天道:「咱們先爲龍威堂、虎

一時之間,酒香充滿了整個大

穆彦陶笑道:「咱們兄弟也好好乾 衆兄弟手足都轟然叫好!

細細談論此次北上,杜擎天的心情旣 兩人步入一個偏廳,坐了下來, 杜擎天道:「先乾爲敬!」

> 是興奮,又是愉快。 穆彦陶道:「以後咱們生意更

忽然,有人輕輕敲門。 沒有人應對。 穆彦陶道:「誰?」 杜擎天道:「這個當然!」

杜擎天接口道:「甚麼歌舞?」 「大廳之上,歌舞已備!」 「甚麼事? 門外站着一個丫環。 穆彥陶站了起來去開門。

備了一個節目,咱們出大廳欣賞!」 本是喧嘩的大廳, 立時靜了下 杜擎天隨着穆彦陶來到大廳。 「幾乎忘記了,我今日特別爲你預

攝羣雄。 兩位老大的雍容氣度,果然是震

兩人分別坐下

繞樑,也不是為兩老大的威嚴,而是 他們屏息着, 並不是因爲絲竹聲

伙伴也立時靜了下來,屏息着。

絲竹之聲已起,這羣豪氣干雲的

爲兩個美人。

兩個彷彿從絲竹之音化身而來的

艷却是一樣動人。 她們服飾不同,舞姿不同,但美

她們似乎是兩隻蝴蝶,在花叢中

「夢蝶、化蝶,好美麗的名字!」 「大的叫夢蝶,小的叫化蝶!」 杜擎天更不明所以。 「她們根本便是蝴蝶!」 穆彦陶輕聲道:「如何? 杜擎天呆住。 絲竹之聲更响。 「像兩隻蝴蝶!」 穆彦陶道:「她們像甚麼?」 杜擎天並不懂得回答。

兩隻蝴蝶更在花叢中飛舞,享受

賞舞者也在沉醉。 舞者在沉醉。

轟然震動叫好。 晌後,不知誰低哼一句,整個廳堂才 一曲旣罷,廳中人竟不自覺,半

在秋風之中細數往日歡樂的情懷。 雙蝶不再是在花間中狂歡作樂,而是

着每個人的心弦。

兩隻蝴蝶伏在地毯之上。 絲竹絲索之聲終於靜了下來。

穆彦陶慢慢走下台階,扶起了夢

「再來一個!」不知是那個兄弟的

他點首,絲竹之音又起。 夢蝶與化蝶望着穆彦陶。

這次却是較爲憂傷的弦管之音 調子令人傷感。

舞姿却令人緬懷。

的歡暢並不諧和,但舞者的步伐却扣本來這凄凉的况味,與今天慶功

而下,扶起那萬分嬌柔的化蝶。 杜擎天也不知爲了甚麼,也緩步

廳中又是一陣轟然叫好。

錢的呼盧喝雉。 情懷亦一掃而空,羣豪喝酒猜枚, 霎時之間,那種情不自禁的悲愁 賭

穆彦陶道:「賢弟,咱們到偏廳

杜擎天道:「好。

位英雄英姿飒飒,也不敢再有所叨擾賭錢的,但見兩位姑娘柔情似水,兩 ,多言一句。 本來有些手足弟兄要拉着杜擎天

杜擎天道:「兩位姑娘何不……」 夢蝶與化碟却站在一旁。 穆彦陶與杜擎天分別坐下。 他們到了偏廳。

身畔,而化蝶你自己找個好位子! 穆彦陶笑道:「夢蝶,你便坐在我

娘之前,却顯得有點木訥。

他本是個能言善辯的人,但在兩位姑

穆彦陶笑着。

杜擎天臉泛紅霞。

的身旁,輕聲道:「杜爺!」 化蝶就像一隻粉蝶,坐在杜擎天

化蝶插口道:「穆爺日夕提及杜爺 穆彦陶道:「賢弟北上之時…… 杜擎天有點吃驚。

我自然知道杜爺的大名! 於是四人便在偏聽之內談笑。 杜擎天笑道:「原來如此!」

仙般的女子來自何方,但礙於兩人就杜擎天心下狐疑,究竟這兩個天 在目前,故不敢詢問。 直至兩人前往更衣。

杜擎天才心急地問:「賢兄,這兩

穆彦陶道:「合賢弟心意嗎?」

「賢弟何必這麼拘謹?」 杜擎天臉上一陣發熱。

日子,那曾有過這般溫馨脂粉的生杜擎天一向是過慣了刀頭舐血的

「賢弟,以前日子難過,而今却不 財咱們已發過,當然應好好享

「難道你不喜歡化蝶?」 「這個……這個……」 受人世間。」

「那便好了,我想她們一雙孿生姐

最適合我們一雙拜把兄弟!」 「是的,你認爲有甚麼不對?」 「她們是孿生的?」

「是的,但她們却例外,不過她們 「通常孿生的都是臉孔相同!」

臉孔雖不同,你得承認……」 兩人相視大笑。 「同是一般美艷可人!」

兒! 穆彦陶道:「笑你們兩個美人 「穆爺、杜爺兩位笑些甚麼?」

姐妹開玩笑!」 夢蝶輕啐道:「兩位大爺又拿咱們

C6

內更添一番春光明媚,笑語宜人。 四人又笑了起來,一時之間,室 杜擎天道:「咱們說的是實話!」

們到園裡賞花?」 穆彦陶忽然對夢蝶道:「夢蝶,咱

偏廳之內,只剩下杜擎天與化 夢蝶已隨着穆彥陶出去。

實在辛苦!」 他們似乎尷尬了半晌。 終於是化蝶開言:「杜爺南北奔波

得那麼出色,你們是……」 「也沒有甚麼。對了,你們的舞跳

「姑娘出自名門!」 「杜爺還看到甚麼?」 「這點我看不出,但我却知道。」 「咱們是孿生姐妹!」 杜擎天搖搖頭。 「穆爺沒說過咱們身世?」

無以爲殮,幸得穆爺慈善爲懷……」 化蝶却冷然道:「原來並不是這 「咱們姐妹出自貧家,雙親死後, 「原來是這樣!」

後,却不想如此欺騙杜爺!」

杜擎天詫異的望着化蝶。 「姑娘來自……」 「名門?」化蝶似乎有點自嘲

教咱們姐妹說的,不過我見了杜爺之

「咱們是來自杭州名……」她頓了 「那麼你們是……」 化蝶續道:「上面那一番話是穆爺

杜擎天以爲是甚麼名門

名院?杜擎天實在不敢相信自己

「夢蝶來自陽春院,小的來自白雪

陽春院、白雪樓,杜擎天雖然並

白。 時候被人賣下靑樓,不過自小受到各 沒有去過這些地方,但是他當然明 化蝶續道:「咱們姐妹並不知甚麼

「難怪你們的舞跳得那麼好!」

種靑樓技藝的訓練!」

「其實穆爺並不想你如此剖白?」

思? 「那麼你爲甚麼忤逆穆爺的意

想你耽在脂粉之中……」 「啊,你有這般的自信,我會耽於 「因爲我見到杜爺你器宇軒昂,不

逸樂? 化蝶不言。

鄉? 自己也沒有甚麼信心,自己會如何。 杜擎天望着這一位女嬌嬈,其實 刀頭舐血的日子,那及溫柔之

我真正的身世,你不會嫌棄我?」 化蝶忽然冷峻道:「杜爺,你知道 「其實賢兄也只是爲了在下

「嫌棄?何來此言?」

世都一樣,但生下來的命運却並不一 「我以爲你會!」 杜擎天道:「我相信每個人投胎轉

來要……命運安排,誰是罪過?」 「我生下來要過刀劍生涯,你生下

化蝶凝望着杜擎天。

化蝶默然無語。

來夢蝶的笑聲。 杜擎天本想再說,無奈外面已傳

杜擎天笑道:「令妹冰雪聰明,善 夢蝶踏入偏廳,道:「妹子,你可

解人意!」

穆彦陶道:「那麼爲兄也沒有枉作

他爲媒的弦外之音。 在化蝶的低吟淺笑之中,他已可領略 一時之間,杜擎天並不明白,但

弟也客氣起來?」 穆彦陶道:「咦,爲甚麼咱們兩兄 杜擎天道:「多謝賢兄關心!」

的要去更衣!」 夢蝶輕聲道:「你們客氣,咱們眞

們也要好好的與兄弟喝一杯!」 穆彦陶道:「賢弟,化蝶她可 夢蝶與化蝶二人翩然離去。 穆彦陶道:「對,時間不早了,咱

杜擎天道:「她的身世,我已明白

「假如賢弟有意……」

意 「來日方長,爲弟首先謝過賢兄雅

C7

步伐,相視而笑。 兩人輕鬆一揖,學着舞台的軍爺

轟飲了一回,宴會便開始。 穆彦陶與杜擎天兩人,與衆弟兄 大廳之內,擺滿足有八席之多。

她們都換過了舞衣,淡掃娥眉, 夢蝶與化蝶分坐在穆彥陶與杜擎

自有另一番風韻,兩人在溫馨笑語之 正在杯酒言歡之際,有位傭僕驚

叫闖入:「老……」 人一推而入,滚在地上。 他那「爺」字還未說出口, 却已被

推那傭僕入內之人,却是一個捕 羣豪見此,都爲之愕然。

道:「這位公爺,相請不如偶穆彥陶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人,挺 捕頭身後足有十個捕快。 一時之間,大廳之內全靜下來。

穆彥陶驚詫於此人竟如此無禮。 捕頭道:「你可是穆彦陶?」 捕頭又道:「你……」

杜擎天步前,道:「在下 他所指的竟是杜擎天 杜 擎

「你便是杜擎天?聽着,你倆公然

積居奇……」 販賣私鹽, 瞞官騙稅, 投機取巧, 屯

穆彥陶與杜擎天的耳朵實不能 他還說了一大堆罪名

這字從那捕頭口中說出 9 羣雄也

入了差不多近百的官兵! 十個捕快各自散開, 而外面已湧

二百人,已再無轉身餘地,一聲吆喝 這大廳本來已不小, 但擠滿了近

對打極爲激烈。 一時之間,大廳之內,刀光劍影

幾個龍威堂的副手,暴退護着穆

彦陶。

天 而虎勇堂的副手,也護着杜擎

十個捕快分作兩組,各攻一人。 因爲大廳內人太多,經過一番拚

而官兵似有備而來,不斷湧入。 已有多人倒地。 龍威堂與虎勇堂的兄弟人數有限

精英份子,兩堂兄弟已漸不敵。 這些官兵,似乎都是經過挑選的

穆彦陶與杜擎天。 大廳之內,只留下十個捕快圍攻

衙門竟有此高手? 那些捕快更是武功不凡

然他想到一件事,就是那帶頭進來的杜擎天與五個副手敵着五人,忽

鬼」伊魔? 當時他見的「惡鬼」伊魔,並不如

魂幡」!但是而今却是威風凜凜,身穿

聯手

義?」 們私鹽,竟報官府,你可有江 杜擎天叫道:「伊魔,你劫不了咱 湖道

得我了!我不理過去咱們的恩怨,今 個無惡不作的鹽泉!」 日我奉兩廣提督之命,來討伐你們兩

一刀把你命喪!」 伊魔狂笑:「今日把你命喪的正是

我!!

一陣火花拚起。

魔不能再多一招。

穆彦陶道:「既是如此

投羅網!

捕頭好生面善

他豈不便是在陝北途中遇過的「惡

這人借官威來報私仇?

「虎酪刀」,雖是本有不同的武功家數

但經多年配合,已另有一番境况

大得多,他們自小同練的「龍蟠劍」與

假若他們能聯手而戰,威力肯定

伊魔狂笑道:「杜擎天,你終於認

力似已懸殊。

對付四個捕快,人數沒有差異,但實

杜擎天仍留在廳內,與三個副手

穆彦陶已被迫跳出窗外 伊魔似乎洞悉他們的秘密。

杜擎天使的也是刀,兩刀相拚 他一躍而起,聲到刀到

降

相救之際,伊魔的刀又再從天而

每當三個副手有危險,杜擎天以

而伊魔一直沒有離開。 三個副手並不敵四個捕快

願

要把杜擎天手到擒來,

1杜擎天手到擒來,才了却他的心伊魔不只要報一刀之仇,而且似

在甘肅道上要劫咱們的人!」 杜擎天道:「此人便是兩月之前

伊魔却立時暴退,道:「看誰是自

伊魔叫道:「分攻!」 兩堂的副手已倒了四個

十個捕快又分成兩組。

五個各迫一人,而伊魔則不斷在

一時之間,穆彥陶與杜擎天無法

那時他一身惡鬼般打扮,手執「招

杜擎天道:「我眞恨錯,當時沒有

穆彦陶也同時一劍刺出,迫使伊

,自投羅

他

不再用刀, 而用回他的看家本

伊魔也不再多言

加入了戰圍

三個捕快仍然奮力圍攻杜擎天

兩個副手又倒下

十個捕快又圍攻上來

伊魔的招魂幡,杜擎天已有點左支右 應付三個捕快並不吃力,但加上 招魂幡。

天,只希望傷他,一招生擒。幸好伊魔似乎未想一幡打死杜擎

伊魔的招魂幡越使越是辛辣, ,四周只有白色的幡影。

招魂幡一揮 忽然,杜擎天手部有點酸軟。 杜擎天手中的刀竟然脱手而幡一揮,「魂兮歸來」,「噹」

出的

覺得詫異,詫異的是為甚麼自己的內伊魔的招魂幡厲害,杜擎天並不 力似乎突失?

如果是酒力不勝 一早應該倒

伊魔見杜擎天失刀,一連使出 五

他不但手腕、手臂、雙眉有一陣 杜擎天實在再無招架之力。 魂幡法,迫使杜擎天暴退五步。

杜擎天身貼桓牆。 而且雙腿也開始無力。

伊魔那支招魂幡,指着杜擎天的 眉心處。

只消他一用勁 伊魔並沒有 ,杜擎天的眉心便

杜擎天想再奮起,但已是有心無 他只喝道:「鎖起他一

妥! 杜擎天望出窗外,穆彦陶亦已被 而窗外也傳來:「伊捕頭,事已辦

C8

三個捕快擒下

蝶 你們在那裏? 而今他只是想念着 夢蝶 化

互相看見對方。 穆彦陶與杜擎天同扣在一特別牢 兩人被押回兩廣提督衙門。 却在不同的監房, 他們可以 \*

着 他們都是被極重的手銬脚鐐鎖

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對方如此樣子

也沒有想過。 最令人氣餒的是,夢蝶、化蝶也 兩廣總督也沒有把他們提堂。 但而今一切却是事實。

完全沒有來過。 食物總算還可以入口。

物來的獄卒。 杜擎天道:「爲甚麼沒有其他獄 那天,他們便抓着其中一個送食

卒? 「我不知道!」 「其他的人呢?」 「我不知道,我只負責送飯!」

杜擎天一氣,把他推過了穆彥陶

「快告訴那些捕頭捕快,假若再不提堂 咱們便衝出去!」 假若他們有本領, 穆彦陶也一手抓着他,惡聲道: 話只是如此說。 早便衝了出

去 那獄卒只是唯唯諾諾

杜擎天被關了幾天,似乎快要發

杜擎天嘆了口氣,道:「你認爲如 穆彦陶道:「賢弟,這又何必?」

開始, 其實這句話,從他們入來那 直至如今,他不知問了多少 一刻

除了與『惡鬼』伊魔碰頭之外,還有甚 麼惡人?」 穆彦陶道:「擎天,在陝北道上

以來,他想過了千萬遍, 小他想過了千萬遍,除了伊魔,其實他並非只想了一遍,這多天 杜擎天想了一遍。

還有甚麼人? 就以伊魔來算,其實也並非甚麼 沒有,根本沒有。

買路錢,在他們的生活來說,簡直與拿貨上路,有人垂涎打劫,要收 大寃大仇

日常生活無異。

甚麼奇耻大辱。 打劫不到,在綠林來說,也並非

但伊魔在江湖上,總算是一 也許伊魔器量小

獨當一面的人,他爲了報此無謂寃仇 而作個官府走狗? 他根本犯不着。 個能

在目前的事實。 可是目前二人被捕扣押,却是擺

可有過甚麼人來敲竹槓,踢館子?」 杜擎天反問道:「自我出門以後

> 「咱們沒有好好慰勞 穆彦陶斬釘截鐵地搖頭 這 兩 廣提

督り 但他目前不肯

我想日子久些,他自然會明白!」 「那麼還有甚麼因素, 時上任新官, 自然有他們一套 會使咱們下

此不明不白的冤獄?」

希望可以找到一點頭緒。 之後的幾天,他們仍然在討論着

<del></del> 職着他們 三日之後,那是他們下獄十日 一個完全沒有頭緒的繭

行人没有一句話, 先來開了穆那是一個毫不起眼的捕快, 可是並不是那惡鬼伊魔。 有人來了,是一個捕快 彦 他 們

的監房門 杜擎天也覺得終於來了 他竟然

也沒有說 之後,並沒有理會杜擎天,連一句話那捕快一干人等,押走了穆彥陶 有點興奮。

爲寂寞。 穆彦陶被押走之後,監房顯得更

寞應是短暫的 不過,他應該不會等得太久,

C9 他的寂寞不但不短暫,而且久得 ,杜擎天又猜錯了

杜擎天,他追問獄卒 因爲再過十天 , 也沒有人來起解 當然是不得要

他開始感到心寒

要分別孤軍作戰。 陷阱,而今穆彦陶也被隔開了,他們 本來還可 他似乎是墮入了一個大陷阱, 以和穆彦陶一起去對抗這個 他

穆彦陶去了那裏?

受審?扣押在別處?因嚴刑而承 因承認而被判斬?

每一個問題都令杜擎天心弦震

爲甚麼又不輪到自己? 他一直等。

他長髮長鬚互相糾纏,衣衫不能 一直等到他漸不似人形

杜擎天動也不動,連眼也幾乎不 門鎖開了

「死了嗎?」那人狠狠的踢了他一

他感到痛楚 , 却並沒有想到還

,而且可以折磨至他裡外也不成 原來孤獨的日子眞可以折磨一個

有人把他拉起來,又大力放下

「還死不了呢!」 他覺得自己的骨頭似乎要碎開。

他只聽到這句話,便暈了過去。

當他醒來的時候, 只感到全身似

監牢 那地方並不是公堂,應該仍然是

那些木栅,那些鎖鍊, 那些手鐐

的 爲長髮長鬚已沒有了,衣服也換過新 脚銬。 不過,他身上却涼快了很多,因

熱騰騰的蒸氣似帶來一些幻象。 他的身體仍然衰弱。 一碗稀粥放在他的臉前

「吃罷,這地方沒有硬漢!」 他看到幾個人。

他坐了起來。 有人把粥拿了起來。

聲。

一陣鼻鼾之

續這無意義的生命? 對他也沒有甚麼用處,他爲甚麼要延 他真的不想吃,因爲吃了下去,

漢! 「先吃過粥,十八年又是一條好

「我眞不明白-十天以後也不知是甚麼光景! 一八年!十八年後是甚麼光景?

他聽不到以下的說話

白 不過,他腦中靈光一現:「眞不明 杜擎天縱非甚麼英雄好漢,但怎 難道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

能讓自己在這不明不白之間死去 他喝了一口粥。 他腦中的靈光化成一點火光

他不能就此不明不白的死去 旁邊似乎有人在嘆。

說話

言,他們不喜歡說話

,也不喜歡聽人

那六個都是貌非善類,但沉默寡

話

杜擎天問了他們幾句,沒有人答

那老者比較仁慈親切一點

繼續燃燒,並且壯大。 也就是這個意念,令他那點生命火光 他終於喝完那碗粥。

動 他感到體內的血液, 三天之後,他已可以感覺自己身 開始再次

苦

「死牢?我犯了甚麼死罪?」

「在死牢!」 「我在那裏?」

那老者笑了,但臉孔比哭還要痛

「坐死牢的並非一定是犯了甚麼死

而坐死牢的却一定要死!」老者

體的眞正存在,他醒了過來,眞正的 他可以看見這大監牢

道

「我們都要被處决?斬首?」

是午夜時份,因爲間中有 自己是睡在另一堆禾草之上。 他環視四周,十分黑暗,可能這 禾桿草堆上睡了差不多十 個 人

杜擎天回首往聲音來處 「醒了,真正的醒了? 他斜倚起來,靠着牆

擎 死,

鹽梟杜擎天,而是一個普通的 那種恢復, 並非是以前那個杜

之後的十天,

杜擎天已完全恢復

老者搖搖頭,沒有甚麼表示

「我不信!」 老者點點頭

杜擎天

死? 「年輕人,甚麼事令你半 那是一個乾腐的老人。 生 不

頭子來!」

他,拉他往木栅處,道:「快叫你們的

獄卒送飯來的時候,他一手抓着

憶 仍然是空白一片, 杜擎天並沒有回答他,他的腦 他好像沒有了 記 海

再過三天,記憶開始回來

息。 在這兩次行動之後,老者總是嘆

了自己與那老者之外,還有六個 這是一個大監房,住了八人 而他也更認識自己身在何處

除

你們的頭子來!」

仍然要抓着他,仍然是那一句:「快叫連送飯的獄卒也更换了,不過杜擎天

第二天,仍然沒有甚麼頭子來 那獄卒驚叫,並支吾以對

那麼我便尊稱你一句龍老-「龍老,所謂大恩不言謝,在下姓 老者微笑,似乎高興重新得到名 是 氣焰,

字

足! 龍老笑道:「這裏誰不是霉氣!」

以老拳。

進來! 龍老沉吟半晌, 才道:「你又如何

龍老道:「這裏每一 個人, 那個是

一個大寃獄,裏面每人都有一個故 一個無端的故事。 杜擎天明白 這裡是一個黑獄 事

故事,那便沒有人想再提起 活,一個無端的故事, 可是,當每一個人都有 即有一個無端的便會引起震憾 生

却是龍年來

擎天,一柱擎天,是何等威武,何等 也因你是蛇年來,叫你小蛇子! 杜擎天苦笑,他點點頭,擎天, 可是,而今却被人叫蛇,而且

「小蛇子,你是個好人? 但那又有甚麼分別?

「也不見得,我販賣私鹽!

「看不出 , 竟是個鹽梟!你可發財

跟其他人又有甚麼分別!」 杜擎天笑道:「在這地方, 跟你

我看你活不下去!」 龍老道:「你懂得如此想也好,否

則 「我也幾乎活不下去!」

「我明白。

能不活-幾脚,便已差不多活不了, ,便已差不多活不了,不過我不「那天,我被那獄卒在半空中蹴了

「因爲我一定要找出,我爲甚麼會

賈私鹽,殺人越貨,甚麼也好,給我 在這裏? 個罪名,倒也死得甘心!」 杜擎天心頭湧起一股憤怒:「我販 「當然是罪有應得!」龍老笑道。

天 「你還年輕,仍然有可能出去的

「我還出去作甚麼? 龍老道:「我不肯又如何? 「你肯接受這無端入獄的一生?」 十四年

C10

其他的完全沒有,

連說話也幾乎

沒有。 天 差不多要一個月才得如常起來。 這次的教訓,又使杜擎天病了多

尚未着地的當兒,連蹴幾脚。 只能默默活着,活着是唯一 這表示不容投訴或抗議, 不只是血脈翻騰,內腑也快要倒 他明白老者搖頭的意思。 一的權 二 杜擎天心想:「我寧願選擇死

沒有回答 「多謝老伯,老伯高姓?」 唯一可以傾談者,只有那老者 他學乖了,默默的活着。

甚麼時候,不過,獄卒第二次送飯來傍晚——其實監牢內並不知道是

的時候,應該是傍晚。

獄卒身旁多了一個人。

老者才道:「我沒 有 名

杜擎天不知怎樣說下去才好

是甲辰。」 「甲辰……辰屬龍,龍年 「我來這裏的時候,我還依稀記得

是: 老者點點頭 ,續道: 如如 4

驚心似的。 」那老者自言自語,彷彿有點觸目 那麼我頭尾來了十 四年

「今年屬蛇!」

是一

個明白。

惜那人並非伊魔。

他眞想死在伊魔手下,

想死在伊魔手下,那至低限度也那人是個捕快,他並不是伊魔,

自由活動的空間。 有一條長長的鎖鍊,

去

他的手脚仍有手鐐脚銬,不過却

可以讓他多幾分

杜擎天未及詢問,已被那人揪了

字

味 「你年輕,你的日子也許更長!」 更長的日子,這代表甚麼? 「十四年,好長的日子!」 杜擎天聽了,心中有說不出的滋

代表孤寂、落寞,甚至死亡。

擎天

他舉手投足也慢,毋論招架!

他又再感到血脈翻騰。

捕快再把他一脚挑起,然後趁他

一種想嘔吐又嘔不出的感覺。

鐐鎖着,也因為他並不再是以前的杜並沒有還架之力,因為他旣被手銬脚並沒有還架之力,因為他旣被手銬脚

有時又却觸手可及!」選擇,有時,生存死亡是咫尺天涯, 下事很多時候根本沒有寧願,也沒有 老者似乎洞悉他的心意,道:「天

活中提取出來。 的感受,是十四年來從不見天日的生 是深深領會到老者的說話,他這番話 這幾個月來的黑獄生涯,杜擎天

你既無姓名

字

杜, 「擎天,擎天 草字擎天!」 ,好個霸氣的

「你爲甚麼會進來?

若的人,他不但沒有理睬他,反而飽上次他曾問過另一個與他年紀相

「我是無端……」

有端?」

當每一個人都過着平凡淡 靜的

,你因我是龍年入來,叫我龍老;我名字滿是霉氣,那麼以後便不宜再用 你因我是龍年入來

C11 面的日光也受不住!」 十四年了,假若放我出去,我連外

是官是民,或者甚至是……」 要找出陷害我入這黑獄的人 「我不甘心,我不只要出去,而且 ,無論他

人?」 「當然,我一定要他嘗嘗我這種滋 「甚至是你父親、母親、至愛的

快,心中鬱結似乎已減,身體也好起 味 這日以來,他總算與龍老說個痛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脚 個狹小的地方伸伸筋骨,舒展一下拳 以後的幾日,他更站起來, 在這

這個能力。

來

你千萬不要在這裏走動,否則…… 杜擎天停了下來。 龍老見他如此,便道:「小蛇子

動一 「你看,這裏每一個人都是卧着不

「不,他們…… 「他們太老,或者太懶!」

杜擎天。 龍老還沒有說完,牢門便打開 一個高大的身影出現,那人直迫 0

邊。 杜擎天暴退 , 一直被他迫到牆

拳。 那人一手抽起他, 然後是一輪老

不能讓他施展。 上的鍊銬,還有那長長的鎖鍊,根本 杜擎天拚命的招架,可恨手上脚

> 沉重。 他越是招架,那人發拳越是凌厲 他只有捱打。

他决定捱打

那人似有些滿意

的離去。 才真正的滿意,環視四周,才大踏 當杜擎天半癱瘓的躺在地下, 步他

他爲甚麼要被打?不過他並沒有 ,因爲龍老已按着他的咀唇 杜擎天口唇微動,他眞想問一問去。

聲

連杜擎天也沒有, 牢內並沒有一人激動。 因爲他已沒有

露出半點復原的痕跡。 不多一個月才復原,不過, )一個月才復原,不過,他不敢再這次的創傷,又要杜擎天費了差

他大半個月以來,連吃飯也是半

牢的要求。 着不動, 並非太懶或太老, 他終於明白,這裏的人, 而是這監 全是卧

再用拳脚來證實一番。 爲外面的人可能誤會那人已死, 可是,完全不動却又不可以, 又會因

動。 就像一條蚯蚓在汚泥中蠕動似的 他們可以半躺半卧的 蠕

生活。 杜擎天這才明白,甚麼叫做求生

不得,求死不能, 自己以前說的 想

> 種生活 今才眞眞正正明白,眞眞正正體會這的,只是一種構想,一種想當然,而

就像一棵植物,

是龍老在旁指點,不着痕跡的指點。 那日,杜擎天吐了一口血 本來他沒有復原得那麼快 幸好

平 龍老見了, 輕聲道:「你把身體躺

吸氣一 「你慢慢的呼氣,然後吸氣,呼氣

老的指點下,他不但覺得內息平靜,的功夫,杜擎天早已學過,不過在龍色簡單的吐納之術,根本是習武入門 輕。 杜擎天依着他每一句話去做, 那

個高人 杜擎天知道遇到了高人,龍老是 簡單的吐納術,並不簡單

麼環境之下, 相 命先生一早說過, 都會遇到貴人相助。 無論他在甚

成爲一堂之主,這是生命中的貴人。 教他販鹽,教他辦事,他才可以一躍 陶,把他從茫無所知的生活中扶起, 可是這位貴人 當年十八歲, 遇到拜把兄弟穆彦 、拜把兄長,而今

又在何方?

自己既然與他同時被捕下獄 他不敢想 , 他

當然比我好得不會太多,天下黑獄又

豊只一間? 而今又是另外一個貴人。

凡响。 同 ,那麼其他的武功呢?當然是不同龍老的簡單吐納功夫已是與人不

徑,提出問題更是蠢上加蠢!假若龍 在這地方,說話根本是愚蠢的行 不過,他學乖了,他不會問。

的學習。 老要告訴自己,他一定會自己開口 這門吐納功夫,杜擎天一直用心 他不想說的,問也是毫無結果。

一學便是大半年

心脈作胡亂的率動。 呼吸可以使他血脈流暢, 他已可以學到完全的控制自如 也可以使他

生存之道。 可以控制呼吸,自然是可以控制自己 龜息」的功夫,呼吸是人生存之法, 杜擎天完全明白,那是一種名叫 他甚至可以停止呼吸一段時間

境。 息」的吸納功夫之內,似乎是有一種進 思想,試把自己的武功,融滙於「龜 試過弄拳弄脚,不過他却利用自己的 武功,又是令人驚異,杜擎天沒有再 「龜息」的功夫,配合自己學過的

原來思想也是一種運動 龍老也教他思想

境界 思想可以把自己提引到另外一個

半卧之中,仍然保持一定的體態。 怪不得十多年來,龍老可以半躺

不同,他仍活着,如有機會,他仍然棵植物的活着,但事實上,他是與別 可以像常人般活着。 他外表與其他的人差不多,像一

監牢之內的人並不知道。

己也正在活着,將來一有機會, 可以如常人活着一般。 正在活着,將來一有機會,他也但杜擎天却深深體會,因爲他自

漸漸他領會到,龍老教他思想之

法,竟又是另外一種功夫。 杜擎天以前也聽人說過,有一種

實際的動手動脚功夫,人們只是訛傳天竺傳來的「冥想」功夫,但這些不是 着,從來沒有正式的提及。

般人又怎會學到?唯有在這種黑獄 其實這種「龜息」、「冥想」功夫

他也沒有想過去學。

他才有機會。 「龜息」、「冥想」其實是武功的另

界。 一個並非一般武人所能想像的境

,他能好好的活到現今, 龍老在這黑獄中, 十四年才領悟 也是因爲

沒有這種領悟 他早已瘋狂而

期,便有一人因瘋狂而死 其實, 這黑獄之中 普通人忍受一陣黑暗寂寞已是難 ,每隔一段時

C12

會瘋狂 耐 何况是無了期的忍耐?任何人都

自己抽離至另外一個境地 之術均匀身體; 龍老不 會,是因爲他用 他又用冥想之法 之法,把呼吸吐納

人。 杜擎天很幸運,遇到這一 位 高

一會,結果是撞牆而死, 會,結果是撞牆而死,沒有人理那人瘋狂地拖着鐵鍊,在獄中走 獄中的人均見怪不怪 那日,忽然有人瘋狂的叫喊

會。 相信外面的獄卒早已知道 不過

過了 屍體開始發出氣味 仍然沒有人收屍

把你的鐵牌,與他交換!」 龍老心中一動,向杜擎天道:「快

「什麼鐵牌?」

鐵牌。 鐵 了,他把鐵牌脫下,換回那死者的 杜擎天一摸胸前,果然繫有一塊 「你胸前所懸的那一塊!」

得有點於心不忍, 點於心不忍,不過,那屍體根本杜擎天把鐵鍊砸向那死者,他覺 龍老又道:「弄花他的臉」

意 上已是血肉模糊。 杜擎天終於明 白 龍老 這 \_ 番好

其實却有非常嚴密的監視,尤其是獄原來這黑獄看來並沒有人理會,

至死。 旣是黑獄 仇家都希望把仇人折磨,監內每一個犯人,幾

石 者是人死了, 只有人死了 他們才可以放下 ,心頭之恨才消 心頭大 或

杜擎天的存亡。 而今那死屍被抬出 陷害杜擎天的 人,當然也注意着

人不再以爲他的存在。 杜擎天的名字將會被除去 顯然, 龍老認為杜擎天仍有逃出 **饭除去,他的仇** 明,驗明那鐵牌

像。 天。 這一點, 連杜擎天本人也不敢想

生天的機會,並且有報仇雪恨的

一境界的武功,的確能使他的希望火 不過,「龜息」與「冥想」這兩種另

無聲無息的逝去 屍體被抬了出去, 日子也就再度

蓮花坐,他的腰板仍見挺直 有一天,龍老竟然坐了起本。

龍老道:「你也試坐起來 「怎麼了, 龍老? 蓮花

坐 使他忘記了自己是有脊骨的 不過勉强還可以,長期的躺卧, 杜擎天依言, 盤膝、圈手、舌頂顎…… 他覺得有點困難, 幾乎

板挺直 杜擎天終於也能和龍老一般 9

腰

沒有理會他們 獄中其他的人,仍然躺卧着 並

「過年? 「這三天是過年 「三天?這三天是什麼日子?」 「我們要好好的把握這三天!」 杜擎天道:「你不怕……

「是的,今天是年卅晚, 似乎是很久也沒有聽過的東西 合家吃團 0

年飯的日子! 「你有沒有注意到 那似乎是更遙遠的事。

往日要好? ,昨日的餸菜比

杜擎天點點頭。

回去,明天、後天,一連三天, 有人監視咱們! 龍老續道:「監視着咱們的人都會 再沒

走? 杜擎天有點興奮: 「咱們……

領? 龍老哼了一聲:「你有這個本

能搖頭。 到骨節與骨節間泛起一陣痛楚, 杜擎天一伸全身的筋骨, 他只感 他只

「那麼, 「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我們有機會嗎?

嚴肅地道:「龜冥功第二代傳人小蛇 龍老突然右手指天,左手篤地 「那要看你得了我多少眞傳!」

子 杜擎天道:「師傅!

裏領悟的武功授與你。」總算咱們一場緣份,把我多年來在這 龍老道:「你果然是個機靈的 人,

「多謝。」他感到有點興奮 不過

沒有機會把武功發揚光大 「我作了師傅的傳人又如何, 龍老顯然看出他的洩氣:「怎麼 宏傳於

好意?」

妙之處!你想到的,又怎算是上天的

「嘗想到有傳人?上天安排,自有巧

「說表道:「我練這『龜冥功』之時,

「是的,世事難料!」

,過去一段日子,我是可愛下過程,其實應該集中思想於『龜冥功』之上,其實 ,咱們生活早已如龜,冥想之法 我早已授你龜冥之

杜擎天道:「對,我早已是你的傳

串的眞正動作 切本來只用思維的武功, 龍老便利用了這三天 化成 一連

都有的普通招式,不過在龍老周密的這些動作,實在是一些各門各派 已成爲一種嶄新的武功

冥想能使人飛馳世外 ,化作眞而實際的動作 作,雖不

> 是超乎比較之外 致能飛馳世外 ,但比一般武功, 實在

盡緻! 招 一發,更是使「拈花微笑」發揮得淋漓無形的引力,牽制敵人於先,蓄勢的 式,在「龜冥功」中,拈花手更能以本是一種蓄勢以待、後發而先至的 一招簡單的佛家「拈花微笑」

笑! 杜擎天道:「口 龍老道:「你再試一次這拈花微

中至無!」

力從無中生有;花香盈空,法度是有 決是:指尖透勁

實的力法! 意會到那種從力勁而變成一種廣泛盈 却可以領會到他似有一番內心喜悅 看不見杜擎天手中的鮮花,却可以 「拈花微笑」看不見杜 擎天的笑意

度,假若要進一步,當然是要脫離口 之於口,口訣是咱們私相授受時的法 龜息冥想之功,在乎息與冥,不能宣 「好極了 」龍老讚道:「不過咱們

刹。近乎當年佛祖在菩提樹下頓悟的 一式「拈花微笑」,不過他的法再唸口訣,他外表沒有改變, 式「拈花微笑」,不過他的法度, 杜擎天的思維再度集中 仍然是 他沒有 已 \_

引 沒有什麼系統 練習了一些平常冥想的招式 在這三天之內 師徒兩 人互 , 相 並 指

到了第四天,龍老又拉着杜擎天

躺下 去實踐龜冥之功!」

絡三天。 , 直到來年之盡, 他們又可以活筋舒 以後的一段日子,他們只能躺着

天

了一個人似的。外表越來越邋遢不堪,但內在却是換 自 如的境地,杜擎天在這八年之內,

目,仍然是死屍一般的躺着。 鐐已是無用於他,不過他爲了掩人耳 是他的手脚已可以伸縮自如,手銬脚 手銬脚鐐仍是套在他的身上, 但

子。 第九年,又快是一年將盡的日

達一個月。 有出聲並不是怪事,不過從來沒有長

他竟然沒有什麼反應。

了差不多兩天的時間,把自己龜冥功 雙起來,以舒一年之筋骨,只有杜擎 的眞氣,貫入了龍老的體內,龍老才 天有一天,演繹了八年來所學,又用

,輕聲道:「我們又用一年時間,

他們師徒便是這樣過了八次「三

龍老所創的「龜冥功」已到了收發 八年,日子比飛還要快。

沒有出聲達一個月之久,本來師傅沒龍老忽然感到體力不繼,他一連

杜擎天忍不住推了師傅一下

也不能逃過。 老心脈不匀,病 杜擎天再按他心脈,竟然發覺龍 以龍老的本領

因此過年的三天,他們並沒有雙

恢復過來。 三天已過。

已到!」 龍老道:「小蛇子, 我看我的日子

「什麼日子?

「你的仇恨呢?」 「那便要靠你延續下去!」 「不,你的龜冥功還沒有完!」 「每個人都要面對的日子!」

日子而去了!」龍老的語氣是平淡的。 「我的仇恨……沒有了,一切都隨 龍老道:「我明白, 「我仍是滿腔仇恨!」

輕! 而且你還年

九年多了 他頓了一頓,又道:「師傅,我跟你也 「師傅,我們還是不要說這些。 龍老點點頭。

我! 龍老語意有點悽然,道:「時不予 「你我也有絕對把握出去!」

「你不願意離開這地獄?

多少日子,但以我自己的感覺,我最 再度嚴肅道:「小蛇子,我不知我還有 「不,我的日子將盡,」他的語氣 我還有

「是的,是兩個八十一天!」

「是的,

個九九,便是再三研究『冥想』之功!」 『龜息』之功從頭至末運行一次;第二

氣並沒有激動。 「之後我就離開這塵世!」龍老語

「我怎能利用師傅的遺體?」 「你好好利用我的屍身!」 激動的是杜擎天:「我呢?」

聲音嚴厲。 你對我也沒有好處!你聽着……」龍老 「假若你不好好利用我的遺體, 對

杜擎天也留神傾聽

就把我埋在這裏。」
功而縮小,可能縮小如孩童一般,你 「我死後,身體會因我練了龜息之

你就躺在我屍身之處。」 先換上我的衣服與胸前鐵牌,然後, 「你挖下去也不是難事, 他指的是牢內一個角落。 不過你要

體 的當然不是我的屍體,而是你的身 「三兩天後,自當有人來收屍,收

「他們是精明的獄卒!」

杜擎天的龜息之功已練到能不動 「你的龜息之功呢?」

不吃二十四個時辰。 「他們收了屍體之後,並不會立刻

開這裏,你便要自己想辦法,不過不崗或者用其他古怪方式,因此你一離處理屍體,也許是會焚化,拋下亂葬 用現在想,要隨機應變!」 埋葬,我也不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方法

杜擎天點了點頭。

3,你一定要做到,否則我在泉下龍老又再强調道:「我剛才所說的 ,你一定要做到

次杜一續 杜擎天把「龜息功」再從頭至末研究一一點,他便實踐着他說過的計劃,與續續的病着,不過,當他精神稍爲好續檢的病一年,龍老果然是斷斷

是提點杜擎天冥想大法。 **神的日子,他也** 

的逝世 第二個九九完了那天, 龍老的計算並沒有錯誤 他便悄然

十年,在這十年內杜擎天十分哀慟。

早已不在 老 ,早已挫骨揚灰。 知自己會變成怎樣, 自己會變成怎樣,也許他在這十年內,假如沒有龍

與衣服換過了 往那指定的一角 含着淚水,杜擎天將自己的胸牌 ,給師傅, 然後把屍身抱

種特別的感覺能力, 多年來的牢獄生涯,早已練 ,都是在深夜悄然進行 他能預 知 外面 就了

什麼事, 有沒有人監視 十年來,這黑獄中並沒有發生過 因此監視也較爲鬆懈

掘了一個洞。他在那 龍老的屍體果然是縮得像一 個孩

用手銬脚鐐的鐵器

埋藏龍老。 剛好能

些東西。 當他再掘下一點 ,他却發現了

一個油紙布包。

是一本小書似的東西,他把小書納入他拿了出來,打開一看,發現竟 懷中,然後埋葬了師傅。

後,他假扮作龍老的屍體。 杜擎天葬他在那一角,當一切辦妥之 原來龍老早已有預謀,怪不得要

後上了馬車。 人揪着他,把他放進一個麻包袋, 收屍的獄卒當天下午便來,兩個 然

杜擎天在麻包袋之內,看到外面

還要過很多關卡,才能出那大牢的地 這兩個獄卒不但要辦很多手續

屍 域 每一次的手續與關卡, 都有人驗

馬脚。 幸好杜擎天的「龜息功」已到了化 否則一定會在其中一個關卡露出

硬闖一定逃不了。 怪不得龍老生前也不敢硬闖

能逃出的第一人。 的人,才可以逃出,相信杜擎天也是也唯有這個方法,唯有這種功夫

也不去了,他們路經一個亂葬崗,便的事,本來預算要把杜擎天拿去火化 那兩個獄卒似乎要趕着去辦其他

兩個九九!」 多還有一年,或者正確一點,

「兩個九九?」

「共是一百六十二天?」

九九,第一個九九, 我們要好好的利用這兩個 我們師徒合力將

把他扔了下來。 這倒可以使杜擎天省回不少氣

才從麻包袋內微睜雙眼 當獄卒的馬車蹄聲遠去, 杜擎天

力

他看到另外的一雙眼睛。

一雙噴火的眼睛。

惶吠聲。 他整個躍了起來,一陣野狗的驚

原來那是一隻野狗,一隻慣吃屍

懼,因而夾着尾巴慌惶的逃去了。 體的野狗。 那野狗也許突然受不住屍變的恐

天上月正圓。 杜擎天坐在地上,仰頭望天。

圓。 他記得入獄那天的晚上, 月也

之處而去。 他嘆了一口 氣, 循着遠處有燈火

## 改名換姓 紀念恩人

清澈的溪水。 仍未到燈火之處,反而來到一道燈火看來並不遠,但一直走到天

杜擎天從水中反映看到自己的模

樣,也實在嚇了自己一跳。 自己根本不像個人。 頭髮上下左右互相纏繞, 而且極

0 他沒有臉孔,只有一雙眸子

爲厚密,覆蓋在頭上,就像一頂帽子

C14

他不想再看下去,「噗通」的跳了

C15 水寒徹骨,不過他仍然感到十分

輕了許多,而那淸溪已變成一個黑澤 從水中出來 ,他感到自己全身也

魚,竟然受不住那種汚穢而反肚浮在 更可怕的是,幾尾本是快樂的游

獨身的農家,一早便上了田上。 杜擎天老實不客氣的吃了剩下來 他終於來到有燈火之處,是一個

才看到了一個面目。 的一些稀粥,並且找來一套粗衣 剃去一些頭髮鬍鬚,再倒清水一看, 他找到了一柄剃刀,胡亂爲自己

一個幾乎連自己也記不得的面

前的樣子,從前的杜擎天已死 他的臉仍然清秀, 可是不再是從

他叫自己做圭龍銘。 而今,他是一個嶄新的人。

紀念自己的恩師。 「圭銘」是龜冥二字的諧音,龍是

本小書。 想起師傅龍老, 他從懷中拿出那

得是一本書。 大紙摺叠起來而成, 匆忙之中, 便覺 其實那並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張

藏在地下日久, 地下日久,變得極爲堅硬,不對主龍銘把大紙張開,這紙張因收

> 脆 假若是紙張,只會因日久而變軟變

他用力張開 一陣耀眼的光芒。

金箔 那根本並不是一張紙, 而是一張

以打成一張大大的紙張了, ,眞像本書。 黃金的延展性極强, 五両黃金足 摺叠起來

是一副人像,下面寫着「恩公陶 這黃金箔上面刻了一些東西

璃 陶璃臉孔 慈祥,五綹長鬚, 像

個老儒學究,並不是江湖中人

這人與龍老有什麼淵源? 人像的下面有幾行蠅頭楷書:

足其心,接合銀箔,自得餘蔭。」 先找陶璃,或其後人,看其所需, 替余報恩,厚酬奇珍,自當奉贈 「恩公對余,恩同再造,四方君子 滿

後人,看當時的情形,施予重大所需 的酬報。 白,只要任何人找到陶璃,或者他的 使他得到身心滿足,便會得到重大 這些四字句語,寫得十分淺顯明

餘蔭。」也明顯的指示出,要得到報酬 定要找到另外一張銀箔。 可是最後兩句:「接合銀箔 ,自得

內 完全沒有見過,否則他一定會拿在懷 銀箔?是否仍在洞中?沒有,他

主龍銘再小心看下去

他依照圖形,把這張金箔摺叠起

現眼前

十多年前的一幕一幕事故,又重

他想到很多東西

摺好之後,竟像一個小小的番

的

血腥生涯

龍老的 一鹽梟

穆彦陶

夢蝶、化蝶 無端下獄

一擧手一投足。

塔

龍老遺言中的餘蔭。 現在沒有銀箔,否則,定然可以找出看來是與銀箔接合的地方,可惜

陶

而今,最重要的還是找到穆彦

一刻之間,自有滿懷悲痛之感

一切都是言之過早 ,只能先 個寶藏

要爲龍老完成此遺志。」 人,他的恩人便是我的恩人,我一定 **圭龍銘心想:「龍老也是自己的恩** 

開人世。

自己有同一番遭遇?

也許他沒有自己的好運,早已離

一直是音訊全無,他是否在異地,與

與自己同時下獄,

十多天之後分開

拜把兄長穆彦陶可仍在人間?他

下一般平民的生活。 小鄉或小鎮,都盤桓一兩天, 一直沿着農田,進入了官道,

他漸漸回復了往日的容顏。

步伐,而錯過了宿頭。 那日沿路欣賞風景,不知不覺中

達一

個如何的境地,他自己也不知。

圭龍銘的「冥想」 功夫已到

於是他想到所學的武功

想下去又有什麼用?

一切假設都極有可能

他想着,想着自己的虎勇堂。

威猛抖擻的虎

景十分怡人

在草坪之上,有說不出的快意。 那夜,明月當頭,清風徐來, 他索性在這小谷住下

此並不感到寂寞,他閉着眼睛,神馳圭龍銘早已習慣了獨自冥想,因

發現是一連串的摺紙圖形。 並不明白那是什麼,但再看一會,便 下面却是幾個圖形,開始之時

飛外。

番塔脚處,註有:「接合」二字。

找着那銀箔,才可以知道眞相。 圭龍銘知道,那可能是一

他把番塔揣入懷中,離開了 習每慣到 農家

飄零?

弟兄又如何?豈又是將軍一

又如何?豈又是將軍一去,大樹假若他不在,龍威堂與虎勇堂的

谷旁有小瀑布流下,流水涓淙,風 他也不介意,找到一個小小 山谷

躺

把腦中所想到的動作,

一一演繹出來

不再只是想,而可以立即翻身

作在腦海翻滚。

、騰、跨、蹴、踢

一連串的動 跳、躍

回想在苦獄之中,只能想一年,

作試演,那種苦痛的滋味,獨有到了年盡的三天,才可以把腦中的 餘動 想清楚一切 經過幾日在山谷盤桓,圭龍銘已

他回到了自己出生創業的地方 這是他把冤屈解開的時候。

十年之後,鹽仍是那麼重要。 私鹽的堂口比起以前來說,增加

感到暢快淋漓

把虎的想像立時發揮,實在是身心

都

想到便可以躍起,依自己

悸

更多 堂 擊, 主龍銘在大街小巷,向人旁敲側 却無法探聽到「龍威堂」與「虎勇

虎虎生風,谷有迥响,上下交鳴。

山谷之中,被他一騰一掀

,弄至

他果眞成了猛虎

有幾個老年人,還似乎有些記

身而起,有若鷹擊長空;他挫身而下

思想與動作立時配合起外,他縱

忽然,他想自己化爲禿鷹 他怒吼一聲,谷中蕩漾着回聲。

是鷹落夕陽坪

麼「龍威堂」、「虎勇堂」 較爲年輕的,根本並沒有聽過什

力取勝,頭子稍爲一變,人事變動更事幾番新,尤其是這些堂口,向以實 圭龍銘極爲失望, 有道是十年

樹倒猢猻散, [倒猢猻散,那也並不是出乎意料龍威堂與虎勇堂的頭子都下了獄

國大儒的思想中,

儒的思想中,可曾聽過莊子夢蝶這種異常的武功,其實早藏於我

想到什麼,自己便是什麼。

「冥想」功基本上是以「想」爲主

可以做到收發自如的境地

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武功,竟然

兩個堂口 據說而今的鹽梟中,最威猛的有

迫自己去想,也不能太長,因此前人役役,並沒有什麼時間去想,就是强

一般世俗之人,

營營

留下的指引奇功,並不能長傳於世

但圭龍銘因陷黑獄,他在獄

,反而是日夕潛想,正合這「冥

一個叫「玉骨扇」,另一個是「金枇

前,龍威堂與虎勇堂以兄弟堂口相稱 ,一切以義氣爲重。 道:一山不能藏二虎,怎能及得以 但這兩個堂口却是水火不容,常

,圭龍銘被一陣酒香吸

前面是一間大酒樓, 酒旗正在飄

腰來迎接。 一個小二滿臉笑意的上前, 哈着

圭龍銘走上前去

非達官貴人,爲何小二會如此熱情迎 **圭龍銘正覺得奇怪**,自己打扮並

龍銘推開,並道:「客官,借個光!」 小二繼續前行,笑意更盛,哈腰 來到他跟前之際,小二輕輕把圭

更低。 不是自己,而是老遠對面街頭的一輛 **圭龍銘回頭一看,小二迎接的並** 

侍從 馬車。 馬車旁早已站了幾個武夫打扮的

是金光閃閃。 整個車廂,凡用金屬的地方, 那輛馬車實在豪華之極

都

最令人觸目的,還是車廂頂處有 - 一束樹枝之下連着五顆

水果似的。 一個標誌 圓圓的並不太大顆, 主龍銘實在

不能認出,那是什麼水果。 是的,這是五顆金枇杷! 圭龍銘突然想起 這是一個甚麼標誌? 金枇杷?

一點粗野的感覺,似乎與這氣派非凡臉張飛一般的鬍子,身體粗壯,給人臉不不了一個大漢,這大漢滿 「金枇杷」的氣派,果然是不凡。

> 的馬車,有點不大相配 但小二已迎上前去。

那人對小二並不假以詞色。 五個武夫護着那粗豪漢子來了 **圭龍銘雖然肚子餓了,但也不急** 

在一時,他站在店旁,看看這「金枇 杷」的漢子 這便是他們堂口的頂爺?

酒家分作兩層。

當那漢子入了酒家一會,

圭龍銘

外一桌已給人訂下 看來是留給散客,可是五桌已滿,另 十分熱鬧,幾乎佔用了大半個禮堂。 另外近門的地方,只有五六桌, 地下大堂正有一家人擺着喜宴

二上前招呼,於是便開步上二樓。 主龍銘見無處可容身, 又沒有小

夫打扮的人出現。 行了不及五步,上面已有幾個武

叫道:「客官,上面已給人包了。」 本是坐着收錢的掌櫃,也奔上前

是如此,我便在樓下吧! **圭龍銘止住了脚步,回頭道:「旣** 

無剛烈脾性。 這多年經獄中修練,圭龍銘已再

櫃便立刻招呼圭龍銘入座,並道:「今 剛巧近門處一桌客人離開,那掌

夜小店較爲人多,客官原諒!」 圭龍銘道:「上面包廳的,是甚麼

貴戶人家?」 掌櫃道:「你難道看不見那漢子進

C16

收放自如的武功?可是,有了這武功假若沒有這黑獄,自己何來一身

又如何?

想」功之精義所在。

人生得失,豈不是前生註定?

C17

掌櫃連忙打着手勢,道:「那位是 「那滿臉鬍子的漢子?

圭龍銘點了點頭。 你是路過的?

枇杷是本市兩個最著名的鹽……」 「那怪不得你沒有聽過金枇杷!金

你說金枇杷是甚麼鹽 掌櫃接口道:「是鹽業舘子!」隨 有一個人閃身而進,道:「老闆

即陪笑, 主龍銘當然明白,掌櫃是想說鹽 臉上極爲尴尬。

梟的 那人對這個答案似乎十分滿意

幾聲乾笑,道:「掌櫃倒懂得說話!」 **圭龍銘看淸楚這人,一身却是文** 

幾位武夫打扮的人進來。 ,當然不會是一位文士,接着, 不過,這人耳目之靈、身手之快 又有

進來之後, 便站在樓梯兩

們幾個渾蛋…… 一看幾個武夫,臉色便變,喝道:「你 那位文士打扮的人,臉孔英俊

他本想大駡下去,但樓梯上已有

愛而親切的笑臉, 那文士的臉孔又變,變成一張可 道:「請稟告貴堂,

> 咱們『玉骨扇』溫姑娘快來了!」 樓上那人並沒有答話。

旁幾個漢子, 那文士回頭, 臉孔又變, 向着身 厲聲挑剔一番。

文士打扮之人。 主龍銘看在眼內,實在看不起這

的笑意。 幾次臉孔,對着自己手下是盛氣凌 笑意。 對於上面那人,却是一臉溫馨誠實 對於上面那人,却是一臉溫馨誠實 只是在這一瞬間,這文士已變了

爲甚麼這「玉骨扇」堂中,竟會養 多麼奸險狡詐的人 0

個如此小人?

酒家的門又開了,夾雜着一陣香 圭龍銘喝了一口酒。

風 眼前是一陣的綠色。

還有 綠色的短打衣裳,綠色的扇子 一雙綠色的短筒薄靴。

娘! 那文士立即趨前,小心道:「姑 好一個美麗而溫柔的姑娘。

那位姑娘心急道:「金枇杷等得久

「小姐不用心急 9 就讓他們等

「上去?」 」他滿臉笑意。

自己的手下,實在有天淵之別。 那文士的一舉一動,與剛才對付 「小姐隨着小人… …小心!

子兩次的大對比 至次的大對比,實在使他有點性主龍銘本來沒有動火,但這一會

**主龍銘看看自己的桌上**,只有一 這人實在需要好好教訓一下

那燜花生便像一支箭似的飛起 他輕輕一拍枱邊。

接着他便倒下

着腰間,只覺衣上附有一攤濕濡濡的那文士狼狽的坐在樓梯間,他摸

東西。 ,已成一攤醬料似的東西,附在那文原來那燜花生在圭龍銘勁力之下

間「京門」穴被戳,便不由自主的坐下那文士並不覺得十分痛,只覺腰 「小姐,這樓梯……」 鬼?」頓了一頓,他站了起來,道: 他口中嘀咕:「這樓梯弄的是甚麼

道?

「你一定是得罪了人!」 那文士道:「是的,姑娘!」 「高人?姑娘便是高人!」

「向誰賠罪?」

一聲。 那位姑娘似乎十分警覺,回首望

向圭龍銘 **圭龍銘低頭喝酒** 

土腰間的衣衫。

「你還不去賠罪?」

那位姑娘望着圭龍銘。

向那文士的腰間射去,那人立時「呀」

的

姑娘接口道:「你遇到高人還不知

文士倒也機靈,知道她所指的「高

驚人,其實應說是一個有點潦倒的過 人」,便是在梯邊獨酌的圭龍銘 **主龍銘外貌並不驚人,不要說是** 

雲,在此向閣下賠罪!」 放肆,上前道:「這位高人,在下尚青 不過,那文士並不敢在姑娘面前

圭龍銘並沒有回答, 看了他一眼

尚青雲向自己後面的人說話。 人在前,不能發作,又見圭龍銘似答 ,並且向自己身後望去,這表示以爲 尚青雲心下本是已有怒意,但主 這一舉動,實在是挖苦尚靑雲。 當然圭龍銘的後面,並沒有人。

「佛手印」。 他趁着一揖之時,雙手合成一個

非答的臉色,心下極怒。

一股勁力從「佛手印」迸出。

死路! 在弄玄虚,急道:「尚青雲,你是自尋 話未說完,尚靑雲整個身體已被 那姑娘雖然離他很遠, 但已知他

翻滚兩下, 閒的功夫,可惜他只練成六成的功力 看來尚青雲的「佛手印」也不是等 跌在姑娘跟前。

一股無形的力量拋起,便且在半空中

,迸向圭龍銘。

死才怪! 他便會被十成功力回擊,那時, 成功力而已,假若他練成十成的話 主龍銘以他「龜冥功」回擊,也只是六 也是幸好他練成六成功力,因爲 他不

枇杷」的堂主,而且他右手常常玩弄着 五顆金枇杷。

歡玩兩個合桃,或者是一雙鐵膽,但 耿獨夫玩的是五顆金枇杷。 一般江湖人,或練武之人 都 喜

禮!

尚青雲知

道姑娘所言非差,這次

不應。

姑娘也接着一揖

道:「打擾

是誠心誠意的一揖,圭龍銘仍是似應

青雲已站起,並厲聲道:「快賠個

那姑娘身手也快,左手一提,尚

並不是易事。 金銅打成五顆枇杷模樣,因此玩起來 那五顆金枇杷並非圓形, 而 是用

却是瑯噹有聲,十分悅耳。 耿獨夫轉着五顆金枇杷,道:「令 但那五顆金枇杷在耿獨夫手中

只好微微一笑,

雙手也抱拳一揖。

圭龍銘見他的主人也代他道歉,

姑娘道:「異日有緣

自當面

尊可是······ 因爲一連爽約兩次,小女子代表「家父的確是有病,才不能親身前

「玉骨扇」堂口堂主溫桓茂的女兒溫涼 家父,致歉致歉!」 原來這姑娘便是另一著名鹽梟、 耿獨夫聽了,似乎疑慮盡釋

回答。

「玉骨扇」出了這一個人才,倒不

使圭龍銘有點不大自在,但並沒有這位姑娘極為有禮,也極有風度

可以小覷。

「快上去,壞了耿爺的約會,

那

見客 珏。 溫桓茂近日體弱多病,不能出來

樓」」相聚一次。 是每隔一季,兩個堂主便會在這「別鶴 這兩個堂口一向有一個協議, 便

說,一邊已上了樓梯,

這樓上大堂可寬敞一

那滿臉張飛鬍子的 可是,只擺了一圍酒席。

,便是姑娘

口

,一邊已上了樓梯,轉入樓上大「耿世伯何出此言……」姑娘一邊

「令尊不來, 樓上已傳來一

陣笑聲。

可是見嫌咱們『金枇

武 在雙方因地方人口衆多,不會因而動在雙方因地方人口衆多,不會因而動 ,引起不快。 他們並且規定樓下必要有婚筵

傳之說,是玉骨扇堂口內閧,堂主險 桓茂一直沒有出席這個聚會,市 這半年以來,玉骨扇堂的堂主溫 他們的設想可謂週到 面留

了重病。 也有人說,堂主溫桓茂患敗被罷,但也有人說,堂主溫桓茂患

舞起雙袖,虎虎生風,極為厲害,最的「水袖」功夫早已譽滿江湖,每當他

他便可以實現統一羣梟的夢想。 他當然希望玉骨扇堂內閧,這樣 耿獨夫一直希望證實這個消息。

發出六六三十六支袖箭

使人防不勝 可能會

厲害的還是他雙袖揚起之際,

是個好消息。 而今證實了他患有重病,其實也 耿獨夫笑道:「請代問候令尊!」

一手飛鏢絕藝,

令人讚嘆,據說他拿

就算拿

第四個是「纖手飛花」裴錦段

, 他

人坐下。 說罷便招呼各人坐下。 溫凉珏也大方地示意隨她而來的 一桌十二人,各佔一半

死地。

,

起一片葉、一朵花,也可以變越麼在手,也可以變成飛鏢,

百步之內,不發一言,便可以置人一片葉、一朵花,也可以變成飛鏢

弦線有關。 獨夫,率領他得力助手「金弦五絕」。 下五個能人,他們的成名武器都是與 「金枇杷」那邊,是「霹靂金杷」耿 所謂「金弦五絕」,其實是指他手

極佳,因此很少用弓射彈,假若要出彈之時,據說從未虛發。他本身武功子,他的彈子全用金屬所做,當他發是利用一張小弓,能射出一連串的彈 重的惡鬥。 動他老人家的小弓,那將是一場極嚴 第一個是「彈子神弓」魯逸愉,

種罕見的兵器。 「弩」平常看來是一個長形盒子,是 便是那張弓,因爲利用機括關係,所 「弩」平常看來是一個長形盒子,是一以射出的力度比人力勝上十倍,那 其實是一種安有機括的弓箭,「弩」 一個用鳥金打成的「弩」,所謂「弩」 第二個是「烏金戰弩」荆滿途, 他

第三個是「袖裏乾坤」成西就, 他

> 了無聲息,亦可百針齊擲,使人避無傷人,他發金針,旣可以一針飛出,的內力修爲極佳,竟然可以發出金針 可避。 中,各有司職,通常很少陪着堂主齊 說是一人之下 第五個是「金衣無縫」雲中雁 這五個人在「金枇杷」堂之中, ,萬人之上,在堂口之 , 他 可

然是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盛會。 主溫桓茂爲首的, ,便由他的女兒溫凉珏率領。 至於「玉骨扇」堂這邊,本是以堂 但而今他身患重病

來,看來今日五人齊出席這盛會,

當

,因此她招式一出,有如赤日炎夏之器,而她的使扇架式是極其優雅柔美「淸風徐來」,原因是她使扇子作爲武粗手粗脚的人,她有一個外號,名曰 際,清風徐來 溫涼珏自小習武, 不過她並不是

子望風而逃 還有她扇出來的風 ,曾使不少漢

他有一個外號,名爲「霹靂金杷」。 中的耿世伯 這外號的來源

C18

這人便是金枇杷的堂主耿獨夫, ,是因爲他旣是「金

過眼的尚靑雲,此人名如其人,日夕 她今天帶來的手下 ,對下却極爲挑剔惡絕。 青雲之路, 個便是令圭龍銘也感到看不 而且是個卑鄙小人 因此他做事不但 ,也是五人 ,對上

C 19

「玉骨扇」堂堂主溫桓茂却有一套,因 此他在堂中的地位,一直兀立不倒 溫涼珏並不喜歡他,也知他是個 尚青雲極不得人緣,不過他對待 0

主溫 其餘四人 他 桓茂的恩惠,因此他們爲玉骨扇 此這次重要的聚會,當然是少 四個家將, 死,也在所不惜 都是「玉骨扇堂」忠心 他們四人曾得到堂

使掩眼之法,很多看來做不到的事情 他是行走江湖賣藝人出身, 一到他手上,自然有迎刄而解之 人是外號「絕妙手」的諸葛聰 他擅於

任你是大魚小魚,無 軟綿綿的披風,在他內力貫注後,堅 他能用披風作爲武器,一人應付十來 並無懼色, 也能用披網,撤出似魚網 號「亂披風」的當無愧 因爲他旣能使一張 倖免!

踪」顧旭日,兩人合稱「無影無踪」! 最後兩個,却是一雙孖生兄弟。 大的叫「無影」顧朝陽,小的叫「無

兩人自小一同練武,擅長輕功

也可配合得天衣無縫,實在使人嘆 他倆又是心意相通,不用眼神手勢, 是聯手出擊,都快得使人眼花撩亂, 而且出手極快,無論是奮力迎敵,還

,此次代表令尊而來,不知…… 酒過三巡,耿獨夫笑道:「溫姑娘

子 溫涼珏突然手中多了一柄摺扇

做, 扇身是用薄如蝉翼的上等杭州絲緞所 而扇骨却是用翠玉做成。 那扇子較一般摺扇較爲大一些

不過他是父親一直相信的

誌 這便是「玉骨扇堂」最高無尚的標

拿着這柄玉骨扇的人,便是「玉骨

姑娘,我不知怎樣說才好!」 色驟變,但隨即又滿臉喜色地道:「溫 耿獨夫一見那玉骨扇子,臉上顏

般, 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溫涼珏道:「耿堂主就如對家嚴 「好,世侄女出言好爽快!」

「你手中拿着玉骨扇,那你便是堂 「堂主有何賜教?」

主?

「那麼,我想恭喜世侄女 溫涼珏並沒有答話

却

「却又如何?」 「爲何?」 「却又似乎對不起令尊。

「因爲令尊旣託以重任,那麼,他

尚好,不過他老人家,不想再爲營役家嚴!好,我坦白告訴你,家嚴身體 來你一直不能暢所欲言,還是顧忌着 「啊,耿堂主!」溫涼珏笑道:「原

「可以這麼說!」

是女兒身。 「子承父業?」耿獨夫似乎看輕她

父業又如何? 「那好極了!咱們爲幾百年來,第

中,地位已定。 子爲堂主,看來溫涼珏在「玉骨扇堂」 溫桓茂的「亂披風」當無愧

假若能夠一挫她上場的銳氣,

也要俯首低眉於一個女紅粧!」 別?當爺便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兒漢, 耿獨夫道:「我何嘗說過男女有

「有所謂克紹箕裘!」

溫涼珏却也沉得住氣,道:「女承

個鹽帮女堂主而乾一杯!」 衆人學杯,不過帶有輕蔑之色。

:「咱們溫堂主機智過人,男女又有何「亂披風」當無愧似有點激動,道

耿獨夫一聽,連一向忠心耿耿於 ,也稱這女

夢想。 日自然較爲容易實現統一鹽帮的梟雄 他

一個挫一挫她的威風的好時機。 這是一個大好時機

這句話明明是譏諷當無愧 男兒當自强! 當無愧當然不會介意爲溫涼珏的 耿獨夫更火上加油道:「將相本無 當無愧「颯」的一聲站了起來。

今忠於的是溫堂主的女兒,那根本是手下,他自小忠心於堂主溫桓茂,而 順理成章的事。 咱們不必爲一些言語小節而有所誤會 耿堂主,咱們應進入話題!」 溫凉珏以眼色示意當無愧, 不過,耿獨夫在找過子-道:

「彈子神弓」魯逸愉忽地也站了起 「咱們兩廣福建的鹽帮……」

獨夫的示意 他並不是自動的站起來,而是耿 溫涼珏是看在眼裏

咱們一套法則!」 家有家規,咱們鹽帮的堂口, 魯逸愉道:「當爺,所謂國有國法 也有

當無愧道:「咱們有甚麼得罪貴

,又豈可無禮?我就代表當無愧,敬是刀頭舐血的日子,但在此平和聚會 堂主一杯!」 溫凉珏接口道:「對,咱們過的雖 「無端站起,就是對幫主無禮。

溫涼珏道:「難道耿堂主……」 魯逸愉舉手,道:「慢着! 溫涼珏學杯

不過我平生最看不過的是目無法紀 「咱們耿堂主自然是大人有大量・

以下犯上的人!」

下犯上?」 當無愧怒道:「我目無法紀?我以

耿獨夫也是乾笑冷笑連聲。 魯逸愉輕蔑一笑。

子的神態,不過,他仍然脅重溫涼珏 ,忍着氣道:「耿堂主,在下便……」 當無愧實在看不過二人無端找此

却又不理別人接受不接受,便要告罪 魯逸愉插口道:「你先無禮對人

**賠罪,却又不得,這叫他如何?** 是滿肚怒火,而今自己已是低聲下氣 當無愧無端被責爲以下犯上 ,

敵? 「這又如何?」 「這點……聽說你的披風是天下

「豈敢?魯爺的『彈子神弓』……」 「是你先要挑我彈子神弓出來看

看!!」 他挑撥,打鬥看來是無法避免。 當無愧聽了,實在氣上心頭!自

意, 己只是一提他的彈子神弓,他便冤屈 反而是再緊迫一步。 假如自己再退,對方沒有收兵之

溫涼珏當然明白

名聞天下,在下也想見識一下!」 無阻止之意,便道:「魯爺的彈子神弓 當無愧瞥了溫涼珏一眼,見她並

C 20

爲他明白,對方是使激將之法。 當無愧聽了,反而並無氣惱, 因

金弓拿了出來。 溫涼珏道:「耿堂主, 不過,魯逸愉果然把懷着的一柄 咱們 何

如手足兄弟,讓他們切磋一下, 耿獨夫道:「溫堂主, 咱們兩堂有 反添

這聚會氣氛! 魯逸愉右手持弓,一派毫不在乎 當無愧也站了出來, 道:「當爺的披風毫不起眼 披風一揚

我 柄金弓…… 當無愧已一撒披風。

似 片旋轉的木片,聲勢不凡 魯逸愉一弓刺向那披風。 撒,一張本是軟綿綿的披風,却披風並不是攻向魯逸愉,而是向

一條三角毯,這三角毯在他手中當無愧看着來勢,披風一扯,已

利用弓身的彈力,借力飛身而上 魯逸愉也知厲害,矮身以弓拄地 利斧向魯逸愉橫身掃去。

當無愧立時把披風拉下 他身如大鵬,返身撲下。 却又成了一支直戟似的。 一抖披

逸愉的弓弦,再而一刺。 戟以抵,「鐙」的一聲,竟然撥動了魯 魯逸愉又再 一弓刺出,當無愧橫

突然,五發彈子已出

手法把彈子射出。 衆人根本看不清楚,那是用甚麼

抄手,披風便網羅了五顆彈子! 把披風抖開,五顆彈子猛然回擊魯逸 9 五閃,便連忙把披風護身,迎着來勢 披風成了一個袋形,迴身御力, 當無愧也看不見,但他一見白光 魯逸愉怒極,又想再發五彈。 可惜他的手法較慢,而當無愧已 這美妙的姿勢,實在使人叫好!

好一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狼狽。 魯逸愉以弓撥開五彈,顯得有點

風, 發弩箭的當然是「烏金戰弩」荆滿 却是一連十箭,十支弩箭! 勁風來自另一邊。 他又再一抖披風,迎着前來的勁 忽然,當無愧又感到一陣勁風。

支穿越而過。 九支弩箭插在披風之上,只有一

:「兩位連珠發弩,實在使人佩服!」 而是揶揄他們二人以二敵一。 當然,諸葛聰並不是眞正的佩服 「絕妙手」諸葛聰也站了起來,道

手』!」 之意,道:「那我來領教你的『絕妙 「烏金戰弩」荆滿途也明白他語中

他們口中說話,但已一連交手十

招

奇 究 當然沒有帮主使的玉骨扇那麼講 諸葛聰使的是一雙扇子 十招之內,並無勝負。 不過,他的一雙扇子却又有神

扇子,手法之快,眞令人眼花撩亂! ,是一柄大扇子,一時却又變成一雙 「絕妙手」的外號並不是僥倖得 看他雙手把扇子揮洒,一時看去

來。 他們在大廳之上不斷迴走。

見! 器戰鬥,在座中人也覺得是難得 並不比刀劍遜色,兩種不常見的兵 荆滿途用那個烏金盒子一刺一送

了戰弩,一連十多支戰弩勁射而出 稍退,奮身向前,那知荆滿途已開動 諸葛聰明知他要使計, 諸葛聰急忙竄起避過 荆滿途忽然竄身要逃。 但他也不

步。 他雙袖左支右絀似的 荆滿途哈哈大笑, 眼看他逃過九 ,暴退十

支,也逃不過最後一支。 諸葛聰站定,雙袖放下

擲下 箭竟然在他手上,他慢慢的一支一支

禁也技癢起來。 諸葛聰竟然也是個使雙袖的好手,不 「袖裡乾坤」成西就眼看「絕妙手」 荆滿途旣佩服,也憤怒-

C 21 兄, 讓在下來接你幾招!」 成西就一寫上前,拱手道:「諸葛

只見他雙袖鼓起,有如滿脹的風

成西就雙袖一揚。 時之間,他的雙袖却又變成另一 雙袖竟然是獵獵的緊箍着他雙臂 諸葛聰一見,知是行家,他一旋 兩張板斧似的

諸葛聰身形微矮, 身形頓轉,有如一個大風車,斜 却又突向前一

這陣的攻勢確是厲害。

於是便退後,一連五個無頭觔斗,避 自己脹滿的雙袖反而會被他削破, 成西就看淸楚來勢,知道若硬碰

這時,他雙袖亦已塌下,變成一

發出鏗鏘之聲。 便在場中遊走相鬥, 人揮着兩隻袖子 時有碰撞, 變成四把利

在旁的人,都在心底發出敬佩之

種場合,實在是難得一見。 兩個使袖子的好手竟然互鬥,這

足見二人功力深厚。 力透衣袖,而且支持這麼長的時間 袖子本是軟的,但二人運起內力

「醍醐灌頂」,眼看便要把成西就的頭 只見諸葛聰雙袖一盤,使出一招

> 光火石的一刹,避過攻勢。 刻,使出一招「沙擊晨鐘」,竟然在電 之間,有如彗星横空,間不容髮的一 成西就左騰右閃,在諸葛聰雙袖

得的是,他雙袖忽然變軟,兩袖翻飛 有如波濤起伏。 避開了攻勢本已值得喝采,最難

軟時却如弱水,有若波光萬頃。 硬時有如利斧,有如千刀萬刃 這是袖子功的奇妙之處。

闊的攻勢,諸葛聰竟然無法勝出 成西就雙袖已湧起波瀾,波瀾壯

能力似乎也越大。 諸葛聰越是剛强,成西就的制肘

一時之間,兩人在當中作膠着的

招一招使出。 諸葛聰年紀較大, 招式仍然是一

但比對之下,成西就却有些心浮

個表現急進,只盼時間一久,急躁的 氣燥,他似有急於求勝的表現。 設若兩人武功相若,只要其中一

一方自然呈現敗象。 薑畢竟是老的辣。

招「春滿乾坤」是他穩坐「玉骨扇」堂大 諸葛聰忽然雙袖似大鵬展翅, 這

的覆蓋。 成西就身體雖大,但躲不過雙袖

眼看他避無可避,要敗下陣來。

一連串裂帛之聲

雙袖同時向上揚,只見他的雙袖

已是插滿了一支支的袖箭。

**道是成西就的絕技之一** 可以發出三十六支袖箭。 他雙袖

自己便是黔驢技窮 這是生死關頭,最後的一招若不成 不過,他向來很少這樣做 因爲

己對敵,只不過是技癢,但萬萬也想 是大家同是學袖子功的,雖不同宗 但殊途同歸;第二,見他上來與自 諸葛聰本來也敬佩成西就 他竟會發出袖箭。 第

**極暗裏出暗器,肯定並不光明磊落** 人相鬥, 雖說兵不厭詐,但這

返身而回,一個空翻之後,身子仍 他本是下撲之勢,雙袖接了袖箭 雙袖再揚

三十六支袖箭被揚起,落在「金枇

只有一支是向着成西就 成西就臉如土色,一時之間, 那支袖箭插向他頭巾之上

呆

就敗下陣來,而且敗得很慘 「霹靂金杷」耿獨夫當然明白成西

他立時站了起來,笑道:「絕妙手

成西就已趁機退了回去,臉上獨

但是,「春滿乾坤」招式未到,只

惹下的麻煩,實在難以估計。 死成西就,那麼,這一次新任堂主所 聰畢竟是老江湖,假若他不顧一切射 那一箭其實是致命的一箭, 諸葛

主的責任 他知道自己是有扶助這位嬌娃堂

服。 生,看來今日回去,我要賠你一件衣 「清風徐來」溫涼珏笑道:「諸葛先

諸葛聰拱手笑道:「多謝堂主關

先乾一杯! 耿獨夫道:「咱們今天這麼熱鬧,

溫凉珏也有大將之風,舉杯道:

耿獨夫臉上是和顏悅色,春風得 於是,兩堂人口學杯三巡。

今日讓這位世侄女贏得一個彩數 其實他是五內如焚。

如何與「玉骨扇」堂頡抗。 並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 他一定要討回丢去的面子 以後

一起切磋了, 雖然互有勝敗,但仍是咱們兩堂,好久也沒有如此機會相聚 耿獨夫徐徐舉杯,道:「溫堂主, ,雖然互有勝敗,但仍是

道:「耿堂主的意思是:: 溫涼珏自然明白他在轉彎抹角,

,他們看到各位兄長切磋, 耿獨夫道:「我的手下之中還有兩 自然

段,另一個是「金衣無縫」雲中雁。 的兩個手下, 耿獨夫並沒有回答,只是轉向他 一個是「纖手飛花」裴錦

過是苦無藉口 其實他們早已希望一躍而出 ·實他們早已希望一躍而出,只不兩人聽到堂主如此說,立即上前

有動過手的只有「無影無踪」一雙孖生 溫涼珏看看自己的手下, 兩人立時爽朗的應了一聲 如今沒

的功夫也肯定不會吃虧 擔心,要是敗下陣來,他們脚底抹油 這雙兄弟輕功了得,溫涼珏並不 兩人也是滿臉躍躍欲試的表情。

上飛落的酒埕接住

個老奸巨猾的耿獨夫瞧不上眼 也不能太令對方難堪。 溫涼珏心中並無主意, 假若未鬥先已示弱,定必被這 只好見機

日的要會弄得妥妥當當,既不能示弱

問題是如何收拾局面,如何把今

生兄弟,寮來也是同生共……對嗎?」 「無踪」顧朝陽已接口道:「對, 於是,她柔聲道:「我們這兩位孖 自然不希望有些不好的兆頭。 她沒有說個「死」字,因爲上陣交

「無影」顧旭日也道:「對,咱們同

C 22

「金衣無縫」雲中雁却仍坐在席中 「纖手飛花」裴錦段緩緩站起, 「無影無踪」二人已站在席前。 可是顧朝陽與顧旭日却看着雲中 裴錦段明白,他希望自己先上。 而

以人多欺人少。」 溫涼珏明白,他們並不希望以二 ,便道:「堂主,咱們兄弟並不想

耿獨夫微愠,道:「那就以二對

「無影無踪」兩位孖生兄弟已擺出 「金衣無縫」雲中雁只好站起來。

了架式,並且各自躍向南北兩角。 裴錦段與雲中雁拱手。

便快起來,圍着二人不斷的走着。 「無影無踪」兩人回禮之後,脚下 一時向左,一時向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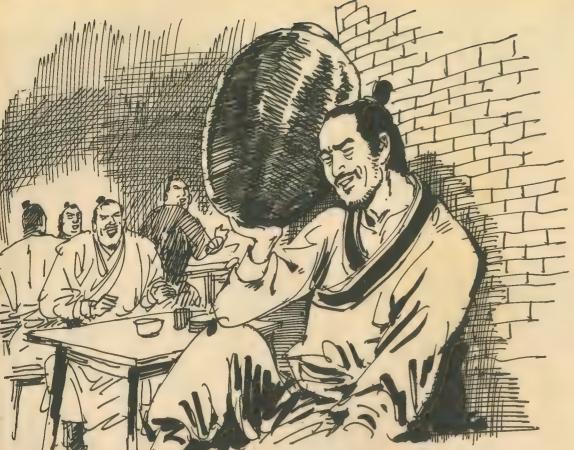
眼花撩亂。 兩人身形極快,使局外之人有點

裴錦段與雲中雁一時之間, 不知 却是

越奔越快。 如何下手,而「無影無踪」二人, 溫涼珏却在微笑。 耿獨夫在皺眉。

方八面而出 但內含波濤起伏的功力,暗勁向四 他的一招「纖纖出素手」看似無力 裴錦段已出手

上衣」,這兩招本是唐詩句子,但在雲 一招「慈母手中線」,另一招「遊子身 雲中雁也不甘後人,他使出兩招



同生共死。 耿獨夫笑道:-「好一句同生共死

而且配合了裴錦段的暗勁

突然受此暗力,也不禁脚力浮動 「無影無踪」二人本是奔走極速 保持身體平

段與雲中雁出手的機會 也給予裴錦

似輕巧的功夫,其實內中蘊含極深厚 裴錦段猛攻顧朝陽 而且他的招式極爲辛辣 他使的是看

陽的雙目。 顧朝陽暴退, 他的一招「推窗望月」,抓向顧朝

間 雲中雁運指如戟,指向顧旭日 兩人拳來脚往,不能分勝負。 而雲中雁也敵住了 顧旭日

顧旭日左騰右閃

然擊向顧旭日的前額, 假若不是自恃有取勝之道,並不向顧旭日的前額,這種剛勁的功雲中罹突然一招「夸父追日」,猛 雲中雁突然一招「夸父追日」

牧腰避過,他只感到拳風撲面,似· 顧旭日也明白,因此身形微矮

「烏龍掛壁」兩招 ,迫使他退後, 他不甘示弱, ,兩人一時之間,也,攻向雲中雁的腰與 兩人一時之間

,其實二人已有弱

因爲「無影無踪」兩兄弟 向來是

> 心意相通, 對方旣能擊破他們聯手,自然是實 這證明他們的聯手力量已被擊破 陣來,便被對方分

何 時之間,兩人已被分隔, 「無影無踪」兩兄弟如何不知 無可 但

一半。 他們只要把兩兄弟分隔開, 裴錦段與雲中雁正是昭然若揭 已是勝了

剛才自己手下 ,看似並沒有甚麼

如今勝利在望,如何不樂!道自己這一方並沒有得到 失手, 自己這一方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但大家都是武術行家,早已知

不過,他的高興實在太快

分隔而鬥,互相看不見對方,但他們「無影無踪」這雙孖生兄弟雖然是 與生俱來的心意相通本領仍在。 顧朝陽吆喝一聲,身體騰高。

身如疾矢離弓。 而顧旭日也同時吆喝一聲, 也是

二人落下,站在中央。 裴錦段與雲中雁無法不分開。 二人在半空中滙合,猛然墮下

話說,二人反被這雙孖生兄弟分而裴錦段與雲中雁各站一方,換

喝采 這電光石火的一刹改變,眞使人

立即有如如魚得水,招式立時活躍 顧朝陽與顧旭日背靠背,肩並肩

隨」,兩人各自對敵,却是合作得有如 人,實在使人佩服。 他們使出他們成名的功夫「如影相

他們輕功本已了得, 一時之間,裴錦段與雲中雁只有 加上脚下極

而對方却只有招架之力

又再無分隔他們的能力, 如 何敗中求

當然是暗器!

裴錦段突然猛喝一聲

日。如「人」字,分別射向顧朝陽與顧旭

兩人突感寒風撲面,只好躍開 雲中雁也回應了一聲巨喝

盡 江東去」,金針似是河水湧下 ,流之不

且一躍便上了屋頂 ,一時之間 9

器, 裴錦段與雲中雁本來以爲一出 他們便會倒下,那知他們是遇到 暗

裴錦段與雲中雁知道這一戰是敗 「無影無踪」兩兄弟越攻越有勁

可是這雙兄弟實在厲害,而今却

器是他們的看家本領。 「金弦五絕」向以暗器出名

使暗

好一招「秋雁南飛」, 兩行毒鏢有

一蓬蓬的金針已使出,好一招「大

「無影無踪」兩兄弟分別躍起, 却不而

二人暗器了得, 原來「無影無踪」兩兄弟 一聽吆喝, 便飛身向 早已.

無可避 也可以使出暗器 本來裴錦段與雲中 不過裴錦段與雲中雁互喝一聲 那麼他們二人便避 ·雁不 一一言

亦有其心意。 兩人並非 心

今吆喝一聲,就是傷了他們,旁人們早,何必無緣無故的發出暗器, 分隔而鬥,一時之間, 比這孖生兄弟年紀大,而 對方出暗器。 第二,兩人始終是江湖人 並無辦法暗示 且成名比他 自 也如

喝,而可以盡平生輕功之力,一「無影無踪」也就因爲他們一 上了屋頂。 無話可說 躍 聲 സ

如雨聲擲下 兩人正愕然之際, 上面的瓦片有

上。 着飛來的瓦片, 「纖手飛花」裴錦段並不慌忙, 一片的飛回屋頂 接

避過飛來的瓦片 而「金衣無縫」雲中雁 却

用鏢用針,更爲大方得體 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們用瓦片作暗器, 顧朝陽與顧旭日這 ,不過比對之一招,正是以 却是比他們

一局表面不 勝不敗, 但骨子裏

出一掌,那些瓦片立時碎開 耿獨夫並不好受, 一時之間 他使

這時,由上而下的瓦片才停了下 溫凉珏道:「不要胡鬧!」

這一會砰砰彭彭之聲, 也驚動了

圭龍銘當然也聽到, 他倒希望可

可是他並沒有動,他不想別人對以上來,看看這些後起之秀的鹽幫。

再說樓上

你們兩位手足與咱們一雙孖生兄弟溫涼珏道:「兩位下來!耿堂主

獨夫心內發痛。 句話無疑是一支針 刺得耿

3之色,他擧杯道:「好,溫堂主,耿獨夫心下雖怒,但臉上並沒有 但溫涼珏說得極其得體

她臉如春花,喝了幾杯之後, 溫涼珏也學杯

泛紅霞, 看不到她的嬌美。 更爲嬌俏可人 ,當然耿獨夫

的送上,似乎有礙你功夫!」 耿獨夫道:「小二,這麼一壺一這時,恰巧有小二送上美酒。 他只想一挫這女嬌娃的銳氣 壺

你們別鶴院 酒 窖可有大

C 24

「那你送來一埕,免得走來走去 「有,當然有一

妨礙咱們的痛飲豪情!」

小二應命而去。

上來 一會兒,兩個老僕抬着一大埕酒

人合抱之粗,怪不得要二人合力才能這大埕足有一人之高,埕身有兩 好大埕的酒。

抬上來。 二人輕輕放下。

「好酒 「這老東西又不知要搞些甚麼花樣!」 主……」 待兩個老僕離去, 耿獨夫笑道: 溫凉珏看着大酒埕, ,溫堂主 ,我再敬你新任 心下暗想 堂

而來。 酒埕,竟被他一手抬起,直向溫涼珏這個足有一人之高、二人合抱的 但敬的不是酒杯,而是酒埕。

那酒埕已向耿獨夫飛去

耿獨夫不料有此一着。

然有此內勁。 溫凉珏也萬萬料不到 不過酒埕已至,沒有再猶豫的機 好大的氣力 耿獨夫竟

勢 的酒埕有如一個鐵塔,壓向自己。 溫涼珏一時之間,只感到那巨大 接住了耿獨夫推來的酒埕。 那柄「玉骨扇子」! 她手中只有一柄扇子 她把扇子合攏,以「一柱擎天」姿

> 能再堅持。 玉骨扇子極其堅靭,不過,她定然不

沾濕 就算躍開,酒埕破裂,自己也會被 假若不再堅持,酒埕便壓向自己

堂衆人之前顯示出來? 這是萬萬不能。 這麼狼狽的情形, 如何可以在兩

在太大太重了。 可是,氣力有限,而且那酒埕實

她背後傳來。 不過,她突然感到一股暗勁 由

苦, 愧一手搭着她的肘部,傳來暗勁 也頂着酒埕的另一邊,笑道:「堂主辛 咱們受不了這大禮!」 她微微瞥視, 而諸葛聰也竄身而上,一雙扇子 他用勁把兩扇再推。 只見「亂披風」當無

往前一推。 絕」,這五個人已一起聯手,再把酒埕他的旁邊便是五個副手「金弦五 他急忙的跳開。

,便已心滿意足,因此他們只是盡 他們只求酒埕不 在自己的一方碎

不是推向「玉骨扇堂」的人,竟然是推 向了樓梯 這一推,並不是推向溫涼珏, 也

來推去,已撞向樓梯的扶手 那個酒埕實在很大,而且被人推

幸好自己內力仍不算差,而且那

儲酒極多,因此十分堅固,撞塌了樓那酒埕雖用瓦缸做成,不過因為 梯扶手也沒有破爛。

而圭龍銘正在樓梯下的座位。 酒埕向樓下跌去。

己 然感到上面有巨物墜下,而且墜向自 他早已聽到樓上的風聲雷動, 忽

過了一會才轟然叫好。 在場的人見了,一時之間口呆目 那酒埕已安穩的落在他掌上 他不待猶豫,一手托着。

**圭龍銘一手托住那酒埕**, 仰頭望

凉珏亦在樓頭之上,看看這酒埕闖了 去 耿獨夫自知誤事, 已走出來, 溫

些甚麼禍。

能一手托着這個少說也有三百來斤的萬萬也料不到,一個中年人,竟 仰首問

:「這美酒是你們的?」 主龍銘看着樓頭衆人,

自然不能 樓上的人不知如何作答。 **圭龍銘道:「請我喝這麼多酒** 一人獨飲, 來 ,咱們 起我

起來,然後一步一步的上樓梯去。 主龍銘一手托着酒埕,慢慢站了 看他身不搖, 脚不顫, 就像平常 樓上的人更不知如何作答

般步伐。 這一份能耐,就是不是行家,

知道厲害,何况他們都是舞拳弄脚的

樓板「吱吱」發响。 主龍銘一步一步上樓。

C 25

不是圭龍銘步履不穩,而是酒埕

我要爲你們斟酒。」

湖飯的,自然知道應對之法。 道今日遇到了一個大行家,他是吃江 耿獨夫看他臉不紅,氣不喘,知

他拱手道:「老兄……」

衆人聽了都想笑起來,因爲「圭」 「我並不比你老,我姓圭。」

與'龜」音相同,不過,看着他一手便 可托着酒埕,那有人敢笑-

「好說。」他已步上了樓頭, 衆人

冒昧,讓我一個座位如何?」 圭龍銘道:「請各位入席, 恕在下

酒不再溢出。

當然沒有人異議。

青雲倒也乖巧,立時爲他擺下了一個 一直沒有出聲,也沒有動手的尚

不方便!」他的意思是指手提酒埕, (便!」他的意思是指手提酒埕,使主龍銘坐下,自言自語地道:「好

溫凉珏也道:「得罪前輩!」 耿獨夫道:「請放下。」

然後又自言自語道:「這樣好些。」 放下,反而把酒埕一托,放在頭上, 衆人見了,更是吃驚。 **圭龍銘笑了一笑,並沒有把酒埕** 

> 放在頭上,那頭力實在更是驚人。 這人手力已是驚人,如今把酒埕

其容易,但要練頭力,並不是易事。 **主龍銘道:「各位,你們預備酒杯** 練武之人都知道,練手力脚力何

便出現了一個洞口, | 出現了一個洞口,洞口湧出美主龍銘伸手一拍,離埕口下半尺 各人看看酒杯,各自乾了

酒

滴酒 這期間一斟一移,並沒有濺出半 那酒正恰恰射在耿獨夫的酒杯 杯滿了,他又爲溫涼珏斟酒

放下酒埕在身旁。 自己的一杯也最後斟滿了,他才慢慢 **圭龍銘一直爲十二人斟好了酒** 

因爲缺口只離埕口半尺,所以美

他 地完成,衆人都是目瞪口呆的望着 **主龍銘一切的動作都是毫不費力** 

然的事。 他却不以爲意,一切都好像很自

耿獨夫心慌了。

外有天,人外有人! 但她已深深地感到, 溫涼珏初出江湖不久, ,天下果然是天小久,不知恐懼

衆人似被他操縱, 齊齊乾了杯

主龍銘舉杯,道:「乾了

**主龍銘看看衆人** 道:「好酒

是鹽幫的……

「想也有二十年了。」 「你在鹽幫多久?」

「二十年?你聽過龍威堂、虎勇堂

自語的道:「一不離二!」 這次,他又要爲衆人斟酒 人仍沒有答話,圭龍銘又自言

他道:「耿堂主!」

只見他一手按着埕口, 一條酒柱

一頓。」

耿獨夫道:「好,咱們便好好地吃

「真的,我很久沒有好好地吃一頓

溫涼珏也道:「對,

咱們好好吃

地射在他酒杯內 已從剛才那個缺口射出,竟不偏不倚 他一一爲衆人添酒,用的是同一

於是,耿獨夫叫了小二來,再重

姿態

才的那一套,似又高了一層。 一直爲各人斟完酒後,才斟自

露了

他會知道那位堂主姓耿?

溫涼珏赫然驚覺。 「溫堂主。」圭龍銘道。

也是鹽幫的。」

地而來,只想找一個人,據說他從前一人是,我自然是找對了人,我從外

「是,我自然是找對了

溫涼珏只是微笑。 耿獨夫沒有答話

尋味

耿獨夫道:「圭爺的目的是……」

而是他稱呼耿獨夫爲耿堂主,爲甚麼 最令人注目的並不是斟酒絕技 溫凉珏也知道,這人有備而來。

鹽料?」

咱們是快人快語,何不……」

在下也是快人快語,你們是

耿獨夫實在忍耐不住,道:「圭爺 **主龍銘揩了揩嘴,滿意地笑着。** 

他知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

坐在下面偶然聽到。」 ··「兩位堂主,你們剛才互相稱讚,我 主龍銘似乎知道她心中疑團,道

「穆彦陶。」

耿獨夫臉上似有微微變色。

道:「想吃一餐好一些的。」

衆人幾乎笑了起來

這份能耐 ,這份勁力 ,却又比剛

且吃得津津有味。

**圭龍銘果然是要好好吃一頓,並** 

最難受的還是兩個堂主-

此人

爲何而來?

終於,飯菜吃完。

·幾手,必然是有作爲而來的。 耿獨夫第一個乾了,他知道此人

他越是輕描淡寫,越是顯得耐人

耿獨夫道:「沒有……這位穆彦陶

「耿堂主,你似乎是聽過這名 但溫涼珏却似乎摸不着頭腦。

字。

「我的目的是……」他頓了一頓

內做一個跑龍套的角色

一木一櫈一椅都十分講究,但驟眼看

來,實在是華而不浮。 主懂得收斂,並不以財富耀人耳目。 主,實在是極爲富有,也許這位溫堂 以當時情形而論, 一個鹽幫的堂

自己只想找回一個當年的結拜兄弟也許耿獨夫並不明白自己的來意

親 她並不以他爲外人,她一直覺得 溫涼珏直把圭龍銘帶往見她父

鹽幫老兄弟之中,也曾聽過一二。」

之位,才由我這不自量力的女兒暫時

「他老人家身患重病,

因此這堂主

**圭龍銘道** 

「溫堂

令尊可

擔當。」

這魄力對付這鹽幫老將,實在不易。」

「啊,你並不需如此謙遜,

你能有

「沒有,那應該是更久的事,我從

瘦。 他是一位長者,是鹽幫的長者。 溫桓茂卧病在床,臉容却沒枯

「爹。」

那幫人……」他忽然止住了口 「珏兒,你回來了?今日與金枇杷

「總算有驚無險,幸得這位 因爲他看見了圭龍銘。 大

溫桓茂從床上坐了起來,望着圭

覺得有點不大舒服,我想……」

「既然主人家要我告辭,我自然知

忽然,耿獨夫道:「圭爺,我忽然

「家父從前不想我加入鹽幫,

因此

**圭龍銘聽了** 「多謝前輩謬讚。

越發喜歡這女嬌娃

這種不卑不亢,實在是有大將之

直沒有告訴我鹽幫之事。」

她的話似乎可信。

主龍銘可以肯定,此人說得不盡

「沒有,的確沒有。

是帶有深意。

舒服,咱們這位圭爺,是鹽幫貴客

於是,她道:「耿堂主,既然你不

就讓我來招呼。」

武功深不可測,而且來鹽幫調查,也

溫涼珏却覺得這位眼前的圭爺

龍銘

主龍銘拱手道:「溫老堂主。」

想你亦與鹽幫有一段淵源。」

「溫姑娘果是冰雪聰明。」

「當然可以,圭爺旣要在鹽幫找人「可不可以帶我拜訪令尊大人?」

「只是年老力弱而已。」

「令尊患的是什麼病?」

「在下圭龍銘。」

「我向來沒有在江湖上出沒, 「圭龍銘?我似乎……」 因此

堂主一定沒有聽過我的名字。」 「我不是這個意思,圭爺,你好面

主人一直推辭不要,但溫涼珏却堅持 以補償剛才打鬥時破壞的物件,酒家

並且賠償了一些銀両給酒家方面

溫涼珏吩咐她的手足結了酒席帳

,最後,酒家主人也只好收了

主龍銘觀人於微,知道溫凉珏雖 鹽 鹽幫是有一段淵源的。」 溫涼珏也插口,道:「圭爺與咱們

那時鹽幫十分興盛,而我只不過在幫 「說起來是十多二十年前的事了, 「你也是鹽幫的人?

勇堂的?」 「圭爺,那時你是在龍威堂或是虎

圭龍銘身體一震, 這次定是找對

「虎勇堂

溫桓茂突然 叫 道: 「呀!虎

堂?

溫桓茂突然站了起來,似乎忘記「是的,虎勇堂。」

了自己患病,直迫圭龍銘,道:「你 「我是什麼?」

然還有人認得他的廬山眞面目? **圭龍銘吃了一驚,十多年了** 「你是……杜……杜堂主? 竟

「杜堂主,你下獄之後,我們以爲 溫桓茂望着杜擎天,滿眼淚水。 「是的,我是杜擎天。」

溫桓茂淚如雨下,但臉色却是興 「以爲我死了?

「杜堂主,你沒有死?

的死去。」 「死?我死不了,因爲我不能白白 溫桓茂用袖子揩去了淚水,道:

有望了。 「那好極了,你沒有死去,鹽幫的紛爭

「什麼?」

當年我只是虎勇堂下一個頭目,當你溫桓茂道:「這事說來話長,話說

弦五絕」也隨他而去。

咱們鹽幫仍然是好兄弟。」

他說罷便向衆人拱手,而他的「金

是初生之犢,但教養良好,

實在是

耿獨夫已站了起來,道:「好極了

耿獨夫如果認識穆彥陶,他定然 圭龍銘並沒有阻止。 ,十年也等過了,自己也不急

沒有想像中那麼豪華

:想像中那麽豪華,雖然府中一草「玉骨扇堂」堂主溫桓茂的住宅並

溫凉珏領着圭龍銘回到家中。

C 26

與龍威堂堂主穆彥陶被人無誣下獄後 兩堂的人十分慌亂。」

C 27

知道有關穆彥陶的消息,他道:「穆堂 **圭龍銘並不想聽下去,他只希望** 

「穆堂主與你一起下獄,他不是與你一 「不,咱們一處囚禁十多天之後便 溫桓茂聽了似乎有點奇怪,道:

「我也沒有聽過他, 也許……」

「那麼,後來鹽幫怎樣?」 **圭龍銘聽了,心裡黯然。** 

「在一連串的仇殺爭位之後, 個新的盟主,那人姓陶。」 鹽幫

小角色,也獲派管一些兄弟。」 要的人物,兩堂合併,而我本是龍套 他說服了龍威堂與虎勇堂幾個最重 「我不知道,據說此人有過人本領

「之後又怎樣?

「之後鹽幫又太平了一段長時

鹽幫的地位應無疑問,爲什麼你竟然 「那位姓陶的倒是一位人材 他在

結盟中又再分裂,我掌了玉骨扇堂。」 便退出了鹽幫,這樣輾轉十多年,從沒有現身,他平定了鹽幫內鬨之後, 「這位姓陶的人,實在可算是鹽幫 「說起來也奇怪,這位姓陶的一直

> 激他,於是每年都有一筆糧餉奉上。」 「是的,咱們每一個鹽幫份子都感

「而今總共大小鹽幫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大約有幾萬人吧。

大的堂口。」 廣東來說,玉骨扇堂與金枇杷堂是最 「有幾百個,分佈在各地,不過在

治。」 「看來玉骨扇堂與金枇杷堂並不和

金枇杷堂却招兵買馬,日益强大。」 老體弱,沒有以前那麼親力親爲, 「那也是這幾年間的事,因爲我年

「我想是有的。」溫桓茂有點憂 「他有吞併你們的野心?」

愁

定可以主持玉骨扇堂。」 金雖然年輕,但極有大將風範,她 **圭龍銘道:「你也不用憂愁,令千** 

家。」 溫桓茂道:「她始終是個女兒

我們下獄的情形,你知道多少?」 主龍銘道:「溫老堂主,關於當時

主。 幫,因此便突然下手,拘了兩位堂是兩廣提督得了線報,要一舉殲滅鹽 知 道什麼,不過人們一直流傳着,那 溫桓茂想了一會, 才道:「我並不

溫桓茂點了點頭。 「人們是這麼說?」 「你認爲如何?」

「我……我不大相信……那時龍威

恩人,最難得的是他功成身退。」

派

道:「圭

衣後相陪。 銘道:「圭爺,你先入席 有很多事情要好好一談。」他轉向圭龍

溫涼珏陪着圭龍銘出了客廳 「溫老堂主太客氣了

重臣 當無愧、「無影無踪」顧朝陽與顧旭日 一雙孖生兄弟。 ,是「絕妙手」諸葛聰、「亂披風」 個

主。

及尚青雲。

旭日二人異口同聲的叫嚷着。

「尚青雲,

你別逃。」顧朝陽與顧

**圭龍銘沒有看錯,有人正在逃** 「無影無踪」兩兄弟也同時縱上。 他立時縱上屋頂。

**圭龍銘瞥眼看去,只覺有人在屋** 

他們輕功極佳,轉瞬之間,已追

**圭龍銘道:「我先下去看老堂** 

涼珏的哭聲。

他未入門,便已聽到哭聲,是溫

「爹爹……」

佩服圭龍銘所露的身手。 衆人談了一會,

她父親出來。

主要沐浴更衣,咱們再等一會。 向衆人道:「堂

的事,不過他們都是鹽幫的新一代, 對於以前的事,根本並不知道。

出來。 轉眼一炷香時間,溫老堂主仍未

,咱們鹽幫的,並不是殺人越貨的幫抗衡,而且鹽幫對兩廣地方亦有益處堂與虎勇堂的勢力,足以與兩廣官府

咱們出去用些酒菜。

溫涼珏介紹了玉骨扇堂下的四 客廳之內已擺開了一桌盛筵。

一會,她出來了

穿好。

見溫桓茂仆卧在床上,身上衣衫仍未

**主龍銘剛入溫桓茂的卧室,便看** 

只覺他已沒有了氣息。

他立時走近,一按溫桓茂的脈博

忽然,一個老僕走出來,叫道:

「小姐,老爺……」 「老爺怎麼了?

其他人也一起緊步入了後院。 他們一直來到溫桓茂的卧室。

溫凉珏一馬當先, 圭龍銘隨着,

那老僕已上氣不接下氣。

溫桓茂道:「好極了, 我與圭爺還 待我沐浴更

過衆人;衆人都寒喧幾句,並且極爲其實在別鶴樓內,圭龍銘早已見

溫涼珏便入內請

衆人與圭龍銘談了一些關於鹽幫

你。」 溫凉珏一看, 怒道:「竟然是 無影無踪兩兄弟已把那人縛着。 溫凉珏已竄身出去,衆人隨着。

**圭龍銘道:「無影無踪兄弟捉到了** 

外面人聲鼎沸。 死了,溫桓茂死了

他殺人的人,勢力極大。

反而平靜了下來,她抽出了他胸中的 匕首,血才慢慢滲出 溫涼珏看着尚靑雲的屍體,心情

溫涼珏道:「我爹也是被這匕首刺 那是一柄極薄而鋒利的匕首

, 生龍銘早已看過。 阿諛諂媚,又向下層諸多挑剔的小人阿諛諂媚,又向下層諸多挑剔的小人

諸葛聰怒道:「堂主與你有何仇

「尚青雲,你還有什麼好說?」

那人低下頭來。

主龍銘道:「他已投靠了 金枇

善變。」 **圭龍銘道:「既是如此,派他來殺** 諸葛聰道:「是的,這人向來陰險

夫!」 堂主的,當是金枇杷堂堂主耿獨夫。」 溫涼珏怒道:「那不擇手段的老匹

使你來?

尚青雲仍沒有回答

老闆,定然是有人主使,便道:「誰主

**主龍銘知道,尚青雲來殺自己的** 

溫涼珏十分激動,竄身上前

尚靑雲沒有說話。

堂, **圭龍銘道:「我看其** 殺了老堂主也不是最好的辦法。」 諸葛聰道:「他要吞併咱們玉骨扇 中定有原

何竟然要倒戈相向?」

你投靠金枇杷是你自己的事,爲 諸葛聰道:「我早知你會投靠金枇

:「新堂主上任,我還有站的地位?」

尚青雲抬起頭來,目露兇光,道

有你站的地位,我父親是被你矇蔽!」

她說得十分激動,上前

一掌拍

溫涼珏道:「你爲人卑劣,自然沒

因。」 溫桓茂的死,與此有關? 那耿獨夫便有不安的神色,難道 他想起在別鶴樓中,一提及穆彥

溫凉珏道:「咱們便去……

咱們當然不惜一戰,不過……」 兩堂便要火併起來,爲老堂主復仇諸葛聰道:「堂主,我們這麼一去

忙叫道:「千萬別殺他。」

溫凉珏聽到, 硬生生的收回

這

可是尚青雲已低下頭來,胸中

一柄匕首,却沒有血流出來。

**圭龍銘知她喪父,心情激動,連** 

咱們來個計中之計,順水推舟。 「不過,這正中敵人奸計,倒不如

謀。 諸葛聰續道:「老堂主死了,咱們 溫涼珏一向佩服諸葛聰的足智多

自然要辦喪事,身爲金枇杷堂的堂主 ,把他們擒下。」

溫涼珏一想,這也是一個好辦

主。 夠的證據,證明耿獨夫派人殺死老堂 最慘的是尚青雲已死,並沒有足

個不祥之人。 出現,便累了兩條人命,自己眞是 **圭龍銘心中也十分難過,自己** 

逝世的消息。 諸葛聰負責向金枇杷堂發報堂主 轉眼之間,大廳已變成了靈堂。

的金弦五絕也會一齊來。 來臨,耿獨夫當然不會一人而來, 衆人在靈堂之內,候着耿獨夫的的消息。

諸葛聰終於回來, 嘆了口 一場惡鬥是免不了。 氣 道

「他怎會死的?」 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消息

爲是我們幹的,當他們知道我們老堂 「沒有人知道,金枇杷堂的人還以

耿獨夫二人死去,是因為他們都是鹽 只有圭龍銘心中有數,溫桓茂與 主也去世,才息了這下念頭。」 衆人都覺得十分詫異。

的事,被人刺死, 幫的上一輩人。 5,被人刺死,而耿獨夫並沒有與溫桓茂與自己說了一些並不重要 他們知道龍威堂與虎勇堂的事。

> 在清楚 已表示出,他對早期鹽幫的事,也實自己談過,不過在別鶴樓中,他似乎

凡是知道鹽幫早期的事,都要死

有人注意主

那肯定是陷害兩堂主下獄的人。

主龍銘要找的正是他。 他是誰?

,便是在拚鬥中死掉。 來而知道以前的事的人,不是老死了 多年來, 鹽幫互相拚鬥,留下

獄的人,便會逍遙事外 而今也死了,那麽陷害兩位堂主下 溫桓茂與耿獨夫都是碩果僅存的

而今應該找誰? 主龍銘當然不會罷手

追查真相 訪尋清官

楚。 **圭龍銘把整件事情從頭到尾想淸** 

次, 其實他在獄中,已不知想了多少 新興的鹽幫幫衆 可是事情比想像中更難明白。 早已把這件冤

獄忘記 有一個人,他應該是忘不了

世上的事並沒有絕對的。兩廣總督,是個絕對清廉的官吏。 他在獄中時也聽人說過,當時的 他是兩廣總督

C 28

他竟然自盡。 但他已沒有了呼吸。

尚青雲行刺目的已達,被捕後却

只是顯示了一個事實—

- 主使

自盡,

督姓柳,不過過了這麽多年,這位柳他記得十分淸楚,當時的兩廣總 發財,過着優哉悠哉的生活 大人已不知調遷到那裏,或者是升官

諸葛聰爲圭龍銘在刑部打通了關 終於查到當時那位柳大人的

一會。 故里,這一點消息,令圭龍銘興奮了 個月,他便離開了廣東,並且辭官歸 照時間來計算,當圭龍銘下獄之後兩 那位柳大人並沒有升官發財, 依

以遠離京師,獨當一面, 得一些好處並不太難。 是一個大大的肥缺,但最低限度, 本來,作爲兩廣提督, 要在地方上 雖不能說 可

同僚的排擠,於是他便返回故里。 據說是因爲不肯接受賄賂, 强調柳大人的廉潔, 但諸葛聰得回來的消息, 他辭官歸故里 因此受到 仍然是

千里爲官只爲財。

難道這位柳大人,真的是一個仁

君子,不過當今之世,這種人實在太 **主龍銘並不是不相信天下有仁人** 

柳大人廉潔,可能有他自己的原

他可能是世家子弟,根本擁有龐

筆更巨大的賄賂,而這筆賄賂, 大家財,他並不稀罕那些賄賂。 另一個可能是,他早已得到另一 足以

> 必再貪一 令他下半輩子優哉悠哉,那麼他又何 些小便宜?

資料中早已提及, 出自蘇州一處窮鄉僻壤 他並不是世家弟子 個猜測早已否定, 他是一個苦學進士 爲刑部

第二個猜測的可能性較

此他決定先別了玉骨扇堂 目的地是蘇州 猜測並不能替自己沉冤昭雪 9 因

意杭州西湖,因此對蘇州有點冷落 風景優美,十分寧靜, 這是隱居的最理想地方。 蘇州並不是一 學靜,因爲太多人注一個繁華的地方,但

生活,只要有銀両,什麼事物也可轉 旣寧靜而可享受一些不太平凡 的

實在是聰明之學。 柳大人選擇這一個地方來隱居

邊欣賞風景。 **圭龍銘沿途並不心急,一邊趕路,** 從廣東往蘇州,需要一段脚程

以自由出入,那便是好地方 只要有山有水,有樹木有人烟, 一個飽經牢獄之災的 人 來 說

來到蘇州已是黃昏。 沿路都是好地方

太忙,弄出來的江南風味小菜,倒也付設的小酒家晚膳,酒家的生意並不主龍銘投了大安客棧,便在客棧 人讚賞

因

來了 她拿着一柄大葵扇 一個婦道人家。

一看而知,這婦人是一個媒人。

在禮金方面,正與媒人討價還價。 掌櫃娶親,掌櫃似乎也意動,只不過 她似乎用盡一切辦法,去游說那

價還價,雖是令人煩厭,聽下去也令 人發笑。

忽然,圭龍銘靈機一觸 說了一會,兩人似是不歡而散。

少銀両而氣沖沖?」 站了起來,道:「這位大嬸,何必爲多

**圭龍銘那時並不作江湖人打扮,** 那媒婆打量了圭龍銘一眼。

「可是總合不上眼緣?」

個正當的婦道人家爲媳婦?」 「嘝,你可找對人了。」

但令他最不耐煩的,便是掌櫃處 **圭龍銘淺斟獨酌,其樂融融。** 

兩人的對話,有如菜市場中的討

處? 媒婆,豈不是地方上最佳的消息來源 這個

當媒婆悻悻然的要離去, 圭龍銘

看來只是一個普通的行旅商賈。 「公子,你……」

家母,要娶一個美貌賢淑的妻子回家 可是……」 「我剛從外省經商回來,我答應過

「不,在外風塵僕僕,那有閒情找

人。 向媒婆找媳婦,實在是找對了

那媒婆立時便口若懸河的說出陳

家王家李家的待字閨中女兒,向圭龍 銘推薦。

在一時,對了,媒……」 不過他仍然好整以暇地說:「我也不急 **主龍銘實在忍受不了她的說話** 

「啊,牛嫂,你熟悉蘇州 「我叫牛嫂。

這

方? 什麽閨閣美女,怎能逃得出我的 「當然熟悉,有什麼豪門富戶、 手

掌? 是媒人利是,只是一個小小的見面 銘從懷中掏出一錠白銀,續道:「這不了那麼你就替我做媒人吧。」 圭龍

氣也消了 牛嫂本是一肚子氣,見了白銀

牛嫂連喝兩杯,氣更順了 圭龍銘立時叫小二斟上一杯香酒

門富戶? 主龍銘道:「蘇州這地方有很多豪

蘇州比杭州,更多富戶人家!」 也並不是什麼壞人家,讓我告訴你 牛嫂看了圭龍銘一眼,道:「看你

方ー 「那也未必, 蘇州只是個小地

靈,是個積福積財的地方! 是散錢的地方,那及咱們蘇州人傑地 地方,繁華鬧市、金粉之地,到處都 「公子,你錯了 ,杭州無疑是個大

「本鎭中的四個富翁陳、李、張、 「那麼,鎭上有什麼著名富戶?

蘇,你沒有聽過?

主龍銘當然沒有聽過。

知道,對了,公子, 牛嫂道:「你剛從外面回來,當然 你離鄉多少年

是本鎮最大的富戶一 幾口酒,道:「以前的豪門富戶已破 「啊,十年風水輪流轉,」她又喝 今的陳、李、 張、 蘇, 應該

「你不認識他們?

與蘇家做媒,可惜還未說攏, 今生意越來越難做了 「我怎會不認識他們!上個月我才 唉, 而

幾乎笑了出來。

「這四家富戶,可有做官的?」 「做官的?做官也不會在這鄉中

到做官的,倒有一戶 《官的,倒有一户,據說以前在外她又喝了一口酒,半晌才道:「說 「我的意思是以前做官的一

省做官!

一些頭角!」 奇怪, 這人二十年來, 從來沒有露 「那一家?」

「什麼頭角?」

至去年,我替蘇家去提親, 云年, 我 替蘇 家 去 提親, 才 知「我是指他露出一些富人本色,直

道……」 「才知道他才是真正的富戶!」 「才知道什麼?

C 30

「姓楊的!」 「那人姓什麼?」

翁? 「爲什麼你說他才是真正的富

只是一戶普通大戶,但到了裏面, 知道與皇宮差不多!」 「因爲他住的地方並不起眼, 外表

「與皇宮差不多?」

及得上楊家那麼華麗!」 是陳、李、張、蘇四家,也沒有一家定是十分美麗的,不要說得太遠,就 「我沒有到過皇宮,但想像皇宮一 「你說他二十年來屹立不倒?」

見過,單是沒有看過楊家有什麼大事 交友,却是富甲一方!」 楊家不用做賣買,也不用出來應酬 「二十年來在這地方,我什麼事也

「沒有,是楊夫人見我的!」 「你見過楊老爺嗎?」

知道她口中這位楊老爺,應該是柳大 又有家財,這表示什麼?那表示他帶 人的化身。 **圭龍銘與這媒婆談論了一會,已** 一個人二十年來不用作賣買, 却

了巨資來隱居。 了錢之後,自然是求名, 最令人懷疑的是,一個普通人有 爲什麼這姓

楊的却不願公開露臉? **址便離去了,當然離去之前,還千叮** 牛嫂再多喝兩杯,留下了一個地 萬囑叫圭龍銘找媳婦之事,要等她的 難道他的家財來歷不明?

主龍銘回到房間

不盡。 他的一両白銀後,便知無不言,言無他找了一個小二來,那小二接過

外

大富翁嗎?」 「小二,你知道鎮中有一個姓楊的

四個大富翁是陳、李、張、蘇!」 「沒有,任誰也知道 蘇州城中

而且幼時十分頑皮,還鎭內什麼地 「當然認識,我自小在這地方長大 「你認識這地方?」

分華麗,但屋內却是佈置得極爲華貴 「有沒有去過一處,外表並不是十

方也跑過!」

園! 時正在建築些亭台樓閣,據說是什麼山脚……那次我與幾個友人去過,那 時正在建築些亭台樓閣, 忽然他叫道:「有一處地方是在西 小二沉思了一會。

有假山,有亭台樓閣……」 「有!那地方眞好,既有流水,又一是第好之後,仍有沒有去過?」 「建築好之後,你有沒有去過? 「我不知道!」

合 方 ,似乎與牛嫂所言的地方有些吻圭龍銘看了一會,小二所說的地 **圭龍銘看了一會**, 「那地方在……」 小二拿出墨筆,繪了一個草圖。

其實蘇州並不是什麼大地方, 多

> 住 一段時間,甚麼也可以明白瞭解 三更未到,他便换了夜行衣出 不過,圭龍銘並不想浪費時間

, 令他夜間也能清楚視物 依着小二的繪圖,他不久便來到 主龍銘在獄中所學的「龜冥神功」

了西山

處較爲高起的土丘,土丘之下,是一那山其實並不是一個山,而是一 間院子。

院子並不起眼。

落的跡象。 經過多年的風吹雨打,似乎有破

可是一入了院子,氣象便是不

湖搬回來,整座太湖石搬回來,並不 不是普通匠人所能砌出,可能是從太 那邊是一個假山 ,觀其氣勢,並

這需要人力、物力、財力

是簡單的事。

最重要的還是主人的品味。

有水榭、橫廓,實在是美侖美奐。 不會花這一筆金錢,而院子後面,還 有錢而沒有品味學問的人 肯定

會令 覺,假若在日間,這地方的建築, 在幽暗的月色之下 人歎爲觀止。 ,已有這種發 眞

這小鎮地方,竟有此品味之人? 可惜這人姓楊!

不過,人的姓名隨時可改,自己

何嘗不是?

難道這眞是當年的兩廣提督柳 楊、柳本是一家親。

C 31

便見到小樓。 **圭龍銘前行,經過兩道月牙門** 

這麼夜,小樓主人仍未就寢。 小樓仍有燈光透出。

小樓臨風處,有一個小小牌匾。

頂 他一飛身,便已上了小樓的屋 好雅緻的名字!在什麼地方見 **圭龍銘一時之間,却也想不出。** 

有兩人正在對弈。 對弈並不是什麼奇事,奇怪的是 他移開了一塊瓦片,只見下面

兩個老人的打扮服飾,都是一樣。 兩人衣飾一樣,都是靑色錦袍。 兩人年紀相若,都是六十左右。

而且是完全的白髮,白得極有光澤。 更怪的是,兩人都是長髮披肩, 圭龍銘屛息着。

功」肯定不會被人發覺,除非那人的武 似乎懷疑屋頂上有什麼東西似的。 忽然,其中一個老人抬起頭來 **圭龍銘並沒有動,他的「龜冥神** 

忽然,其中一個老人嘆了口氣, 看來那老人並不是。

功眞是深不可測。

道:「咱們這麼弈棋,已有多少年

「差不多二十年了!

「你我棋路已熟,似乎……」

活 倒也是風平浪靜,不過, 「也沒有什麼厭倦,這二十年的生 「老伊,你厭倦了?」 我總是

7什麼?

「覺得這樣活下去 ,是否有意

「難道你還想過那些血腥的生

姓伊的老人不言。

「這些年來,你並沒有停過練拳掌

外表一模一樣,但我却……」 --」他頓了一頓,笑道:「我與你的 「是的 ,我不能令我的筋骨老下

「當然你比我强壯!」

忽然,圭龍銘聽到背後有一聲狗

他這一 他轉過頭來,只見一隻黃狗在下 轉動,下面那個姓伊的老

人似乎已有所發覺,他一矮身,左手

按着棋盤。 那些棋子便向上射去。

他身未穩,一股極大的氣力已向 棋子破瓦而出,圭龍銘飛身往那

而去。 騰起,向左面一個亭頂飛身而去。他衝來,他看不淸楚那是什麼, 那東西如影隨形,也飛身向亭頂

清楚那是什麼,迴身

**圭龍銘心中不禁讚道:「好功** 

他已再縱身而上,飛身上了一叢

柳樹是極爲柔軟之物,

**圭龍銘**竟

能站在柳樹叢上。 那是一個人。

個六角亭上。 「好功夫!」那老人叫道。 一個長長白髮的青袍人,他站在

主龍銘並沒有回答。

定。 他落下柳樹梢,身形略爲搖擺不那老人話一說完,已朝柳樹而來

不過,這輕身功夫也實在是不

好熟悉的臉。 **主龍銘已看清楚這人的臉** 

「惡鬼」伊魔ー

到這人! 「惡鬼」伊魔拚鬥,想不到竟在這兒見 當年他被捕下獄之前,便是與這

猛攻向在六角亭上的圭龍銘,本是平 他的青色袖子提起,人隨影至 伊魔已出手

足 得伊魔一時之間,無法在六角亭立 主龍銘看着來勢,連消帶打**,**迫

靜的夜, 却突然陰風陣陣。

伊魔年紀雖然老了,但身手仍是

剛勁如昔

多的資料。 因爲假如他與自己下獄的事有 他也只不過是那幕後人的一隻棋子 從這棋子的身上,一定可以找到更 **圭龍銘並沒有殺死伊魔的打** 關的話 算

,他連出惡招,每一招都向着圭龍銘似乎非要置圭龍銘於死地不可,因此但伊魔却是不同,他招招緊迫, 的要害而去。 但伊魔却是不同

縱身一躍,叫道:「來者何人?」 忽然,他也覺得圭龍銘有點面善 可是,伊魔久攻仍然不下

「虎勇堂的杜擎天? 主龍銘道:「杜擎天!」

你也沒有把我忘記,我實在榮幸!」 他立在柳樹叢陰影之下 那是另一個與伊魔外貌相同的人 「殺他!」一個斬釘截鐵的聲音。 **圭龍銘笑道:「原來十多廿年來** 

湧至。 伊魔聽到這個命令,殺招更如潮

前,只要打敗了伊魔,這人定會說真 **圭龍銘知道操縱棋子的人已在目** 

主龍銘不再手下留情

爲圭龍銘敗象已顯 個虛招,引得伊魔頻頻探身向前,以 他使出他的「冥想」功夫, 連兩

掌挺出。 伊魔似乎窺準了這個機會,他

這一掌名爲「陰冥斷魂」,他已使

世間上可以接伊魔這招的人並不 一陣陰風撲面 而 「爲什麼你沒有死去?」 「我當然會來。」

來出。平

生九成功力

9

那老人並沒有答話,這一個照面 「我爲什麼要死去?」

這人似乎蒼老更甚,白髮顫動。 「我一直不相信你能逃過獄中的折

「我不想知道其他,我只想知道你

是硬生生的接。

可是圭龍銘偏偏便要硬接, 就算能接,生存的機會也不大。

而且

誣諂我、令我下黑獄的目的何在?」 「那是說來話長!」

這碎骨聲音實在震人心弦。

他的手隨着袖子,在方

之中飄

雙掌一接,只聽見一陣碎骨的聲

他的「龜冥」眞氣已聚。

「那人姓莫……」 「放心,我只要那個人的名字!」

這貪官倒也爽快!

「你得了名字也沒有用!」

「爲什麼?」

他似乎再無力,就像一隻斷線的

一直飄向那一邊的池塘,「噗

已跌下池內,濺出一片水

通」一聲,

像我! 換一個名字,甚至換一個身份 「十年人事幾番新, 個身份——就

又豈可逃過我的法眼!」 「像你?你是兩廣提督, 隱居廿年

「在下實在佩服!」

「你不用再拖延!

便走,圭龍銘當然不會放過。

人直奔屋內。

另一個在柳蔭樹下的青袍人轉身

「龜冥神功」已臻至爐火純青的境

**主龍銘仍站在那裏,他的手掌仍** 

樓。 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你便跟我進小我,我只是個奉命行事的人,你要知是明白事理之人,陷害你的人並不是 「我不是拖延……好, 杜擎天 你

已被圭龍銘追着,那人知道沒有機

他的輕身功夫並不好,兩步未完

嘗無理,他是應該知道整件事的來龍 去脈,才可以找到眞正的幕後人。 **圭龍銘當然不怕,而且他的話未** 

柳廉孝轉身入了小樓。

小樓內佈置得清淡而優雅 主龍銘隨着

實我是十分後悔的,我收了那姓莫的柳廉孝道:「杜爺,這些年來,其 人一大筆金錢……」 了一大筆金錢?」

禄! 俸祿,不,是十輩子也賺不到的「是的,他給我一輩子也賺不到 俸的

柳廉孝似乎並不明白圭龍銘所 「那你便辜負你父母的期望了

主龍銘道:「那個廉字

我甚至僱用伊魔,把他打扮成與我我有錢財,但並不能使我內心安穩然而我廿年來,並沒有安樂過一天 柳廉孝道:「是的,我辜負了他們

一模一樣,來防止你的來臨!」 「你相信我會逃離黑獄?」

言喻的感覺,你一定會來-「我並不相信,不過我有一種難以 「而今我來了,而且伊魔也保護不

好讓你沉寃得雪,而你要怎樣對付我穩,我要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你, 我也不計較!」 「是的,但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安

**主龍銘心下黯然。** 

信給你看,你便會明白一切!是那姓「杜爺,你坐下來,我去拿一封書 莫的人給我的書信!」

「好!」主龍銘的目光射在柳廉孝

的臉上,那是一種懾人的感覺。 **圭龍銘看着桌上的棋盤,等了一** 柳廉孝從客廳步入臥房。 在這小樓之內,他逃不了的

他不再猶豫,一竄身便入了臥 臥房却完全沒有聲息。

却是一片凌亂,床板也被揭開了 房內收拾得非常整潔,只有那床

他竟然早有預謀,這睡床之下 好個狡猾的柳廉孝!

便是他的脫身之道。 **圭龍銘不禁失聲叫道:「爲什麼我** 

竟一再相信這無恥的小人?

他揭開牀板

下面是一個大洞,這洞會逃往那

**主龍銘恃着自己藝高人胆大,便** 

向洞內躍下

根本沒有機會攀着 周的牆壁全是滑不留手,下墮之時 這洞竟像是個無底的深淵 這一躍足以使他大大的後悔! 应

他好像又再一次下了黑獄! 他的心立時沉了下來。

有更多的方法。 排了伊魔一人作保鏢便算?他一定還 孝既然防了自己十多廿年,怎會只安 爲什麼自己竟會這麼大意?柳廉

他終於墮在一塊大石之上,石 這個深淵是另一個陷阱

C 32

「我日防夜防,防了差不多二十年

「閣下果眞是虎勇堂的杜擎天?

他反而迴身,望着圭龍銘,

道:

**圭龍銘並沒有答話。** 

C 33 離地面至少有三十 十分濕滑,依照自己的估計,這地方

都是光滑異常,他試圖用龜冥神功爬 他小心搜索了一會,四周的牆壁

他開始了兩步。上面便有泥沙墮

好陰險的柳廉孝,竟然想把圭龍

全無停下來的跡象 轉眼之間,泥沙已到腰間,再 泥沙就像傾盤大雨的灑下 ,而且

轉眼,沙泥已上了頸部!圭龍銘知道

沙已蓋着他的頭髮,他立時運起了「龜 不能再坐以待斃。 不過他還沒有想出任何辦法,泥

不動,甚至不用呼吸,也可以支持多這「龜冥神功」可以使他不眠不吃

雖是如此,被活埋在泥土中並不

佈置, 話說 萬無一失的置圭龍銘於死地 而且上面的壓力越來越大 ,是泥土越來越多, 似乎是萬無一失一 柳廉孝這個 换句

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在生葬之下 可惜他遇到的却是圭龍銘!而他 生

却是練過曠絕古今的「龜冥神功」, 可以在任何環境之下龜息 他並不急於上去。

> 動 他一直等待上面壓力穩定下來才

神功」,在泥沙與泥沙之間慢慢的昇 他雙手慢慢的挺起,運起了「龜冥

攀 處,可是而今全是泥土,反而到處可 剛才墮下之時,四邊都無着手之

境下 却彷如魚在水中。 他的「龜冥神功」越是在不利的環 越是生色,他的人在泥沙之中

沙石在他身旁緩緩寫下 十丈、二十丈。 他緩緩地升起。

吸却是較爲暢快,原因上層全是大上面的壓迫力越來越大,不過呼

好惡毒的柳廉孝,還恐用泥沙壓 主龍銘, 更在上層放以巨石, 要

裂 步一步的上來,那些大石紛紛的碎

圭龍銘終於感覺到有光線

箭似的,從石塊中射了出來! 才再運起「龜冥神功」,人就像一支這次他不敢再大意,他頓了半晌

,而是一個地窖似的地方。 **圭龍銘小心的看了一遍,並無異** 

他

聲。

看來是傭僕居住的地方,但沒有一個 出了地窖,是一列低矮的房屋,

倒櫃,人們似乎在忽忙中逃走。 他看看屋內,只見處處都是翻箱

的經營也立心放棄。 能會逃脫生葬的命運,連這二十年來柳廉孝實在小心,他害怕自己可

有生存的希望。

**圭龍銘來到池塘。** 

是柳廉孝,他也是浸在水裏! 還有另外一件青袍。

屍身已發脹, 陣心寒。

到那人已在附近,並且監視着自己的 主龍銘看看四周,他似乎已感覺

當然搜不到他所說姓莫那人的書信, 他在柳廉孝的住宅內搜了 一會

他走近小樓。

樓內也是一片凌亂。

屋內屋外,整個院子也是渺無人

伊魔呢?

他被 圭龍銘震下池塘, 他應該還

他的青緞袍子像是大塊的荷葉。 他看見伊魔的屍體浮在池塘之上

已發脹,面目全非,他頓時感到圭龍銘立時拉了他上來,只見他

他臨下獄之前, 忽然,他想到兩個人。

兩個難以忘懷的

相反金銀却有不少。

個令人心寒的消息 4人心寒的消息——那媒婆牛嫂當他回到大安客棧,却又聽到

自己接觸過的人,似乎全無倖免 他不想再累人。 但圭龍銘心中却是明白,凡是與

且扮成一個農人似的, 成一個農人似的,他不想身份暴他改投了另一間更小的客棧,並 可是,他怎能找到那姓莫的人?

伊魔死了,兩廣提督柳廉孝也死 一切線索都完全斷去。

還有誰可以知道這事的來龍去

法,但他不能再冒險,假若他殺死了以自己的性命呢?這是一個好辦 ,他根本便是陷害自己的人 以自己的性命呢?這是一個好 怎樣引他出來? 當然,那個姓莫的人定然會 知

自己,這一番沉冤,便永無昭雪之

他不能讓這姓「莫」的人逍遙法

**圭龍銘永不超生!** 圭龍銘仍然運起「龜冥神功」,

出口 的地方並不是柳廉孝的臥室

樣,才走出地窖,他一直沒有聽見人

那位姓「莫」的人已動手。

他臨走之前放了一把火,把這地

的眼睛,他仍然可以清晰地記得 找到她們似乎也沒有用 可是夢蝶、化蝶會在那裏? 尤其是化蝶,她那雙機靈而深遽 夢蝶、化蝶 她們只

是兩個歌姬,兩個被請回來助慶的女

如果知道,她們又會被自己害死 她們會知道什麼り

也說不定 **圭龍銘感到一陣難以言喩的徬** 

明白監視着他的人實在神通廣大 五日之後,他已來到了杭州 這次,圭龍銘完全沒有張揚, 州是個繁華勝地,日間遊湖人 他

主龍銘先到一間澡堂。

夜間却另有一番天地

而且,他吩咐了一個小厮,爲他買那裏有灼熱的湯池讓他洗個痛快

備了一套相當體面的衣服。 還有很多服侍人的玩意 那館子裏除了有按摩師傅之外

首先是頭髮與鬍子

剪過,鬍子也剃過了,不過全是參差 **圭龍銘從獄中出來,早已把頭髮** 

他先把圭龍銘的頭髮剪好 那剃頭師傅倒是個有耐心的人 ,然後再剃

自己也認不出 主龍銘從鏡中看到自己 ,幾乎連

他怔了一怔,自己竟然也有另 他穿上那套體面的衣服

> 一些錢,我保證連你娘親也不再認得 剃頭師傅笑道:「公子爺如肯再花

道:「好,你要我花多少錢?」 **圭龍銘笑了,忽然他心下一動** 

成一個貴介公子,可好?」 剃頭師傅道:「好,我就替你裝扮 圭龍銘點頭。

年輕而瀟洒。 剃頭師傅果然落力。 一個時辰之後,圭龍銘果然變得

心 他看着鏡子,連自己也充滿了信 他的臉容再沒有憔悴。 他打賞那剃頭師傅。

不肯讓你入門,你不可怪在下!」 剃頭師傅道:「你回到家裏,家人 他出了澡堂。

那姓「莫」的人,假如他有跟踪前來監 他當然希望沒有人認得他,包括

爲了美觀。 他把自己如此打扮, 當然並不是

的身份。 只是爲了配合身份 一個貴介

貫的公子,才可以來到那些燈紅酒綠 脂粉之地。 因爲只有貴介公子 ,那些腰纏萬

春院。 白雪樓,而她的孿生姊姊却是來自陽 杭州的院子極多。 不過他記得化碟說過,她是來自

陽春白雪,好漂亮別緻的名字!

這兩間院子 可是他找了兩個晚上 , 也找不到

的時份 過晚燈初上的時份,那是他們最忙碌 一間十分豪華,叫金麗院的門口。 他知道那些龜奴一定會知道,不他問過人,却沒有一個人知道。 於是,他在第三日的早上,來到 人願意爲他解答問題。

龍, 熱鬧 記得昨夜,金麗院門前是車水馬 而今却是冷淸淸的一片

門是半掩的 個上了年紀的龜奴,正在大堂

處吸水烟筒。 主龍銘躡身入了堂內

道:「公子,這麼早便來? 「我只想……」他從懷中抽出了「就是來找姑娘也沒有這麼早!」 那龜奴正眼也沒有看他一眼 **主龍銘道:「我不是來找姑娘。」** , 便

黄金實在耀眼

錠黃金。

那龜奴已放下了烟筒 上前 哈

「說到院子, 主龍銘道:「我想找兩間院子!」 杭州那有人比我老八

輕……」 二十多年前的院子了 「你可聽過陽春院、白雪樓? 有點詫異地道:「那是 ,你這麼年

「我只問你這兩間院子」

「爲甚麼沒有了?」 圭龍銘實在有點失望

樣出名!那你聽過夢蝶與化蝶?」 「對,院子不大,只要有美人, 「那麼你又怎知道?」 「因爲裏面各有一美人!」

「其實當時這兩間院子並不大!」

「當然聽過,夢蝶化蝶……」

「她們……她們……」 龜奴似乎陷入了回憶。

我却有緣……」 蝶?可是見過她們的人並不多,不過 「當年杭州,有誰沒有聽過夢蝶化

主龍銘道:「你見過她們?

才可以見到她們,可是後來……」 「是的,那時只有一些皇孫貴客

「後來她們被人買了

「後來怎麼了?

「我不知道,她們是被人買了 「買了?甚麼人買了?」

兩間陽春院白雪樓也買了!」

「你真的不知道是甚麼人買了?」 些

龜奴故作神秘道:「是那

鹽:: …」他突然止住了口。 **圭龍銘抬起了頭,只見那梯階之** 

上, 站了一個人。

那是個女人,看來已有四十,但 「老八,你回去吸你的水煙筒!」

她的衣飾十分華麗。

「公子找誰?」

**圭龍銘沒有說話,只是上下端詳** 

C 34

番丰采。

C 35 意思。 着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被圭龍銘看得有點不好

「夢蝶?」

要找夢蝶?」 那女人怔了一怔,半晌才道:「你

「公子是那一位故人……」 「對,你便是夢蝶?

番滋味 「你果眞是夢蝶!」主龍銘十分高 可是看着這個麗人,却是另有一

一雙蝴蝶,一雙能飛擅舞的蝴蝶。 想當初見她之時,她與化蝶便像 一雙淸麗脫俗的蝴蝶。

而今,臉前人似乎再沒有那種不

吃人間煙火的美態。 「我是……」 圭龍銘眞不知如何說

麗院,你便叫我一聲金夫人吧!」 「金夫人!」多麼庸俗的一個稱 「我而今不再是夢蝶, 我主持這金

金夫人既然能主持這間龐大的院

子,自然有她一套的法子,她能言善 手段更是圓滑。

她招呼了圭龍銘入內 一個相當優雅的偏聽。

「你提起陽春院、白雪樓……」

「看你的年紀,却也不像……」 在下姓圭,有人托我找化碟姑

> 「甚麼,化蝶怎麼了?」 」圭龍銘不想再多生枝節。 「化蝶?她早已……」 金夫人喝了一口茶,仍然那麼安

祥地問道:「究竟誰托你找化蝶?」 主龍銘道:「當然是一個故人!」

「杜擎天?」 **主龍銘點了點頭。** 

「姓杜的!」

「姓杜的怎麼了? 「姓杜的這人……」金夫人似乎恨

「想當年,他倆只是相逢一遭

金夫人聽了,知道他並不是冒名 主龍銘道:「杜爺無端下獄!」

「是的 , 杜爺下獄, 以後便不知去

與化蝶姑娘一晤!」 「他在不在人間也不重要,他只託 而今杜爺可在人間?」

枉此生!」 「他果然是個多情種子,妹子也不

乎爲了自己而做了一些她姐姐認爲不 **圭龍銘聽了,心中一震,化蝶似** 

一她怎麼了?」

「她入了尼姑庵!」

已給了我們很多銀両,她也不用入尼 金夫人點了點頭,道:「其實穆爺 「甚麼?她爲杜爺入了尼姑庵?」

金夫人當然明白圭龍銘言外之

們,但以後的日子又如何? 能,因爲我後面還有很多人-之處,我妹子可以决心入庵,我却不 表風光,其實裏面却有不足爲外人道 、傭僕,龜奴……我可以用錢打發他 姐妹

竟然要顧及身旁這許多的事情。

麼要見化蝶?

「你究竟是杜爺的甚麼人?你爲甚

**圭龍銘道:「她究竟在甚麼地** 他實在心急要見這位紅顏知己。

至今 「於是,我開了這間金麗院,一直

銀! 性格並不一樣,雖然當時她在杭州的「我倆是孿生姐妹,樣貌相同,但 她都是勉爲其難,爲我多賺一 那次……在穆爺府邸之中表演歌舞, 白雪樓,可是她從來沒有招呼人客, 些金

「她爲你賺到了!

便要自盡!

「便是那位杜爺!」 「自盡?爲的是甚麼?」 姑庵!」

「爲甚麼化蝶又會……」

自己是個不祥之人,因此她回來以後「可是,她一見了杜爺之後,便說

「穆爺也是下獄,不知去向!

「既然你們有了銀両, 那又爲

「那位穆爺呢?」

託我找化蝶,交一些東西給她!」

「我……我是杜爺的獄中好友,

「這話是甚麼意思?」 「她誤墮風塵,却不是風塵人!」

你見了她之後,可以使她重新振作!」

金夫人嘆了口氣,道:「我只希望

「不,我定要親身見她才可 「你交給我便可以!」

「希望不負所託!」

金夫人道:「她在城郊的濯垢庵!

意外,想不到半夕話,却惹來一段相是的,實在是大大出乎圭龍銘的

埋沒一生,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萬金銀也不肯爲皇侯貴客一笑,却爲

「情之爲物,有時很難說

她千

「他們只見過一面:

一個只有一面之緣,

數句說話之人而

「 
全爺,咱們出身於風塵之地, **主龍銘想不到本是這麼貌美的女** 

「我倆是孿生姐妹,樣貌相同,

法號離塵!」

龍銘幾經辛苦才找到。

庵堂之內有一個傭僕。

濯垢庵只是一個小小的庵堂,圭

閉關。 「師傅每年都要閉關一段日子!」 那傭僕看了他一眼,道:「師傅在 「我想見離塵師傅!」

「甚麼時候可以出來見客?」

多廿年的人,一見面之下,竟然是叫 他實在不相信,一個等了自己十

自己離去。 難道她知道自己下獄的內情? 他忍不住問:「你知道誰……」 其中可有甚麼難言之隱?

「你能否傳達,有一個姓杜的人要

「姓杜的?你是姓杜的?

主龍銘看看四周, 低聲道:「是

說完之後,她又再低頭做她的工

「我不知道」

「誰知道你來?」

她臉上突然抽搐了一下,道:「快

那女僕立時放下了工作,往內裏

不一會,那女僕入來,道:「杜爺

主龍銘會意,她要在桃花塢與他 她在枱上,用滴下的淚水寫了三 桃花塢。

相見。 她抹去枱上的字痕,臉上抽搐更

**圭龍銘出了庵堂,却沒有往桃花** 他再潛入了濯垢庵,監視着化蝶

十分雅潔

但裏面却是出乎意料之外,佈置得

這庵堂外面很小,而且有點破落

他隨着女僕進入了廳堂。

的一舉一動。

化蝶,他一眼便看出她是化蝶。

一個素衣的尼姑坐在堂中

她老了一些,但仍然是有清麗脫

小小的檀香木盒也放在懷內。 化蝶收拾了一些東西,並把一個

可是,金夫人却來了,兩人相見 她立即便要出門。

化蝶滿眼淚水,泫然欲滴。

**圭龍銘實在想不到,自己孑然一** 

竟有一位如此紅顏知己

你終於來了!

圭龍銘點了點頭。

回房內。 並沒有甚麼言語,不過,化蝶却退 「聽過杜爺託人帶來的消息了?」

夢蝶問 蝶面前吐露了身份,她呼了口氣道: 化蝶聽了 ,知道杜爺並沒有在夢

「聽過了。」 「他帶來甚麼口信?」

「沒有甚麼!他在獄中早已死

C 36

「甚麼?你叫我快走?」 「你快走……長劍

「是的……」她欲言又止

時之間却無從說起。

「是的,我終於來了 「我沒有白等,

室中沉默,兩人相對

金夫人微微一笑

「那你要實踐你的諾言! 「證實了

「證實了?」

我而今仍是化外之人 化蝶低下了頭,道:「我會的,不 ,要我脫

「還要甚麼り

「還要向我師傅稟明一切! 「好,那需要多少時間?」 「我會盡快。」

「廿年了,他也等得廿年, 何况等

「爲了這事,我們蹉跎了太多日

多一兩天!」 「那好極了,三天之後,我再來接

「好!!」 金夫人便這樣離開了化蝶。

然後她離開濯垢庵,直往城中 化蝶在庵中呆坐了一會。

不着頭腦 主龍銘聽過兩人的對話 ,却是摸

化碟許下了一個諾言,而這個諾言一 是誰?他為甚麼要等待十多廿年?對籍待這一個諾言實踐的人,究竟 定要證實杜擎天死了,才可兌現。 他只能把握了最重要的一點一 她對甚麼人許下這個諾言? 那是個甚麼諾言?

> 付一個弱質的女子,何必這麼低聲下 氣?事情似乎牽涉了一份深遠的感

她入了城中,然後再往城郊走 **圭龍銘一直跟着化蝶** 一直走到傍晚,她才來到 一間相

的名字 當大的寺觀,那寺觀只有一個極普通 她直入了內堂。 觀音廟。

化蝶再從內堂,一直來到住持的 看來她對這地方極其熟悉

房間。 **圭龍銘伏在屋椽上,監視着她的** 

一舉一動。

個乾瘦的老尼姑。 只有幾個蒲團,當中的一個,坐着一 住持的屋間相當大,却沒有床

「師傅!」 化蝶入了室內跪下 

像個菩薩 那師傅並沒有答話,雙目閉着

「師傅!」

緩緩地張開了眼睛,望着化蝶。 「怎麼了?該來的都來了?」老尼

「是的,來了,並且證實了!」

「那麼……」 「弟子向你解別!」

「那又何必?」

了那個小小的檀香木盒,滿眼淚水 化蝶並沒有說話,她從懷裏拿出

並向老尼叩頭。 老尼道:「空即是色, 色即是

C 37 斷線的珍珠,滴在地上。 化蝶的淚水更爲濃密,像一串串

深義重的人!」 麼穆爺也豈不是……他究竟也是個情 「既然杜爺已被證實不在人間,那

實我空有化外之人的外表,並無化外 之人之實……一女實在不能配二夫, ・」化蝶厲聲地道:「師傅,其

她已泣不成聲。

她說的穆爺,是否穆彦陶?他沒 主龍銘聽到「穆」字,心弦震盪。

上

係? 爲甚麼化蝶與他,竟又扯上關

年, 話,他又爲化蝶蹉跎廿多年? 而穆爺 化蝶似乎是爲自己而蹉跎了廿多 假如真的是穆彦陶的

細。 他真想立時奔出來,問一個詳 這一切,究竟是甚麼原因?

穆彦陶已死,而今却又仍生存, 牽涉了一些甚麼? 可是他控制着,因為他一直以為 這其

他一定要找他說個明白。

聲音極低,圭龍銘用龜冥神功亦無法 兩人斷斷續續的說了一些話,但

「過兩天,我便還俗見穆爺……」

你為徒,本着渡你成仙成聖,免除人 「這些事由你自己拿定主意,我收

> 我自會交代你的師伯……間一切苦惱,而今…… …你要做的事

列的禪房,是供給廟中尼姑靜修之 她到住持後面的禪房去,那處有

房內也是無床,只有幾個蒲團。 並且進去

主龍銘實在忍耐不住,他一竄身

入了房內,並且坐在化蝶對面的蒲團

圭龍銘輕聲道:「化蝶!」 化蝶似乎並沒有發覺

也輕聲地道:「是你?」 化蝶微張開眼睛,表情並不詫異

化蝶仍然保持冷靜。 「是的,我……

是他急不及待的追問化蝶 廿年,而今見面,却是那麼平靜, ,而今見面,却是那麼平靜,於主龍銘實在不明白,她等了自己

否… 「你剛才向你師傅說的穆爺, 是

「是,是穆彦陶。」

「沒有,他下獄十多天後, 「他沒有死? 便出來

「他出來了?爲甚麼他會……」

眼前光影一閃。 **圭龍銘突然覺得有點不對,只見** 

他立時撲向化蝶。

那光影已插入了化蝶的左臂。 

化蝶又道:「在我死前,我眞眞正

圭龍銘實在不明白。

銘揚碑,接收了那一叢光影。 一連串的光影向自己面門射來, 主龍銘一竄身,向外飛身而出

滬一慢下來,他已無法再追出

化蝶看着圭龍銘,道:「陷害你半

「甚麼事?你說!」

湛湛的花針 [他看看自己的袖上, 已佈滿了藍 - 淬毒的花針!

- 他立時知道不妙。 他奔入禪房,只見化蝶仍然兀坐

你把毒迫出!」 已有三個黑印,他緊緊的握着她的臂 ,道:「你靜坐着,我用龜冥神功替 他拉開她的袖子一看,只見臂上

『黄蜂尾後針』!」 「太遲了,沒有人可以逃過穆爺的

但却無法迫出。 神運功,那黑印似乎是止住了擴散 

究竟對我有沒有留下甚麼印象?」 化蝶却十分安詳地道:「杜爺 你你

你還有心情問這個無關重要的問 **圭龍銘覺得奇怪,道:「這個時候** 

「無關重要?」她淚如雨下 雙臂

化蝶聽了,雙臂才止住了顫抖。 「我當然對你極有印象!」

「那麼,我爲你久等也並不是冤枉

但臉色蒼白。 主龍 哀 來 生的是……」這時,她的雙臂又再顫抖 正爲你做到一件事,我是十分快活 口唇抽搐。 不過便是冤枉,也是甘心!」

化蝶點了點頭,但却說不出話

「是誰?你知是誰?

杜擎天再凝神注功,希望可以把

竟是不 的懷內。 的毒性,確是十分厲害。 她體內的毒性止住,那「黃蜂尾後針」 ,一個爲自己鍾情廿年的人, **主龍銘却感到一陣難以言喩的**悲 她的表情既是痛苦,也是甜蜜 化蝶已癱瘓下來,她依在圭龍銘

促 知道的時候,時間却是如此

自己

懷中,離開了這塵世,圭龍銘呆着。 化蝶終於帶着微笑伏在圭龍銘的 上天作弄人,竟是如此殘酷!

却不成功。 好好抱起她,他用力屈回她的右手 右手却是僵硬的,一時之間,他無法 他抱起了化蝶的屍身,可是她的 他不知呆了多久。

忽然,圭龍銘明白 ,這是一個示

意。 害他半生的,可是毒性發作, 化蝶臨死之時,是想告訴他誰人

話,她只好用手勢去表示。 這右手一指,表示甚麼? 圭龍銘已回復了冷靜。 無法說

這次的報仇,不單再爲自己, 而

他放下化蝶的屍身,再擺在蒲團

手指是指向東面。

,這個暗示實在太空泛了。 東面是甚麼?是仇人藏在那邊?

**圭龍銘立即奔向那老尼姑的襌** 對,她師傅也淸楚這件事。 他想了一會,又出禪房外看。 是她師傅的禪房。

老尼姑坐在蒲廛之上,却已身體 不過,却也太遲了

房內並沒有甚麼痕跡,殺人滅口

的功夫做得眞是十分週到。 蒲團前面,仍放着那個小小的檀

香木盒 他希望裏面有他仇人的秘密。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裏面却是一 **主龍銘把小小木盒打開**。

堆銀閃閃的東西。 爲甚麼竟是一叠銀箔? 心一看,心頭一震

> 是銀箔。 龍老留下的是金箔,而今却見的

己的恩怨。 後,再去找這些銀箔,報了龍老對自 本來他打算爲自己的仇恨了結之

出現。 實在不能相信,這銀箔竟在這時

懷內。 亦十分複雜,他立刻把那些銀箔收入一切一切,牽涉越來越廣,事情 爲甚麼這些銀箔又會在化蝶處?

她也死了。 老尼應該知道自己的仇人,可惜

而今還有一個。

她會不會也遭到滅口?

為她似乎一直是個局外人……穆彥陶看來,她暫時應該沒有危險,因

他不敢想下去。

廟後面的墓地之後,便奔到了金麗他把老尼與化蝶的屍身埋在觀音

## 結拜兄弟 竟是仇

落 猜枚喝酒之聲,在院子中彼起此 金麗院仍然很熱鬧。

麗院的一切。 她仍然以金夫人的身份,主持金 夢蝶並沒有死去。

> 復了當年杜擎天的模樣,大踏步的入圭龍銘早在客棧中換過一切,回 金麗院

音帶着詫異道:「杜爺?」 金夫人也從閣樓階之處望下 龜奴老八怔怔的望着他。 瑿

已猜到!」 圭龍銘並沒有答話。 金夫人急步下來,道:「我應該早

幽靜的小房。 「杜爺,這不是談話之所,請。」 他跟着金夫人,來到了閣樓一間 主龍銘道:「我也猜到了!」

「她……她怎麼了?」 「找到了,可惜的是……」 「你找到了化蝶?

道:「其實,一切都在我意料之 金夫人聽了,身體顫悚着,半晌 **圭龍銘道:「那好極了,就把眞相** 

之中醒來,道:「杜爺,化蝶沒有告訴 告訴我!」 金夫人呆着,似乎是從一個惡夢

我已猜得八九,我只想你證實。」 「是,是穆彦陶!」 「是穆彦陶?是穆彦陶!」他實在 「她想說的時候,已經太遲,不過

並不是這樣的,唉,有時人算不如天「當他來陽春院找我的時候,計劃

算!

從陝北回來?」 「你記得當年, 「甚麼計劃?」 你做了一宗大買賣

「他打算利用咱們姐妹的美色,誘 主龍銘當然記得,他點了點頭。

憨你!!」

點是肯定的,他不想你存在 「不想我存在?我並沒有與他爭過 「我不知是爲了甚麼,不過只有一 「誘惑我?爲了甚麼?」

甚麼!」 「杜爺,你聽過一山不能藏二虎

「我並沒有甚麼野心。」

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 「穆爺可不是這樣想。 **主龍銘心下十分不安,古語有道** 

溫柔鄉。」

「他希望用美色引誘你,使你永墮 「結果,我看上了化蝶

也……」

「他也看上了化蝶。」

愛上化蝶。」 化蝶面貌相同,擧止相若, 「甚麼?」 夢蝶道:「我也實在不明白,我和 他竟然也

「人的外貌相同, 內 È 却不

「也許這是一個原因。」

樣。

「還有其他原因呢?」

「我猜……他是一個非常妒忌的

C 38

C 39 「他妒忌我?

,只要你喜歡甚麼,他也要分一杯羹 不,不是分一杯羹,而是整個佔 「是的,他似乎有一種古怪的傾向

「那是他要害我的原因?

勇堂上下都以你爲首,他的首領地位 在陝北完成了買賣之後,龍威堂與虎 「不,他害你早已有計劃!因爲你

「那只是一種佈局,他要使你死了

「他爲了自己?那麼,爲甚麼他自

有這一個拜把兄弟,有這兄長!」 也不會埋怨他。」 主龍銘嘆道:「我竟然有眼無珠,

「他不是你的兄長,他是你天生的

人生因果,竟是前定?

他又不再統領鹽幫? 「他陷害我當然是成功了,爲甚麼

「你以爲他沒有統領鹽幫?」

主龍銘似乎並不明白。

個不屈服他脚下?」 再在江湖露臉,而其實南北鹽梟,那 金夫人續道:「他學乖了 他不

「包括玉骨肩堂與金枇杷? 一切都由他在幕後指

怪不得在鹽幫之內,他一些蛛絲 好個穆彦陶一

馬跡也查不到,原來穆彥陶早已控制

金夫人詫異的看着圭龍銘,道: 「夢蝶,我不相信你說的一切。

「穆彦陶根本也鍾情於你!」

讓我重操故業,開這一間金麗院。」 時之間,她竟變成了一個淚人,半 ,才續道:「他若鍾情於我,也不會 「那麼,化蝶呢?」 「假如他是鍾情於我,那麼……」

個下午,可是她却是真正的鍾情於 「說也奇怪,化蝶只與你相聚過一

「你怎知道?」

削髮入庵,一切都是爲了你。」 「我怎會不知道?這多年以來,她

複雜的內情,直到穆彦陶出來之後, 「化蝶知你下獄,但並不知道其中 「爲我?我實在不明白!」

猜到是他弄的玄虚,她不斷向他游說 他沒有事,而你却不再露面,她早已 因爲只有他才可以解救你出來!」 結果呢?」

「他提出了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化蝶沒有答應?」 「他要化蝶下嫁他!」

他! 證實你不在人世,那麼,她便會下嫁 「沒有,但許下了一個諾言,假若

「原來是這麼一個諾言!其實穆彦

質女流,怎能對抗一個梟雄?

嫁他,反而更令他神魂顛倒。」 這樣。這廿年來,一直沒有你的消息 化蝶並沒有在他的威迫利誘之下下 「是的,本來是如此,但事實並不

,意料之中的事,又豈可說是人生! **穆彦陶陷害了杜擎天之後,其實 丛生之事,一切並不在意料之中** 

**圭龍銘想了一會,道:「那麼,而** 

「那便是表示他的眞心!

「假如是藏寶地圖,他又豈可交給

可是, 化蝶呢?

兩個原因。 用暴力,不過他沒有這樣做,因爲有 却是可望而不可觸,雖然他可以

的芳心。 杜擎天,爲甚麼不可以用眞情攫取她

的中年人。

要得到。

些慾望之中無端下獄。

曾把他自己最重要的東西交了給化蝶 「我不知道,但我聽說過,穆彦陶

「我不知道!」

陶根本不用與化蝶討價還價,一個弱 來有人告訴我,那可能是一幅藏實地

垂手可得。 -權力、金錢,一切都

第一,他認爲自己一切都優勝過

第二,越是得不到的東西,他越

**짋憐的杜擎天就是在穆彦陶的這** 

**彦陶對化蝶是如此鍾情不二?」**  畫龍銘道:「有甚麼可以證明, 穆

以表示他的誠意。」

「是甚麼東西?」

「對了,是不是一個檀香木盒

「聽說是的,但我真的沒看過,後

今穆彦陶躱在那裏? ,我是無從找他的。」 下面大堂,一片靜寂。 不知甚麼時候,金麗院已渺無一 「你能!」是外間傳來的聲音。 「我也不知道,他要來的時候便來 主龍銘立時竄身出外 「我也不能找到他?」

堂中坐着一個人,一個身穿錦袍

**主龍銘實在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 穆彦陶?

「杜擎天,別來無恙?」 **圭龍銘一曜而下** 而說話的却正是穆彦陶-

不過他仍是精神過人,兩眼發着精 沒見多年的穆彦陶,臉添風霜, 「你可也別來無恙?」

有說不出的滋味。 **圭龍銘看着這個故人,心裏實在** 

穆彦陶道:「一切事情,你都明白

「我已明白,我們的賬也要好好算

然是好大口氣的穆彦陶,彷彿一切仍 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從來沒有料到這個日子!」仍

前,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一番,不過在未談及其他一切的事之 「我們之間的事,自然要好好料理

「甚麼問題?」

盒 **圭龍銘從懷中掏出那個小檀香木** 

穆彦陶看了,有些激動

「誰給你的?」

「化蝶,她人呢?」

蝶並不是他下令殺死的,那可能是一 穆彦陶整個人震動着,看來,化

「是我的又如何?」 「那麼,陶離是你的甚麼人? 「她遺留下來的銀箔,是你的?

「陶離是你甚麼人?」

穆彦陶並不答話,半晌才道:「我 「他與你有何關係?

與你之間的事,何必牽涉別人? 「因爲陶離是……」他不知如何解

釋,他想了一會,才道:「他算是我的 「恩人?他死了幾十年,怎會是你

C 40 恩人?」 「我只問你一句話 -他是你何

「他是我父親!」 主龍銘聽了,心弦震動。

個人報恩,而今這個人不在,他的後 人竟然又是自己的大仇人! 老龍臨死之前,千叮萬囑要找這

這事如何了結?

「沒理由,你姓穆,而你父親姓 「怎麼?是我父親有甚麼出奇?」

我父親有恩於你,那是他的事,與我 「我沒有要向你解釋的理由 不過

「我並不是一個像你這樣不知廉耻

穆彦陶聽了,滿臉怒色,站了起

承認,不過你怨不得我,是我父親遺「我承認我是個不知廉耻的人,我 傳下來的。」

母親,生下了我,一直沒有把我們母「我父親根本就卑鄙無耻,姦了我 子看作人。」 「這話怎說?」

「那你又如何養大?」

早已立下誓言,天下間,有甚麼東西「我母親千辛萬苦撫育我成人,我 我想要的,我一定要得到。」

「你得到了一切?」 「其實,你父親並不是你想像中這 穆彦陶低下了頭。

「單就看他遺下這些銀箔便知。」

西 「這是一張藏寶地圖。」

「我根本不知這些銀箔是甚麼東

「藏寶地圖?」

了出來,並且簡單的解釋一下,兩張 金箔銀箔互摺,便成了一張地圖。 **主龍銘把身上的另一張些金箔拿** 

離這個大恩大德,就算他不在,我們 曾吩咐我,無論如何都要報你父親陶 仍然要向他後人報恩。」 **圭龍銘道:「穆彦陶,我恩師龍老** 

「那怎麼了?」

寶地圖! 金箔也送了給你,你便可以得到那藏 「我把這張屬於我的地圖一 -那片

「我還要這些東西作甚麼?」 「算是報恩?

就算陶公、就算龍老在天不悅,我也 「我盡力把最好的東西送了給你,

沒有辦法!」 「對,你誣陷我在獄中,這仇無論 「那麼,咱們恩義已絕?」

如何也不能不報的。」 「好,你來吧! 穆彥陶忽道:「這地方不適宜我們 **主龍銘巳蓄勢而待。** 

決門。 「六和塔。」 「你想在甚麼地方?」

> 造化!」 六和塔下了結咱們一段仇,也是一番 「我與你是在六和塔下結拜,再在

下學行。 決鬥之事,便決定在翌晨的和塔

主龍銘剛到塔前, 便覺得不對

六和塔在晨曦之中, 顯得特別寧

塔前早已站了兩排人。

朝陽、「無踪」顧旭日。 「亂披風」當無愧,孖生兄弟「無影」顧 徐來」溫凉珏率領着「絕妙手」諸葛聰 左邊是「玉骨扇堂」的人,由「淸風

助手「金弦五絕」 坤」成西就、「纖手飛花」裴錦段和「金 逸愉、「烏金戰弩」荆滿途、「袖裏乾 右邊却是「金枇杷堂」爲首的 :-「彈子神弓」

名的,而鹽幫的幕後老闆決鬥,當然 衣無縫」雲中雁,率領堂下衆人 是少不了他們的份兒。 這兩個堂都是當今鹽幫中最負盛

他早已明白穆彦陶這個人。 圭龍銘也沒有甚麼表示

以他今時今日的地位,當然不

是…… 決鬥本來是兩個人的 事

聲音來自塔頂的一層。 「杜擎天,你好守時。」

**圭龍銘一眼望上去,只見穆彦陶** 

麼不關心你。」

端坐在塔上的露台,顧盼自如。 一這是決鬥?」主龍銘道。

C 41

能太過拒人於千里!」 知我有事,奮不顧身的來,我也不 「啊,我想杜兄並不會介意,我手

「好,來吧!」圭龍銘拱手

穆彦陶道:「耿堂主曾與你略爲交

耿獨夫已排衆而出。

是詐死! 中一動,圭龍銘心中有點明白了,這 「奇怪,耿獨夫不是已死嗎?」心

夫,臉上微露笑意。 **圭龍銘早已心裡有數,看着耿獨** 

愼。 **教過他的「龜冥神功」,是故心下謹** 耿獨夫曾與圭龍銘交手,並且領

並不進攻。 他一連擺下了幾個起手姿式,但

主龍銘看着他,豎掌挺出。

這一挺出,正是耿獨夫所預料

腿便向上挑。 他隨着掌的來勢,矮身避過,雙

好厲害的一雙鐵腿。

雙腿。 息功,就用胸前結結實實的接了他的 招,他運起他的「龜冥神功」中的龜 **主龍銘明知他厲害,却要硬接這** 

踢在棉絮之內。 他人在半空,返身再踢。 「砰砰」兩聲,取獨夫雙腿,好像

> 飛? 對方踢進陰曹地府, 假如是常人,這一脚定然可以把 這一次,他的功力已用八成 何况是雙腿齊

但對手並不是常人。

而是圭龍銘。

的力量洶湧而出。 猛然接了四腿,內息急湧,一股强勁 他的龜息功實在是異於常人, 他

胸部所吸着。 牛入海,了無聲息,並且被圭龍銘的 頓時, 耿獨夫雙腿的功力有如泥

他稍爲一退,圭龍銘的吸力更

擋不了。 **圭龍銘只要施任何殺手,他也抵** 這時,他人在半空,不上不下

但是他却沒有

氣定神閒的把他放在地上。 他用雙手托着耿獨夫的腰,然後

未站穩。 耿獨夫雙腿發軟,一時之間,仍

絕」却並不欣賞。 地放了他一馬,可是他的手下「金弦五 旁邊的人都知道,圭龍銘是大大

夫扶好,五人便齊聲揚手 作日久,心意相通,當魯逸愉把耿獨 他們五人俱是暗器能手,而且合

一時之間,金光閃現。

從四方八面向圭龍銘射來 彈子、弩箭、袖箭、飛鏢與金針 **圭龍銘雖預料不及,但他反應極** 

一個「一飛冲天」

袖再揚,所有暗器立時便向塔頂的穆 來的暗器收了,在一飛冲天之際, 雙

半空發力,而且離塔頗遠,這一招却 是無功。 **圭龍銘神功雖然厲害,但到底在** 

不過,這招却使塔上的穆彦陶大

耿獨夫已一齊攻來,五人來勢洶洶 爲吃驚。 **圭龍銘身剛落地,「金弦五絕」與** 

器傷人,見不得逞,又羣集而攻,實 **圭龍銘有點憤怒,這五人先用暗** 

異。

異之處。 同樣的招式回敬,這是「冥想」奇功怪

被拋開五丈,口吐鮮血! 比耿獨夫的大得多,只見耿獨夫立時 虎偷心」回敬,他使出的力量,當然是 **圭龍銘的胸前,立時,圭龍銘便以「黑** 

五人的武功不同,招式也十分怪 使出他久未試

其餘五人在驚懼之下,更發猛

快,在金光之中,兩袖揚起,然後是

他雙袖揚起之時,早已把飛射而

如狼似虎。

在不合江湖規矩。

**主龍銘意念集中**,

用的「冥想」功。 他邊看着五人的招式,也同時用

耿獨夫以「黑虎偸心」一招,攻向

招

魯逸愉一招「天花亂墜」,圭龍銘

招,人却像天花般散去。 也是一招「天花亂墜」,迫使他無法出

用「冥想」神功回敬過去。 雁各使出平生所學,都一一被圭龍銘 荆滿途、成西就、裴錦段與雲中

傷 五人都被自己所發的同樣招式所

當場。 以力量有所控制,否則這五人早斃在 **圭龍銘的目的並不在這五人,所** 「冥想神功」比想像中更爲厲害。

心。 五人躺在地上,心中仍然不甘

他們又再施出看家本領

一時之間,暗器自四方八面飛

牆反射而回 了一道道無形的氣牆,那些暗器被氣 雙掌運起,全身一旋,身邊便仿似築 **主龍銘又運眞氣,那些暗器反而** 主龍銘又再使出「冥想」神功,

葫蘆·在地上呼叫不已-在自己身上,一時之間,無從抵擋。 發暗器的奇材,那曾想到暗器會反射 招呼到發射者的身上!他們各人均是 只見「金枇杷堂」的五人活像倒地

就像個局外 ・」穆彦陶看來並不關心那些爲他 ,他只是在欣賞武功的比試 好一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穆彦陶只是笑着。 主龍銘道:「穆彦陶,你來!」

不過,他既然有此口氣,定然功

只見這天竺上人雙手合什 ,閉目

骨扇堂!

穆彦陶下令道:「玉骨扇堂!」

溫凉珏道:「屬下在!」

四人已護着溫涼珏。

道

穆彦陶却仰天哈哈大笑,半晌才 主龍銘仰首,問道:「你來?」

穆彦陶叫道:「罷了」 各人再想攻上。

是的,「金枇杷堂」倒下,還有「玉

如何抵擋。 一團熱氣襲來,一時之間,他眞不知主龍銘看着他,只覺心胸中似有

來自胸前。 有燒焦的氣味, 低頭一看, 界焦的氣味,低頭一看,果然焦味那股熱氣越來越熱,他突覺胸前

發,却並不是盛氣凌人。

她只是接受了命令。

麼攻勢。

力之下,不得不向自己攻擊。

亂披風的披風。 絕妙手的一雙扇子。 她的四個助手亦已上來 他明白溫涼珏是在穆彥陶的惡勢

有今天的地位。

穆彦陶這些年來,雖然是在幕後

假若他並不是如此奸狡,他也沒

好個奸狡的穆彦陶!

功」,他只是見招拆招,而且並沒有甚

主龍銘並沒有使出他的「龜冥奇

陶來單打獨鬥。

溫涼珏的玉骨扇已使出。

下有一陣難以言喩的感觸,她英姿勃

都出現了一個人。

原來六和塔上,每一層的露台上

可是,他止住了脚步。 **主龍銘正想飛身上塔。** 

主龍銘看着這位年輕的女子,

溫凉珏拱手道:「早已領教過前輩

「龜息神功」 **圭龍銘也連忙雙手合什,運起了** 好厲害的「火焰合什」 這種不動的凝氣, 正

龍銘一定要過此五關,才可以與穆彥一層,下面還有五層,換句話說,圭

六和塔共有六層, 穆彦陶在最高 怪不得穆彦陶會是如此篤定

緊緊的扣着那「火焰合什」 陣熱的感覺,這天竺上人正加强他不過,圭龍銘仍然感到一陣寒、 胸口的焦味已停

的功力。 忽然,那「火焰合什」向左一移 圭龍銘也暗自加勁。

左面是一些下垂的帳簾,「蓬」的 竟然着起火來。 聲

這五個人,看來並非易與之輩! 介心,因此,他手下能人實在不少, 操縱着鹽幫,但他仍然是對外面有所

再抬頭,五個人已不再在露台。

主龍銘當然不會害怕, 正是旣來

着火 假若圭龍銘功力稍遜,早已全身 一陣勁風

,便把那火焰撲滅 主龍銘立時左掌使出, 天竺上人竟然嘆道:「十年未

罪下來,他暗中用勁,再使出他的「冥

**圭龍銘明白,他不能讓穆彦陶怪** 

,則安之!何懼於再過這五關?

他一躍而上。

但他們的招式全無歹毒之意 無影無踪的左騰右閃。

手。 信這位天竺上人,十年來根本未逢敵 這幾個字,圭龍銘當然明白,相

這時,他又感到全身灼熱。

息之功,謹守全身。 以火熖焚燒圭龍銘,圭龍銘立時以龜 天竺上人似乎要運用全身功力,

神功也加强,一時之間,只感到胸口 陣翳悶。 熱力一再加强, 但圭龍銘的龜息

這樣僵持下去,他定會耗盡內力 那天竺上人的力量實在厲害。

而這對圭龍銘也沒有多大好處。

到天花板! 然轉身,身體沿着牆壁而上,一直上 他不能再讓他瞎纏下去!於是忽

了依據。 天竺上人的火焰功力,突然沒有

天花板挺去 他立時一收一放,雙掌同時間向 兩朶火熖自他掌中射

人撲下,一股冷凝的真氣,立時使火 主龍銘看着兩朶火焰,於是整個

熖變得無影無踪。 眞氣已洩盡。 天竺上人已搖搖欲墜,因爲他的

**圭龍銘只要加上一掌,他便會當** 

場死去,但他沒有,他步出露台。 他再回頭之時,天竺上人却已全

身着火,自焚而死一 **圭龍銘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 

「自作孽」 他出了露台, 反身便上了第二

層。

塔內也坐着一個僧人。

C 42

量也並不大。

其餘各人也如是。

天竺上人!

好大的口氣一

「我來自天竺上國,你就奪我一聲

主龍銘道:「大師佛號?」

不大,而圭龍銘的冥想功,回敬的力溫涼珏的玉骨扇,使來的力量並

他打坐着。

當中已坐着一個僧人模樣的人 六和塔內的第一層十分寬敞。

**主龍銘一一運功,迫使各人躍開** 

是皮包骨似的。 這個僧人十分瘦削,連臉上也

「大師得罪ー

C 43

師 那位大師一臉傲氣,道:「絕指禪

他端詳着主龍銘。

你的功力真的不錯啊!」他臉上似笑非 「你逃得過我師弟的火熖合什,那 主龍銘問道:「有甚麼好看?」

「大師指法必然厲害!

處牆壁。 出,並非是向着圭龍銘,而是向着遠 那和尚仍然是似笑非笑,一指挺

那一指之力,力透牆壁

「好指力!」圭龍銘也不禁讚歎。 一陣沙石撒下。

「那是摩訶指!」

這僧人的思想似乎十分單純。 「你知難而退?

**圭龍銘道:「還是要領教過** 

師 」他又一指挺出。

心一臒。 **圭龍銘立時運功抵擋,那大師身** 這一指的力量,罩向圭龍銘的全

指!」頓了一頓,又道:「再來了 多羅葉指! 那指法古怪,但力量却更爲厲 絕指禪師道:「剛才是無相劫

> 「拈花指!」絕指禪師手似拈花 主龍銘全身運功,以靜制動。

但指頭發出一股尖銳的力量。 **圭龍銘斜身,卸去了一部份的力** 

「大智無定指!」 「天竺佛指!」

龍銘的龜息神功却是越遇强敵,龜息這三招,一招比一招厲害,但圭 這三招,一招比一招厲害,

的能力越强。

去 三指的功力,在他身上斜卸而 他已成了一具全無知覺的人形

連續擋這三招! 他實在不相信,天下竟有人可以 禪師的表情, 一指比一指緊

三指定然可以稱霸! 假若沒有這「龜息神功」,那麼這

絕指禪師嘆道:「天亡我也!」他

着 似乎用盡了力量,叫道:「寂滅指!」 整個塔身震動,而他自己也震動

然無法破那龜息神功 那「寂滅指」實在厲害,可惜他仍

滅了 塵埃落定,絕指禪師也寂

害,幾乎可以使他氣絕。 也吐了一口鮮血!這絕指禪師的確厲 **圭龍銘吁了一口氣,口中一甜** 

他調息了一會,决定再上第三

害。

呆住了

足也長了長毛。 知是個甚麼像伙-他披着長髮, 手

**圭龍銘心中一凜。** 

森森的白牙及那使人毛骨悚然的笑聲 ,使人不寒而慄。 那人見到圭龍銘,咧嘴而笑, 陰

這人實在並不像人,而是一隻獸

里里 「你竟能逃過兩位大師, 眞不簡

輩是……」

「在下少涉江湖,前辈是……」 「你不認識大爺?

貪狼暴!名字也特別駭人。 「俺是山東的貪狼暴!」

而是一種貪婪的火焰。 ,那種火熖並非是仇恨,也非妒忌,

江湖露臉,想不到他竟然是托庇於穆

,雙爪如狼。

當他返身上了第三層,他整個人

因爲塔中的人非僧非道,實在不

**圭龍銘看着這非人非獸,道:「前** 

貪狼暴的雙目充滿了獸性的火熖

貪狼暴因仇家極多,早已不敢在

望嘗到血腥味道的樣子,他已蓄勢已 貪狼暴似乎久未與人相鬥 ,極希

**圭龍銘明心見性** , 以不動應萬

貪狼暴已忍耐不住, 他飛身撲前

的兩爪 **圭龍銘看準他的來勢,避開了他** ,猱身接近他的胸前

一拳挺

出, 結實的打在他那口白牙上。 那白牙實在怕人,使人煩燥。

血水飛濺 他重重的吃了一拳,三顆牙齒脫落 這一招並未在貪狼暴預料之內

龍銘全身 成怒的招數, 貪狼暴一出手便落敗,那種老羞 一招緊迫一招,罩着圭

到半點便宜。 貫注全身, 貪狼暴突然向天空一嘯,嘯聲充 **圭龍銘知他厲害,「龜息神功」已** 一時之間,貪狼暴無法佔

暴退,但略爲一慢,左邊的衣袖被他 滿了原始獸性的呼喚,圭龍銘手下便 而他那貪狼爪連施八招,圭龍銘

**圭龍銘觀此人行徑招數,已知此** 貪狼暴更加得意, 一再進招。

人暴戾成性,留此人在江湖,定然是 他運起神功貫注全身,猛地吆喝

他用了八成眞力

內紫繞着貪狼暴撕心裂肺的叫聲。 塔頂的灰塵紛紛落下,一時之間,塔 只見貪狼暴被他眞力挑上半空

一堆爛泥似的倒在地上一 貪狼暴落下,「叭」的一聲,就像

**主龍銘的身體也搖搖欲墜。** 

爲了一擊而中,使了陽剛之力,使他 講求收斂,內藏深邃的武功,這次他 體內翻騰,血氣不調。 他使的真力太多,龜息神功本是

的厭惡。 看着貪狼暴的屍體,他有說不出

,可想而知也不是甚麼善類。 一個旣可任用這個似獸非人的人

V. 拜把兄長穆彥陶竟是這樣的一個

人着想的人,但他內心的卑劣竟是如 穆彦陶向來是溫文爾雅、處處爲 他實在難以想像。

此,他實在不忍想下去。

非獸的,那麼第四、第五層呢? 還要攻上兩層,第三層是個非人 因爲他要與穆彦陶算淸楚這一筆 第四層却是一個文弱書生型的 他也不能再想下去。

上之時,他仍然未覺。 然厲害, 這人旣然被派在第四層,武功自 不過他坐在窗緣,圭龍銘躍

己的來臨,這態度根本是一種蔑視。 不虚傳,可以戰勝天竺上人的火焰合 那人回首微笑,道:「杜爺果然名 他感到一陣憤怒,便想出手。 **圭龍銘知道,此人並非不知道自** 

服! 可以戰勝那隻人狼,實在是使人佩什,也可以戰勝絕指禪師的指法,還 主龍銘道:「閣下呢?」

C 44

只會在大理住過兩年,也在天龍 「在下家學並不淵源,所學也不多

銘 他的話未說完,已一指指向圭龍

也只有幾人,杜爺果眞名不虛傳!」 「能避過我脈衝劍的,天下數數 主龍銘早有準備,轉身避過。

內力取人性命。 有劍氣而無劍形,可在百丈以內,以 脈衝劍便是以內力沿大脈而出 原來這人竟是脈衝劍的高手。

生模樣的人學會了? 國天龍寺鎮寺之寶,爲何竟然被這書 這種至高無上的內功,正是大理 **圭龍銘雖然閃開了他的一指,但** 

已知厲害。 見脈衝劍所到之處,灰石粉屑飛揚,

向來發一招 那人好整以暇地說:「我脈衝神炁 ,也讓敵人發一招, 來

便要發出龜息神功,以挫他的高傲。 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主龍銘實在看不過這人的高傲** 他合什冥想,他想着那「脈衝劍」

一時之間,內力凝聚在他的手指

向脈衝神炁。 猛然一指,內力自指尖溢出,

也想不到這位年紀並不算老的杜爺 3不到這位年紀並不算老的杜爺,脈衝神炁實在嚇了一跳,他千萬

倒也懂得脈衝劍法。

道。 被削去了一半,並且發散着燒焦的味他立時避過,不過左額的頭髮已

「杜爺竟是……」

力量。 他不想再說下去,兩指齊發。

脈衝神炁見一擊而不中,再連出

了這位脈衝神炁,並非是隨心所欲的主龍銘都一一避過,而且他發現 發脈衝劍!

下,他根本不用再發,可是,圭龍銘,因為他一發出脈衝劍,早已斃在劍這個秘密,普通人當然不能發現 一連避過了幾招,才會發覺。

道 他當然會好好地利用這取勝之

脈衝神炁看準了這機會, ,主龍銘左邊的空門大開 指射

未靈光。 門,脈衝神炁再發一劍,但這一劍並 **圭龍銘見他一動,早已掩護了空** 

直透脈衝神炁的心臟一 神炁,再用「冥想」之功 那種指力,實在比想像中更爲厲 主龍銘立時翻身滾動, 一指迸出 迫向脈衝

害 只見脈衝神炁整個人呆着 臉上

充滿了大惑不解的神情

自己爲甚麼會死在這種武功之下 是一時功力,當然及不上閣下 他死了,但却不甘心,也不明白 主龍銘看着他,道·「我這冥想奇 可以立時學會百家武功,只不過 !」他嘆

了口氣,並把他雙目閤上。 方功力越是深厚, 因爲學會別人武功,在一刹那而出 功力越是深厚,自己所耗的力量也對方的力量,實在是難以測量,對 他用了「冥想」之功,元氣也大傷

主龍銘眞不敢想像, 再上一層樓? 上面將會是

越大。

甚麼人物? 看來穆彥陶已把天下有識之士

盡收囊中。 **圭龍銘並沒有洩氣,他站了起來** 

一步一步的沿着樓梯,上到第五

第五層內並沒有人。

**圭龍銘當然知道,這裏肯定不會** 只是空空洞洞的一層樓。

沒有人。 藏的人,根本上 不過他看了一會,實在看不到躱 9 這地方也沒有躱藏

之處。

要。 而且這位高手 也沒有躲藏的必

並非閒人。 可以擔任這最後防線的人,當然

可以勝過火焰合什、寂滅指、 貪

C 45

因爲他看見塔內,若隱若現的出 主龍銘再轉身-「杜爺!」聲音來自塔內。 他猶豫着

現了一個披髮的人! 聲音正是由這若隱若現的人的口 是的,一個披髮人,若隱若現!

直在這裏,你可會……」 那披髮人已坐在塔中央,道:「我 **圭龍銘站定,道:「前輩是……」** 

「那是因爲我練的是『無我無相』 「我剛才看不到前輩!」

物,何處惹塵埃?內身是一種障 「是的,杜爺可會聽過 「無我無相?」 本是無

「無我無相便是練至肉身也可以不

所不能看到!」 並不是真正的不存在,而是肉眼

怪不得是若隱若現

「前輩已臻化境?」 「杜爺何不來一試?」

一瞬之間,那披髮人似乎又消失

並未發招之際,已有一股狂大無比的 **圭龍銘把功力凝聚,只感到自己** 

> 力量壓向自己。 他以龜冥神功相抵。

只掃了一下,他便感到身心欲

烈

借力御力,可是力却不由他控制,身 他不敢再硬抵下去, 一個旋身,

見那披髮人若隱若現,他似乎也控制 了一陣波濤之內。 體不由自主的旋動着,整個人似陷入 在旋轉之間,主龍銘仍然可以瞥

那披髮人笑道:「無我無相之功如 旋風漸靜,圭龍銘穩着了身子。

「我想閣下並沒有到達無我無相的

地步 那長髮人似乎被刺痛似的,道:

「小子,你有何資格批評老祖之功!」 「我便是無相老祖!」

懂。 「你這無我無相的武功,其實我也

中坐了下來,合什低首,凝聚功力。 主龍銘並不再和他說話, 只在塔 他不言不動。 「你懂?天下只有我一個人懂!」

這位無相老祖並沒有出招,只是

看着他。

些甚麼玄虛,便一袖向他拂去。 無相老祖看得久了,以爲他在弄 他不言不動,活像一塊石頭。 主龍銘正運起他的「龜息神功」。

也無反應。

甚麼。 他實在不明白, 主龍銘究竟在

最大的本領。 其實這龜冥神功,

突然似沒有拂到任何東西, 無相老祖再雙袖齊拂,可是, 前面的圭 他

龍銘竟不見了。 「小子竟也懂無相之功?

再 一拂袖,却又無法再見到圭龍銘 他追看,瘋狂地追着。

功!」他不斷叫喊,也不斷的繞室而「天下竟有人偷學了我的無相之 他越追,越是瘋狂。

用他超卓的輕身功夫,一直貼着這無 **圭龍銘並不懂無相之功,他只利** 

見,不過無相老祖却可以感覺他的存 因此,他一直沒有被無相老祖看

囂與環室而走,圭龍銘只要稍用力 在他背後一指,他便一命歸西

已上了六和塔頂。

**主龍銘却兀坐不動,旣無損傷** 

無相老祖再拂一袖,也是如此。

他轉身,似乎看見圭龍銘, 可是

走

相老祖的背後而走。

在。

無相老祖已陷於瘋狂,不斷的叫

他就讓他不斷的走着,而圭龍銘

不言不動便是

這是<u></u>主龍銘心思巧妙,破强敵之

他並沒有。

六和塔頂上是穆彦陶。

但隨即回復他那從容的態度。 穆彦陶看見圭龍銘上來,略覺詫

「擎天弟!」

「虧你還記得我這名字!」主龍銘 「擎天弟ー

「無論你用甚麼名字,你仍是我的 「你不用再如此叫我,杜擎天在獄 早已被你害死了,在你眼前的是 主龍銘!

好弟弟-**圭龍銘聽了,實在是無名火起三** 

的武功實在令我拜服。」 :「你可以擊敗我身邊的五個尊者,你 穆彦陶似乎並不想用武力 ,只道

穆彦陶道:「我定會好好的還 「那我們之間的帳呢?」

盒 好好交代。」他從懷中掏出了一個木 「穆彦陶, 在你我清算之前,

老的心願,報答你父親陶雕的大恩大交了給你,算是完成我的師傅——龍 毒寶地圖, 了你給化蝶的銀箔,可以合成爲一張 他續道:「這木盒內的金箔, 那是你爹的東西,我把他 配合

恩報了 穆彦陶接了過去,道:「好,你大

「還沒有, 你我是結拜兄弟一場,

# 「因此,你要陷我於黑獄而奪取化

讓你先發三招,算是一場兄弟情。」

穆彦陶道:「三招?三十招我也勝

蝶?

「既然你不發招,那麼我便算與你

**圭龍銘想起自己在黑獄之苦,** 穆彦陶這時竟是淚盈於睫!

也

「當然是爲了使你死得瞑目。 「之後,爲何你也下獄?」 「那實在是無妄之災!」 「我沒有其他選擇。」

「可惜我並沒有死去。」

當年誓言猶記,

你負我在先,而今我

受不了。」

你的魅力比我猶勝,我也

的「龜息神功」早已凝聚體內。 寶刀劃破他的前襟,但進不了他

不過, 圭龍銘雖然沒有防備,

他

主龍銘怒喝一聲:「你還不死

陶自己中刀,他滿臉苦淚。 「龜息神功」反彈之力,竟使穆彥 **圭龍銘道:「穆彦陶,你是自作** 

孽 是出名的清宫,你怎能……」 「我還有一個問題,那個兩廣提督 「是的,自作孽,不可活!」

切

「他的清廉也有……限度,他不吃 可是他會吃一百萬両……」

其實我想了十多廿年,仍然想不通

完成他的心願。」

父親大恩,而我是他的弟子,當然要

「在獄中,我遇到龍老,

龍老受你

主龍銘嘆了口氣,道:「穆彦陶,

是面對穆彥陶,他竟有點下不了

情?

擎天,爲甚麼你竟要報我父的恩

「那是咱們兄弟之間的悲劇!

對了

**主龍銘多年盼望的便是這時刻** 

穆彦陶道:「你來吧!

你爲甚麼要害我?」

穆彦陶也嘆了口氣。

你比不上我,因此我才與你成爲拜把

下,我永遠要在萬人之上!」但仍然改不了,我不能忍受在一人之

小,長大之後,我明知這是不對的

人……」穆彦陶似乎陷入了回憶當中。

「其實,我父親並不是一

個好

「當年他放任我,使我爲人器量極

人好過我,當年你我在鹽幫之內,

「我自幼便是小心眼兒,我容不得

鹽幫,你的聲名早在我之上,我容不 兄弟,但你從陝北回來,在江湖、在

「你可以一刀了斷我的,爲何要我

「而今呢?」

「而今仍是……」

這時主龍銘正低下頭來,

緬懷過

「但形勢上你比我好。」 「我並沒有與你爭。」

受此苦?」

之後,我很難向幫內兄弟解釋!」

去

唏嘘不已。

而穆彦陶便趁這機會發難

他雙手在懷內。 懷內有寶刀。

「我是想一刀了結你,但我解决你

「於是,你便用美人計?」

量 那是人性,人性竟可用金錢衡

這時,外面已有哄動。 主龍銘坐了下來。

看見圭龍銘無神呆坐,忙道:「圭爺玉骨扇堂的溫凉珏飛身上了塔頂

鹽潭……」

是他們的根由,他們會好好的治理一 不過他自會說明一切,鹽幫始終 溫凉珏當然不明白他們之間的恩 **圭龍銘道:「鹽幫要靠你了。」** 

主龍銘而今只想上化蝶的墳頭! (全文完)

##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 天地譜

每本港幣 \$13.00

制暴戾的曲韻;於是奸邪者欲將之毀滅:一本簫譜,能藉譜曲者的內力發出抑 龍乘風著

C 46

中却有了改變……」

「是的,化蝶是美人計,不過,其

「甚麼改變?

「化蝶本是個冰冷的女人,她竟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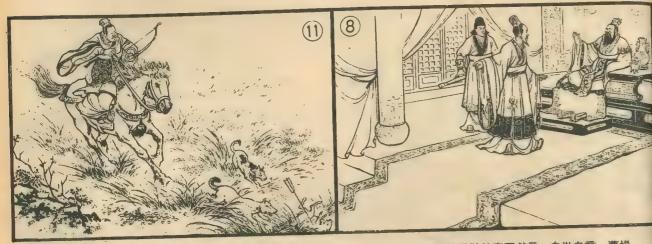
道義的人,竟是全無道義至此田地

主龍銘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全無



10 到了圍場,開始打獵。獻帝看見草叢裏窗出一 隻白兔,回頭對劉備道:「我要看皇叔射獵。」

7 曹操回到相府,謀士們都說獻帝認劉備爲皇叔, 恐於丞相無益。曹操笑道:「他做了皇叔,我用皇帝 的命令支使他,他更不敢不從了。」



11 劉備領命,彎弓射了一箭,正中那兔。獻帝喝 采道:「皇叔可說是神箭!」

8 一天,謀士程昱勸他廢了獻帝,自做皇帝。曹操 道:「時候未到,不能輕動。明天我請主上出城打獵 ,看看動靜再說。」



12 一行人轉過土坡,獵犬從樹叢裏趕出一頭大鹿來。獻帝彎弓搭箭,連發三箭,沒有射中。

9 於是,他挑選了馬匹、獵犬、弓箭,派兵士到城 外準備圍場,然後進宮請獻帝出城打獵。獻帝雖然不 願去,却不敢不從。

### 三國演義之十二 煮酒論英雄(一)



4 回到許昌,曹操封賞了出征人員,把劉備安排在 相府附近一個宅院裏住下。

1 漢獻帝建安三年(公元一九八年),曹操破了徐州 ,殺了呂布,休息了幾天,便傳令班師。徐州的百姓 擁擠在路上,要求留下劉備治理徐州。



5 第二天,曹操把劉備帶到朝堂,朝見獻帝。獻帝 問起劉備的家世。劉備奏稱是中山靖王的子孫。

2 曹操傳見百姓,告訴他們:「劉將軍立了大功, 要去朝見皇帝。待他得了虧位,再來治理徐州。」



6 獻帝叫人查了家譜,劉備應是他的叔父。他正因曹操弄權,國家大事做不得主,便想重用劉備,做個幫手。當時就封劉備為左將軍宜城亭侯,設宴款待。



3 百姓拜謝去後,曹操委派車騎將軍車胄爲徐州刺 史,便率領大軍,和劉備弟兄同往許昌來。



22獻帝看時,却是伏后的父親伏完,就抹了眼淚, 問他推舉何人。伏完道:「車騎將軍國舅董承,是個 忠心爲國的人。」



19 關羽嘆道:「今天不殺他,以後他定要擾亂國家 。」劉備搖手道:「這種心事,千萬不能說出去。」



16 百官見了,大為驚異,却惱了劉備後面的關羽。他提刀拍馬,要衝出去殺曹操。劉備慌忙向他搖手,他只得忍氣勒住了馬。



13他回頭對曹操道:「丞相射一下看。」曹操放馬上前,就在獻帝手裏,拿來了寶雕弓和金針箭。



23 獻帝稍稍安心,要把董承召進宮來商量。伏完 却怕曹操耳目衆多,容易泄漏機密,勸獻帝預先寫下 密詔,賜給董承,令他回家去看。



20 再說,獻帝回到宮中,想起曹操專橫的情形, 不禁流下淚來。他對伏皇后說了今天圍獵的事情,料 定曹操不懷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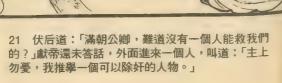
17 劉備上前向曹操賀道:「丞相神箭,天下少有。」曹操笑道:「這是天子的洪福呢。」就把弓箭帶在身上,不再還給獻帝。



14 他拉滿弓弦,颼的一聲,一箭射中鹿背,那鹿 登時倒在草中。



24 獻帝聽了,一面令伏完去召董承,一面咬破指 尖,用血寫成一道詔書。





18 圍獵完了,劉備弟兄回城歇息。關羽問劉備道 :「曹操無禮,我要殺他,兄長爲什麽阻止?」劉備道 :「滿場都是曹操心腹,一動手也許傷了主上,如何 使得!」



15 文武百官看見了金鉳箭,只當是獻帝射中了鹿,都向他高呼萬歲。曹操放馬遮在獻帝前面,迎受歡呼。



34 曹操要董承把玉帶轉送給他。董承推說是主上所賜,不敢轉送。曹操微笑道:「這帶裏恐怕別有道理吧?」董承惶恐道:「那怎麽敢?丞相倘要,留下就是。」



31 曹操笑道:「好一條玉帶,給我看看。」董承知 道帶裏定有密韶,不敢解下。曹操向隨從的武士喝道 :「替國舅解帶!」



28 董承惶恐道:「我可沒有一點功勞啊。」獻帝解下玉帶,交與董承道:「你繫上這條帶,就像在我的身邊了。」



25 然後取出一條玉帶,令伏后拆開綫縫,把血詔 放在襯裏,重新密密縫好,繫在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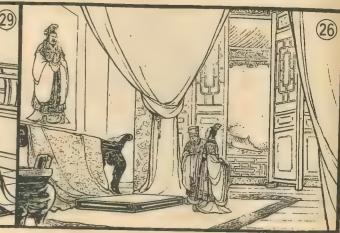
35 曹操笑道:「我說着玩。主上賜給你的,我怎麽好拿。」便把玉帶解下,還給董承。



32 武士上前取了玉帶,送給曹操。曹操拿在手裏,仔細翻看,看不出有什麼破綻。



29 董承接了玉帶,倒身拜謝。獻帝輕聲道:「回家仔細看着,不要負了我一片意思。」



26 董承來到宮裡,獻帝慰勞了一番,就和他同到功臣閣上,先看了中間的高祖畫像,嘆道:「祖宗這樣英雄,子孫却這樣懦弱!」



36 董承回到家裏,晚上,獨自關上了書房門,拿 出玉帶,就在燭下反復細看,看不出什麼東西。 (待績)

33 曹操把玉帶繫在身上,對隨從們道:「大小怎麼樣?」隨從們齊聲道:「好,好極了。」



30 董承猜到了幾分,便把玉帶繫在身上。向獻帝 拜辭。走出宮門,曹操早已得到消息,正在門前等候 。董承慌忙施禮。



27 董承不敢說話。獻帝却又指着張良、蕭何的畫像道:「這二人輔佐高祖,打平天下,立下大功;國 舅將來,也該像他們一樣,立在我的身旁。」



目的太事,如果能夠搶到一些獨家消事態的發展。更何況那是一件惹人注事態的發展。更何況那是一件惹人注動。與後的事件今天才結束,而他做新 息,那一定會更好。 由現場採訪至回報館整理稿件

光文已經幾乎有八十多個小時沒有睡

睛幾乎已經睁不開來。

現到副編輯林永生很慎重地抱着一些 當他踏出工業大廈的時候,卻發

出困擾不堪的微笑。 個大約一歲的小孩,他看見光文就露 原來,林永生抱在臂彎裏的是一

他

而林永生就不停地「乖!乖!」的去哄

這時候,那小孩子發出了哭聲,

時半,相信銀行都已關門了。」

林永生看看手錶,說:「都過了四

「不過……」

所以他哄起孩子倒頗有辦法。

可能,林永生已經有兩個孩子

光文看着林永生臂彎中的孩子 「嘿!真可愛,那是你的孩子

「那真的不是你的孩子嗎?」 「不是!」林永生翹起嘴唇說

「噢,我也覺得不是你的…

光文本來想說以林永生那副母容

「不是女人,難道是男人?

「啊,不是女人。」

的門口,說::「喲,這麼久了,都不知林永生苦笑着,轉過頭看看大廈

怎麽攪的,快十分鐘了。」

「是怎麼樣的女人,讓我去找找

聖時事忙照顧而已。」 「真的,那不是我的孩子,只是我

看。

報館 準備回家洗一個澡,然後再返 大約是下午四時左右,光文走出 回報館做新聞特寫。

孩呢。但幸虧這句話沒有說出口

, 因

又怎可能會生出一個這樣活潑的嬰

爲他覺得這句話實在是太過份了。

「剛才有一個過路人,他說在五樓

因爲騎 後回來寫些花絮,做個總結。」 去拿,而且還托我替他照顧一下。」 的公司那邊有點東西忘了拿,所以回

所以,當他走出報館的時候,眼

子邊說。

「唉,對了,我還忘了到銀行打簿

日子也要如此搏殺。」林永生邊哄着孩

「噢,眞是辛苦了,連今天出糧的

「總算解決了,我想回家洗澡, 「啊,那件騎劫案解決了沒有?」 林永生就是有如此忠厚的一面。

東西站着。

「廢話!」

「很熟手嘛!」

蹌踉地離開報館。 「光文,你過來幫幫手,好嗎?」 在這種狀態下,光文亦沒法不是

子丢了。」 他要照顧又怕麻煩,所以就索性把孩 是拐騙過來,或者是偷來的,但現在

「有這個可能性嗎?

如果是這樣, 那可變成是特

現得如此的興奮。 驀地就將他担憂的心情改變過來, 自己手上仍是抱着一個小孩,竟然 林永生這個工作熱的人,一時忘

,而且他立刻發現到那有相當的 不過,光文亦不相信自己的想法

以一個拐騙的人來說,

考慮到安全地把幼兒託給別人的, 應該是一個無情的人,是絕無可能會 已經被林永生看到他的臉孔。 當他把幼兒託給林永生的時候 更

子抱回報館, 抱着小孩,說:「不管如何,我先將孩 舞了林永生是無可置疑的。他慎重地最卑鄙的行為,不過,光文的猜測鼓 他們將別人的家庭拆散,那眞是一種 麻煩的,尤其是那些拐騙小孩的人, 不起,你可以到轉角那間藥房買一 而當一件罪行尙未發覺兇犯是最 一瓶奶粉回來嗎?」 小孩也可能是餓了

「我?要去買奶粉?」

要揹着這樣的大包袱。」 「把他交給警方吧,那總好過我們

「我一定會交給警方,但我們先檢

男人,看他大約二十歲左右,他剛說 是會立刻回來的。」 「那當然啦。那是一個相當年輕的

「好,我去看看,是一個年輕的男 「他說把東西遺忘在五樓?」 光文的心登時就起了疑惑。

林永生不說話,只點了點頭。而

一臉都是不安的表情。 光文走向五樓,原來是一間錶殼

光文走進去,看到有幾個女工正

在忙於工作,他瞥了一眼,找不着跟 林永生所說相符合的年輕男子。

後,就問其中一個女工。 她歪着頭應了應,作出了一個媚 爲了愼重起見,光文表示過身份

「剛才有沒有人回來取回遺忘的

來的時候還抱着嬰兒呢!」 道:「是個約二十歲的年輕男子,他回 東西啊? 光文見對方似在思索,便又再

並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抱着嬰兒?你一定是搞錯了,我

說:「那麼,謝謝你,打擾了。」 」光文又猶豫了一下,接着

「不要客氣。」

文就是那個遺失孩子而狼狽不堪的父 她很有禮貌地說,大概她以爲光

光文雖然沒有養過孩子,但他亦

惶失措的。 失了孩子的父親,他一定會是相當驚 可以猜想得到,如果他真的是那個遺

生抱着的那嬰兒的父親,不過那年輕 道那個二十歲的年輕男子是不是林永 人沒有責任感倒是真的。 在返回樓下途中,光文儘管不知

「喂,你的運氣不錯嘛!」 「怎樣?」林永生哄着幼兒說 光文回到林永生的旁邊。

「不費一點氣力就可以獲得這麼可

「你說什麼?」

林永生又再翹起嘴唇。 「喂,別開玩笑了。」

工有沒有見過像你描述那樣的男人,到五樓,原來是一間錶殼廠。我問女 孩走過進來。」 她們說,根本就沒有一個男子抱着小 「不是開玩笑,是真的。剛才我上

「你說什麼?」

這瞬息間,懷裏的小孩亦接着猛然哭 林永生可突然暴跳如雷起來,

「冷靜點,你看小孩可被你弄哭

可怎樣冷靜下來。你以爲是別人的事 就說些風凉話,是嗎?」 「冷靜點?你還說要我冷靜點?我

「那麼,你告訴我,剛才你說的是

道是什麼的一回事。」 「那就糟糕了。那麼, 「對,我沒有騙你啊。」 我真的想知

顧呢!」 「棄嬰?可是,他只是叫我替他照

「是棄嬰吧!」

給人家而溜走是最安全的辦法。」 在路邊實在是相當危險,所以暫時託 嬰不一定是全丢在路上的,更何況丢 「老哥,你冷靜點好不好, 那些棄

「那當然啦,雖然要丢棄小孩, 「你說是嗎?」

找個較安全的地方才丢吧。」 做父母的,總有一點惻隱之心, 面上已經是不顧小孩的安危了, 不過說到這裏,光文覺得他可能 總會 但是 表

有點語病,因爲林永生剛才說那個男 人只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男人 光文往下看看林永生臂彎中 的孩

圓圓的眼睛望人。 ,臉是紅紅的,而且不哭了,還用

月大也說不定。」 「大約有一歲吧,或許是七、 「老林,這孩子有多大?」 八個

「那麼,剛才抱着那個孩子的年輕

了一點吧。」 如果是孩子的父親,未免是太年輕 「是啊,我也覺得是這樣 「那麼,他可能不是那個孩子的父

「沒什麼意思,我看或者那個孩子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不是這個意思。」

C 54

不是實話?」

生年月日寫在一封謝函上,跟嬰兒放孩在被丢棄前,父母是會將名字和出 楚一點,他懂得要先檢查小孩的衣服 查這個孩子,才再作決定也不遲。」 因爲他認爲在許多粵語長片中,小 到這個時候, 林永生倒比光文清

的兒女有愛的話,是絕對不會遺棄孩 的表現是錯的,因爲如果父母若對他 林永生看着小孩穿在身上的衣服 對這樣的父母行為,解釋爲「愛」

是普通的那一種,既不是昂貴的

奶水不足,眞可憐!」連負責掃地的華 似乎比普通男孩子差,我相信一定是 也不是便宜的。 嬸也如此說。 「這孩子是個男孩,可惜他的發育

「妳怎麼會知道的。」光文問

的嗎?」 然知道,你以爲小孩子可以獨自長大 「我已經有四個孩子,這些事我當

光文無奈地搖了搖頭。

大呢?」 「其實沒有父母,孩子又怎可以長

「像你這樣無情的人,你應該好好的聽 林永生瞥了光文一眼,挖苦說:

到警察局去。 光文沒有理會,拿起了電話,撥

以光文很快就找着了當值的林沙展。 報館和警局的關係是密切的,所

> 社會問題更嚴重吧!」 乎最近的棄嬰案特別多,可能是某些 「好,我們通知伙記來。不過,似

贊成。 林沙展最後所說的話,光文也很

對嗎? 「喏!沙展,你說最近棄嬰案特別

又有一宗。」 「也許不好說特別多。不過,昨天

「昨天?」

「在什麼地方?」

「怎麼?在百貨公司?」 「就在銅鑼灣的一間百貨公司

嬰兒交給店員就一去不返了。 司來報案的時候,說是有一個顧客把 不過事情卻有些怪怪的,百貨公 「對,就在最旺地點的那間百貨公

人抑或是女人呢?」 「哦,託人照顧嬰兒的那個人是男

「噢,是一個男人。」

「男人?」

抖 着平靜的語氣說,不過聲音却有些顫 「眞是一個無情的父親。」光文裝

不過,或許那個孩子是別人交給那個 就非常缺乏責任感,尤其是年輕人。 的父親就不清楚。不過,近來的父母 人托管的,他覺得麻煩就轉托給百貨 「光文老兄,這位仁兄是不是孩子

不是一項刑事罪行呢?」 生存的能力,所以他是一個需要保護 「那當然啦,因爲嬰兒根本就沒有

那肯定曾被起訴的。」 狀態,讓他的生命和身體發生危險 「麻煩你了。」

光文將嬰兒交給警方後,决定到

百貨公司調查一下。

主任,採訪有關幼兒寄託的事件。 間著名的百貨連鎖店,光文求見總務 不過, 百貨公司的總務主任卻不

見報後會影响百貨公司的形象。 希望這件事見報,因爲他恐怕這件事 光文沒有辦法,唯有以不提百貨

的職員丢棄小孩的吧?」 「恕我多口問,不是百貨公司裏面

孩而餵他吃牛奶,是不是?」 「是啊,那正是如此!」

嬰孩禧告,希望他的父母早一天來將寫一段特輯,說所有的女店員都在爲 很好的印象嗎?」 「那麼,我們如果替你們百貨公司

「沙展,我想請問你,遺棄小孩是

光文去到山光百貨公司,那是一

公司名稱爲條件,請總務主任幫忙採

「不!當然不是!」

「我聽說百貨公司還爲了可憐的嬰

公司的店員也說不定。」

人。如果置一個嬰孩於沒有保護的

「那男人還可以由其他的途徑走出

走出來我就不知道了。」 厠所嗎?」 直留意着嬰兒,如果他在那個時候 「那個男子年紀有多大? 「不可能的。不過,我有一些時候

對你講述有關當時的情况吧。」

「好吧,我召那個女店員來,讓她

總務主任想了片刻,點了點頭答

「啊,那麼有沒有什麼特徵呢?」 「我看他很年輕,大約是二十歲左

的消息。

,當然知道怎樣耍手段,去搏取要知

光文是一個寫慣直擊報導的記者

員出現了。她說,時間大約是下午四

果然,不久一名叫林曉莉的女職

洗手間前被一名年輕的男子喚住了 時左右,當她離開童裝部的時候,在

「對不起,妳可以替我照顧一下這

並沒有分別。」 和牛仔褲的,和普通時下男仕的衣飾 「沒有。我記得他是穿着一件工恤

調查棄嬰案是沒有太大的幫助 如果照林曉莉這麼說,對光文要 不過,唯一有關的線索是這兩個

給她。

個小孩嗎?」

說完,那男子就將懷裏的幼兒遞

本來,林曉莉有點不願意,但想

拋棄嬰兒的男人都是年輕人。 整理一下他搜集回來的資料。 光文帶着失望的心情返回報館,

及有關棄嬰的事件。 响起來,接線生告訴他說對方是想講 就在這個時候,他枱面上的電話

店員是很冷淡的,所以她就接了下來。 如果拒絕了對方,又怕顧客誤會公司 起公司正舉辦最佳服務員工獎,而且

年輕的男子走進洗手間。

林曉莉就在那門前哄着嬰兒等那

」對方問。 光文立刻拿起了聽筒。 「你聽過一間叫愛兒托兒所沒

二十分鐘都一直不見那個男子。 個男子出來,不過,她等了十分鐘、

是專門收養一些私生子的地方。」 「這也難怪,那是一間私家托兒所 「沒有。」光文答。

近的櫃枱請一位男同事幫忙,請他進

入男厠,所以困擾得很。她唯有到鄰

她開始心焦,而且她因爲沒法進

去厠所看看

「他並不在。」男同事對林曉莉

私生子。」 「是,是專門收養一些年輕男女的 「收養私生子?」

「告訴你,那些棄嬰是愛兒托兒所 「那和棄嬰有什麼關係?」

C 56

「在這期間妳一直都站在厠所前面

說。

嗎?

「是啊!」

的嬰兒。」

這一間托兒所。」 「你不要問,不過你可以調查一下 「你怎麼知道?

古舊。

右的女人出來開門

按了門鈴以後,有一個四十歲左

耍,而且這兩層高木造的房屋亦相和滑梯,可是卻看不到有小孩在

可是卻看不到有小孩在玩

林沙展將這件事報告魏幫辦 光文將這個消息告訴警方。 說完就立刻收了線。

投訴,說是托兒所照顧幼兒不周 警方調査。」 調查,因爲兩個月前我們警方也接過 「結果怎樣呢?」 「有關愛兒托兒所,我們必須慎重 請

利去干涉,所以就只有讓他們維持現 還可以採取行動。可是我們做過暗中 結果,因爲如果有明顯的證據, 於有關育嬰的方法,因爲警方沒有權 調查,都沒有發現被虐待的證據, 「我們雖然調查過, 的證據,我們 至

> 望可以找一個地方安置他的小孩。」 些時又要到新加坡公幹去,所以他希

「十個月大。我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唔,那麼孩子現在有多大呢? 在這裏,因爲他的太太病死了

「不知道,有什麼貴幹呢? 「什麼時候回來呢?」 「對不起,她剛剛外出。」 「請問負責人在嗎?

「哦,我有一個親戚想將孩子

寄養

否真的有虐待嬰孩的事件。」 「我們當然會調查,要看託兒所是 「那麼,今次你們會怎麼辦?」

聲,但他被帶進一個辦公室。

說是辦公室,

其實只是一個小小

光文瞥了一眼,覺得這裏的設施

,放了一張寫字枱而已

他聽到不知從哪兒傳來的小孩哭

對方點了點頭,光文跟着一起走

進裏面。

權利,但是我怕會打草驚蛇。」 「當然,我們沒有干涉記者採訪的 「我也可以去調查嗎?」

嗎?

不能讓你參觀

「對不起,現在是小孩的休息時間

「我可以看一看托兒所的設備

就在這時,又聽到哭聲。

「但是,我聽到有小孩的哭聲。

「小孩又在哭了。

光文想催她去照顧小孩,順便看

對方懷疑的。」 「魏幫辦,放心吧,我一定不會令 第二天,光文就到愛兒托兒所

間兩層高的建築物。 小小的院子裏有小孩子玩的鞦韆 這間托兒所位於九龍塘區,是

半年港幣\$260.00

一年港幣 \$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289.00 一年港幣 \$ 577.00

一年港幣 \$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 半年港幣\$346.00

訂閱價目

所 看有沒有機會去參觀一下這間托兒

看。 出走廊叫道:「永民, 但是對方祇是皺了皺眉頭, 到育嬰房看

在走廊出現了一個約二十歲的男 那些哭聲很凄厲,似乎小孩子是

「李太,什麼事情?」 令光文吃了一驚。

「快到育嬰房看看,又在哭呢 青年粗魯地說,瞥了光文一眼

「但我去會使小孩哭得更凄厲。」 「你真是沒有用,我都不知道請你

位先生吧。」 回來做什麼。那麼你留在這兒招呼這 青年點了點頭。

等李太一出去,光文就急不及待

「大約十五個。」 現在收養了多少個小孩?

肯定小孩的數目。 光文覺得奇怪,對方竟然不能夠

「我可以看看小孩住的地方嗎? 「你不是打算把小孩寄養在這兒

「爲什麼?」 「不過,我相信看了也沒有用

「我不方便說,你還是把孩子寄養

在其他的托兒所吧。

以讓人參觀的地方就可以了。 擇這裏,更何况只要你帶我去看看可 而且只寄錢來就可以了,所以我才選 「但是,我聽說這裏可以整日托

永民點了點頭。

才的李太已經回來了。她見到光文正 他正準備帶光文出去的時候

是想看一看罷了。 想出去參觀,表情就相當憤怒。 光文十分醒目,搶先說道:「我祇

「永民,去準備晚餐吧」

光文沒有辦法,只有失望地說要

監視之意吧。 李太把光文送到門口, 也許含有

經有抹不去的寒凉。 在此,因爲他在踏出門口時, 個謊言。 得聯繫來辦手續。不用說,這只是 的故事一樣,光文也不會把嬰孩寄養 光文謝謝她, 就算假如情况如光文所捏造 說立刻會和親戚取 心內已

他在街角那邊等他。 他看見永民在窗前不斷的揮手, 在門前,光文回過頭再去看看 示意

縮縮在托兒所那邊走出來。 十分鐘後,光文就見到永民閃閃

「先生, 你真的要將小孩交給我們

「你儘管說吧,雖然那個小孩不是 對啊!有什麼不妥嗎?

我的孩子,但是我有責任要照顧他的

安全及死活。 了顧客的錢後,卻沒有理會到孩子的 托兒所的做法實在太不人道,他們收 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後來得到朋友的 「好吧!讓我對你說, 就來這間托兒所工作, 我本來是一 但是

公司的職員,對嗎?」 送到百貨公司裏,然後將他交給百貨 「所以,你就把小孩子抱了出來,

「你甚麼會知道的?

「還有,你還將另一個孩子,送到

報導出來,也對嗎? 報館那邊,希望由傳播媒介將這件事

方的人,抑或是托兒所的人? 「你爲什麼會知道這麼多?你是警

「你放心,我是報館的人。

「那眞好。」永民捉着光文的手

明白到他們因一時衝動而生下來的孩 子,不是別人的孩子,而是他們親愛 的孩子。」 「放心吧,我一定會將這種事報導 何况我要讓那些太隨便的男女也

馮嘉著

###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盡是惡人。正義的可馬洛克 要奉命去保護他,何解? 横行無忌,勢力龐大,手 外交官質抗隆在自己國內

港幣 \$14.00

奇俠司馬洛故事

梯口望去 ,齊雲飛認得他是寇靖的 樓上的食客 9 只見上來的是 包括齊雲飛 一名手 位 彪郡轉 說這種話,

他示意,盧九兒連忙 **雲飛估計他是來找自己的,** 名喚盧九兒 盧九兒一至樓 再說!」齊雲飛喜道:「可是 便轉頭四 乃擧手

追問下,當中一名婦人承認,那名女孩已被一名幪面

THE STATE OF THE PROPERTY OF THE PARTY OF TH

老頭却失踪

幸得悉老頭與一名叫何老三的人相熟,遂跑到何家,

齊雲飛只好折回何家,却發覺何家少了一名女孩,在其

人帶走……

欲往找老頭,不料來至一村前,

何老三却被

上文提要:

上路,

却覺越走越不對勁

,遂折回找尋老頭,不

何料

根據一名老頭所指繼續

齊雲飛追踪犬魔至一小集

老三在齊雲飛的押解下

人暗算身亡,

主找不到荆堂主, 盧九兒緊張地道:「不是, 是以着我來找 寇副幫

他去驗屍的林家寡婦, 幫主如今在何處? 齊雲飛吃了一驚, 急問:「那些跟 是否找到?

拉着盧九兒下樓。 戴着帽子似商賈的中年胖漢, 「副幫主在傍賢村,至於林家之人 齊雲飛立即長身拋下一錠銀子 咱們也一直暗中監視。 食客之中, 望着他

齊雲飛和盧九兒一口氣奔至傍賢

寇靖立即迎了 內子失踪了

寇靖焦慮地道:「問村內的人,

傍賢村便遭意外,被人擄走了? 齊雲飛沉吟道:「會否她們尚未到

一定是仁義幫幹的好事! 關笛也聞訊趕來了,聞言跺足道 齊雲飛邊轉頭回望, 邊道:「如今

齊雲飛跑回村

口向關笛呼喚,

等於白說! 寇兄,

咱們再

多人把柴放在外面吹晒,順手拿了七間去那裡找火把?幸而村內屋前有許 頭道:「快多發幾根火把來! 八根,點燃了火,便分頭行事。 「大哥, 小妹跟你一起!」關笛回 我到村外看看一 一時之

關笛問道:「如何搜法?」 齊雲飛帶了四名女幫徒來至村

條路當然要再搜, 小路也不能放過 齊雲飛看了一下環境,正面而來 , ,於是又分開行,兩側繞着傍賢

地上有枚金戒指! 走了七八步 他連忙蹲下身, 齊雲飛一 人向左側小路走去, 身,把火把凑近,却見忽覺草叢中有黃光閃耀

面用 脫落的,還是她故意留下的? 指極可能是寇靖給荆紅英的訂情物 立即長身而起,心頭怦怦亂跳。 如今失落在此,是荆紅英被擄時掙扎 齊雲飛拾起來一看, 小篆刻了兩個字:寇靖!齊雲飛 只見戒指背 這戒

這是荆紅英故意留下的 齊雲飛再看看周圍環境, 因爲沒有掙 便肯定

敵人可能很强大, 物拋在此處,用意何在?齊雲飛猜想 是以答應跟他們走,再在他們不覺 荆紅英故意將寇靖送給她的訂情 留下「記號」!一定是如此 荆紅英自忖不能敵

00

幾她們都跑了回來,齊雲飛將戒指給 一名女幫徒看。「這是荆堂主之物?」

女幫徒又驚又喜,道:「咱們快通知副 到此物?」齊雲飛將情况告訴她們,那 荆堂主日夕佩戴着它,大俠何處得 那女幫徒只看了一眼便道:「不錯

「希望她會留字!」 六個人沿左側小路搜索。齊雲飛道: 會更加焦慮!咱們沿跡找尋!」當下 「早煮息!咱們沿跡找尋!」當下五齊雲飛道:「且慢通知他,否則他 幾個人都十分仔細, 關笛走在最

荆紅英之後,會使出什麼「殺手鐧」。 徒覆看。齊雲飛則一直盤算他們擴走 前面,她「看」過之後,再由那些女幫 不久已至村後, 這時候,一個女

心翼翼將紙團打開,只見上面用炭灰幫徒拾到一團草紙,她爲人仔細,小 的是刑紅英果然落在敵人手中,喜的 主的筆跡!」齊雲飛看後半憂半喜,憂 寫着幾個字:我被人請走。英。 女幫徒叫了起來:「我認得這是堂

處?怎不寫清楚。」 則是終於有了消息 關笛緊張地道:「不知她如今在何

女幫徒道:「堂主一定是時間不允

寇副幫主,咱們繼續搜索!」 處一一一齊雲飛揮揮手 「根本她當時亦不 ,「快去派人通知 知要被請往何

義幫總舵,則救人便困難了。」 關笛道:「要快點,若她被送到仁

> 猜到荆堂主的去向-在前,忽然又回頭,關笛急問:「大哥齊雲飛心頭一懍,立即加快步伐

「是以咱們該兵分兩路!」 村內,這是上上之策,」齊雲飛道: 愚兄怕他們又將荆堂主押回

查遍全村,都找不到踪跡麼?」 關笛訝然道:「寇副幫主不是說已

眉頭來,心中有一件事難以委决 可得花費不少工夫!」齊雲飛言畢皺起 地形又複雜,要踏遍每一個角落, 「査遍兩字有問題!這村子人口 關笛道:「大哥,你目標太過明顯 多

不如由你搜索村內, 小妹到 村 後

都在村內!」 得小心,我思疑那犬魔與他那些畜牲兩組,悄悄到後面那條村子裡去,可有一座村莊,乃跳下來,道:「你們分,極目望去,黑暗之中,只覺遠處似她話未說畢,齊雲飛已躍上屋頂 有

你請寇副幫主他們來接應!」 走,着另外兩個在後面跟隨,「大哥,只剩下三名女幫徒,她自己領一個先 關笛道:「小妹曉得!」此刻 身邊

便交由在下辦!」 「好!」齊雲飛邊應邊抬步往村內 乃將情况告訴他。寇靖尚 十多步,便遇到匆匆趕 否

寇靖這才道:「如此寇某把雲深和

齊雲飛不再反對一雷鳴留下來,萬 俄頃, 至一棟舊屋之前 萬一有事也可以聯絡。」 當下分開行事

也沒發現 :「剛才副幫主說他已進去搜過,什麼

走了一遍,也找 經常有人打掃!」 搜索過,亦應遺留下脚印!除非此 曳索圈,下票1977了,若寇靖進來為何地上灰塵不多?呶,若寇靖進來自沒有的破屋,應該無人進出,但 離開,忽爾一個念頭湧上心頭:「奇怪 這 待齊某進去看看。 棟舊屋佔 齊雲飛沉 也找不到蛛絲馬跡,正想 L地不大, 吟道:「你倆且守在外面 齊雲飛持火把在內面 」言畢越牆而入 裡面東歪西倒 處

亂跳, 屋 雲深立問:「大俠查到什麼?」 一想至此, 突然一個風車大轉身,躍離破想至此,齊雲飛一顆心又怦怦

,相信『守株待兔』會有收穫,若有發到另一棟空屋去,小心不要露出行藏 况告訴他倆。「齊某再悄悄進去, 現,請來此找我!」雲深和雷鳴應聲而 ·告訴他倆。「齊某再悄悄進去,你倆 ·附近一棟石屋後面,齊雲飛乃將情齊雲飛低聲道:「快走!」三人跑 相信『守株待兔』會有收穫, 若有發

心頭一動,隨即轉身由小巷走面屋脊後有一對閃閃生光的眸入空屋,無意中抬頭一望,隱雲深和雷鳴去後,齊雲飛 向村後方面 馳去 隨即轉身由小巷走出去 主光的眸子,他一望,隱見斜對

伏, ,向來路望去,此出了傍賢村,你 半晌不見有動靜

,雲深 道 口進去,一路蛇行鼠伏,生恐被人發方長身再度入村,但這次他繞路由村 方到那棟破屋附近。 ,進 是以還費了不少工夫,好不容易

不得不提氣躍上屋頂。 遮無阻,有人在屋內 情况瞭如指掌,深知屋頂已破爛不堪那棟破屋他已進去過,對裡面的 若直 那棟破屋他已進去過 ,有人在屋內難逃法眼 接越牆進去, 裡面 是庭院 ,是以 無

子掩人耳目,亦証明下面另有乾坤! 分明已换過,只是故意弄成殘舊的 平穩,齊雲飛心頭極喜,下面自權 明已換過,只是故意弄成殘舊的樣 穩,齊雲飛心頭極喜,下面的橫樑 不料 齊雲飛深深吸了 雙脚落在屋頂上 一口氣, 居然十分 把耳朵

貼在屋瓦上,

運功凝神靜聽,

下面沒

站在那裡,運功敵應,是故一直牆上,裡面的人甚難發覺,是故一直牆上,裡面的人甚難發覺,是故一直,才悄悄 件 似有人輕輕搬動木器, 過了半晌,忽然聽到一 齊雲飛心頭一 跳, 更有信心!果 不愼碰到另 聲怪响

大,倏地現身 大,倏地現身 然緊接着便傳來一陣脚步聲, 人要出來 齊雲飛立 突然咳嗽起來, 心一動,打消主意,將他搬到廳外,工 即 他搬到廳外,應聲而倒, 跳至廳門口 一指戳在其暈穴上!起來,齊雲飛藝高膽 正想解穴 齊雲飛連 那人走 說明有

在牆上偷聽 夫,裡面又傳來聲音

是色膽包天!」九成是偷偷溜回家去抱老婆睡覺,眞回音,甚是奇怪,駡道:「操你娘的, :「林老三,操你娘的,撒泡尿也這麼 久!老子想打個盹也不成!」他見沒 有 一落地, 下面 文半乘三丈,下面 却只聞到一個呼吸聲 貼在洞壁上 斯在洞壁上,閉氣凝神 下面甚是陰寒,齊雲飛 火,洞底很大,足足有

恐藏於洞內的人不是荆紅英,而是敵 ,是以未待聲音落,便竄前幾尺 半晌,洞內响起一個模糊不清的 齊雲飛低聲喚道:「荆堂主!」他

聲音…「我是…… 「齊雲飛!」齊雲飛取出火摺子來 閣下 是誰?」

牆而

立

9

待雙眼能夠視物之後才行

次念頭,終於大着膽子閃了進去,

貼

他嘮叨個不了

,齊雲飛已轉過幾

緊 問道:「只有兩個小嘍囉守着你?」 雲 飛上前將其布扯出,再削斷蔴繩 縛 將火點着, 「他們走了……我還被他們封了麻 着 大俠快替我解穴!」荆紅英甚是大 ,嘴巴裡被塞着一塊碎布。 ]裡被塞着一塊碎布。齊果見荆紅英四肢被人緊

室如今已不成樣,炕旣破, 呼吸聲,是以躡手躡脚走過去,

牆亦塌了

那

卧

這刹那他已發現靠在卧室裡面有

一半,但見炕內露出半顆腦袋!

「秘密」就在炕下面!齊雲飛一

挽

, 疾如閃電般撲進卧室, 一個起

, 一指便向其「玉枕穴」戳

將這種事 兩指在她後背後腰戳戳點點起來。 並無男女之念,齊雲飛亦同樣不 放在心上,毫不猶疑,食中

飛訝然道:「奇怪那兩個嘍囉, 種高明的點穴術? 弄了 好一陣才將穴道解開 怎會這 ,齊雲

來

的是要命的閻羅

, 只道是林老三

不

那漢子似乎聽到聲音

却沒

料

聞轉

咯地 過頭去,

一聲輕

恐怕

至死還不

死還不知道是誰殺死自响,他一顆腦袋已垂搭 料却將喉頭凑上去!但 落已至炕前

去再說!」 荆紅英舒展一下四肢,道:「先上

荆紅英:「荆堂主快上來!」地面,先到外面張望一下, 皇面,先到外面張望一下, 寬,上面只有三尺寬,他一口 ,四肢展開,撑住汗头 齊雲飛躍起丈餘 下,然後通知 一口氣爬上

炕內,只見下面有一個洞,黑黝醜陋。齊雲飛只望了他一眼,便四十未到,生得一管塌鼻,相貌臂將那漢子抓了出去,瞧他年紀

齊雲飛

靜如

處子

動若脫兔

身拋下洞,但 荆紅英很快便爬了上去, 內,到屋外又見林老三,乃嫉惡如仇,把那個嘍囉的屍 她雖是

> 問:「齊大俠,這厮是生是死?」 着 齊雲飛恐她出辣手,忙道:「還活 且慢處理

爲害人間!」 荆紅英道:「這種廢物留着,只會

解開其暈穴。林老三「醒」來,猛見眼齊雲飛將他拉進廢屋卧房內,然後再 緊放開我!」 前現出一張陌生的臉 失聲問道…「你……你是誰?還不趕 也許他知道內情。」 , 不由吃了一 驚

死光了 的腦袋,你就是林立志?」 從實答我幾句話,若是打誑 齊雲飛冷哂道:「你們在此 我幾句話,若是打誑,小心你,放開你?誰有這個力量?快雲飛冷哂道:「你們在此的人已

事?告訴你,說錯一句話,齊某便割:「你老子去了何處?你們一家為誰辦自己,不得不點頭稱是。齊雲飛再問 你一片肉!」 林老三再一驚, 只道同伴出賣了

「你千萬不要誤會,咱們並不是什麼幫 會,只是一干好友聯合起來……」 林立志打了一個寒噤 低聲道:

位田堂主?」 齊雲飛斥道:「不是幫會, 怎會有

他磨菇, 先把他大腿卸下 他說不說!」 荆紅英拾起一柄刀 ,道:「不 條來, 必 看

都有生命之危,您能答應保障固然堪憂,連我父親、兄弟、 說……但若小的招了供, 林立志哭喪着臉道:「不是我不 , 您能答應保障他們 我自己生命 P他們不 妻子全

何關?再說你如 何關?再說你如今若不招供,喝道:「放屁!你家人的生命, 刀已架在他大腿上 ,你既然怕死, 齊雲飛一時間沉吟不語 尚顧慮什麼?」言畢 所, 便得先 明, 荆紅英

不 在下 敢有任何保証!」 荆紅英的刀鋒已嵌進林立志的 可派人保護你家人, 不過在下

齊雲飛道:「若你所供的全是事實

膚裡。「說不說!」

仍未超過二百人,而且都在這附近一為招收幫徒十分嚴格,因此至今人數們叫做『建隆幫』,剛成立了三年,因 秘密聯絡點 帶活動……聽說在別處亦已開始設立 「說!」林立志喉管一陣聳動。「咱

是叫仁義幫麼? 齊雲飛問道:「你們幫主是誰?不

仁義幫只是對外圍的人說的。」道:「是光復道長……亦即是永靑子 林立志喉頭又聳動了 一下方低聲

立的目的何在?」他一口氣問了幾固引那些頭目?那個田堂主是誰?貴幫成了一眼,再問:「此乃事實?貴幫尚有 題 直奔齊雲飛 齊雲飛心頭一動,與荆紅英對望 不 外面 幾 顆黑乎乎的彈丸

毛細針,四小心,四 ,揮刀將那幾顆彈丸掃落,不 來,更因爲林立志是倒卧地丸突然爆開,自內射出好些 英剛巧 回 局林立志是倒卧地上 两,自內射出好些牛 「頭望見 , 喊了 不一料聲

齊雲飛藝高人膽大

9

不管三七

立

即

黑黝

未知有多深。

+

9

採取快刀斬亂蔴的方式

鑽了進去,展開四肢,

迅速下降

器。他落地之後,擧目所見, 手上,護住前身,提防對方又發暗 射了出去,人未落地,已將長劍抽握 是以金針全部射進其身上 彈丸剛爆開,齊雲飛已如豹子般 不見一

人,遂輕吸一口氣,在廢屋院中慢慢

C 61

有人影, 方向走去。 再慢慢搜索,忽然他發覺左首柱後似 一轉,不撲過去,反而轉身向另 雲飛心念一轉,重新又跳落院子中 搜索,忽又拔身躍上圍牆。 夜黑如漆,那裡有什麼人影?齊 正想衝過去擒之,心念又是

:「林立志死了, 倏地荆紅英自內跑了出來, 那些金針淬了毒!」 叫道

低聲對荆紅英道:「咱們分開追趕。」 輕微的衣袂聲响,他立即轉身過去, 直在留意左首柱後的動靜,但聞一陣 出來?」他邊說邊向內走去,耳朵却 齊雲飛道:「他臨死前還供了什麼

,至一小巷,又再左轉,剛好與制工外,脚尖一點,身子轉左,向前掠去 個人影,向前掠去!」 英遇上,荊紅英興奮地道:「我見到 「你越牆追。」他一語未畢,人已在室 荆紅英尚懵然不知,齊雲飛道:

後方見前面有人在狂奔,瞧那人之身飛豈容放過,他追了兩條巷子,至村志一死,這已是最後一條線索,齊雲 法,輕功居然不弱。 死,這已是最後一條線索,齊雲飛道:「你隨後而來!」 林立

出了傍賢村已有野草作掩護,

來,向後看了幾眼,然後再射進一叢遮擋,弓着腰前進,忽然那人停了下雲飛不敢追得太近,利用及膝野草的 , 然後再射進一業

心念未了 道:「那厮呢? 心未了,荆紅英已到其身後,低聲写,很希望荆紅英不要過來,誰知齊雲飛估計對方藏在草後監視追

噤聲, 英便在他身邊伏下來。 齊雲飛把食指放在嘴唇前 然後指指前面那堆野草, 荆 表紅 示

跟着過來,急道:「你有沒有看錯?」 撲過去, 心頭詫異,忽爾暗叫一聲不妙, ,草叢後那裡還有人?荆紅英異,忽爾暗叫一聲不妙,長身了頓飯工夫不見動靜,齊雲飛 頓飯工夫不見動靜,

說邊點燃火摺子 齊雲飛道:「絕不會看錯!」他邊

何處? 荆紅英道:「前面無甚遮擋,他去 除非他能飛天遁地!」

兩人沿跡而追,至一堆土墳後,定是那厮在地上爬動,將草壓倒的!」 :「瞧這地上的野草,似被人壓過,一 視地上的野草。只看了幾眼,便道 這句話提醒了齊雲飛,忙蹲下 身

他嘴巴比鐵拳硬! 荆紅英跺足道:「如今去何處找他?適 有三五座土墳, 野草也無異常, 你爲何不抓住他?嚴刑迫供,不信 兩人抬頭望去,附近 除此之外別無他物。

齊某見你辦事並不毛躁,今晚爲何全 齊雲飛瞥了她一眼,道:「早幾天

與你在一起,樂得毛躁一下。」 前的要我作主,自然須沉住氣,

問:「你爲何會被他們抓住?」 齊雲飛無暇去推敲她的心理,

走, 恐,讓他們繳了武器,隨他們要脅。」 出四五個人來將我圍住,要我跟他們 齊雲飛問道:「就是林立志?其他 荆紅英道:「我到村口時,忽然撲 我本就有心入虎穴,因此装作驚

----人去了何處?爲何只剩兩個?」 個武功頗高,我當時亦自忖不是他 「他們將我綁起之後便走了,

兇手?」 否就是剛才那位到廢屋殺死林立志的

楚。

說什麼?」 齊雲飛再問:「林立志死前可有再

之光輝。「對啦,我差點忘記,我問他 「建隆幫」到底有何宗旨,他起初不說 免他林家滿門抄斬,他才肯說!」 後來我唬他說朝廷已在注意他們

志在天下!建隆乃宋太祖之年號, 靜地望着她,荊紅英不好意思地笑笑 氣,齊雲飛臉上帶笑,毫不焦急只靜 他若老實招供,屆時我會向皇上求情 續道:「他這才說出來,他們建隆幫 說至此,她故意賣關子,住口喘 永

荆紅英不好意思地笑笑,道:「以 今晚 忙

們的對手,是以方會乖乖就範!」 齊雲飛目光一亮,問道:「此人是 其中

荆紅英沉吟道:「剛才我看不清

荆紅英目光大盛,臉上透出興奮

青子乃趙匡胤之後裔,是以自號光復

是否是他們『建隆幫』幹的!」 之中,我關心的只是太子失踪一 齊雲飛道:「這個答案早在我意料 案,

的。」 假若非他們幹的,他這幾天的心血便 氣的時候!」當下道:「此乃最重要的 問題,當然有問他,他承認是他們幹 這次連齊雲飛也眞的沉不住氣 荆紅英暗道:「你到底也有沉不住

最重要的,關鍵是他們將太子藏在那 而他所擔心的亦是此點,既然証實了 裡!除了全眞觀之外,尚有何處巢 此事,其心情之興奮可想而知! 算白費,且要立即轉向,另找線索, 當下輕吸一口氣,問道:「此仍非

問了,可惜他來不及回答便已嚥氣!」 齊雲飛不由亦嘆了一聲,低聲道 荆紅英嘆息道:「這兩個問題我亦

靖他們,乃跳下來道:「你丈夫來啦! 跳上一座土墳,踮脚抬眼望去, 他見到你一定很高興。」 遠處行來六七個人,依稀是關笛和寇 :「如此看來, 尚要費一番手脚。」他 只見

齊雲飛和荆紅英連忙迎上去。 他們走過來,似乎還押着一條漢子, 一盞茶之後,果然已清晰地見到寇靖 此刻天色經已大亮, 視野甚清

道:「咱們本來一無所獲,誰知臨走時 未幾雙方會合, 關笛急不及待地

人多,否則還不容易抓得住。」遇到這厮!此人武功不弱,幸好咱們

三十,一入目,齊雲飛更是事上死,張凶狠的臉龐來,看樣子年紀還不到張凶狠的臉龐來,看樣子年紀還不到 ,忽然哈哈笑道:「幸會,幸會 齊雲飛端詳了那漢子幾眼 撕下他臉上之人皮面具,露出一 然哈哈笑道:「幸會,幸會,田一入目,齊雲飛便覺得甚爲眼 忽然

並非姓田,更非甚麼堂主,你們這班下是何方神聖?在下可不認識你,我那漢子臉色一變,澀聲問道:「閣 强盗爲非作歹,强擄善良。」

賴也無濟於事,嘿嘿,何不放光更沒有認錯你,此處不是衙門,面都被你丢光了!你認識我的, 「住口ー 光了!你認識我的,而我」」齊雲飛喝道:「田中郎的 何不放光棍一 你抵

某乃田中郎之堂兄田中石!」 那漢子一挺胸膛,道:「不錯, 田

齊雲飛微笑問道:「你可有甚麼好

田中石傲然問道:「你們想知道些

誰有這份膽量? 田中石哈哈笑道:「除了咱們之外 「太子失踪可是你們幹的?

共有幾位堂主?」 「你在建隆幫當堂主職位?你們一

造反的人多的是,敝幫弟子遍佈天下 齊雲飛哈哈大笑:「想不到田中郎有幾個堂主,田某那有本領知道。」 「太多啦,如今皇上殘暴不仁,想

> 出名!貴幫既然這般了得,必有許多以老實出名,其堂兄却以吹牛皮厲害 巢穴,請問附近還有那個去處?」

必爲猪狗。」 割任便,田某若有一句求饒的,來生 ,你休想教田某多說一句話,要殺要 田中石一挺胸膛:道:「除此之外

不改口?」 的話,是否在任何地方都不隱瞞,也有點志氣,佩服佩服!只是你剛才說 的話,是否在任何地方都不隱瞞, 齊雲飛道:「田兄雖在黑道, 却還

又何須否認?」 「大丈夫豈會怕死?若不影响他人

「但你不怕影响田中郎?」

目的?何不干脆說出來。」 堂兄,我又何必顧及他?」田中石道: , 姓齊的,你說了這許多話,到底有何 「他?哼!他心目中根本無我這個

咱大哥說話也用這種語氣,不怕吃苦 還硬,別信他的話!」 頭?大哥,小妹就不信他的骨頭比刀 關笛駡道:「不長眼睛的東西,跟

荆紅英亦接口道:「不錯,好歹也

田中石哈哈大笑:「田某不與女人

,首先便須得民心!如今這情况,與子而含寃受屈!『建隆幫』若想得天下 今天下,不知有多少人因你們劫了太無須怪他!田兄可得守諾言,因爲如 不該爲難他!道不同,各爲其主,亦 齊雲飛道:「只要他光棍,咱們也

> 宣告天下, 貴幫宗旨實在有違,爲何貴幫不公開 太子是落在你們手中?」

兄弟!齊兄要借田某之頭顱救朋友?」 非吾意, 怕田兄此刻英雄, 齊雲飛點點頭,又使激將法:「只 田中石默默無言,半晌方道:「此 奈何田某也不能勉强幫內的 屆時又變成縮頭烏

甚麼人?」 不至於如此不濟,且說來聽聽,要救 田中石沉吟道:「田某雖不 - 肖,還

龜,

因此猶疑不决。」

也得死,何不死得轟烈一點,也可以就是,反正閣下落在咱們手中,好歹 留個名聲。」 「這個閣下不必理會,齊某相信你

他 只是做吾認為該做的事,不計較其 不會與田中郎反目成仇,吾之爲人 田中石大笑:「田某若求名聲,便

這句話,齊某便完全放心啦,絕不爲 齊雲飛伸手在他肩上一拍:「有你

打甚麼主意?」 關笛訝然問道:「大哥,你到底在

勝朱自可洗脫寃名,甚至鐵旗幫也不 去『鐵旗幫』,再想辦法將他交給歐陽 必再受官府的威脅!」 齊雲飛道:「你與雲深、雷鳴帶他 如此,長春道長和你那位義兄藍

妹死也不離開!」 關笛道:「太子失踪案尚未破,

齊雲飛道:「你若不去,還有誰能

救藍勝朱?」

押去已行。」 「將他用牛筋綑住,讓雲深及雷鳴

是一時興趣!」 放心!嗯,原來你與藍勝朱結拜, 齊雲飛道:「沒有你押陣,愚兄不

小妹說得太無情,小妹是想跟你一齊 關笛呶呶小嘴, 道:「大哥你莫將

查案。」 亦有所恃,你自河西回來,尚來得 「此案牽涉必多,建隆幫敢劫太子

及!! 聞過?」 「建隆幫是甚麼性質的幫會,爲何未曾 寇靖不知底細, 聞言截口 問道:

靖比任何人都高興,單是妻子平安回一遍。「總算咱們沒有白費心血。」寇 來,已令他心滿意足。 其妻荆紅英這才將昨夜的事說了

更不想離開,不過又恐吃齊雲飛的耻關笛廳貝才工具 中石綑起來?」 關笛聽見太子被據案已有眉目

緊地縛了起來。隨即回頭道:「妹子 會在半路劫人!」 手中,建隆幫很快便會知道,說不 莫以爲這是份閑差!田 雲深取出一條浸過油的 蔴繩, 齊雲飛在田中石身上 中石落在 戳了 將他緊 幾指 咱 定們

「雲深,咱們走吧!」 利將他交給龍幫主!」關笛轉頭道: 「小妹自會小心,你放心,

C 63 道:「副幫主, 待他們走後,齊雲飛指指草地 咱們聊聊

關笛回頭問道:「咱們怎樣聯

:「石兄有曾後悔加入建隆幫? 齊雲飛忽然又走回去 問田中石

人心惶惶!」 後悔,何况當朝殘暴不仁 田中石怪笑道:「田某做事素來不 ,弄至朝野

爲俊傑。」 己,天誅地滅,更有一說, 打江山, 也學先人之風, 手踱步,邊道:「他旣然有意復祖業, 中石臉色倏地一變,齊雲飛繞着他負 未知光復道長會否邯鄲學步?」田 齊雲飛笑道:「太祖當年杯酒釋兵 可有甚麼好處?所謂人不爲 可不奇怪。石兄替他 識時務者

田某出賣朋友。」 田中石冷笑道:「想不到連你也要

一樣,要緊 造反,也不是在此時!太祖所爲,子,還到了灣子 百姓會恨之入骨,恐亦要成爲歷史罪 拒外族, ,還我大漢江山 大勢耳!大明剛趕走殘暴不仁之韃 齊雲飛道:「所謂識時務者乃指天 要緊的是他是否是好皇帝, 單這份氣魄,齊某已佩服至 的是他是否是好皇帝,但對齊某來說,誰做皇帝都 若使韃子有機反撲,莫說 此時!太祖所爲,齊 山,人心所向,要想 力

用意料你亦知道,北面異族亦覬覦咱 他喘了一口氣,再問:「當今遷都

良機?識時務者爲俊傑此語,田兄了除非能一舉而得,否則外族豈肯坐失們河山,田兄料亦曉得,此時造反,

兄說這席話,用意何在?」 田中石額上見汗,澀聲問道:「齊

朋友,更不願江山受損,教齊某好難 開口!」 齊雲飛沉吟道:「齊某不想你出賣

下落! 田堂主……咳咳, 荆紅英道:「其實咱們也不想爲難 只想知道永青子的

到他在何處!田某言盡於此,小妮子 着他。田中石囁嚅道:「齊兄是聰明人 ,走吧。」 既然永靑子有意復興祖業,當能猜 田中石呆了一呆, 齊雲飛拿眼望

說甚麼?咱們又如何聯絡?」 關笛急道:「大哥,你明不明白他

消息!」 過的了,你回來之後,在他家等我之 齊雲飛道:「汴梁鄭學禮家你是去

回去。 關笛這才高高興興的押着田中石

吹草動,便通知他們提防。」 暗中劫人,你在遠處監視,有甚麼風 婢劍如悄悄尾隨她們。「我恐建隆幫會 荆紅英見他們去後,又令一名女

寇某商量麼?」 寇靖道:「齊大俠,你不是有事跟

下他們在此的巢穴,但看來這裡的人 齊雲飛道:「齊某本想與你研究一

,他旣已落網,再在此勾留亦無意都只是些小角色,也許由田中石率領 他既已落網,再在此勾留亦無意

查? 寇靖問道:「那咱們去何處繼續調

重! 會出事!失去田中石一人事小,累了龍幫主懸念;二則我仍恐關笛在路上經解决,諸位也該回去了,一則免得 經解决,諸位也該回去了,一則免得也只是要解鐵旗幫之困,如今事情已 貴幫及長春道人、 齊雲飛道:「你們來黃龍幫目的 藍勝朱的性命便嚴

你只一個人,能應付得了麼?」 荆紅英急道:「他們是一個幫會

秦湘生道:「還有咱們!」 齊雲飛笑道:「別忘記齊某還有朋

:「如此咱們恭敬不如從命。」隨即與 荆紅英知道丈夫的意思,抱拳道 友協助!」寇靖向妻子打了個眼色。 友 齊某自己解决不了,這可以找朋

丈夫帶着手下告別

回來 屋頂 去了 集 頂,聽了半夜,林家的男人還沒有了。他們三人悄悄跳上林孟剛家的了。他們三人悄悄跳上林孟剛家的齊雲飛與寇靖夫婦一齊離開留賢

人,但却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問:「他們動靜,何老三死後,家內應該沒有男 還問了些甚麼?」 獨自一人又趕去何老三家, 齊雲飛遂留下衛廣民和秦湘生 何家却有

> 許多事。」 :「他們似乎對珠兒很感興趣, 他們似乎對珠兒很感興趣,問了她下面傳來何老三大嫂吳氏的聲音

述了一遍。那男人再問:「還問了些甚 些甚麼事?」吳氏和鄒氏輪流把經過覆 那男人十分緊張 , 忙問:「他問了

「小女子已將所知全說了麼?」 針殺他?」 說出甚麼,爲何你們會……派人用毒 氏囁嚅地問道:「駱大哥, 老三可沒 有

他!這是誰說的?一定是齊雲飛!」 殺的?他是咱們的好兄弟,為何要殺 吳氏結結巴巴地道:「咱們沒有見 那男人訝然道:「誰說老三是咱們

識,是以相信他。」 被咱們殺死的,今夜在下又怎會送銀 「胡說,怎會有這回事?老三若是

子給你們?」 又換來許多謝聲。 道:「明天幫會會送撫恤金來,諸位的 吳氏等婦女連忙致謝。那男人又 本幫亦打算長期負責!」這句話

飛今早已經離開,你們也可以放心了 飛和任何人,便必有好處!不過齊雲 ,我走啦!」 ,只要你們不將不該說的話告訴齊雲 那男人打了個呵欠,再道:「好啦

然竄出,雙掌似抓似拍,直擊其 背後面,俄頃,果見屋頂上突然冒起 一個人來,齊雲飛趁他立足未穩, 齊雲飛知他要離開, 連忙縮在屋

滑落地上 撞到墙壁,幸好雙掌及時按住, 隨之

倏地轉身,雙掌一揚! 去!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駱姓漢子 掌護胸,右掌五 齊雲飛長笑一聲, 指如鈎,向其後衣抓 振衣飛前

**攖其鋒**,

齊雲飛早料到他有此一着,脚尖

身子倒縱,跌回何家院子!

亦隨之躍落

只有毫厘之差! 齊雲飛凌空已再

猝不及防,掌風已臨身,他不敢 那漢子做夢也想不到屋頂上有敵

之聲, 推出,同樣雙脚一頓,拔空而起一 好個 刹那間, 齊雲飛他早有準備,左掌倏地 一聽便知乃細小暗器破空之聲 黑暗之中, 但 聞「強強」

發出兩股掌風! 那漢子雙脚未站穩

上乘之境,缺一不可! 2 2 內力、經驗、反應以及輕功均需臻蓋要在刹那之間,止住去勢再拔高 這幾個動作看似極易,實則極難

是你!用毒針殺了何老三,

再來挑撥

齊雲飛吸氣飄前,笑駡道:「賊就

叫道:「有賊!」

也被震出幾尺方落地。那漢子驚恐地

連退兩步,齊雲飛凌空沒處着力

那漢子急忙擧掌一迎,

蓬地一聲

子一抖,隨即見他伸手入壞,掏出瓷便被他的掌風捲飛,猛見駱姓漢子身那兩蓬金針不是在他脚下越過, 瓶來, 倒藥服食。

的風流浪子,你三更半夜來寡婦家裡

「原來你就是齊雲飛!江湖上出名

雙手無暇,一指便戳住其麻穴,駱姓 漢子大叫:「且先讓我服解藥-齊雲飛反應極快,一落地 趁他

將其

退路封住。那漢子自知非齊雲飛之敵 問你!」他脚尖一旋,雙臂斜揮,

齊雲飛長笑一聲:「這句話該由我

乃高聲呼叫。

也不拔

,已將那漢子逼得連連後

齊某誓不爲人!」他拳打足踢,

連

齊雲飛大怒道:「今日不擒下你示

道:「開門讓他們進來!」 着外面已傳來喧嘩的人聲, ,面已傳來喧嘩的人聲,齊雲飛又齊雲飛喝道:「請吳氏點燈!」說

問道:「大嫂,賊在何處?」吳氏目注 外面湧進一大羣荷鋤持棒的村 墻角,却不敢作聲。 燈點亮之後,鄒氏又將門 民來開

姓駱的,你說是不是?嗯, 想服解藥?」 上的毒針!這針便是殺死何老三的 齊雲飛道:「賊在這裡! 你還想不 ·你們看地

> 是賊?」 「何老三是不是死於這毒針下?誰 「是是,在下要服解藥。

飛這才解開其麻穴,駱姓漢子連忙掏駱姓漢子急得汗珠都滲了出來,齊雲 是我!快! 遲則不及一

在下送往官府,諸位可回家睡覺了!誰非了,如今他已不能作惡,可交由 小心,地上有毒針 齊雲飛轉身道:「諸位都知道誰是

來! 姓漢子的軟穴,喝道:「快報上名了出去,齊雲飛再回身,又封住了駱這一叫,那些村民都忙不迭地退

駱, 那漢子一臉青白,類然道:「敝姓

的? 「不錯!何老三可是被你殺草名冰客,你是齊雲飛?」

爲 駱冰客道:「是又怎地?駱某只是 爲何你如此膿包! 「不是你,又是誰?大丈夫敢作敢 駱冰客囁嚅地道:-「不是……

若 受命於人而已。 敢隱瞞或不答, 再算,不過齊某要問你幾件事, 「你殺死何老三的賬, 齊某便用地上的毒 咱們可以慢 你

得駱某知道,否則如何答你? 針再刺你幾下 駱冰客臉色一變,澀聲道:「那 也

的巢穴?」 「你定然知道的!此處有幾個貴幫

不是要陷我於萬劫不復之境? 駱冰客苦笑道:「齊大俠這樣問我

負責? 題:「你在建隆幫居何職位?此處由誰 齊雲飛也不迫他,改提另一個問

「駱某只是一位香主,此處由田堂

是誰家的千金? 「田堂主就是田中石?那位珠兒

主以上的方能知道。」香主這一級的也不甚了了,大概要堂本幫有極大的作用,至於詳情,咱們 知道珠兒是大富之家的女兒,此姝對 「不錯, 田堂主大名中石,在下只

處? 齊雲飛再問:「如 今珠兒去了何

何處,恐怕亦只有他們三人方知道。」 在下只知道他派了兩名親信去,去了 「田堂主已將她送去另一個地方」

不肯說眞話 齊雲飛冷笑道:「看來你到如今還

如此,齊大俠不相信,在下亦無可奈 死無葬身之地! 駱冰客臉色一變,道:「事實雖是 但我可以發誓, 若有意隱瞞者

青子在一起 長訓練狗隻的怪客?此人原本就跟 「再有一個問題, 貴幫是否有位擅

提過,但未曾見過他! 駱冰客答得很小心:「駱某是聽人

「胡說!此人帶着狗兒來這裡,你

將其踢飛, 齊雲飛趁他說話分神, 那姓駱的漢子上身幾乎他說話分神,飛起一腿

也死命大叫。

矛盾,呆了一下才呼叫起來,那漢子 你們還不叫人來!」那些女人們又驚又

那姓駱的漢子驚怒地道:「吳氏

C 64

駱某的確未曾見過此人,雖聞他來此 怎會未見過他?他如今在何處?」 但如今藏在何處,或已經轉到別處 十分秘密,很多事咱們都不知道 地位極高,但又似乎不管事。」 駱某尚未有資格知道,此人在敝 「咱們因爲做的是造反的事, 一切

C 65

幫主劫了太子此宗消息,駱某知道至某就更加不可能知道了,老實說,敝駱冰客哭喪着臉道:「這兩樁,駱 今將他藏在何處? 你們是如何劫走太子的?如

「齊某且再相信你一次,最後問你

"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了!」齊雲飛撿走 也不過是旬日! 駱冰客急道:「駱某死不瞑目 齊雲飛撿起一根毒針 冷冷地道

的確不 「你甚麼也不 齊雲飛將針貼近其胸膛, 知道,活着還有何 聲音冰

無話可說-駱冰客閉起雙眼,長嘆道:「駱某

「在下相信你還有話可說的!

的。」,有 在不知道尚有甚麼可提供給大俠駱冰客想了一陣,苦笑道:「在下

你再說一聲不知道,在下便不客氣 之外,尚有甚麼比較大的秘密巢穴? ,此處除了村內廢屋那個地穴

駱冰客呻吟似地道:「那裏根本沒

是。 有甚麼秘密,你不信的,我帶你去就

環邊扭邊回頭道:「大俠小心!」 便見地面露出一個小鐵環,他抓住鐵 駱冰客走至一堆黃土前,撥開野草, 昨日齊雲飛審問田中石的地方,只見 那秘密巢穴原來就在傍賢村後 齊雲飛手掌立即落在劍柄上,急

冰客說着話,已聞一陣軋軋聲,接着 問:「此處有厲害的機關設施?」 「不是,在下也不大清楚……」駱

那座土墳突然升高三寸,再向旁移開 撲出一頭大狼狗來,那土墳一移開, 駱冰客便已經滾開, ,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 齊雲飛正想走前,不料洞內突然 變成狼狗向齊雲

滾, 中,被擊飛六七尺,跌落地上打了個擊出,正中其小腹,那狼狗在呼痛聲 飛直撲過去。 齊雲飛來不及拔劍 改向駱冰客撲去。 急忙中一拳

密 在下早說過此處不能來,也沒有秘 齊雲飛抽出長劍,斜飛過去 駱冰客哭喪似地叫道:「齊大俠

劍將狼狗斬爲兩段,怒道:「你爲何不

去! 早說?」 聞田堂主說過那裏如今很恐怖,不能 駱冰客道:「駱某也不大清楚,只

齊雲飛忖道:難怪田中石到廢屋

心念未了,由地洞裏已經跳出六七頭而跑去鄰村,這才被寇靖他們抓住!殺人之後,逃到此處也不敢進去,反

有幾頭逃出劍鋒的,不找齊雲飛,却,有點渾渾噩噩,齊雲飛乘機殺之,很久了,雙眼難以適應,一跳出洞口些狼狗本來不是省油燈,但大概被困些狼狗本來不是省油燈,但大概被困上樹去!」他跳到洞口,見狗便殺。那 有幾頭逃出劍鋒的 很久了,雙眼難以適應, 些狼狗本來不是省油燈 上樹去!」他跳到洞口 撲向地上的狗屍

他早該用哨子指揮羣犬進攻了 亦估計「犬魔」不在裏面 同類相殘, 齊雲飛看得心 得心頭作嘔

齊雲飛。 狀,幾頭狼狗嘴角沾滿了鮮血 用力旋轉,未幾, 齊雲飛一手握劍 **用沾滿了鮮血,望着** ,那座土墳便恢復原 一手抓住鐵環

都紛紛避了開去,齊雲飛只追殺了一了一犬、傷了一犬,其他狼狗見狀,有據,應付從容。幾個照面之後便殺舞長劍,他已有幾次經驗,是以進退舞長劍,他已有幾次經驗,是以進退。齊雲飛決心將這幾頭惡犬殲滅,齊雲飛決心將這幾頭惡犬殲滅, 頭, 其餘的都跑掉了

嚅地問:「齊大俠,你要在下做的事,此刻駱冰客方從樹上跳下來,囁

石已被捉去官府了!」 纏不清,日後必然吃虧。 在下已照辦了,如今尚有甚麼吩咐?」 不必張揚,你找個地方躱躱吧, 必張揚,你找個地方躱躱吧,田中不淸,日後必然吃虧。今日之事也「姑且饒你一條命,再與建隆幫糾

道:「有人來林家麼? 見秦湘生站在遠處向他招手,乃上前 便趕去林孟剛家,尚未到他家,駱冰客唯唯諾諾,齊雲飛揮揮

,齊雲飛揮揮手

便

:「把衞廣民喚來, 秦湘生搖頭表示沒有, · 咱們先去汴梁 沒有,齊雲飛道

掌,今番再來,但覺一刀友情此住了一段時期,對城內一切瞭如指快馬趕到汴梁城,幾年前,齊雲飛在快馬趕到汴梁城,幾年前,齊雲飛在東又呆了兩天,因毫無頭緒,才騎着 大,汴梁人幾乎無人不識。 住在城內,且是城內的富戶,家大業 是武林中人的好朋友叫鄭學禮,就是 古城更加殘舊一點而已。他有一位不 衞廣民和秦湘生在留賢

的?一定是做了父親,特地來派紅鷄道:「齊公子,今日是甚麼風將你吹來人去鄭家。門公鄭福認得他,驚喜地 生兩人先到高昇客棧等候,他自己 入了城,齊雲飛着衞廣民和秦湘

你家公子在家麼?」 齊雲飛含笑道:「還沒這個福氣,

家。」鄭福熱情地道:「公子且坐一 待小的着人去找少爺!」他不管三七%。」鄭福熱情地道:「公子且坐一陣「剛才與朋友出去喝酒,尚未回 把齊雲飛拉去大廳。

如由在下去酒寮找他。」 齊雲飛笑道:「老人家不要拉,

裏面忽然傳出 一個清脆的聲音:

飛,像被人點了麻穴 出一位麗人來, 嘮叨?」話音剛落 張櫻桃小口張得老大 「鄭福,你整天囉囉囌嘛, 那姑娘目 ,一動不

好?咦!怎地還未找到婆家?」 齊雲飛笑問道:「 鄭家妹子這向可

是說話氣人……兩位嫂嫂沒有來麼? 羞紅了臉,輕啐一聲··「齊大哥·····老 只見她眉宇間閃過幾絲幽怨之色,那姑娘便是鄭學禮的妹妹鄭慧珠

着老婆到處跑,成何體統?」 「沒來沒來,大丈夫出來辦事, 帶

啦!還不着人去烹茶!」 轉頭駡道:「鄭福,你越老越糊塗鄭慧珠不知爲何,有點手足無措

你要在何處款待齊公子?」 鄭福乾咳一聲:「小姐,老奴不知

鄭慧珠揮揮手:「你笨手笨腳的,待我沒有例外,反正齊大哥又不是外人。」 「少爺一向請他到內廳,這次當然

來接引,齊大哥,你請進。」 改天着你兩位嫂嫂替你留意一下 鄭家妹子呀,你今年二十了吧? 齊雲飛笑嘻嘻地道:「如此你先

**開腔,又道:「你對你兩有心冲淡一下她的情緒** 開腔,又道:「你對你兩位嫂嫂的目光有心冲淡一下她的情緒,是以見她不苦。齊雲飛亦非不知道她之心意,却姻,如今聽心上人這樣說,更加氣女有心,襄王無夢,躭誤了自身的婚 鄭慧珠暗戀齊雲飛已久,只是神 ,又道:「你對你兩位嫂嫂的冲淡一下她的情緒,是以見

> 袖而去,齊雲飛望着她的背影,心頭道:「你坐吧,小妹去取茶--」言畢拂說着已至內廳,鄭慧珠沒好氣地 陣黯然。

道:「齊公子,小姐說她更衣去了 出 剛喝了一杯茶, 後再出來陪你。」齊雲飛稍鬆一口氣 未幾,一位小丫頭捧了茶具出來 不料鄭慧珠已盛裝

過一番刻意梳粧打扮, 心動。 人,連見過無數美女的齊雲飛亦怦然過一番刻意梳粧打扮,更顯得艷麗動 鄭慧珠有心讓齊雲飛留意她, 經

候,不好意思。」 鄭慧珠怯生生地道:「讓齊大哥久

找。」
我,那跑到遠處去前的大美人不追求,都跑到遠處去男人,眼睛都長到那裏去了,怎地眼 也是一種享受。嗯,我真奇怪汴梁的 齊雲飛道:「不礙事, 一個人喝茶

也不如兩位嫂嫂好看。」胡說甚麽?」稍頓又道:「小妹再…… 鄭慧珠紅着臉嗔道:「齊大哥,你

鄭家妹子,你要求不要太高。 「這又未必,所謂靑菜豆腐各有所

便嫁個村夫,還是油頭粉臉的浪子?」 且說說條件,待大哥替你留意一下!」 鄭慧珠白了他一眼。「你要小妹隨 「汴梁的男人不全是這兩類吧?你

人做你的第三個老婆?」 如你先告訴 5先告訴小妹,你喜歡甚麼樣的女鄭慧珠咬咬下唇,俏皮地道:「不

> 纏住! 「胡鬧,我命不好才會給兩個女人

而且愛得很深?」此話一出,他才猛

齊雲飛脫口道:「難道你也愛過人

「未身歷其境的人,難明其中苦衷 「言不由衷!那個男人不喜歡三妻

跟你說你也不明白!」 「難道兩位嫂嫂經常爭風呷醋,使

聽計從。 會改變,她們爲了爭寵, 目光一亮,道:「也許多討一 你永無寧日,是以重出江湖?」鄭慧珠 一定對你言

如此,像大哥那樣,最近也學人去花待你好,你還不滿意?你們男人都是鄭慧珠微微一呆,急問道:「她們 我都很好,而且好得不得了。 女人作甚?何况你也說錯了, 齊雲飛哈哈笑道:「我要木偶似 她們對

們是兩顆心待我,而我是用一顆心待內疚、難過,因為我只有一顆心,她工匠因為她們待我太好,是以令我 街柳巷。」

她們,你說我難不難過?」 「那對你來說,不是更便宜麼?」

便不會覺得難過。」齊雲飛雙眼灼灼望一我愛她們,如果我不愛她們,我

分平穩:「我了解。」 「你了解?」齊雲飛愕然問道:「你 鄭慧珠有點不安,但她語氣却

爲何會難過!」 了解甚麼?」 鄭慧珠道:「我了解你的心情,

> 門羹哩 像伙 見鄭學禮回來,都暗自鬆了一口氣。 臉,把頭低垂,把手玩弄袖管。 然覺得自己失言,而鄭慧珠亦羞紅了 你怎不替我招呼齊兄?」兩人一抬頭, 回家,還說重色輕友?」鄭學禮問道: 「小弟一得到鄭福的通知,便趕緊煙!」 齊雲飛笑駡道:「你這重色輕友的 猛聽一個男子的聲音道:「妹子 , 若非令妹招呼我, 恐怕要吃閉

「快從實招來,你今日到舍下, 有何目

來看望老朋友, 齊雲飛故意道:「豈有此理,小弟 你怎會認爲另有 目

夫人攆出家門哩!既然是來看望小弟 那好得很,咱們去喝酒。」 「小弟不想在外面露臉,今晚還是 鄭學禮喜道:「我還以爲你是被嫂

在府上用飯。 鄭慧珠忙道:「正該如此,大哥你

自己學壞,不可拉別人下水一 「令兄應改名學壞,不可再用學禮

捧上來,鄭家的確不愧是大戶之家, 三人鬧笑了一陣,下人已把酒菜

在左首相陪,酒過三巡,齊雲飛道:辦的菜餚,依然十分豐盛。鄭慧珠坐家裏儲備的食物甚爲充裕,匆促之間 大有進步!」(未完・八)

止,後經三公主同意,憐花退出房外,由小燕子替其療傷,期間, 公主的師傅荀慧月突然出現,小燕子於是退出,師徒相見,荀慧月連 上文提要: ,後經三公主同意,憐花退出房外,由小燕子替其療傷,期間,三,幸被小燕子制服,把她抱回房中,欲脫衣爲其檢驗,但爲憐花阻 長老,忽聞笛聲,三公主即着魔般持劍欲殺在場人 小燕子與三公主等人回到宮中,正欲找尋魔教兩名 

故

希望在閉關之前能和師父小聚數日

「是的!弟子知道師父即將閉關

而南下探望,不料弟子無能,竟被

人擄去。」三公主道。

「不用再說下去了,

我出關之後就

C 67

忙追問三公主被擄的經過····

允相助將功贖過

怪。

但她竟然一句也不提

尚、王重山三個人聚在一塊兒低聲交

小和尚笑道:「小燕子 見到了荀

女俠麼?」

給我,就不會弄得那麼難堪。」 吃了一頓排頭了?」小道士關心的說。 小燕子道:「你們如果肯傳個警示 「聽說荀慧月的脾氣很壞 是不是

感不安,接道:「我雖沒有挨駡,只怕這時哭聲由房中傳出,小燕子大

出來,唉!這一次我倒要抽出一些時感覺到有些不對,但一時之間又說不來看你,一路行來,江山依舊,只是 魔宮,爲這位金枝玉葉的徒弟出一口 三公主報仇的事, 主的决定並不反對,但她絕口不提爲 ,查看一下江湖上有了甚麼變遷。」 她沒有責備三公主,顯然對三公 依照荀慧月的脾氣 却讓三公主大感奇 一定會殺入

看到小燕子行過來, 小燕子行到室外, 只見道士 三個人才面 ` 和

露喜色,迎了上去。

「見到了。」

三公主要受一頓痛責了

王重山說:「荀慧月怎會責駡公主 「你替公主療傷,是件好事啊!

不太雅觀。」 「好事是好事 只是……只是有點

問到底的追問下 「怎麼回事呢?」王重山打破砂鍋 去。

小燕子說出了療傷的經過

我佛有靈,荀慧月沒有一劍殺了 小和尚低聲說道:「我的媽呀! 眞

的尊貴。 王重山是宮衛出身, 「這以後要三公主如何見人哪? 也知道公主身份

你爹也不能告訴。」 緊記在心,這件事讓它埋在心裏, 「我們都要守口如瓶,小燕子, ,」小道士一副足智多謀的樣子說: 「我看, 這件事絕不能洩露出去 你更要 連

裏就是。 子說:「但是你們這麼說了,我記在心 麼嚴重,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對,」小燕 「好吧!本來我不覺得這件事有甚

關一個女人的名節 公主!」 「還不嚴重啊?」王重山道:「這有 ,何况她還是 一位

咱們一起闖蕩江湖,你們同不同意?」 「好了,我不說就是,不過她想和

的侍候她,那可是活受罪!」 :「她是公主啊!咱們四個人一天到晚 「這個……不大好吧!」小和尚說

,咱們聽令江叔叔,她也要聽命行 「不會呀!她告訴我, 她和咱們一

」小道士說:「荀慧月旣來了 「這件事, 恐怕三公主也作不了 一切

要不然就不帶她去。」 江湖上行走,就得依照我們的規矩, 「對!」小燕子道:「她要跟我們 到

才對。」 她按我們的規矩行事?我們都聽她的 知天高地厚,她是公主啊!怎可能要 却在暗暗忖道:「小燕子一片純潔, 王重山搖搖頭,欲言又止, 心中 不

魔教的人不會就這樣消失在聽蟬院中 ,我們要想個辦法找出來。」 小和尚突然扭轉話題,道:「兩個

:「小燕子已捜査過這裏的花樹假 「會不會已經離開了?」王重山道

別說是人了,就是一隻飛鳥也不容易 有兩百人以上,王彤親自指揮坐鎮 侍衛重重包圍起來,人數之多,只怕 偷瞧了一下,整座聽蟬院都已被內宮 「應該不會,」小和尚說:「我剛剛

出去的機會。」王重山提出質疑。 「荀慧月可以進來,魔教中

知道她是三公主的師父,」小和尚道: 「自然可以放她進來了。」 「那不同,你叔叔認識荀慧月, 也

「這些事用不着我們煩心了 荀慧

> 月到了, 談話之間, 咱們只有聽命辦事就行。」 憐花已行了過來, 道

着三公主行入廳中。 四人入廳小坐不久, 荀慧月已帶

「公主請四位到廳中議事。」

拜見。 等都有着極高敬慕, 這對位譽滿江湖的女俠 齊齊起身, 小和 行禮

醫治 門中最高的蠱術之一,幸好下蠱人還 人。」 人就立刻痊癒,所以我們要生擒此 在這裏,這種蠱術雖然厲害,但也能 身所知,公主中的是活蠱,那是萬蠱 是設法解去三公主身上的蠱毒,就老 老身十分感激,但目下最重要的事 笑道:「小徒的事,承幾位援手相助 荀慧月揮揮手 , 只要下蠱人施術, 引出活蠱, 示意幾人坐下

齊聲回答。 「是!我們聽候女俠差遣!」四人

道長,說:「你兩人擔任守衛的責任, 的人!」荀慧月目光一掠黑羅漢和白羽 「小燕子,你和老身負責擒拿下蟲

以阻他們的去路,務求一擊成功 小燕子說:「找不到他們藏身之處。」 「可是,晚輩已捜查過聽蟬院,」

行。」
攻入密室,只怕要化費一段時間才 門石壁,深處地下, 「他們躲在我練功的密室,那裏鐵 」三公主說:「要

「力攻不如智取!」黑羅漢道:「但

重要的是先要瞭解他們是否怕死 「魔教中人冥頑悍强,不到絕地 0

法。 他們不會自刎。」三公主說出了她的看 荀慧月道:「你是黑羅漢七巧僧

吧?

「好!江湖上傳說你智計百出, 你有甚麼辦法?」 說

「小和尚的看法是,應該採用水火 最爲有效。」

的消息絕不能洩露, 擊成功。」 「好辦法,」荀慧月接道:「老身到 以便出其不意

黑羅漢說出了一番計劃。

三公主練功的密室, 在一座廂房

抵隙而入 些桐油, 十擔乾柴在密室入口處燃起, 小和尚的辦法是烟薰火攻, 火勢燒得很旺 ,强烈的濃烟 加上

之中。 兩個魔教長老果然是隱藏在密室

公主展開 只是計劃引發三公主的蠱毒, 他們並沒有把這些侍衛放在心 一場屠殺。 讓三

就樂得袖手瞧熱鬧了。 他們知道三公主的劍法精絕, 也

老兒抓住 手,準備大鬧皇宮,最好 中的魔教弟子,要他們兩天後集齊人 他們第二步計劃是召集會聚在京 這就養精蓄銳 一學把皇帝 躱在地下

密室中打坐調息。

宮中的實力,已有了大概的瞭解,召 集了分佈在京中的魔教弟子,力量足 段時日在宮中蟄伏 他們

這股突然出現的力量 但他們却未料到小燕子和黑羅漢

手王彤 他們心目中唯一的勁敵,是摘星

法忍受。 兩個武功精深的魔教長老, 濃烟加上撲鼻欲嘔的 桐油 也一樣無 氣味

飛撲而出 來,挑開一些燃燒的乾柴, 辰之後,他們打開密室的鐵門衝了出 切都如黑羅漢所預 料 在濃烟中 個時

出,迎面就是一掌。 之心,見兩個黑衣人由濃烟中飛射而久聞魔教技藝,小和尚存下一試

掌 感受到有人攻襲, 雖然視線不清, 但兩個黑衣 也揮手拍出 仍

實。 黑羅漢是誠心試敵,雙掌竟然接

被震退五六尺遠,落着實地 蓬然輕震中, 黑羅漢躍起的身子

下落去 但那黑衣人受到掌力一阻,也向

熄去了火勢 度飛身躍落在庭院外面,就地一浓 爲火勢燃着,但人却沒有受傷, 那正是烈火燃燒的地方, 衣服雖

C 68

敢自作决定而報皇帝,請旨裁决。 這等放火逼敵大陣仗,王彤也不

火勢失控,一切都照王彤意思去辦。 皇帝要王彤早作準備,只要不使

對魔教中人潛入皇宮的事有些不滿。 但王彤瞧得出皇帝心中的不快,

顯然是對三公主也極不滿意。 問詳情,更沒片言一語賜慰三公主, 愛女雖然重要,但把魔教中人隱 皇帝沒有賣叱王彤,但也沒有細

的 匿宮中, 大罪,能不追問,已經是皇恩浩蕩 影响到皇帝安全,更是賜死

小燕子已迎了上來。 兩個黑衣人落入庭院,荀慧月

採取了合圍之勢。 四週數十個侍衛雖未逼近,但却 黑羅漢、小道士、王重山擋在密

小個子,男的赤手空拳,女的手中却般的高矮,身不及五尺,又瘦又枯的 不錯,兩個人雖是一男一女,但却一 室前面,已有十幾名侍衛入室救火。 小燕子打量敵人,發覺憐花說得

:「那一位是萬蠱門中人?」 荀慧月打量兩人一眼,冷冷說道

光轉動,四下打量。 夜這個陣仗,你們是準備動手了?」目 魔教,」黑衣老婦人冷冷說道:「看今 「老身出身萬蠱門,但現在已身爲

但王彤早已有備,低喝一聲,道 這時天色已暗,夜幕將垂。

:「亮燈。」

火把,還有五盞孔明燈,分由不同的 方位照射過來。 刹時間火光閃起,亮起了 十幾支

整座的聽蟬院,都在火光照耀之

夠施下活蠱的,只有少數幾人,想來 才淡淡一笑,道:「聽說萬蠱門中,能 敵人已完全失去了黑夜遁逃的優勢 妳在萬蠱門中的身份, 定然很高 荀慧月看四週防守的佈置, 估算

皨的手段麼?」 「不錯,妳可是想試試老身施下活

「可以,不過你先回答我幾個問

「那要看老身是否高興回答妳

「爲甚麼要投入魔教?」

太多了。」 突然一揚右手,兩點綠芒疾飛而

黑衣婦人冷笑一聲,道:「妳問得

面對着會施活蠱的人, 一道彩虹

荀慧月也不敢心存大意,立刻拔劍擊 劍入手,已飛起一道寒芒,眨眼

問, 那兩點綠芒,竟被劍勢劈斬成片 劍勢之快,直叫人目不暇接。 竟在身前佈成了一片寒芒劍幕。

道。

片碎屑落下。 荀慧月感覺到着劍處毫無力道

落地的碎屑微帶血腥。 似是一種活的小虫。

可惜已被斬碎,看不出那是甚麼

黑衣老婦人臉色一變,道:「妳是

她從未見過這麼快的劍招 不禁

荀慧月沒有回答, 攻了過去。 也不容她再施

襲擊,長劍一擺, 了下來。 劍如撒佈漁網, 化成一片光幕罩

黑衣人 小燕子也同時出手 ,攻向另一個

本領, 黑衣人冷哼一聲,學掌迎擊 飛躍撲擊,攻出一掌 他誠心要在荀慧月面前施展一下 看來人未帶兵刃,竟然也不亮

聲慘叫 原來小燕子一出手, 雙掌接實,黑衣人突然發出了 一股强大的掌力中帶着凜烈的熱原來小燕子一出手,就用天雷神

掌 黑衣人千思萬想 他未料到

刺穿了對方左肩,同時點了兩處穴荷懸月也制住了黑衣婦人,一劍 膚也變成黑色,似被火炙。 勢相觸,立時被震斷右腕 年紀輕輕的小侍衛竟然身懷絕技 7 懷絕技,掌心未料到一個

是他們遇上了中原兩位最高的高手,兩個黑衣人的武功不是很差,只

**国四六六七九九** 內線廿七營業部洽 訂 篇篇佳作 武俠世界 閱請電

把那黑衣婦人帶入一座雅室之中 只一個照面, 雙雙受傷被擒。 王彤帶走了黑衣男子,荀慧月却

雖然身懷異術,却是無法施展。 黑衣婦人身上有六處穴道被點, 荀慧月冷冷說道:「解去三公主身

沒有人能解去三公主的蠱毒了。」 就一劍一劍斬妳,斬到妳答應爲止。 你的穴道,任你離去,不肯答應,我 中的蠱毒,我就放你一條生路, 黑衣婦人道:「老身死了,就再也 解開

只要下些功力,仍然能解去三公主身 人右手一根小指,道:「胡說八道!我 中的蠱毒。」

一呆。 黑衣婦人想不到荀慧月下手如此

劍光洒落,又斷一指。 荀慧月道:「妳答不答應?」

刺瞎你一隻眼睛!」 話,荀慧月已冷冷接道:「這一次, 黑衣婦人吁一口氣,還未來及答劍光洒落,不過

黑衣婦人吃了一驚,道:「慢!」

芒,已指向黑衣婦人的左眼。 「答應了是麼?」荀慧月冷厲的劍

放了我麼?」 「好!我治好她的蠱毒,你真的會

如籍故耍甚麼花樣,那就有你的苦頭 「我答應了妳,就不會食言,但妳

婦人目光一掠荀慧月,接道:「還要一 之上,再準備一瓶上好的烈酒,」黑衣 隻肥壯的公雞。」 「好!先把三公主平放在一張木榻

「還有麼?」

引蠱之時,一定要解開我的穴道。」 「夠了,就是這兩樣東西,但行法

連尋死的機會也沒有。」 劍很快,尤其在我全神戒備之下,你 「可以,我希望妳不要搗鬼,我出

的事,不要變卦。」 「我已經領教過了,只希望妳答應

三公主被安排在一間雅室中,

在一張木榻上。 爲了使她安靜,荀慧月點了她的

中。 出了一些金色的粉末,投入了火光之 光,然後由身上取出一個小瓶子,倒 燃了起來,立時泛起一片藍色的火 黑衣婦人把烈酒倒在一個瓷碗中

佈滿全室。 一股怪異的香味混入了酒味之中

C 70

荀慧月提劍站在那黑衣婦人身側

,嚴密監視着她的一舉一動。

分站在雅室四週。 小燕子、黑羅漢、王重山、憐花

停的揉搓,口中唸唸有詞。 黑衣婦人雙手在三公主小腹處不

疾噴而出。 刀,右手一揮,斬斷雞頭,一股鮮血 突然站起身子,抓起公雞和桌上的小 大約有一刻工夫之久,黑衣婦人

飛出一點綠芒,急急射入了雞身之 這時,三公主的鼻孔之中 似是

,但却都看得心生寒意。 沒有人看清楚那是一個甚麼東西

的烈酒之中,道:「好了。」 黑衣婦人立時把雞身投入了燃燒

它薰醉燒死,我怕牠會再找上三公主 已習慣寄生在三公主的身上,如不把 黑衣婦人道:「老身弄的活蠱,牠 荀慧月道:「那是甚麼東西?」

,能不能讓我們開開眼界?」 , 所以只好犧牲牠了。」 荀慧月道:「是一種甚麼樣的動物

天不行,下一次如果我們還有見面的 機會,也許老身會讓諸位瞧瞧。」 「不行,這是老身的秘密。至少今

改變,不過,要等到三公主完全恢復 之後,妳才能走!」 荀慧月道:「我答應放了妳,絕不

,妳解開她的穴道,立刻可以証明。」 黑衣婦人道:「她現在已經恢復了 荀慧月沉吟了一下,解開三公主

的穴道。

是她在我身上下蠱。」 三公主挺身坐起,道:「師父, 就

蠱毒已解,試試看,是眞是假?」 「我知道,」荀慧月道:「她說妳的

怨! 我們公公平平的放手一戰,生死無 多,內心積存了很深的怨恨,來吧! 着黑衣婦人,道:「我被妳折磨了一年 ,立刻精神一振,隨手抓起長劍, 三公主運氣相試,果然蠱毒已解 指

我非妳之敵,但老身還有自救之道, 得好去。」 逼我拚上老命,三公主未必一定能討 主不要逼我,憑籍眞實的武功,也許 黑衣老婦人冷笑一聲,道:「三公

脚, 道:「我已經答應她,只要不再暗動手 「雲兒,」荀慧月攔住了三公主 就放她離開,你不能讓爲師失信

弟子折騰慘了……」 「這老妖婦以蠱毒制我,一年多來, 「弟子不敢,」三公主欠身說道: 把

處,自然是各爲其主了。」 「那也不能怪我,咱們彼此敵對相

過妳。」 斷了黑衣婦人的話,道:「希望妳盡快「妳可以走了,」荀慧月冷冷的打 離開京師,下次再遇上,我也不會放

荀女俠名不虛傳,果然是言而有信, 老身這就離開。」 黑衣婦人歎息一聲,道:「很好

> 道:「不好意思啊!小和尚不是找麻煩 ,只是想向妳老人家請教兩件事情。」 那黑衣老婦人精通漢語,點點頭 黑羅漢一橫身攔住了黑衣婦人

復發?」 「三公主身中的蠱毒,日後會不會 定會告訴你。」

問吧!不過不能說的,老身可不一 道:「好吧!你這小和尚挺有禮貌

過小和尚最先想到。 這確是一件令人關心的事,只不

毒害了。」 只要除去身中蠱母,就完全擺脫它的 活蠱,雖然老身隨時可要它發作,但 「不會,」黑衣婦人道:「她中的是

雄的豪情坦然,佩服,佩服。」 人家雖非中原人氏,但倒也有中原英 黑羅漢點點頭,笑道:「好,你老

臉上竟然也泛起了笑容。 一頂高帽子扣過去,那黑衣婦人

出來,可以使我們大廣見聞,那可是 二件事問得有點過份,不過妳如肯說 一件大大的榮譽啊。」 打鐵趁熱,小和尚接着問道:「第

的,老身也不會被你騙出口來。」 「老身能說的,自然會說,不能說

讓人吞下去的?」 之中讓人服用,那應該是一種粉末之 類的藥物,你老人家這活蠱,是怎麼 「苗疆蠱毒,大都是放在食物茶水

負的神色,道:「不錯,苗疆萬盛門中 黑衣婦人臉上泛起了一股頗爲自

却是屈指可數,連老身算上,也不過也叫人防不勝防,真正能施活蠱的人 三五人而已。」 確有很多下蠱的高手,下蠱的方法

出滿臉不解的問道。 道還有死蠱、活蠱之分麼?」黑羅漢裝 「同樣下蠱,一般的取人性命, 難

「大大的不同了,」黑衣婦人說:

**蠱**之道非吞入腹中,無法傷人 「小和尚眼界不寬,可也聽說過下

以役施活蠱在百丈之內,侵入人身。」用不着把蠱毒置入酒食中了,老身可 人冷冷說道:「能玩活蠱的人,早已經 不着把蠱毒置入酒食中了,老身可 「皮相之論,孤陋寡聞,」黑衣婦 人都聽得心頭大震,由心底

意思是說,妳在百丈之內, 黑羅漢淡淡一笑,道:「老前輩的 隨時可 以

冒出來一股寒意。

,你可是懷疑老身會暗算諸位麼? 黑衣婦人淡淡一笑,道:「小和尚

•「我們都在全神戒備着, 如有活蠱侵 至少,我們會有點感覺才對。 「這個,我想不會吧?」黑羅漢道

功修養能到了這位女俠的境界,天下慧月的身上,接道:「如果一個人的武慧月的身上,接道:「如果一個人的武 最厲害的活蠱也無法侵犯到他了。

> ,放眼江湖,也沒幾個人能在她劍下女俠,是我們中原武林中頂尖的高手 老前輩可算是第一個在她劍下

以荀慧月的修養,也不禁臉上泛

現出一抹笑意。 高帽子的威力,當真是無遠弗屆

,天下能有幾人可以逃避。

「這位女俠劍網的綿密,連老身的飛蠱 「這就難怪了,」黑衣婦人笑道:

記着,走得越遠越好。」 荀慧月淡淡一笑,道:「妳可以走

轉身向外行去。 「老前輩,小和尚送你一程, 「是是是,老身告退。」黑身婦人

脚了。」 院外警衛森嚴,老前輩縱然不放心上 但如衝殺出去,恐怕要大費一番手 聽蟬

必有報償。」 老身不會白白受你一番照顧, 「好,好, 」黑衣婦人道:「小和尚 日後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老前輩

怎麼會變得這樣彬彬有禮了?」 長長吁一口氣, 目睹兩人離去之後, 道:「小道士,小和尚 小燕子突然

,我得去接應他一下。」一閃身,疾如道:「小和尙臨去時給我扮了一個鬼臉 「我看他是別有用心,」白羽低聲

> 當心被他們把你也帶壞了。」 :「小燕子,你和他們常日相處下去 大,果然是名不虛傳。」荀慧月微笑道 「早就聽說過黑僧、白道,人小鬼

刀 霹靂手段的人,心地太好的人不能操之中,必需要操刀一割,那就要具有 整個江湖都籠罩在一種邪惡的詭秘「師父說,我本就不是一個好孩子

他處置。」 我認輸了,有時間我會登門拜見, 握了,你見着他時告訴他, 訂下了一場賭約,看來他已經勝劵 弟,」荀慧月幽幽一歎,道:「他和 -了一場賭約,看來他已經勝劵在·」荀慧月幽幽一歎,道:「他和我「想不到老瞎子會這麼教育他的徒 這場賭 任約

了。 「只怕老前輩再難見到他老人家

難事,難道他……」 以他深厚的武功,活上個百多歲不是 荀慧月臉色一變,道:「爲甚麼?

身上。」 「家師把一身功力,已轉嫁到晚進

**閃動,竟然隱隱現出殺機。** 麼會收你這個徒弟?」荀慧月目中神光 「那是說你害死了師父?老瞎子怎

心的忿怒,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一擊,必將是追魂奪命,她手中有劍 父的性格,這是真正的生氣了, 劍上寒芒顫動,似已無法克制住內 三公主看得心神震動,她知道師 出手

「老前輩誤會了,」小燕子無限委

經多活了幾年,就是等晚進入門,他大逆不道,但家師說他天年早盡,已屈的說:「弟子雖然愚昧,也不敢如此 託請江叔叔代他物色……」

字? 「那一個江叔叔 他叫甚麼名

往的好友。」 「江千里,他是師父近年中唯一交

力,」荀慧月說:「讓他油盡燈枯,早「所以你就接受了他轉嫁給你的功 日絕命?」

「晚進不敢。」

餘怒仍存,殺機未消 「說!究竟是怎麼回事?」荀慧月

法傳燃薪火,晚進心中雖是悲痛欲絕 ,但却無能拒絕……」 「師父點了晚進的穴道,以開頂大

認輸之後再死啊!」 「哼!可惡,他要死,也該等我去

門,不再和弟子泪見。 我代他完成三個心願,然後就自閉石

「你是說,老瞎子還活着?」

裏還能活得下去。」 之後與世隔絕,人在那種環境中,那,那扇石門是唯一通氣的地方,關閉 「晚進不知道,那座石洞深在山腹

還有活命的機會。」 功精深,已快成金剛不壞之身,應該 「你爲甚麼不打開瞧瞧,老瞎子內

才啓開石門,否則那就是背棄遺命 「他囑咐弟子, 最快也要三年之後

害他淪入魔道。」

「這樣嚴重麼?」

字的虚假。」 「是,晚進句句眞實,絕無一言

「他要你代他完成甚麼心願?

白道走在一起,晚進是不能不聽了,定是要聽從江叔叔的令諭行事,不得三是要聽從江叔叔的令諭行事,不得一人是盡力逐出魔教,以解武林之 要借重他們兩人的幫助呢。」何况他們江湖經驗豐富,日後晚進還

有甚麼囑咐沒有?」 「只有這些麼?」荀慧月道:「他還

「有……」小燕子道:「但晚進不敢

「有甚麼不敢說的, 怎會如此膽小怕事?」荀慧月 天雷老人的衣

上開罪了老前輩, 的人我都可以開罪, 「晚進天不怕 **開罪,但絕不能開罪,因為師父說過,天、地不怕,只怕言語** 地不怕 只怕言語

「是!師父說,他最怕的人就是老 「老瞎子真的這麼說過?」

如 語氣眞擊,歲上體於初來的。」小燕此,我這作徒弟的怎敢不怕。」小燕 「他怕我?」

子語氣眞摯,臉上還泛起了笑容。 道:「我誤會了他二十年 但荀慧月却突然流出了兩行淚水 我 一直認

C72

爲他輕視我……」

像是拜佛求神一樣。」 父提起老前輩時 是起老前輩時,一臉誠敬之色,就「不不不,」小燕子急急接道:「師

甚麼不多活幾年?這兩年我閉關靜思 樣死了。」 ::「可是你竟然等不及我去見你,就這 也早把很多事情想通了,」荀慧月說 「老瞎子,你為甚麼不告訴我?為

「老前輩,」小燕子黯然接道:「師

我 「怎不早說!在那裏?父留了一封信給你。」 快拿給

開石室之後,把它燒了,而且不得拆告前輩,如是無緣相見,就要晚進啓果有緣能見到老前輩,就把這件事奉 閱 揣在師父衣袋之內 小燕子接道:「留在石室裏, ,師父說,晚進如 仍然

提出來吧。 荀慧月拭去臉上淚痕, 你有甚麼要我幫你的地方,只管 道:「小燕

武林同道就有救了。」 「如有荀女俠出面主持大局,中原 黑

隨着話聲,江千里大步而入

樂。江千里撲了過去 「江叔叔,」小燕子歡叫一聲, 白道和王彤魚貫相隨身後。 一副如見親人的快

「不用客氣了,小燕子已經告訴我「是!江某有幸,拜識女俠。」 「你就是江千里?」

> 照顧他了。」你的事情,老瞎子這些年來, 多虧你

雙目,也會重見光明呢。」 道:「必會雀躍而起,說不定連失明的 「他如能聽到這一句話,」江千里

河 :「荀女俠是何等身份?你豈可信口開「江兄太玄了吧?」 王彤低聲接道

却不肯復明。」醫雙目的能力,使它重見光明,但他 「是真的 」江千里道:「他本有自

沒有讓他愛看的人和物。 「因爲,他認爲這個世界上,已經 三公主突然接道:「爲甚麼?」

但見師父垂首含淚,立刻住口 「這個……」三公主正想出言辯解

後的心願,為使小燕子有能力搏殺强我把小燕子引入他的門下,完了他最性抗拒,這也是他自求速死的原因,性抗拒,這也是他自求速死的原因, 敵 着深厚內力,可以壓制奇毒,不讓它 ,才轉嫁內功,自閉石室, 「他身中魔教七煞毒針,雖然仗憑 嫁內功,自閉石室,以求解,為使小燕子有能力搏殺强子引入他的門下,完了他最

再把小燕子引入他的門下?」 ,你爲甚麼不多等兩年

道:「何况魔教東進,江湖上大劫已成也不忍再見他毒發時的痛苦,」江千里 再晚就來不及了。」 「荀女俠,我已經等了五年了

「天啊! 難道這就是定數?我爲甚

> 年大夢初覺,人醒來恨事已鑄,當今麼想了二十年才想通這件事情,二十 可是我却誤了他。」 之世,只有我能助他解去七煞毒 針

,竟然不敢尋上門去,拚着一命,代人膽小如鼠,心畏荀女俠的快劍奪魂一個淸朗明徹的局面。恨只恨我江某在此地能遇上荀女俠,而且又是如此在此地能遇上荀女俠,而且又是如此 義兄求告女俠……」

是口頭上隨便叫叫?」 望着江千里,道:「他真的認了你, 『江千里,道:「他真的認了你,還「你是他的兄弟?」荀慧月訝異的

參王,再加上義兄傳嫁薪火,才造就 傳人,他活得太辛苦了,日日如利刃 傳人,他活得太辛苦了,日日如利刃 中心,因此江某人找到了小燕子,孩 对心,因此江某人找到了小燕子,孩 一年之內,幫他找到衣鉢 大樓 一年之內,幫他找到衣鉢 言而無信,準備把武林絕技埋入泉下論,說他畏苦求死,自私可耻,而且一次他自行尋死,江某人斗膽和他爭 「是真的,」江千里黯然說道:「有

,他雙目已瞎,甚麼人幫他代筆寫 荀慧月道:「聽說他留了一封信給

音,」江千里歎息一聲道。 感應能力之强,可辨識十丈落葉的聲 「義兄自己寫的,他目盲心不盲

(未完・八)

上文提要: 紅樓之後,狄飛驚仍主掌六分半堂大局;但北京城自從金風細雨樓大敗六分半堂、雷損被當場格殺於 

橋下

C 73

就醫,不料在橋上遇到雷門五天王的襲擊,劇鬥中雷重赫然發現馬車後病情轉劇;風雪中在四手下吉祥如意保護之下,駕着有篷馬車赴外大勢已爲金風細雨樓所掌握,六分半堂乃處於劣勢。蘇夢枕自斷腿之



惕。」林哥哥道 在樓內搞組織 「你對白愁飛的一 9

夢枕;要殺蘇夢枕 ,須除白愁飛?」

「你的推斷很有長足的進步,但還

得大堂主賜敎。」

算精確, 自己一早已見及此云云, 之後,總會有些後知後覺的意見,說 見,而是成敗論斷。一件事情發生了 勉强可列爲後知先覺。 你的論見還 試想

之役頗爲相似,蘇夢姓底下伏襲,這法子跟姓底下伏襲,這法子跟她 那是唐寶牛 他卻沒料到:那狙 橋底忽被銀槍刺 「有日他帶護衛 的省 尚未撤手 真正的沈虎禪匿伏在水 無名已然殺 蘇夢枕一 破 立即 沈虎襌殺 虎禪刀下 乘轎經過心月 是個幌子 殺 成其中之 出 能全無警 省無名 在橋 過 省 無 得報

· 又有甚麼看法?」 伙飛鷲道 連殺五大高

卧病,王小石無心理事,楊無邪集中的豹子。目下金風細雨樓裏,蘇夢枕跛了腿的老虎,白愁飛卻是長了翅膀白愁飛。蘇夢枕武功再高,也只是頭 聲譽日隆、而且手段非常。」 只有白愁飛,步步為

「所以要毀金風細雨樓, 先得殺蘇

「我斗膽說這麼多, 其實便是爲能

「你剛才所談的 其實不是持平之

> 損之役,太過大意, 趁風轉舵 是何種情狀,論者 ·假如『雷家五大天王』這次成功得手 想當蘇夢 議論的人又會說: 能便會說:士氣可用 他日江湖上人又會怎麼個 授首 到霹靂堂雷門的 。也可 枕第二 成了 借風 作了 而是 ,假若此役中白 · 一番總會有道理, 一樣性品。反正, 何 能會說:蘇夢枕殺雷 英明抉 轉向 成敗論英雄。 結果, 白愁飛不自量力 故此 雷 擇 八泯不畏死 給蘇夢枕 [愁飛被殺 ,這不 也懂 無論 擧 所是

左右了判別的能力 的確有受到眼前成敗結果的影响,「大堂主說的是,我在論述的時候

無聊東西 得,根本不知道人生得有真正兄弟無聊東西,但事了 ,自告台階,表示自己才不搞這一患難與共的兄弟,就很容易自鳴淸 的好兄弟。就算雷總堂主死了 是該予以注意的:第一 得你。不過,有兩點 也不忘記他的恩情。一 、雷公、雷鳴、雷劈的確是雷總 「人人如是,自所難免 。我沒有跟甚麼人結拜過 ,但事實上, ,無論 他只是求之 個人如果沒 雷 Щ 成 這也怪一 敗, 總堂主 他 都 不 不套 高 有

果蘇夢枕和白愁飛、王小石公允的。我們不可輕視這種我說這番話連自己都駡在內 石和白愁飛,不 勝雷門五天王。」 不論智 可忽 武功 万石也有這等位內,可算是 因爲王小 都要遠

不了雷門五天王,白愁飛急着出早,我看『吉祥如意』四人,也未也至少犯了兩項錯誤。一是他出 不會放過他, 為人費解。二是白愁飛不該斂葬為何要表現給這四名手下看呢? 定有他的目的。他是志在表 因爲這樣一來, 誰都知道 , 日 兩項錯誤。一是他出手白愁飛今天雖然大捷, 他這樣 後 江 南雷家 也未必 無疑與雷 手 制

大堂主的意思是…

(以屬下之見,蘇他不是蠢人。) 愁飛這樣做,必 定有他的原

不見得是相處得太好 白 ` 王三人之

以見得?

石當然也不是個蠢人 火點下離開 如果他們真的那麼肝膽相照 · 過替人專醫跌打了。王小離開金風細雨樓,去金石坊一,王小石實在不必要在這風頭

强者冒上來,冒的人多了,要資質差一點的人都沉澱下去, 「北京城裏的蠢人是越來越少了 要互 互相擠

> 人的器重。王小石真要是無志於此,枕仍只讓我當老四,可見得他對這兩加盟與否對他而言擧足輕重,但蘇夢堂主的反擊大計。在那種情形下,我損。我那時候虛與委蛇,以便進行總 就不 鷩悠悠然的說:「蘇夢枕也曾差楊無邪兌,擠掉對方來掙一存身之地;」狄飛 過來說項 王小石。 得要先殺蘇夢枕;要殺蘇夢枕 字賣畫,駁骨療傷,那個地方不能 先誅白愁飛; 要殺白愁飛 並主掌六分半堂, 擠掉對方來掙一存身之地;」 會仍留在城裏了。天下偌大, 我覺得要毀金風細雨樓, 條件是讓我坐第四 但必須先解决雷 先得解决 一把交椅 就要 賣

軍星, 微星,領袖羣雄,雄才偉略;白愁飛般:「蘇夢枕好比是北斗羣星之首的紫 如佐輔 又能獨當一面,王小石則似是他的破 則是他的七殺星,爲他破關攻城 總堂主之才與蓋世武 與罩門之前 在叙述一些跟自己全然無關的事情一 有條不紊, 防護森嚴,在沒有 ,運籌帷幄 四人的組合,是 他評斷事情的時候 則是他的天相星,替他掌管印衝鋒陷陣,威鎭邊疆。至於楊 、右弼 語音也平靜穩定 貿然發動攻擊, 守護呼應 而郭東神、 樣得要敗 所以,他 就像是 而

林哥哥小心翼翼地問: 「那麼,

們現在只有靜待時機了?」

侵蝕, 洒些水 道:「何况,現在就有人找上了王小石 我們有利;」狄飛驚把雙手攏在袖子裏 或會疏忽,而時局也很可能會轉向對 ,王小石也找上了別人的麻煩。」 一起的木材,再堅固也耐不住長期的 這動作頗似雷損在世時候的習性 「一面等, 我們等下 ,金風細雨樓就像一 一面點些火 去,敵手會不耐煩 掘些土 大堆紮在

「誰找上王小石的麻煩? 以他稍微衡度了一下 問不該問的,該問的時候一定問,後,變得很小心,事事謹愼處理, 林哥哥自從在一年前受過大挫之小石也抄179 ,才誠摯的問: 所

他來問 他揣測狄飛驚這樣說了 便是等

如果他問了 狄飛驚便會說下

惹麻煩, 裹上下都有這樣的傳說:寧可得罪皇 知道龍八的背後是甚麼人在撑腰。 上了龍八太爺,這一輩只怕都不敢再 林哥哥不禁心裏一亮:任何人惹 也不敢得罪這個人 狄飛驚果然回答:「龍八太爺。」 甚至不能再惹麻煩了 誰都 朝

林哥哥覺得很慶幸。

他知道他問對了。

狄飛驚自然很樂意告訴他 王小石惹了這麼個天大的 人 知麻

是以他再問:「王小石找的是甚麼

人的麻煩?」

狄飛驚臉上微微帶着詭秘的微笑

這使得他看來更邪氣得好看 這次他的回答只有兩個字:

「先生。」

機說出一些獨到之見。) 問他意見時,他便下論斷, 可是雷損現在不在了 他還是慣於作一個觀察者, :自己跟雷總堂主太長的時日了, (狄飛驚臉上微笑着,心中卻省惕 造成部下對他求教徵詢 他却在有意無 提意見, 雷總堂主 他也藉

可是這算甚麼?

甚麼好處? 讓部下多瞭解自己, 而讓部屬太了解自己,卻肯 會帶來

定會帶來極大的危機!

位子上,做着雷損的事,享有與雷損 同等的地位。) (雷損死了,他現在就坐在雷損的

(他就是雷損!)

(他怎能到現在還做狄飛驚!)

不是狄飛驚了 (就算他仍是狄飛驚,但狄飛驚已

他在心潮起伏的時候

乎還被那「先生」二字所震愕, 說出甚麼話 9 也沒問得出甚麼話來。 ,林哥哥似 一時沒

王小石幾乎甚麼話都能駡得出 

來

更失去了耐性 他已失去了好脾性

C74

聲中,她撞到一個正在喝藥鎮胎懷孕性傷了脚踝的病人,並且在人猫慘嚎時間,踏得王小石店舖裏那隻老猫慘時間,踏得王小石店舖裏那隻老猫慘 要不是發現得早,這可要鬧出人命; 眞的忙了, 十個月的婦人 本來還不算很忙 ,其他搞砸的事情

王小石幾乎要喝叱她

他還沒有 只是「幾乎」。

溫柔已經嘴一扁、眉一蹙, 快要

而且已經哭出來了

簡直忙到不可開交。 這一來,王小石就更忙了

液,

忙道:「我甚麼也沒說。」

給那孕婦抹揩時被人罵爲「淫徒」而道 向人客賠罪,還要在他情急之際拿布 你啊。」他一面要向溫柔解釋,一面要 哭了好不好?你哭,人家以爲我欺負 「你不要哭。你爲甚麼哭?你不要

「我沒駡!」王小石急得直跺脚,

斷了三處的傷者:「我還沒駡呀! 因爲門口又進來了一個手臂關節至少

C 75

你……」溫柔哇地唏哩花啦地哭了出來「可是,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對人家變了臉色!」

央求:「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氣道:「你不要哭呀!」溫柔哇的 哭得更响,王小石只好挨近了 王小石有冤無路訴 ,只好低聲下 聲 些

麗可人,王小石看得一呆,溫柔嗔道笑,她美得像沾雨盛露的花容,更清 :「看你以後還敢欺負我不?」 忽聽「噗嗤」一聲,溫柔竟破涕爲

經很好的了。」 王小石喃喃地道:「你不欺負我已

溫柔聽不清楚,眉頭一皺道:「你

說甚麼?」 王小石嚇得倒吞四口空氣三口唾

起來 她看得混身不自在,雙頰也有些烘熱 溫柔歪着頭去端詳他,王小石被

「真的。」

「沒騙我?」

「你別這樣看人嘛!」

「怎麼?我這樣看人不行啊?」

「那是甚麼?」溫柔居然仍不

樣說話?

卸脫的情形,只說:「那個會飛的呀

王小石又去看顧另一人足膝關節

「你說他呀

」溫柔一說到他就

傷者悶哼了一聲,卻不痛叫出聲,王 小石連忙致歉,邊說:「他也是跟你這

過

「你知不知道你是個女孩子?」王

「女孩子?女孩子就不能看

子怎麼了? 十指交纏着,花枝亂顫的問:「我的樣 得像隻小狐狸似的,雙手背在身後 「我的樣子?」溫柔又一偏首, 哭

骨扭傷的,可是這干人忍着痛都不哎嗎?我是真忙。」剛好又進來了一個頸

治 了臼,王小石如獲救星,趕忙過去醫 這時,又有一個傷者,左腕扭脫

小石的背胛,道:「噯,小石頭,你知看西看,都看得不耐煩,用手指指王 知道昨天我去找那老阿飛玩,他可 溫柔卻還不甘心,也凑過去, 東

王小石低聲道:「哦?你昨天找他

趨了過去:「嗯?

入肺,只說:「沒甚麼。」 她髻上那朵野薑花的香味,清得入 王小石只聞一陣如蘭似麝其實是 心

都像鬼吃泥一般。」

溫柔沒好氣地道:「怎麼你們說話

王小石一不小心,下手重了, 那

「不是不行……」王小石接下去只

呀? 石感覺自己像是被人逼供。 「你知不知道你的樣子……」王

> 我別那樣看着他,再看,他會把我吃 牙癢癢,「你知道他昨天怎麼說?他叫

了。我看他是餓瘋了,天天在樓子裏

忙,跟你一樣,全沒點人味兒了。」

王小石哼哼嘿嘿的道:「你沒看見

溫柔又是沒聽淸楚,一張美靨又

就我不忙,無事忙!」 溫柔嘟着腮道:「你們個個都忙

王小石故作大方:「你可以找二哥

立得住樁子,叫得响萬子的江

唷一聲,一看就知道,都是在拳頭

玩去。 憂而憂,這輩子都不用想快樂了。」 談必是甚麼戰略,每個人都失天下之 個兒玩去,整天都是一大堆字卷,每 的杞人憂天,正好天生一對,他們自 一副戚時憂國的樣子,跟大師哥 溫柔不屑得上了面:「我才不找他

,我實行先天下之樂而樂。」 頭滿是自得的樣子:「還是本小姐聰明 她說着說着便開心起來了,搖着

骨,雖然早已如庖丁解牛, 王小石忍着笑,因爲他正替人駁 嫻熟至極

「你何不去找雷姑娘玩?」 聲來,讓人錯以爲幸災樂禍,只說: 但溫大小姐喜怒無常, 總不能笑出

明己的觜,一副怕被人發現要責罰的晚上之後……」陡然住口,並用手掩住 「她?」溫柔躭心地道:「自從那天

端莊成熟的樣子:「沒甚麼。」 王小石也不爲意。 溫柔放下了手,樣子回復到一個

是愈來愈多了。而且儘都是些關節他大爲留意的倒是前來求醫的人

扭傷甩臼之類的「病人」。

這些傷看來都不是傷者不小心造 分明是爲人所扭脫、震傷的

王小石的接骨術本就高明 這種傷並不難治。

傷者都很能忍痛。

下手 的人出手也並不太重。 只是怎麼忽然間來了這許多

難道京城裏的各幫各派又發生毆鬥? 他心中思疑,忽見一個書生,眉 這些人看來都是道上人物,

搖着扇子,看他的神態,像是遊園而 不是來看病的。 ,悠悠閒閒的踱了進來,手裏

疾,大夫在那裏?我是來看病的。」 偏偏他嚷嚷:「英雄怕病,才子畏

進來,大部份「病人」都垂下 \*

> 了頭,走了出去,眼裏有忿忿之色。 王小石發現那些「病人」,都是那

方,就像一朵鮮花插在牛糞堆上,不哈哈,這麼好的字,掛在這麼黯的地

方,就像一朵鮮花插在牛糞堆上,

像話,不像話。」

王小石寒着臉說:「你來幹甚

不可能有。 如冠玉,別說沒有帶傷,連病只怕也 他發現那青年書生神清氣爽,面

を ?

掛了個甜絲絲的笑,會意的點頭! 眼睛竟向溫柔瞄了瞄,溫柔嘴邊居然 而且他發現書生走進來的時候

王小石心頭火起。

我連這也棄了。

書畫:「我的二哥不幹這書畫生意後,

「我替人看病,」王小石指指牆上

書生反問道:「你是幹甚麼的?」

他忽然這般抑制不住脾氣。 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爲了甚麼

賣?

我看,這兒只有這幅字像話。」

書生道:「那鍾繇的書,你賣不

「這幾幅字畫都不賣,」王小石笑

他很氣。

十分的生氣。

看字畫,一幅幅的看,活像這裏就是就在這時候,那書生踱到牆邊去 他的家。

直見性情。」 家的口吻道:「這字寫得恍似抱琴半醉 咏物緩行, 嵇康自在任世, 在字裏 「好字,好字!」那書生以大鑑賞

說 書生回首,一欠身道:「好說,好 王小石道:「好眼力,好眼力!」

站。」

的龍躍天門虎卧鳳闕的王羲之的『哀禍 指,「在鍾大師右邊那幅字,就是你說

還沒看清楚字下的題名。」 書不是畫,眼力算是不錯了,可惜卻 兒光綫不太好,你還能看得見牆上是 的書,他的字直如雲鵠游天、羣鴻戲 ,很有名的。」王小石補充道:「這 「可惜那不是嵇康的字, 而是鍾繇

,還是來看病的?」

書生居然神色不變:「啊哈,鍾繇 他的字, 可越來越像嵇康了

> 該由你來答我。」 書生悠然道:「你是大夫,這句話

,道:「伸出舌來。」 王小石坐了下來,示意書生也坐

是藍的不成?」 書生一楞,道:「怎麼?我的舌頭

子,你可怨不得我。」 也隨你的便,我隨便開個止腹瀉的方 王小石沉聲道:「你不給我看個清楚 「你沒聽過看症要望聞問切嗎?」

又何妨!」 人,非禮勿視,只不過給你看個清楚 「也罷也罷。」書生叫道:「庸醫誤

間,只見書生向溫柔伸了伸舌頭。 皺,卻聽溫柔一聲輕笑,眼光一瞥之 伸出手來,把了把他的脈門,眉頭 王小石看了看他的舌頭,又叫他

翁之意… 讀詩書的登徒子,敢情他來此地是醉 王小石心中更怒,暗忖:這個枉

繇,目中無右軍,」王小石用手指了一

「不是我坑你,是因爲你眼中有鍾

書藝者莫不推崇,你卻這般坑我?」

指着自己鼻子振聲道:「他的書字勢雄

「甚麼?我瞧不起王右軍!」書生

道:「沒想到你這麼瞧不起王羲之。」

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凡懂得

的脈門。 突然,那書生一反手,反扣住他

踏住他兩脚脚眼,同時發力一扯。 王小石剛要立起,那書生雙脚已

道:「這幅字相信不是眞品,他的『喪

這下書生眞幾乎下不了台,只好

、『得示』才算是天下奇書。」

王小石這次不再追擊,「你來買畫

都扯了出來。 這一扯,可把王小石心頭大火全

像那些傷者一般 施暗算,情知這一扯之力要是一方放 他本來就火氣上頭,加上書生突 一方實受,自己雙踝一脆, ,脫了臼動彈不得 就得

好字好畫,你都不賣,其他劣品,又也伶牙俐齒:「本來是來買字畫的,但

書生咧嘴一笑,的確紅唇皓齒,

書生正待用力一扳,王小石一沉

的字,

不入我雙眼,只好看病了。」 王小石道:「你有病?」

C76

小石小臂陡直,右手便一直沉了下肘,擊在桌面上,桌子砰地裂阱, 擂在書生左膝蓋上。 書生的手也制之不住, ,擊在桌面上,桌子砰地裂開,王 王小石 一拳

的眼淚鼻涕全逼了出來 書生怪叫一聲,這一拳, 可把他

手閃電般扣住他的肩膊, 他明明已抓住書生右肩, 敢來暗算人!」 王小石趁他沉脖俯身的當兒,雙 叱道:-「好小 不料眼

間閃開, 有如此好身法,不禁怔了一怔。 王小石本沒把他瞧在眼裏,忽見他 這書生暗算不成,一招失利那書生直似游魚一般自他指

張原先書生坐的竹櫈,踹飛了過去。 走得不快,王小石一脚飛起,把那 可是書生也瘸了一腿,痛入心脾

去。 手接住 晃, 王小石大喝一聲, 一掌拍了過 9住,只覺一股大力湧來,身形一書生怕又傷及自己膝蓋,連忙用

至,他站立不住,倒飛七尺,背部撞道:「別,別,別,別……」又一股大力湧啪的一聲,竹櫈碎裂,書生大叫 在牆上,幾幅字畫紛紛落下。

右肩:「你到處卸人骨節,我這也卸你王小石一個箭步,又扣住了他的 卸! 只聽溫柔叫道:「喂,小石頭,

當眞哪?」 王小石道:「有甚麼不當眞的!」

> 我就撕畫! 卻聽書生掙扎道::「你,你敢傷我

繇的字畫,準備撕掉報仇。 了傷他之心,只逗趣的恐嚇說:「你敢王小石看這人如此耍賴,反而消 來書生逃不過他掌心,便抄了牆上鍾 王小石一看,頓感啼笑皆非。原

的模樣 一天到晚垂頭喪氣,學學當年狄飛驚撕字,我就把你頸骨也卸下來,讓你 石頭,你敢傷他,我就燒店!」 忽然門前一黯,一人虎吼道:「大 王小石一看,原來是長得神勇威

得你們維護……」 即鬆了手,拍拍手道:「他是誰?這般 武相貌堂堂的唐寶牛,心中大奇,當

地想起一個人,道:「『白駒過隙』身着脖傷依然能施展出絕妙的步法,陡 法!你是方恨少? 心裏靈光一閃,念及剛才書生帶

方恨少,姓方的只恨少生兩雙腿了 嘴裏咕嚕道:「媽媽呀!這次可真的是 回事?張炭呢?」 王小石忍住笑,問:「這是怎麼 那書生依然俯着身子撫着膝傷

過來,一時也答不了王小石的問題。,就笑得花枝亂顫,一口氣幾乎喘不 溫柔看到方恨少雪雪呼痛的樣子 方恨少恨恨地瞪了她一眼,忿忿

般差勁法!你還說哪, 不平的道:「還笑!都是你!」 是勁法!你還說哪,萬一打不過,溫柔吃吃笑道:「我可不知道你這

之夭夭,現在可像甚麼,哈!」憑你一身甚麼絕世輕功,至少可以逃 溫柔噗地又笑了出聲,向唐寶牛 方恨少氣鼓鼓的問:「甚麼?」

咬耳朵說了一句話。 方恨少硬是要弄個水落石出:「她

說甚麼?」 唐寶牛呵呵笑道:「跛脚鴨。 他

得意洋洋的道:「她說你是!」

,實則是同生共死,氣味相投的莫逆結義兄弟,平時事無大小,動輒爭執唐寶牛與方恨少是「五大寇」裏的 之交。 其實這只是個惡作劇。

柔。 唐寶牛和方恨少一早已認識溫

合,陣容已足可隨齊天大聖飛天入海管閑事好奇心重的張炭,這幾人的組生非打抱不平的方恨少,再加上個好性恐天下不亂的唐寶牛,還有愛惹事 、大鬧天宮!

好,唐寶牛誇他怎麼夠朋友,張炭讚個人,卻沒見過,聽溫柔說他怎麼的成了好友,方恨少只聽說過王小石這一時寶牛和張炭,跟王小石早就結 他如何講義氣,方恨少心裏更不服氣 ,立意要跟王小石比劃比劃。

用相思刀、銷魂劍,我憑五根指頭就他說:「王小石有甚麼,他要不動 可以把他手到擒來。」

> 在,你還是少自找苦吃的好!」助己,賣字售畫,樂得淸閑,逍遙自 功成身退,在京城裏治病跌打、幫人 役,不像王小石,拿得起,放得下 愁飛和狄飛驚野心更大,到頭來不是 枕和雷損只曉得死抓住權力不放 人雖年少,武功人品都是上選,蘇夢 人被志氣所激發, 張炭笑說:「別死充了!我就服他 而是反被志氣所奴 ,白

陸行不避凶虎者, 獵夫之勇也。我要 秤秤王小石的斤両,是勇者無懼也。」 丈。「水行不避蛟龍者,漁夫之勇也; 能扳倒那塊石頭,我就疼你。」 就扮作病人,跟他較量較量,要是你 方恨少一聽,登時火冒八十二 溫柔拍手笑道:「好啊,好啊,你

心。 起來,可是更激起了與王小石一鬥之 方恨少給這一說,弄得臉上熱了

與白愁飛,好教訓他們別沒把她溫大 姑娘瞧在眼裏。

溫柔巴不得有人能挫一挫王小石

自觸霉頭,我也只好由你。」 張炭沒加理會,只笑道:「你硬要

要是你給那小石頭放倒了, 唐寶牛有點躭心起來,「書呆子 我該幫

「你放心好了,看明兒誰放倒誰!」 方恨少一聽更氣,牙嘶嘶的道:

傷他關節,只是要制住他而已,不料 ,要猝擒王小石,其實也不致下重手 於是便和溫柔設計了一個「圈套」

再傷其膝,要是唐寶牛和溫柔再遲一已覷出方恨少武功强處,先挫其鋒,兩人一動上了手,王小石在瞬息間 ,方恨少便還要吃上大虧。

動粗, 怎可胡鬧致此?要遇上白二哥,萬一 一個弄不好,恐怕要弄出人命。」 王小石有些不悦:「這次跟方公子 實是我的不對。溫柔、唐兄弟

我儘可不施絕招、不下殺手便是了。 就不好意思得很了。怎麼還有個白老 從中作梗,只怕我失手傷了石兄, 時平分秋色,未定勝負,要不是他們 上王小石這般一說,便道:「我跟你暫 二,我倒要去領教領教,請放心吧, 方恨少吃了敗仗,心中不忿, 那 加

份上,放他一馬吧。」 子扭斷我的手臼,我那位白二哥脾氣 情,忙道:「是啊,我剛才險些給方公 ,輸不起的,方公子還是看在我的 王小石一聽, 便瞭解這位書生性

太甚,忠恕待人,既然你老哥這樣說 我就且把决戰暫緩。」 方恨少這才道:「我一向不喜欺人

王小石詫道:「不找我二哥麻煩 方恨少忽問:「謝我甚麼?」 王小石笑道:「那就多謝你了。」

還謝那道甚麼?」 不找我的麻煩,我已經很感激的了 方恨少忽一笑, 充滿了自嘲

下留情呢。」 王小石忙改話題:「我謝的是你手

C78

:「你是說真的?」 「我手下留情?」方恨少仰臉看他

手,恐怕我現在就不能說得出話來 王小石有點狼狽:「剛才公子若下

很, 少磊磊落落地道:「剛才那一戰, 於厚顏到承人之讓後還佔便宜;」方恨 認了。我姓方的雖然不才, 放過我,不是我讓你,本公子承情得 「你這樣說, 你無需說安慰的話了。」 **我倒反不能厚着臉皮** 是你

好 王小石弄得一時也不知怎麼說才

沒來?」

雪、半夜陽了!」 「哈!沒想到小方也肯認輸,真是六月 唐寶牛在一 旁居然幸災樂禍:

子的話: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輸不起,死要面子。我平生最信孔 坦坦蕩蕩,不像你這等鼠摸狗竊!」 方恨少恨恨地白了他一眼:「輸就 有甚麼了不起!我不像你大水牛

自語道:「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 人……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唐寶牛奇道:「你沒事麼?不是中 唐寶牛正待發作,忽聽溫柔喃喃

的暑!」 方恨少笑啐道:「立冬天氣,那來

過啦,是孟子說的,不是孔子。」 於天,俯不怍於人,這兩句話,我讀 溫柔忽叫了起來:「對了 仰不愧

再說。」

方恨少臉上一紅 ,頓覺難以下台

只好說:「我剛才這樣說了嗎?」 方恨少哼着聲道:「孔孟本就一 唐寶牛忙道:「說了,說了。

就好 分甚麼孔說孟曰,無聊無謂!」 方恨少以爲對方支持他:「你明白 唐寶牛道:「那我明白了。」

發作,王小石打岔道:「張炭呢?怎麼 方恨少這回老臉扯不下來,正待 少如何?」 也沒分際,不如你跟我姓,就叫唐恨 唐寶牛道:「孔孟不分家, 那你我

雪屑:「是啊!他呢?怎麽沒來?」 掛有殘霜,連門外的碎石也沾了些兒 前陣子下過了一場雪, 溫柔探頭往外張了張, 街上樹梢 外面 梢寒

頭出現,到了店前,停了下來。 正是張炭 車子蓋着黑布篷, 貼着帘趕車的

話才說完,一部黑蓋軺車,自街

車來吧。」 才好精采的場面,你都錯過了。」 張炭沒精打采的說:「王公子, 溫柔一見他就怪笑:「死炭頭,剛

子」來了?「上車?上車幹甚麼? 做「小石頭」,怎麼今天忽然稱起他「公 張炭仍有氣無力地道:「你上了車 王小石一怔, 張炭平時都是叫他

逛千佛寺去 溫柔撫掌笑道:「好哇,我們乘車

> 溫柔詫道:「黑炭頭,你今天怎麼 張炭搖搖頭。

家

死不死的。」 唐寶牛吆喝道:「黑炭,你幹嗎要

張炭又點了點頭

挺 似乎想仰首挺胸,但顯得極不 張炭的身子突然向前一挺, 這 自

只聽他道:「我……沒事。王公子

王小石不禁問:「到那兒去?」請上車。」 張炭忽然伸伸舌頭, 還眨眨眼

等動作 後張炭的臉容又恢復了正常。 一個垂頭喪氣的人, 可謂奇特古怪到了極點 忽然做出 9 然這

無氣的時候,也令人有一種靜若處子時候很有一股不凡之氣,就算是無神飯團,偏生是眉宇高揚、若有所思的耳、圓圓的腮,看去像一個滚圓圓的吧。圓圓的眼、圓圓的鼻、圓圓的 不動如山的氣勢。

知道了。」 他說話仍是有氣無力:「你上來便

王小石道:「可是我的店門還開着

小心。 唐寶牛怒道:「你何不 張炭道:「關了不就行了。

張炭也回答得很慢,很小心:「我

,歌友『UTTINGTON 人生就是從無到有壁悔過也莫及了,人生就是從無到有 都不管了,天天這樣怎能承受,制不現在累得只想找一個洞穴,通到那裏 敵友都如此這般。」

點也不像是請人息怒的口吻 個字一個字像連珠砲箭射了出來, 哥都別生氣。」這句話卻說得很快, 然後又接着道:「大哥、二哥、

的刑罰一般,一字定生死,錯不得 心,每一句都停頓了一下, ,彷彿每一個字都是判一個人 一番話,他也說得很仔細、 然後才 很

可是王小石和溫柔卻完全聽不

張炭這番話,似通非通

到底他在說甚麼?

方恨少卻似懂了的樣子

你不敢行前,救人一命都不敢的就是他也居然小心謹慎的問:「上一回

溫柔忍無可忍,「你們都在說些甚 這又是句甚麼話?

說可恨不可恨?」 請小石頭去,不把我們看在眼裏,你 方恨少轉過頭來問她:「死炭頭只

溫柔不加思索便答:「可惡死

方恨少似乎知道她必然會這樣說

天。

「相見寶刀」的衣鉢傳人孟空空。

向唐寶牛道:「溫柔也說該打! 唐寶牛一面捋袖子,一面大步行

讓我教訓教訓你。 ,向張炭駡道:「死炭頭,下來下來

溫柔有點不解,想分辯道::「我的

向溫柔道:「溫姑娘別哭,黑炭可惡, 把他打得送炭雪霜中,給你出出 方恨少忽一閃身,到了車前,邊

極快,快到簡直不可思議,可是有 拳就往他臉上擂去。 人比他更快,已向張炭疾衝而至, 一說完,飛身而起,他的身法

溫柔急叫道:「你們怎麼……」 唐寶牛的拳眼看要擊着張炭的顏 這人正是唐寶牛。

擊在篷車上 方恨少已至,一伸手,已挾住了 往外一掠,唐寶牛的拳依然擊

「轟」的一聲,篷車場了。

篷車內似有白光,閃了兩閃。 張炭在半空中一反手,像招了 就在方恨少挾住張炭飛掠之際

刀 但發出一聲悶哼。 王小石馬上瞥見那閃了又閃 方恨少飛掠的身子也微微一震。 的白

他眼裏立即露出恍悟之色 他後悔自己沒有早些看得出來。 原來是這樣的。

又有刀光一閃 篷車坍塌,馬嘶放啼,就在這時 刀光快極。 刀勢極快。

唐寶牛怒吼。

一拳飛向刀光 一拳擊出。

因爲另一把刀,已及時砍中了這

答案是不知道

這一刀卻是鋼和鐵的極致。 就算是「鐵拳」,也只是骨和肉。

這一刀會不會削下唐寶牛的

到底是刀快還是他拳快? -究竟是刀利還是他拳頭硬?

> 刀如何? 刀光如夢。 刀火四濺

及 他明知車裏的是誰,可是他避不 唐寶牛別無選擇。

有死裏求生,才可能死而復生。 他知道這一刀不比尋常。 雖然他有一雙鐵拳,但這一刀曾 不管刀山火海,他也不畏懼, 唯

陣鈍刀的刺耳聲响,還夾雜着一聲痛

對方的刀疾縮回篷車裏,發出 刀聲清靈、清脆、清澈而悅耳。 王小石收刀。 刀還是刀。

躍出三個人來。

這時,馬車已完全坍塌,車裏飛

盾後的「七幫八會九聯盟」中的外三堂把一隻一百二十斤重的銅盾砍裂,把 身首異處。 四大香主襄的鐵塔道人,一刀兩斷 這一刀恐怕不是鐵拳能砸得下

:腰間、背上、手裏都有刀

三個人高矮不一,只有一點相同 三人都在狠狠的望着王小石

來 他不能退縮。 可是他只有迎向這一刀。

身未落地,他决不能讓車裏的人追——方恨少剛剛救走張炭,兩人

以他的拳和他的膽色。 他只有接刀。

伴在左右攙扶,才能及時躍出馬車 都不能準確地回鞘,而且還要兩名同 其中一個人刀在手,但他手背上 也正因爲他手上的傷,使他連刀

刀」練得最出神入化的彭尖。 「驚魂刀」習家莊的少莊主習煉 當今「彭門五虎」中把「五虎斷魂 王小石認識這三個人。

以改善改良改革,甚至發揚光大。 和缺失,看清看楚看透,所以才能加那是因爲一早就把彭家斷魂刀的弱點 成爲「五虎彭門」中出類拔萃的高手 自信的人,要不是這樣, 他是個極有自知之明同時也極有 他也不可能

造詣,仍足傲視同儕。 二的,就算在江湖上,他在刀法上的論刀法,在京城裏,他絕對是數一數 損、蘇夢枕、 彭尖自問論武功,絕對還不是雷 關七等人的對手,但若

這兒來爲的是甚麼?

手下的「八大刀王」之三,今天他們到這是「翻手風雲覆手雨」方小侯爺

唐寶牛出刀?

他們怎麼會在車內?

他們爲甚麼要向方恨少、

張炭

向寡言,一開口言必中的; ,一拔刀人頭不留。 他的人矮小、冷靜、不作聲, 素不出手

好吧?沒事就好了。」

了三個老朋友似的:「傷得不重吧?還 招呼道:「原來是你們。」他像是見到

王小石向孟空空、彭尖、習煉天

可是,這一年來,他卻遭逢了兩

度慘敗。 敗,對一個以刀爲命的刀客而言

是奇耻大辱。

血是從他袖裏滲出來的

他的手背卻沒有傷。 他手背上直淌着血 他問的是彭尖。

但袖子並沒有破裂。

一點裂紋也沒有。

是血一直在流着,

也就是說

服口服。 不過,這兩次慘敗,卻令彭尖心

酒館裏,遇上了「天下第七」。 一次是在一年前,他在風雨中的

他的手臂已經受了傷。

迄今還不知爲甚麼所傷。 那一次,他傷在「天下第七」手中

「天下第七」的手上救了回來。 尚能活命,還能把他的同伴習煉天在 但他能在「天下第七」一擊之下

一戦雖敗 但也令他名動

他竟敗在王小石的刀下 他用刀,王小石也用刀 第二次便是在今天。

> 刀 他一向是看準了 ` 認確了才出

> > 王小石已經在說別的話了

刀 天向張炭出 孟空空攔不住方恨少 剛才孟空空向方恨少出刀 他認準了 唐寶牛 但也傷了 習

了血。 他 習煉天雖殺不了張炭 不過也見

而他,本要殺了唐寶牛

牛帶着「天下第七」的手下衝進客店他們正要動手殺掉張炭的時候,唐寶 他們正要動手殺掉張炭的時候, 是同一伙的人,那是因爲當天晚上 (他一直以爲唐寶牛跟「天下第七」

一役他就可以「奉命」殺了張炭和唐寶(要不是後來「天下第七」出現,那 彭尖不喜歡做不成功的事

奇耻大辱。 他覺得沒把事情做好, 也不喜歡半途而廢 便是一種

所以他想藉此次任務, 順便把張

炭和唐寶牛也一起殺掉。 可是他連王小石的刀也沒看清楚

在大城市裏不期而遇、相互問好 受了幾令他連刀也握不住的傷。 彷彿像兩個同在一條村的鄉親 然後王小石竟還那樣問他。

彭尖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的是米, 張炭摸摸自己脅下 他向張炭和和氣氣地道:「我不去 他聳聳肩道:「如果你店裏有 ,你進來喝杯茶吧。」 ,鮮血略滲染

張炭的表情, 方恨少偏着頭問:「爲甚麼非要吃 不是茶,我就一定進去坐。」 似在表示這問題委

實太過幼稚:「因爲我流血了,不吃飯 怎能填補我流掉的血?」

樣補血。」 小團血漬:「你可以喝茶呀,喝茶一 方恨少摸摸肩膊,肩上也泛染了

王小石。」 炭說:「你連這點都不懂,難怪打不過 「喝茶只能放尿, 不能補血;」張

一樣的沒教養。」方恨少皺眉道:「這 「你說話眞是難聽,跟那頭大水牛 打得贏王小石甚麼事?」

在此。 他們居然在那兒不着邊際的談論 ,渾忘了剛才有三大使刀的殺手

事要向諸位請教 孟空空卻仍非常客氣的問:「有一 習煉天已忍不住要發作

唐寶牛一聽,第一個就道:「你請

就知道我們伏在車內?」 孟空空誠誠懇懇的問:「你們一早

唐寶牛直截了當地答:「不 (未完・二)

道

C 80

彭尖感到震怖

\*

也弄不清楚。

孟空空和習煉天,都不明白。

這連彭尖身旁的兩大用刀高手:

別說他們不明白,就連彭尖自己

他的手臂是怎樣受傷的?

彭尖受的當然是刀傷。

可是刀並沒有劃破他的袖子

王小石剛才用的是刀。

共謀對策,趙决定先去三合院找到丁仲仁報仇後才到落鷹峽决鬥 。不

C 81

料在三合院內却被四妓下藥迷暈,幸被善小鳳喬裝救出,兩人愛火重 翌晨趙長生即趕赴戰場:



雙鳳堡內結良緣 急死。

是非曲直已明白 好像一隻巨大的猛獸般矗立在這片松 吹得片片落下 林之後,松林梢上的積雪已經被狂風 一大片老松林遮擋住視綫,

因爲那麼圓的月亮在天上高高的掛着 怎會落雪。

金鐵撞擊聲。 大雪未落, 但却傳來陣陣吼駡與

如脫冤般繞過松林 就在這時, 趙長生看到一 場慘烈

光下刀光劍影如同銀河流星穿雲電 看上去大約有六對在相互拚殺

的皮香蘭與善天鳳二人被從那喝叱中,趙長生 二人被一個六旬老趙長生發覺雙鳳堡

那地方還可以望到落鷹峽。」 有座山神廟, 妳就在廟裡等我, 輕指向一處小山坡,道:「去吧,上面 交給善小鳳,旋風刀插回腰帶上, 趙長生很會安排,就在距離落鷹 也許 輕

峽不

, 早已不見趙長生的人影了 就在她想說些什麼的時候, 善小鳳有些失落感,她喃喃的道 善小鳳拉着兩匹馬往小山坡上走 猛回頭

Ш 倒

他抬頭看了一下 便覺得可笑

「幹上了!」趙 長生拔 身 而 起,

:「長生哥,我能不去嗎?我會在這裡

被艾色一

9

雙鳳堡的總管胡

,趙長生還以爲又下雪

宛

的搏殺正如火如荼的展開了

要雙方兵器撞擊,皮氏與善天鳳必會法似乎不敵那老者的一對虎頭鈎,只者逼至一塊岩石邊,雙鳳堡的兩儀劍 一聲驚呼。

二人,這四個人均是有攻有守,看不上虎頭寨的「山貓」張橫與「野豬」齊桂刀」石敢與「風雷刀」萬勝川二人分別堵 出誰佔便宜。 雙內掌戲鬥得左右閃掠堡的總管胡海波也到了 雙鳳堡的 位武師「快 手 却

得更加慘烈 披髮舞拐 中刀反而成了他的累贅 最靠近 閃展騰挪與一 邊處 那老者敢情正是「天泣 個老頭兒殺

聲。 頭一邊,他才剛剛站定 刀」孫仁。 趙長生像個幽靈似的 忽然叮噹一

啊! 便在這時候, 只見 把長劍已被彈飛上天空 斜刺裏傳來一聲厲叫:

肩帶臂,重重的劃開一道血口上,却被那長髯老者的左手處劍被挑上半空的時候,善天圍 一大片血雨落下來 是善天鳳的 聲音 a的左手虎頭鈎連 峽,善天鳳拚命撲 口 濺 起

到處觀看 趙長生有自責的感覺,他不應該 ,他應該一到便出手

千萬不能馬上下手,逼她們交出善小附近的艾色發出哈哈笑聲,道:「爹, 那長髯老者一聲梟笑, 隨又聽得 善小

是虎頭寨主爺呀! 他期期艾艾的道:「你老……原來 趙長生就在這時現身了

長得不怎麼樣的趙長生。 個旋身,他發現了趙長生, 正待對皮香蘭下手的老者 那個實在 突然一

誰? 忿怒的 那老者沉聲道:「你是

混帳小子引出來了,哈哈…… 沒有逼出善小鳳那丫頭, 老者仰天一聲怪嘯, 趙長生道:「在下 趙長生 倒把你這

海波的慘叫聲,那聲音仍在半空中飄 趙長生還未開口 斜刺裡傳來胡

一團人影已飛掠而至 忽聞得趙長生趕到 艾色來了 他本在戲弄胡 他下重手

的機會來了 左手在右手掌指間擦拭着一 當艾色躍落地面的時候, 團碎肉 只見他

知道胡總管的半 趙長生只 他戟指趙長生道:「好小子, 艾色見到趙長生, 旣興奮又緊張 一看跌跌撞撞的胡總管, 邊面皮不見了 你眞有 便

種!!」 趙長生淡 淡 的 道: 你差遠

艾色叱道:「什麼意思?

兩劫,而你竟然還敢面對我,你不是趙長生道:「你已經在我手下逃過 比我更有種?」

> 艾色狂吼如虎,道:「爹 他! 我們合

樣小冷哼, 不知你的刀法是否與你的 那老者正是虎頭寨寨主艾金, 聲道:「你這小子的口氣可眞不 氣 他

証明 氣是否一樣 趙長生一 老寨主, 第主,你馬上就可以 道:「我的刀法與口

,說:「我的八員大頭目被你殺了六個 年 連孫老也兩次栽倒在你手上 艾金咬着呀 的江湖聲譽全被你這小子 一想你實在該死 緊握手中的 虎頭鈎 手抹 這數

與 善天鳳與皮香蘭二人 你有什 他忽又指着附近正自己包紮着的 麼關係 小小子插的什麼

點關係也沒有 趙長生嘆口氣 道:「雙鳳堡與在 大寨主 我可是

艾金怒叱道:「放你娘的屁 人反而說爲我好 你說的是什麼 9 殺了

麼不叫你兒子節制 類他討了七個花不經 兒子累死?」 就是只有這麼一 趙長生再嘆氣, 你制 難道不 溜丢 個獨生子嗎? 道:「大寨主 ,還要他 一的老婆 怕 的寶貝 爲 併 已

知道個鳥 艾色已狂駡道:「管你 老子苦練 七 魂 冰魄掌

> 少主的大事,小子呀,我要剝你的皮需要多採陰補陽,想不到你却壞了本 的筋,方消老子心頭之大恨!」

四個姑娘一股腦兒送給你練功夫 均是個中老手啊!」 趙長生驚訝道:「喲,原來爲了練 你怎不早說,我也好把第四巷

誰要那些花街柳巷的臭婊子! 艾色怒駡:「老子需要的是處子

鷹峽口 道:「小子啊,你今夜就要葬身在這落 他又開始運功了,邊還哈哈冷笑

子檔 艾金怒叱一聲,道:「我宰了你這 趙長生道:「可以 我一樣不叫你們失望。 他娘的你們父

個狂妄的臭小子

宛 那一 艾金就在這光焰中厲吼:「死吧, 對虎頭雙鈎發出駭人的光芒 條交叉在空中的流電疾閃而

趙長生的頭與背七大要穴。 集 右的虚幻影象, 中, 幾乎在同一 看上去十多隻巨靈掌爪便罩向如影象,竟也忽然往一個定點 七個閃晃在左

生的旋風刀在撩起一團勁嘯銳風 狂野的吼道:「雞不跳! 斷喝之聲宛如 晴天霹靂

趙長 那根本就是旋風刀

,便在這些星芒中,已分不出是誰同鐵匠舖打鐵的火星子一樣密集可 好刺耳的金鐵撞擊聲,星焰就如 的怕

> ,却隨着這些血雨而旋風般的又分開鮮血在狂標,只不過三條聚合的形象 來

倒在地上 子的時候, 右手把那隻虎頭鈎拄着地面想穩定身 頭雙鈎仍然緊握手中, 艾金的身子向側面撞去 却未能如願 但當他極力用 ,「噗通」一 他的虎 聲

瓜也似的 拉叉的爬匐在一 艾色也摔得慘, ,發出「叭」的一聲, 塊岩石上再也不動「叭」的一聲,便四脚 就好像一灘爛西

聲, 裂開三個口子, 他未曾倒下去, 敢情他的下巴也掉了一塊肉 趙長生並非是完整的 却在口中發出「嗤嗤」 大腿上也在冒血 他的上衣

白這一對父子再也爬不起來了 他沒有再看艾家父子, 因爲他明 神仙

影發出叫聲來,趙長生這才急急忙忙 的又收起刀…… 也救不了他們了 個開腸破肚,另一個脖子將斷, 他又要使出「狗不叫」了 趙長生剛站定, 一團人影撲過來 但當那一

「妳不聽話,爲甚麼要來?

是的 「我能 不 善小鳳奔來了 來? 長 生 哥, 她早就來 我擔心

出來的,但她知道趙長生會出手。 此刻, 當她發覺娘與姑姑受傷,她本想 她走向趙長生,道:「你受

我這裡有傷藥 長生哥 這是

C 82

娘她們需要妳去服侍,我還不要緊!」 善小鳳想哭,因爲最關心她的三 趙長生指着附近,道:「快去,妳

見 不喘 胡總管像個血人兒似的跌坐在地上直 住傷口 她叫着奔向她娘身邊, 他的嘴巴開了,半邊面皮包 的牙齒,有一半可以看得 便也發覺

善小鳳把藥全部掏出來了

刀」石敢與「山猫」張橫二人正殺得血雨 便在這時候,一道小山溝邊,「快

的風帽早不知去向,披着髮還吐着血他掌中極光猝閃而看不見刀身。二人風雷,但石敢也不含糊,幾乎只看到 那張橫的綽號砍山刀,刀出必帶 自己是誰!

稍遠,看不出實際情况 人還繞着一棵老松樹相互追殺, 「風雷刀」萬勝川與「野猪」齊桂二 距離

位老太太是誰? 趙長生喘了幾口氣,他的雙目厲 殺氣盈眶的問遠處搏殺的那 她只

也趕來了 一抬頭,便道:「是我外婆,她老人家 鳳正在爲善天鳳敷藥,

謝。 生的出現與表現, 皮氏坐在地 上大喘氣,對於趙長 她只淡淡的道:「謝

趙長生忽然拔身而起,那動作十

出來似的 有,連流的血也好像不是從他身上流分粗野,看上去他好像一點痛苦也沒

根鐵拐舞得虎虎生風。 的罩襖已破,胸口冒出, 他飛掠到大山 邊 ,便也 一發覺老太 却仍然把

吭的厲叫,孫仁還以爲艾金他們得手人家尙不知趙長生又趕來,那幾聲尖外圍閃躍着,他是那麼的輕鬆,他老 子就好像一隻狐狸鬥母雞,就等機會趙長生發覺孫仁還在冷笑,那樣 了,因爲他的方位正是下風處一 夜無雲風很大, 叫聲被風吹散了。 「天泣刀」孫仁就在老太太的拐影 今

一到下重手了 趙長生便在這時候冷冷 然 開口

了

這一聲「嗨」還眞管用 你的傷好了嗎?」 9 孫仁打橫

年紀怕有七十好幾了吧。 杖拄地大喘氣——老人中 閃出三丈外 老太太馬上退出 老人家真辛苦 一丈外 一苦,論

間了。」 加 的道:「哈!小子呀,你也趕來凑熱 孫仁在月色下雙目厲視, 驚怒交

趕來送你老上路。」 趙長生淡淡的道:「我必需趕來

不打了? 林邊,他還真吃一驚,因爲那裡怎麼林邊,他還真吃一驚,因爲那裡怎麼

他高聲大叫:「艾兄 ; 這 心小子來

合了。 因爲艾家父子二人正等你去會

當然聽得懂! 仁殺了一輩子人,這幾句話他

趙長生道:「怎麼不可以?許你們 「小子,你已殺了他父子?

歡迎你這號人物一 雙鳳堡許了你甚麼好處?雙鳳堡並不

怕是你早就翹了 趙長生道:「我如果圖甚麼好處

餘子,你以爲孫大爺真的怕了你? 孫仁大怒,叱道:「好小子 ,日無

他這是刺激敵人, 也是在逼敵人

人。

趙長生早就等得不耐煩了

時候就慘了 也會流光,如果等到他頭暈目眩 他的身上還帶着傷,等久了

趙長生冷冷道:「我說過我來送你

殺別人,就不許別人殺你們? 孫仁驚怒的吼道:「他娘的老皮,

喝血的厲鬼。」 你是個不被後輩尊敬的刀客 是個不被後輩尊敬的刀客,一個趙長生道:「我也不怕你,孫老頭

9 的血

功力全數抖出來了 ?全數抖出來了,果然有神鬼哭泣孫仁的厲吼聲表示他已將數十年

趙長生便回上一聲更狂烈的吼叫

裹得他的身子也要消失了。 又見刀輪出現, 層層刀刃幾乎捲

雨 上 數次的撞擊之後,兩團人影又落在地 在那幾丈高的半空中交織狂撞 ,便也隨之從空中飄落下無數 兩種看上去極不相同的刃鋒 , 在無 血

他仍有再殺之力。 落地之後正用力拿樁穩住身子 趙長生的傷又加了幾處 ,但孫仁 ,因爲

他只一落地, 趙長生瘋了。 緊接着又是一聲厲

吼:「雞不跳!」 極嚇人的尖噑,彷彿魔鬼詛咒。 立刻將孫仁整個罩住,便也傳出 眞狠,比前一招更厲害的刀芒, 一聲

滚了一下便不動了 頭已被拋擲數丈外,孫仁已變了形的 那鮮血的飄灑中,斷腿與一顆人

似乎看見老太太的面上不太友善。 趙長生用力刹住旋動的身子

他又遙看松林邊,忽然傳來兩聲

二人刺殺了「野猪」齊桂…… 了「山猫」張橫,而善小鳳也與萬勝川 趙長生這才發覺皮氏與石敢合殺

他緩緩的收起刀,對老太太一笑

道:-「老太太,你還好吧?

老太太沉聲道:「我死不了!」

道:「我已經把他殺了。」趙長生楞然的指着地上孫仁屍體

她還惡狠狠的道:「老太婆未曾瞎眼 老太太撑着拐杖往松林邊走去

趙長生見老太婆步履不穩,道: 可要在下扶持妳老走路?」

好! 老太太怒叱 得很

老太太走到了松林邊。 便也只得跟着

《完了,由於趙長生的趕到而這是一場生死決鬥,雙鳳堡 本來

乾坤。快要完了 扭轉

他最擔心的是趙長生。武師與總管三人也傷得極重, 善小鳳見傷了 姑姑與外 婆 只不過

趙長生一身是血, 但他仍然對善

善小鳳拿藥要替他敷 趙長生拒

,他打算立刻走。 道自己是個不受歡迎的

叱 道 銀髮老太太戟指趙長生 的 刀 法可 旋 風

趙長生豎起大姆指讚道:「老太太

C 84 老太太怒道:「仇 趙長生道:「是在下大叔!」 一龍是你甚麼

> 道:「仇一龍還活着? 老太太咬着口中僅有的三顆牙

再計較甚麼?」 已三次伸出援手救了我們 便在這時,皮氏走近老太太, 伸出援手救了我們,我們還能算了,當年的恩怨別提了,他 他道

卧床一年多還是死了,我能忘嗎?」在關洛道上,却重傷在姓仇的刀下 老太太頓杖叱道:「妳爹當年叱咤

話 追悔莫及 ——他在道上樹敵太多,實在有些趙長生聞言,立刻明白大叔的

哥並未傷我們雙鳳堡任何人,我們視人可練,重傷外公的是仇一龍,長生太太,道:「外婆,這不公平,刀法人太然,善小鳳撲過來,她抱住老 他爲敵是不公平的

刀就有氣。 老太太頑固的叱道:「我見了那把

趙長生苦笑了

走一步了。 概沒事了, (事了,我却還有要緊事待辦,先他無奈的苦苦一笑,道:「你們大

善小鳳上前拉住趙長生,道:「不

回身便走,走的真快。妳可得好生侍候幾位老人家。」他說完鞍袋裡也有刀傷藥,我會自己照顧, 趙長生淡淡的道:「不要緊, 我的

粗 趙長生走了幾丈遠, 「趙兄弟 大恩不 - 言謝,你好

走!!

太清楚 善小鳳想追趙長生 這是胡海波的聲音, 好像拉風箱似的有些漏氣。 但她又不忍 因爲聲音不

幾個受傷的…… 善天鳳嘆口氣,道:「這孩子眞實

在 如果與仇一龍無關,那該多好。」

趙長生不得不盡快走

是善小鳳,他一定早到「吊人山莊」 他早就該去「吊 人山莊」了 如果

殺人,也更體會出如何挨殺。為他從幾次的搏殺經驗,體 對於身上的傷並不太擔心 **验,體會出如何 必並不太擔心,因** 

仇大叔說得對, 一個殺手不 但 要

更學會挨刀 趙長生不但學會了頂尖刀法 他

紮。 從程大夫那裡學會了如何敷藥與包他找到了馬匹,也取出了刀傷藥 他找到了馬匹

c吃苦負責,如今他更明白如何保必些日子裡,他只能說辦事老成持趙長生已學會如何照顧自己,過

於 一時, 時,他騎在馬上緩緩的行,他身已經躭誤了七八天,趙長生不急

> 很痛,他心中清楚,自己並非完全為上的傷有七處之多,雖說不重,却也 是抓到真兇丁仲仁 了段平許下的一萬兩銀子,最重要的

莊裏一片靜悄悄,不見一個人影乎在强風的吹襲下微微的擺動着,山可的木橋一端,那個木刻的骷髏,似,遙遠的河對岸山邊,「吊人山莊」前現在,趙長生立馬在一條小河岸

正月二十一吧! 趙長生算一算日子 今天應該是

人——尹小紅與她的四金釵就住在地鼠天下,只有大廳內的地底下才住着住在莊外的地洞內,莊內廳院又是老內的情況他大致上已經知道,男人們不過 下面 「吊人山莊」他已經來過幾次

找人,那得等到天黑以後來…… 這裡白天是看不到人的 如果想

老鼠白天是見不得人的

匆的過了小木橋,又輕聲的進了「吊人 趙長生把馬藏在林子裡 他却匆

大樑上,那地方還真寬敞,睡個人絕 他很會躲藏自己 , 他飛身又上

趙長生低頭看下面 伸手自懷中摸出 , 一塊鹵肉撕着吃 約莫着夕陽就

快下 他在樑上伸了個懶腰 山了吧。 便歪下身

他能在馬背上打瞌睡。 趙長生總是找機會養精神

有 一羣老鼠不知從

往樑上爬,却也令趙長生醒來了。甚麼地方冒出地面,幾十隻大小 他奇怪爲甚麼這些老鼠往他身邊 地面,幾十隻大小老鼠

倒忘了老鼠的鼻子最尖,出洞來 面幾聲暴喝傳進來。 長生正爲這些老鼠煩惱 一股鹵肉香。 9 忽然

長生不動了,

只見有條人影兒

子喊叫的。」 ,敢情正是前往唿管,那人趙長生認識 匆匆的奔到大廳上,那人趙長生認識 唐洪在壁上拉動機關,立刻從轉 道:「外面甚麼雞猫

攔不住那三個像夜叉的人。」 他頓了一下,又道:「玉蘭姑 個怪裡怪氣的人又往莊內闖進來了 唐洪急道:「快去通報莊主, 又道:「玉蘭姑娘, 我們 那三

**那些傢伙還沒有過夠,** 玉蘭冷冷道:「年也過完了 整天在洞府中 你們

氣 弄 匆 頭 匆 匆退出汴梁城, 唐洪吃吃一笑,道:「兄弟們這次 來 妳多體諒。 ,只有賭才能壓壓兄弟們 第四巷的姑娘沒有 的火

來人別出手,莊主會去解決的。」 玉蘭沉聲道:「去告訴大夥,圍着

唐總管立刻回身走, 那玉蘭已尖

> 漆的變了顏色。 鼠召喚出來,幾乎把地面掩蓋得灰漆 圍着她,慢慢的移向院子裡,她把老 於是,奇景又出現了,大羣老鼠

便不見了 玉蘭一個騰躍進了大廳,轉個彎

兵器,三個人的手上舉着熊熊火把 的撲過來,三個人雙手拿的不是甚麼 不旋踵間,只見三個人影飛一般

敢情正是那天闖入「吊人山莊」的三個 黄髮碧眼人。 火光照射下,趙長生看得淸楚,

名叫大花猫與夜來香,這二人的本名 個叫毛小麗。 趙長生也記得,一個叫水汪汪 男的叫「猫王」紅大襖,兩個女的 ,另

三個人發覺地上盡是大小老鼠

着四下逃。 大堆,便也不客氣的用火在地上燒。 老鼠當然怕火燒,一隻隻吱吱叫

一下子往三個手持老鼠又回頭,牠們 一去, 樣的兇猛可怕。 便在這時候, 情形就如同牠們在汴梁城中咬人 往三個手持火把燒牠們的人咬回頭,牠們好像發了瘋,颯的的怪聲音,忽又見那些驚慌的 忽然傳來一聲聲極

的雙腿連着脚背上,已栓牢了鐵片之 類的護腿 料三個怪人吃吃笑, 因爲他們

只不過地上已死了上千隻大小老鼠 現羣鼠四散開來,剎時一隻不留 尖厲的聲音忽又變得柔細,便發

披風, 姑娘的後面,只見尹小紅身披寬大紅個姑娘併肩雙雙的走出來了,在這些 迎向那三人 頭上插着馬櫻花,面色寒寒的

莊! 「甚麼人敢一再的擅闖我吊人山

常手段,方能見到尹莊主的面。」 哈笑,道:「眞不容易呀,只有利用非

夠呀。」

老鼠大堆我紅大襖沒興趣。」 會說笑,找女人也不會找到妳這兒 「那麼你有何圖?」

的?

被妳的老鼠咬個大窟窿,妳便盜走了 紅大襖哈哈笑,道:「老鳳祥寶庫 妳以爲我不知道?」

尹小紅道:「你知道又怎樣?」 紅大襖道:「妳承認了?」

麗二人 道:「準備好了沒有?」

一聲銅鑼响處, 四

可否拿出來讓我們瞧瞧?」 紅大襖道:「聞得妳已得到金絲甲

紅大襖看看身邊的水汪汪與毛小

兩個女人不開口,中間的男人

「找我幹甚麼?你有兩個女人還不

粗聲一笑,紅大襖道:「尹莊主眞

造謠! 尹小紅冷笑一聲,道:「這是誰說

尹小紅道:「你也死定了!」

兩個五顏六色的女人一齊點頭

紅大襖很篤定的道:「我看這話應

麼藥,冷冷道:「你想怎樣?」 知道他葫蘆裡賣的是甚

「應該說,你們全死定了 紅大襖撫着黃金色的鬚髮, 道

尹小紅忿怒了

,這些好像受過調教的巨鼠一跳三尺 ,這些好像受過調教的巨鼠一跳三尺 數,尖聲如泣的叫聲裡,那些巨大老 動,尖聲如泣的叫聲裡,那些巨大老 動,尖聲如泣的叫聲裡,那些巨大老 動,尖聲如泣的叫聲裡,那些巨大老 動,尖聲如泣的叫聲裡,那些巨大老 動,尖聲如泣的叫聲裡,那些巨大老 高,猛往三人狂噬。

輩。」 立刻叫道:「出手,先整死這批鼠紅大襖想不到這些巨鼠如此瘋狂

往地上甩動,就在火把的點燃下, 片火海燃起來。 毛小麗與水汪汪二人的大手立刻

上刹時一片灰暗。 火焰帶着窒人鼻息的濃煙,

**燒得吱吱亂叫**, 道:「殺! 尹小紅見她飼養的巨鼠遭到火焰 心中着惱, 不由 厲叱

焰又越過煙幕,五把尖刀往紅大襖二 人殺去 五條人影穿梭在大廳上, 掠過火

空中一陣叮噹聲, 只見紅大襖的

把尖刀又擋回去 身後舞得一圈圈光影流閃,生生將五八尺,頭戴紅氈帽,鋼環就在他身前雙手不知何時多了一對粗環,他身高

他却粗聲如牛 ,道:「燒!燒光他

水汪汪與毛小麗一連又是三把

音宛如鴨子在水面上呱呱叫 聲尖吼, 那聲

上,便兜緊了紅大襖三人,一陣不要進一批大漢來,這些人一經衝入大廳左右門窗出入口地方,那麼奇怪的衝 命的亂刀斬 便在這叫聲裡,只見從大廳前後

他三人再是高明,的凄叫,但衝殺進力 把烈焰 一陣的狂殺。 再是高明,也難以阻擋這些惡,但衝殺進來的人有六七十,,但衝殺進來的人有六七十,時得近身的大漢們拋刀抱面時水汪汪與毛小麗還能放出幾

麗退到廳廊上也被兩個大漢攔腰抱住水汪汪第一個被砍倒在地,毛小 邊的砍刀已砍在她的黃頭上 汪汪第一個被砍倒

刀送入他的後頸上,直沒入刀柄 而起的時候,尹小 鋼環打翻了七八 大襖仗着身高有氣力,舞動着 從他的頭上掠過,便也 個, 却在他正 紅悄沒聲的 也把尖也把尖

撞去,他的鍋環脫手了, 假山上瞪着一雙藍眼珠子 紅大襖打着旋往假山 人也半爬在

C 86

紅落在廳廊上,她怒氣難

鼠兒們。 的道:「屍體掛到地府裡,切割成塊餵

圍殺上去!他們以爲三個大個子都被

他一人更容易。

·「莊主,兄弟們死傷一半了。 尹小紅道:「死的算了,傷的盡快 唐洪與郭武二人也到了,郭武道

醫治,唉,我們得改換地方了。」 唐洪道:「莊內存有寶,以

遷吧。」 還有人再來覬覦,莊主,我們往山裡 後一定

來 「好主意 不過得把寶物留

大廳上走出一個人,他往院子裡

他三人救走,這筆帳還未曾找你算, 不錯,趙長生來了。 走着,那樣子真也瀟洒淸閒 唐洪厲聲道:「好的,上一 回你把

你 你今天又來了。」 一馬,你應該知恩圖報吧。」 趙長生淡淡的道:「上一回我也放

前,有一道很深的血口子,但她却一尹小紅雙手抖着血,她的下巴連到胸

,飛往大廳

內一閃便不見

跌在地上,便流出一股鮮血似泉湧, **殘酷的,四金釵落地就沒起來,只**  高吭,厲叫如打雷:「雞不跳!」

刀層中有了一定的反應,反應是

\_\_

長生早就等着這一招了,他的聲音也的,五個彩影又往一個地方滙聚,趙

而上,她還厲聲大叫:「圍殺!」

輪砍殺中,尹小紅又一次騰空

這是命令,也是對四大金釵下達

得了趙長生的身前兩尺之內。

之聲此起彼落,就沒有一個大漢能近

血雨挾帶着斷臂碎肉往空洒濺,

慘叫 無數

只見流矢般的冷焰流閃中, 大院子裡忽然出現一個滚動的刀 趙長生一聲大吼:「狗不叫!」

不活的老狗救走,你小子該當何罪!」你不但救了他三人,而且還把那半死 不但救了他三人,而且還把那半死 唐洪怒叱道:「去你娘的那條腿

子你真命大,記得你曾中了我的鼠毒就要出刀了,却又聞得尹小紅道:「小 你是如何救治的?」 趙長生聞得唐洪駡大叔老狗,他

受了傷逃不了的,便只有在地上哀哀

他發覺部份大漢不見了,

有幾個

的叫着。

紅,妳不會再有機會了。」入骨三分,我却也有解救之道, :三分,我却也有解救之道,尹小趙長生冷笑道:「妳雖然鼠咬一口

於是,又見那些大漢門は尹小紅一聲厲叱:「殺!」 又見那些大漢們往趙長生

躍三尺高 的身子刹住 趙長生用力過猛,半晌才把旋動

到 直追到後大廳, 1追到後大廳,但他甚麼也找不他立刻往大廳上追去,從前大廳

趙長生在猶豫了。

洞府中去了,雖然他也知道有個出入他心中明白,尹小紅一定逃入地

口 走到前廳院,他忽然楞住了。 ,但機關重重,他眞擔心上當。 趙長生想了一陣不得要領,便又

經被人砍掉了腦袋! 他發覺原來幾個重傷的大漢, 己

袍大漢雙手抱着一綑濕草走來, 趙長趙長生四下查看着, 忽見有個錦 生奇怪的迎上去。

「是……八王爺?」

如 王 澄的現出一種威猛樣子。 爺,他穿的一身錦袍泛着光,雙目錦袍大漢站定了,不錯,正是八 炬,走地有聲,鑲玉的風帽,黃澄爺,他穿的一身錦袍泛着光,雙目

喜。 你的武功進境得如此之驚人,值得一 他看看趙長生,道:「嗯, 想不到

趙長生道:「王爺也來到吊人山莊

看江湖上,到底還有些甚麼樣的牛鬼 八王爺道:「我當然要來,我要看

仇? 一年前 趙長生怔了一下 不是已經為小公主報了大生怔了一下,道:「八王爺在

本王的目標是所有黑白道上的人 八王爺冷冷的道:「那一回還不夠

眞可惜今夜只見到這個小場面。」 趙長生驚出一身汗, 道:「王爺要

自相殘殺!」 屠殺所有武林中人?」 八王爺面無表情的道:「我要他們

趙長生道:「他們已經自相殘殺了

C 87 要冒險往機關中闖,只要找個洞口 王爺,你抱着這麼多的濕草……」 八王爺厚實的嘴角一翹,道:「不

這眞是個好辦法,趙長生當然同 趙

我們用煙燻。」

角處。 長生抱來一大堆,就放在他知道的牆 他比八王爺找來的濕草更多,

地道的板子。 趙長生這才掀動燈下機關,揭開堵 從水汪汪那女人身上摸出火種來

站在一邊看。 有了趙長生一人動手,八王爺便

拔刀,因爲趙長生的刀法太狠辣。 八王爺的心中很陰毒, 幾次他未

便是金絲甲還未到手,趙長生還有利的近衛任何一個都厲害。另一個原因長生吸收在身邊,有個趙長生,比他 用的價值。 他不出刀有兩個原因:他想把趙

留下 所有道上人物,黑龍谷一戰,八王爺 遙郡主以後,他暗中早下决心要消滅多危險,自從八王爺失去了掌上珠逍 並不滿足, 趙長生當然還不曾知道他如今有 所以他當時並未將金絲甲

爺只要等着暗中看便夠了。 必然會引出不少江湖人物覬覦, 寶物出現江湖,才是一着高招 八王

在上面煽風,便也把嗆人鼻息的濃煙 趙長生豈會知道這些,他拚命的

生身邊嘿嘿笑道:「你可知道這裡還有 濃煙不斷的飄着, 八王爺在趙長

趙長生恭敬的道:「不外莊前與莊

一個殺一個,出來兩個殺一雙。」 趙長生道:「王爺,你去不去?」 八王爺把一堆濕草一脚踢在火焰 :「好了,你去後莊守着, 出來

八王爺冷冷道:「我在莊前守着

快去。」 味道,怎麼會在這時候,八王爺會出 趙長生拔腿就走,他心中眞不是

現 大樹上, 高處看得遠 趙長生不在地上看, ,吊人 他躍在一棵

殺光,如此,趙長生也休想活了 7,他要把江湖黑白兩道的人斬盡趙長生吃驚的是八王爺剛才說漏

唇 趙長生心 中好 苦, 無奈的咬咬

兩團人影 深溝中落去。 忽然間 ,但見人影 從 人影一現,即往一道一塊巨石後面飛躍出

兩個人影的前面 一樣的快又準,只幾個起落便落在趙長生發動了,他的身法就如出

「原來你也在吊人山莊上, 另一個正是尹小紅,眞快,她傷 目光中,趙長生冷笑連聲,道: 丁仲仁。」

還揹着小包袱,丁仲仁也揹了個不大的地方已包紮起來了,尹小紅的身上 不小的包袱,樣子看來相當的沉重。

丁仲仁厲吼道:「姓趙的,你好像

罪名推在我身上,我問你,你這是甚,丁仲仁,你殺了張捕頭五人,却把 麼意思?」 趙長生冷冷道:「你也害得我不

無能,沒有活抓住你這個王八蛋。」 丁仲仁嘿嘿一聲笑道:「可惜官府

逃了 趙長生道:「所以你今天再也休想

可是男人應有的風度吧。」 道:「丁二爺,你是男子漢,保護女人 丁仲仁道:「尹莊主,我們合力對 尹小紅傷得重,但她却對丁仲仁

付這小子。」 他的話表明他無能,但丁仲仁也

主 下情形,合則兩利,分則完蛋,尹莊有說詞,他退到尹小紅身邊又道:「眼 , 妳難道還看不出來?」

免得我費事。」 趙長生沉聲道:「對,兩人齊動手 尹小紅點頭了

去,他的人却已緊緊的撲殺而上。的包袱,但突然那包袱直往趙長生砸 丁仲仁看來似乎在放下那個沉重

上。一手出招,因爲她的左手正吊在脖子却發出冷冷的極光罩上敵人,她只能 紅的小包未出手,她的右手

> 「叮叮噹噹」之聲傳來,丁仲仁打沉聲道:「送你一招狗不叫!」 趙長生冷冷的往一邊稍躱, 隨之

横倒在亂草堆裡,尹小紅的頭上又開 了口,她再也不動了

仲仁却又坐直了身子,道:「趙長生 算你狠,丁二爺認了 趙長生舉刀走向丁仲仁,不料丁

在丁仲仁的後腦,丁仲仁頭上不但隆用刀背甋得十分準確,七下子全部敲,牢牢的把丁仲仁綑住,他發覺自己趙長生把尹小紅身上絲帶解下來 他說完便閉上了眼睛。

絲甲」,趙長生小心的取下來揹在身尹小紅身上揹的正是那件寶物「金 上 起個大肉包,而且還在流血……

大概都是黃金。 他發覺丁仲仁的那包不輕,裡面

王爺的聲音, 趙長生正自要起身,附近傳來 趙長生忙走過去,道:「王爺,就 道:「就是他們兩 個

『西江夜鼠』尹小紅,男的就是丁百仁是兩個主犯,女的是江湖黑道有名的 的兄弟丁仲仁。」

仲仁叱道:「可惡的東西,容不得你活 在世上!」八王爺要出刀了 八王爺騰身而 起,他一把抓住丁

長生道:「押回府衙, 丁仲仁只是冷冷的笑,他如今真 但他的刀在中途却又停住,對趙 碎屍萬段。」

道:「該是收回寶物的時候了,拿過八王爺指着趙長生揹的小包袱,

回的。」 趙長生楞然道:「王爺,此寶乃是 七代祖傳之物,小民受託爲他找

本王的。」 八王爺冷厲的道:「段平原是送給

趙長生道:「也得等小民送還段平

之後,八王爺再去向段平取回。」

全是你的了。」 八王爺怒道:「這裡有不少金磚

就押着姓丁的去落案了。」 取老鳳祥之物,小民不敢取,現在我 趙長生道:「金磚是姓丁的暗中盜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還手。 前的厲芒,趙長生當然知道,只不過 王爺面上在變色,那是殺人之

身邊辦事,總比你幹保鏢有出息。」 見你武功很有長進,不如你就在本王 八王爺忽又換個臉色,道:「本王

意仕途。」 趙長生搖頭,道:「謝謝,小民無

鏢局的前途?」 你敢違抗本王的旨意?也不考慮你們 八王爺又伸手道:「拿來吧, 難道

解,因爲小民已答應爲段平追回實物 重重的道:「恕難從命,王爺,你多諒 ,小民不能失信。」 趙長生又犯了固執的老毛病

C 88

他的話尚未完,好一團光影直罩

刻覺得肩頭上一陣火辣辣的好難受。 閃,却已被利芒削去一片皮肉,他立的袍袖中,焰芒及身,趙長生方始疾 ,却已被利芒削去一片皮肉,他立袍袖中,焰芒及身,趙長生方始疾|來……八王爺的刀原來在他那寬大

却疾抓過去,那模樣直逼得趙長生只八王爺的刀半旋着,他的另一手 有退與閃的機會。

一聲吼:「鷄不跳。」 忿怒了, 3了,忽然一個拔地起,人在空中又一刀切過趙長生的背,趙長生

往溝中栽去。 一輪刀刃罩下來,却也把逼上身

聲音來自深谷,倒把趙長生怔住

白道之分了,他娘的。」 小子真不是東西,趕盡殺絕也不分黑 一邊,丁仲仁開口,道:「這個老

脚踢在丁仲仁的身上,吼道:「都是你趙長生收起刀,他心事沉重的一 個王八蛋,害我好凄慘。」

城落案,我擔保甚麼罪狀我一肩挑 丁仲仁道:「走吧,我跟你去汴梁

押着丁仲仁走了。 趙長生不開口,將上兩個包袱便

莊」上有十九匹這種騾子,原是她載運仁找到一頭騾子,尹小紅的「吊人山到虐待,因為趙長生也在附近爲丁仲 趙長生騎着馬,丁仲仁却也未受

大老鼠用的。

很合作,而且絲毫不曾反抗,就好像仲仁絕不反抗,他與往日大不相同, 他把丁仲仁用繩拴牢在騾背上, 1絕不反抗,他與往日大不相同, 把丁仲仁用繩拴牢在騾背上,丁趙長生早已領教過丁仲仁的狡猾

往府衙送去,一切大案便也明朗了。 趙長生放心了, 他只要把丁仲仁

銀子,和順鏢一却令他高興, 師妹完成婚禮了。 的金磚並不感到甚麼, 也一定會高興, 也一定會高興,這一回就等着與小子,和順鏢局便可以擴張光大,師令他高興,因為有了段平的一萬両金磚並不感到甚麼,但那件金絲甲 他的面上有了笑容, 對於包袱中

高興嘛。 趙長生在馬上偶爾會露出個笑容

生並未發覺。 丁仲仁也偷偷的笑,只不過趙長

過他現在是不會說出來的 丁仲仁當然有他笑的理由 ,只不

像往兩岸溢出來一樣。的照射下遙遙望過去,滚滚河水就好的照射下遙遙望過去,滚滚河水就好

殺幾個撑船的嗎?」 道:「姓丁的,可記得去年你在河岸屠趙長生回頭看看丁仲仁,他沉聲 趙長生回頭看看丁仲仁,他沉

提起這件事。」 「早就忘了。」 你絕不會忘, 只不過你怕我

如果我把殺的人全部記在心上,吃飯 「姓趙的,我承認我殺過許多人

睡覺也不舒服。」

「你的人性被狗吃了。

江湖就是人踩人, 丁仲仁忽然冷哼, , 道:「你懂個屁

歪理,恕難苟同。」 趙長生回報個一冷笑,道:「歪人

趙長生一看便叫起來 到河岸渡口,斜坡下轉出一個人來,兩個人沉默了,就在二人快要來

「沈師弟,你要往那裡去?」

上看,沈大昌並不快樂 他揹着個小包袱走過來了,從表情果然是宮和順的最小徒弟沈大昌

道:「師兄,這像伙就是害咱們的丁仲他指着後面騾背上的丁仲仁,又 他指着後面騾背上的丁

趙長生點點頭,道:「他終於被我

我爲你難過,所以我辭別師父回家沈大昌忽然嘆口氣,道:「大師兄

可以輕言離去?我不放。 小師弟,和順鏢局就要發達了, 趙長生驚訝的道:「這是爲甚麼? 你怎

道:「前天師父突然對我們說, 生走到一棵小柳樹下,便有些嗚咽沈大昌看看丁仲仁,他拉着趙 他把白色

想照顧你二師兄的遺孤,我以趙長生道:「這也沒甚麼, 二師兄的兒子改姓宮了。」 我以爲這件

鏢師與余四師兄,還有幾位趙子手都 轉來 趙長生一笑,道:「你小師姐本來」他突然的嘆了一口氣。 沈大昌又道:「但是當四出的兩位

就要嫁給我的,我也決心照顧師父一

這樣,可是小師姐堅决不肯。 大昌猛一拭淚,道:「原是應該

接出師父一家人之後,宮小芳表現得 不認識自己了 以往大不相同,她沉默不語 趙長生猛然一楞,他想起從牢裡 9

把小師姐嫁給三師兄史進東了。 趙長生面上一片死灰,他自言自 沈大昌又道:「昨日午時,師父已

語的道:「爲甚麼?爲甚麼要這樣?是 誰的主意?」 沈大昌道:「是小師姐的主意,她

堅持, 父也只好讓步了。 否則就出家,她的决心, 便師

間變得好孤單,變得一無所有似的。 沈大昌又道:「大師兄, 趙長生好痛苦, 因爲師父不打算再開了,也 他感到自己刹時 和順鏢局

爲甚麼? 是小師妹的堅持。」 趙長生大鰲道:「爲甚麼?這又是

是那麼不濟,他灰心了 他的武功本以爲江湖一流, 沈大昌道:「師父他老人家愛面子 不料却

去,因爲還有個我。」去,因爲還有個我。」去,因爲還有個我。」

們就要擴大門面了。 · 「段平也答應給我們一萬両銀子 段平也答應給我們一萬両銀子,我他拍拍揹着的金磚與金絲甲又道

鳳祥失物了?」 沈大昌喜道:「大師兄,你找到老

色。 Ш 莊情形細說了一遍,滿面篤定之 「全部在此。」他便又低聲把吊

刺殺了八王爺?」 沈大昌的雙眉猛一抽動,道:「你

趙長生道:「他太奸詐,是他逼我

趙長生道:「他被我以刀背打昏在 沈大昌道:「姓丁的也在現場?」

地上。」 不打算回去了,我們就此分手。」 沈大昌點着頭,道:「大師兄, 我

勸你回心轉意?」 沈大昌道:「看穿了江湖行 趙長生道:「小師弟, 我怎樣才能 便也

灰心了。」 這師兄弟二人緩緩往前走了幾步

血噴洒。 昌却突然彈身而起,一抹流電閃過閉 目靜坐騾背上的丁仲仁,撩起一股鮮 在趙長生伸手取韁繩的時候,沈大趙長生去拉馬,沈大昌便也跟過來

宛如寒月下高山上的野狼嗥叫,那麼 「啊!」丁仲仁發出凄厲的慘噑,

的窒人心肺

大昌懷裡,道:「師弟,拿着,這是師

仲仁一頭跌下 弟你……」趙長生救之不及 騾背 他在抽搐不

馬往渡口去了

沈大昌在拭淚

他心中仍然在為

沈大昌想回絕也不能

9

趙長生騎

趙大師兄叫寃

趙長生一 把扣住沈大昌叱道:「爲

沈大昌淡淡的道:「大師兄 ,你太

老實了 我爲你除去後患吶

「送進官府他一樣沒命 趙長生指着地上的丁仲仁,道: , 用得了我們出 但你也完

沈大昌道:「他是沒命,

的府台上大衙門,他懷中不只是官家

的賞銀,那才幾両銀子

芳不再轉嫁給他,一定有充足的理由

更對

小師妹感到抱歉,

如果宮小

趙長生也無奈,他無法叫回

小

他一定要知道這個理由是甚麼。

,趙長生輕鬆的走出汴梁城

趙長生驚道:「怎麽說?

你的罪比他還大幾倍,那把當朝八王爺殺死在山畑 的成了喪家之犬了 沈大昌道:「他如果在衙門說出你 王爺殺死在山裡, ,那時候你便真田裡,大師兄,

平之手,這是職業道德,

段平的一萬

両銀票,

一個崩子不少的進了趙長生

腰包,雙方各取所好,皆大歡喜。

,趙長生不能張揚出金絲甲已重回段

他隨着段家父子回到老鳳祥金店

又道:「你太老實了 趙長生驚出一身冷汗 沈大昌却

你的……這個……師 「姓趙的 丁仲 這個……師弟…… 仁已出氣如拉風箱似的道: 你個狗操……的又…… 你……遠不及……

的招牌也取下來了。

便又無奈的深深嘆了一口氣,鏢局

但當趙長生看到和順鏢局的大門

惡!」他一把揪住丁仲仁 份合作 已嚥了氣… 趙長生忿怒的叱道:「難怪你肯安 原來準備拉我墊背呀…… ,却見丁仲仁 可

騾背上, 沈大昌幫着把丁仲仁的屍體綑在 只不過沈大昌却堅持 趙長生仍然要沈大昌跟他回

趙長生抓出一塊百両金磚塞入沈

抱着個小娃兒坐在一張大圓椅上晒春趙長生奔入裡面,發覺宮和順正 事情辦好了?」 趙長生大步上前跪在宮和順面前 前廊上斜照的陽光還眞暖和 宮和順點點頭, 道:「長生,

的遞去,道:「師父,丁仲仁也死了 官府也落案了。」 趙長生取出萬両銀票,雙手恭敬

芳許你的,但小芳說得對,她不配。」 :「長生,別恨師父,師父本是要把小宮和順立刻拉住趙長生的手,道 宮和順楞然不知如何應對, 長生的刀狠,這是仇家找上門來宮和順楞然不知如何應對,他以爲

他楞然的跟着史進東來到大廳上。 「是你,胡總管。」 厢房內, 趙長生被史進東叫出來

師父!」多年來他第一次對宮和順咆哮

趙長生抗聲道:「我並不計較呀,

關起大門睡大覺呀!」 :「你幹得好事,如今似個沒事人般 趙長生怔怔的道:「我怎麼了?我 胡海波一把上前抓其衣裳, 沉聲

娘,

而不是再嫁的小芳。」

她說得對,你應該要一位完整的姑

宮和順反而安慰的道:「小芳計較

你怎麼……」可是幫了你們雙鳳堡幾次淪亡大忙 胡海波的指頭指在趙長生的鼻子

跟我走。」 上,沉聲道:「你就再幫一次大忙吧 趙長生道:「我跟你去雙鳳堡?」

日,遂决定收山不做了。」

趙長生痛苦了,便也無奈的嘆了

江湖行便很容易上大當,我考慮了兩

爲師已經半殘,而你又忠厚老實,

宮和順道:「也是小芳說的,長生

趙長生道:「師父却連鏢局也關了

麼事了?」 我就慘了。 趙長生道:「胡總管,到底發生甚 胡海波道:「當然,你若不跟我去

銀子來得正是時候,大伙有人要離開

宮和順擧着萬兩銀票又道:「這些

的,也好多給他們分一些!」

趙長生關緊房門不出來,

他已經

角落裡, 看了宮小芳一眼,便拉着趙長生走到 了?嗯?看你滿老實的,你個小子麻 胡海波看看四週的 他把聲音放低,道:「你結婚 他更重重

生甚麼事了?」 煩大了。」 趙長生無奈的苦笑,道:「到底發

翻自己少結仇,仇一龍就是結仇太多的訴、師欠最是關心他的,宮和順還他關在房中想的真多,但總結一

本來是要找你算帳的,可是你的刀法位看上去老老實實的傢伙,我們堡主,逼問她是誰幹的,哈,原來是你這 坦 胡海波低沉的道:「我家小姐不舒 大夫却說她懷孕了 她娘發了

雙鳳

C 90

堡的胡總管找上門來了。個面上一片紅疤痕的中年大漢

胡總管走進大廳就指名找趙長生

大門被人敲得咚咚响,不多久進來一這下過午不久,緊閉的和順鏢局

鳳堡,你自己琢磨着如何去跟你那位太狠了,思之再三,要我把你抓回雙 妻子說吧!」他指指宮小芳。

重的一禮,道:「師父,長生要暫時 對胡海波道:「她是我小師妹, 趙長生大步走近宮和順面前, 胡海波大叫:「真的?」 :海波道:-「她是我小師妹,不是我趙長生吃吃笑了,他指着宮小芳 我也並未結婚吶。」 離重

開你一些時日了。」

出一張字條,趙長生雙手接在手中,為師的只有這個送你。」他自身邊取痛苦,師父心中真過意不去,你要走宮和順點點頭,道:「見你這些天 他打開來, 只見上面寫着:「刀下

> 三個响頭。 趙長生立刻跪在宮和順面前連叩

他終於走了

快婿了,當然更令胡海波高興的 並未結過婚,便對趙長生改變了態度胡海波很高興,當他發覺趙長生 婿,往後誰還敢招惹雙鳳堡 是雙鳳堡有了趙長生這麼一位高手 雙鳳堡有了趙長生這麼一位高手女婿了,當然更令胡海波高興的,乃因為趙長生就要變成雙鳳堡的乘龍 胡海波很高興,

笑笑道:「你的刀法夠狠,想不到你的總管忍不住開了個玩笑,他對趙長生變騎過了黃河往西北奔馳中,胡 槍法更準,一擧中的,高明之至。」 雙騎過了黃河往西北奔馳中,

的無奈了 趙長生有些哭笑不得,他再一

##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西門丁著

本港幣 \$ 15.00 、超級市場 屈臣氏、萬寧及星島中心有售

是高燁,王妃請往小確天一致……的,前一人被後一個趕走,王妃也潛伏觀望,懷疑是鐵貝子,後一個时,前一人被後一個趕走,王妃也潛伏觀望,懷疑是鐵貝子,後一個妃傳授武藝,暫時安逸,晚上,忽然來了兩個夜行客,兩個不是一伙和琴格格離去,事後經兒子鐵貝子提醒才知道。小屈在義郡王府由王小琴格格離去,事後經兒子鐵貝子提醒才知道。小屈在義郡王府由王上文抚要。 , 嚇走了追踪他的兩個人,代善不虞他有詐,讓他上文抚要。



過咱們有約法三章,我不敢違約。」 「先謝了

來的?」 高燁吞下一 留』居然毀了他,難道人不是他們派過 有兩個是吃曹操的飯爲劉備辦事的 耐道:「高大叔 可能性不大。叫人不甘的是,『漢 個是你,一個是一塵,是不是還有 「阿凡妹子, 「這是爲了安全,『燕京八友』當中 大口的獐腿肉,

來卧底的沒錯。但他是不是死於『漢 高燁道:「屈一塵是『漢留』那邊派 ,到底是怎麼回

但另有一說……」明慈烺太子說是已在北京梟首於市 留』的人手下還大有可疑之處,就像南

王妃作色道:「我也風聞這件事的 ,好像是多爾袞力排衆議那麼決

「放了 高燁道:「什麼決定?

咱們所聽到的不謀而合。 高燁大力拍了酒枱一下道:「阿凡

同?

王妃道:「南明已是强弩之末,風

麼 多個日子 的人來說,彈指而過,不 但是一個有心人來說, 那是一千 會留下 甚

機逃走。

這會產生以下

的 可能

: 第

留』內的奸細,

才能達到目的 我已略知一二

點。

」高燁

至二

不是明放,

而是故意放

鬆使他趁

考所得的結果,這當然還是要借助『漢

慈烺若死了

福王(弘光)即得大權,

本是擁太子派,可是太子死了,劉良佐是他的擁護者,至於黃得

他不 功,

道

:「我們的『燕京八友』之中有

是中堅份子。只可惜我不知道是誰。」

窩在『漢留』當中作內應,而且還

「高大個兒,有件事你雖爲難,

我

就是不可限量的。 如果下了苦心去鑽研點甚麼, 有心人能把 去鑽研點甚麼,那成一天當兩天或三天用

三年終於過去了

,然後再各個擊破了。」
不顧福王,因而南明即出現分裂局面不顧福王,因而南明即出現分裂局面「這一招,大膽放人,一石數鳥。慈反就只有靠向福王。所以多爾袞看準

相

信你一定願意去作。」

連者十五人, 滿清降臣大學士謝陞被殺,另外株 這三年中發生了很多大事, 據說與南明太子慈烺有 第

人心瓦解,士氣蕩然。往西保護福王和馬士英等人的利益。 明那邊呢?盛傳太子已返,

而且自相殘殺已經開始了

有三人已開始注意他了 接受。但高燁示警,「燕京八友」之中 依王妃和高燁的意思,至少他還要兩 小屈拜別了王妃和琴格格, ,才能將他們兩人的絕學全部 本來

**烺太子的事也許有相似之處。** 死,似是『漢留』的人下的手

似是『漢留』的人下的手, 王妃道:「據我多方刺探,

但和慈

子嗣,甚至還調教他……」道,要是多爾袞知道妳收

王妃淡然一笑道:「我要是能在那

死了!倒也轟轟烈烈,

只

,要是多爾袞知道妳收留屈一塵的

塵是情聖,

高燁顯然很激動,

妳是情中至聖。妳要知很激動,道:「阿凡,屈

「妳是說也是多爾袞的陰謀?

妃道:「卧底這種事本來是十分

怕這不死不 種情况之下

這不死不活的熬日子,這日子我眞

已成家了,於是她嫁了郡王

想而知

,這是同床異夢的婚

一塵失散達五年之久,且有人盛傳屈郡王結合,純是父母之命,加之和屈

加之和屈

「當然

當然!我高燁能爲老友效

勞的事,也只有這一點了,

人呢?」

「就在這兒。」

她和

高燁知道又觸着她的痛處,

拇指道:「無怪拜倒者大有人在哪。」

的確不凡

。」高燁豎起大

到這個

,王妃的神色就黯下

「如果他在北京,你願不願意成全

「是啊!大概十五歲了吧!

王妃道:「你知道一塵有

個兒

「得啦!又要爲我出難題了?

,但王妃以爲他們一道去,等於証北京近郊南下,而琴格格本要一道 爲了王妃以及小屈的安全,他力 對雙方都不利

小朱了。 在此之前,王妃和高燁爲了使他 小屈含淚告別,離開了北京。 所以對小朱的事,他 嚴禁他出門

但是小屈走後的第一天傍晚

深遠。 宏旨,倒是這一放,影响所及,非常雨飄搖,殺不殺他們的太子實在無關 ,本朝還找不出第二個人有此遠見 除了多爾袞雄才大略, 敢作 敢

就是個高手胚子,呷了一口大麵,

高燁很瘦,雙目精光四射, 「高大個兒,你少和我客氣。」

「眞不敢當呀,王妃。」高燁道

··「名酒,果然不同凡響。」

「有癮頭就常來,憑你的酒量,

我

,我倒是希望天天來,

不

仇敵愾,背水一戰,尚有可爲,要是慈烺太子要是真的被殺,南明軍民同 慈烺真的回去了……」 高燁喟然道:「不錯 我也以爲

不殺 他俘虜一道殺害,北京方面放人, 不更使南明啓疑,弄巧反拙了嗎?」 怎麼說都該殺死,以絕後患, 琴格格道:「南明太子被朝廷所俘 也不過留待滅了南明之後和其說都該殺死,以絕後患,即使 豊

關心的,現在南明還有兩個握有兵 如何能兵不血刃達到目的才是他們所的看法,南明的覆亡只是時間問題, 是劉良佐,一個是黃得功。」 手頭各有十餘萬大軍的名將 「小琴,妳不懂。」高燁道:「清廷 ,一個 權

不是那麼回事兒

怎麼回事

大軍都垮了,還差那二三十萬?」 琴格格道:「有他們又如何?百萬

回答妳這問題吧。」 王妃道:「高大個兒 高燁端起酒杯道:「好好,請妳娘 你 在

我? 全才 自己的看法 「不敢,阿凡, 掃眉才子?我只是想印證 , 看看是否英雄所見略 誰不知道妳是文武 下

說風凉話, 王妃笑笑道:「得了吧!你可真會 關於慈良太子被放,注

黄

年時間

實了王妃通敵之嫌, 離北京近郊南下 勸王妃將未竟之學寫下來交給小屈遠

不知 找 專於藝業, ,更不用說去 一概

個輕便食盒,正在和門房談話。 見厚德福飯莊的小伙計來送菜, 提了

哩! 酒菜!這麼一折騰就過了半個時辰 去 ,門房則說沒聽說王府甚麼人叫過 伙計說怕菜凉了,希望馬上送進

向他使眼色,寒梅心中一動,連忙道 :「是格格叫的菜,快拿進來!」 口爭吵才出來查看,見那伙計連連 直到侍女寒梅到外院折花 聽到

這 王 湯剛端到桌上,王妃已用筷子挑翻着 盤清蒸河鯉, 妃,直接送入「小羅天」內。一菜 伙計這才匆匆進去, 自肚子挾出 寒梅稟告了 一個蠟

扯!切記! 爪踩盤子已久, 捏破取出一張紙條,上寫着: 已大批出窰對盤, 速 鷹

走之意) 决),速扯(是風緊扯乎,也就是快逃 久了)大批出窰對盤(即出動面對面對 也是指多爾袞的人), 踩盤子(偵察很 這是江湖切口,意思是鷹爪(官面

告信?」 琴格格在一邊道:「娘,是高大叔的密 王妃近來早有這種預感, 這工夫

麼都不必要,但要改換平民裝, 梅一起走吧!」 妳快走, 「琴兒,娘已來不及多說 除了多帶點值錢的東西 ,只能叫 9 寒

「快點,別辜負你高大叔的一番好 「娘,是不是多爾袞已經……」

不長不短,在一個渾渾噩

三年,

C 92

少會自相猜忌。」

塵,然後使『漢留』之間內訌

3

至

他要利用『漢留』的手殺

府我却不敢常來。」

或者送他到郊外去!」

「不妨,你只要三五天來一次就夠

險

我還有甚麼話說。不過,義郡王

妳都能爲這小子冒這大風

一旦發覺他是奸細,以多爾袞的

絕不會立即殺他。」

的

,日子

一久,沒有不被查覺之

是過夠了

王妃點點頭,

道:「這些只是我這

幾年來星星點點收集的資料,加之思

他爲人忠貞、老練。」要是能找到內帳房海松一道走更好 住,在外要小心,能扮男裝是最好,對而不走,道:「娘自己有辦法走,記 說不會作賠本生意,但怕女兒聽出不「不要管我,娘不會作……」她要 「可是娘呢?」

少,願意留下和娘共進退……」 「娘,琴兒這兩三年武功又精進不

妳要娘作列祖列宗的罪人嗎?」 「胡說!妳再不走娘會遺憾終身

「燕京八友」全部出動,或出動三五個管她知道母親身手高絕,然而,如果 怎麼捨得留下母親一人面對大敵?儘 王妃又該如何? 琴格格自幼沒有離開王妃一步

當下拉着琴格格往「小羅天」外面走 下起程吧!要不,後悔就來不及了。安排自有道理,事已緊急,快拾奪一 王妃面向內壁,已是淚流滿面。 起程吧!要不,後悔就來不及了。」 寒梅跪下悲聲道:「格格,王妃的

淚,和寒梅告別王妃,由寒梅去找海緊急告密絕對可靠。琴格格不停的流高燁身爲「燕京八友」之一,他的 松老僕,並準備男人衣衫。

開了王府。而且立刻出城,王妃開了 大約是在日薄西山之時,她們離

> 就和這個家共存亡。 甚麼,這是她的家, 罐茅台酒,自斟自飲 這是她的家,如有人來襲, 自斟自飲 如有人來襲,她不準備收拾

時間雖不長,來抵銷今生所受的疾苦的也不是沒有。和屈一塵相戀的那段的一切,往事如烟,苦的苦夠了,樂 已綽綽有餘了吧 品嚐着醇冽的美酒, 往事如烟,苦的苦夠了, 打量着屋內 樂

聚之期不 甚麼也不怕了,一塵……也許咱們重「要是屈一塵此刻在我身邊,我就 遠了……」

鞘,走出「小羅天」。 一吹,刀身上發出「嗡嗡」聲,還刀喜歡的長而窄的刀。抽出一半,撮 乾了茅台,自牆上選了一柄她最 刀身上發出「嗡嗡」聲,還刀入 口

結實了, 滿樓」了。她在內換上了緊身衣,障底如常,她却知道,這已是「山雨欲來風 王府已掌上了燈, 取下了高高的帽子,用紗巾紮 一切似乎仍然

何不請進來?」
「是那位朋友?」
「是一個人」,可有所警覺道:「是那位朋友?」
「是侯門如海,有生以來,她覺得此 王府大宅前後四進,還有跨院

出現了,至少已來了一個一人影微晃,花廳門口已站定一個人影微晃,花廳門口已站定一個

子外,左額上還有一個月牙型大刀他「星月爭輝」,那是因爲除了一臉麻 他就是「麻衣道人」, 而背後都叫

疤

的表情,似已挑明,就連客套也免了 「原來是鹿道長。」王妃一看此人

:「王妃可知貧道來意?」 鹿同春自感臉上無光, 冷冷地道

門而進,想必不是來作客的。 顯爵, 夤夜來此, 未先投帖, 「不知道,但由於鹿道長旣非大淸 也未報

通叛逆之子, 皇上對妳不薄,妳不思報效,反而私 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王妃道:「完全是一派胡言,欲加 鹿同春道:「王妃頗有自知之明 企圖幫助亡明死灰復燃

是大清皇上御封的顯爵身份, 之罪,須得羅致罪狀, 你這種江湖中人所能置喙的?」 鹿同春狂笑道:「這早在意料之中 而且本宮好歹 又豈是

們偏勞硬架?」 妳是自動去見睿忠王爺,還是要我 王妃哂然道:「鹿同春,可不是本

數稀鬆的貨色。」 京八友』之中不乏奇人異士,却也有少 宮發狂,憑你還不配說這種大話。『燕

姓鹿的稱量妳一下不可了?」 鹿同春麻臉一紅道:「這麼說非要

兩眼墨黑。 補的「八大」之一,對王妃的份量還是 同春撤下了量天尺走進花廳。 王妃坐在那兒動也沒動一下, 他是後 鹿

已經開始搜索了,鹿同春試了兩招,鹿同春動上手時,另外有不少人

武功了得,不在『燕京八友』之下,看解决了,不由冷笑道:「傳說義郡王妃覺得平平淡淡,大概不須百招就可以 來傳言不可盡信, 過譽之詞越傳越

的,就像『燕京八友』之名,何等顯赫王妃道:「不錯,傳言是不可盡信 量天尺幻起千萬層粼粼寒波,一排排鹿同春量天尺一緊,燈影搖曳, ,但不也有等閒之輩在濫竽充數嗎?」

不敢硬接, 又像是那窄長的刀在較重的量天尺下 、一重重地向王妃罩壓而來。 王妃似有怯敵之勢,節節後退 礙手礙脚施展不開。

鹿同春越發得意

譏嘲之色。現在他覺得那幾位才是一個人絕對可以完成使命,有人則來時還有人說是王妃難纏,他 題大作 則有他說

了 對早年一些大事,諒必所知不 王妃道:「鹿同春, 你初入『八友』 多

知道的恐怕不多。」 「凡是和『八友』有關之事,貧道不

有幾個?」 「你可知當年狙殺屈一塵的『八友』

非同小可,才派了兩個,加上……」鹿 同春說到這兒忽然不說下去了 「其實一 個就夠了 **!那不過是因爲** 

冷飯?」 「妳已是待罪之身,何必炒當年的 「加上一個誰呀!」

必不是『八友』中人了?」
友』兩人可穩操勝算了,加上的那個 王妃道:「以屈一塵的身手,『八

淺見, 友」中一對一幾乎無人能敵,人急拚命 更非等閒 那知鹿同春撇了撇嘴,表示對方 或者表示屈一塵的身手在「八

人也是「八友」中人何必用「加上」二中人,加上了一個那又是誰?如果此 可是鹿同春說是派了兩個「八友」

**罡氣切斷蜡芯** 刀尖在燭火的四 「颯」地 春 |氣切斷蜡芯,一道藍火射向鹿同||尖在燭火的四尺之外,已以刀上的||吳」地一聲,相距巨燭還有三四步, 王妃 見問不出 來 招 術乍變

花廳內立刻暗了下來,不由膽怯 火花濺開而迸射, 鹿同春猛吃 **一** 瞬即化爲烏有 以量天尺一掃

像細密閃爍的水波,向他瀉來。道的比他多。而現在,靑濛濛的深淺,可見這些人對王妃的 很快地,他知道自己錯估了王妃 他多。而現在,青濛濛的刀浪,可見這些人對王妃的底細知

叫鳴却 想就地解决,硬碰硬, 鹿同春想退到天井中動手 鹿同春忽然就發出「嘎」地 刀尺 一摩怪 王妃

只是左右一 爲 他沒有見過這樣的怪式及怪打法這是極度驚異所發出的嘎擊, 刮 握量天尺的手掌已去 法 因

C 94

「當啷」聲中 量天尺帶着斷手落

> 春 高燁而已,靑森森的刀芒掃過也是一流的,也僅是次於「撥麵地,鹿同春向窗外疾射,但王 「砰」地摔下 一流的,也僅是次於「撥雲見日」鹿同春向窗外疾射,但王妃輕功 9 鹿同

他的脊椎骨已被挑斷了三分之

法 個人影,窗外射進的沈喝聲:「好刀 ,主子果然沒有小看妳……」 幾乎同時, 外及後窗外各射進

道:「來客報名!」的那個使點穴斷的一斷,沒有還刀,的那個使點穴斷的一斷,沒有還刀,讓過窗中進來的人一劍,和門外來人 王妃沒想到外面,因爲花廳內也

「犯婦,妳還以主人自居嗎?」

這種口氣。」 「就算你們的主子來了,本宮也是

另一個道:「阮哲。」 「老夫千手劍宇文超。」

物 ,尤其是阮哲這個人,是個危險人格都比鹿同春老,手底下也比他道地

驚了ー 動『八友』三位一齊來,眞有點受寵若 王妃道:「本宮婦道人家,居然勞

「你們的主子如果有事可以來見敵之嫌,何不去見我們的主子?」 還不敢那麼托大。王妃如果自認無通地,臥虎藏龍,別人輕估王妃,在下 ・」阮哲道:「北京王者之

我 0 4

> **俩要得罪了!**」 千手劍宇文超道:「那可就別怪我

同僚,兩位也就不必客套了。」 王妃道:「本宮已經得罪了兩位的

外 0 人也栽在這兒, 鹿道長栽得沒話說了,要是我們 「好!王妃眞是女中丈夫,快人快 阮某並不感到意

達無法回去覆命,時候不早,春就不一樣,兩位啣命來此, 賜招吧!」 「阮大俠, 聽你的場面話, 兩位請 任務不

半夜空手而回,所以……」 但既然接下這趟差事,又不能窮忙豁 命 阮哲道:「宇文兄 學藝不精,單挑絕非王妃敵手 ,阮某有自知之

見笑了!」 使命,阮兄,二對一,也只好叫王妃文某不是甚麽好樣的,却又不敢有辱 宇文超道:「小弟也正有此意, 宇

傻了。 麼用?一個人接不下,:還算實在,光說漂亮話 要說這二人厚皮,毋寧說這兩人 ,乾脆就裝容扮 ,窮吹又有甚

虎,也可以說太仔細了!」 二位是奉命行事, 聯手齊上,本宮仍然十分折服 王妃道:「二位大俠動手吧! 職責在身, 不敢馬 儘管

, 却 又 , ,却又不是,因爲「亂披風」可以把一千百,乍看像峨嵋派的「亂披風」劍法了!」綽號稱千手,果然劍一出,化成字文超長劍一挽道:「王妃,得罪

> 劍法昇華了。 氣可以應付。宇文超顯然把「亂披風」 個高手逼得手忙脚亂, 但只要沉得住

王妃只守不攻

通明, 多人,大有抄家的趨勢。 這工夫已發現花 哲攻上來時, 步聲紛雜, ,顯然對方已來了很化廳外和內外院燈火时,她仍是只守不攻

湖中去逍遙自在一番,以她的藝業透徹,早知如此,還不如到武林、 「還童叟」之下 雖不敢說「武林祭酒」,名頭也絕不在 10.,早知如此,還不如到武林、江王妃現在突然覺得女兒想得倒很 以她的藝業,

超難纏多了。 像無遠弗屆,神出鬼沒。此人比宇文比劍還短了五六寸,但在他的手中好 阮哲的點穴 新, 只有三尺左右,

才改守爲攻。 時,劍勢驟緊, 守多攻少, 王妃獨鬥「八友」之二,看來還是 直 到宇文超說聲「小心了」 招式也變了時,

不能達到預期的後果,那這個人可丢子的命令,二對一已丢了人,要是仍 的事,尤其是對手是女人,但這是主他們的身份二對一,已是十分不光彩 阮哲不能不配合, 也可以說,以

們嘴皮子上說得謙虛。 狠命招呼,可沒有甚麼顧忌, 佼者,可比蔴衣道人鹿同春高明些 這二人在「燕京八友」中雖不是佼

剛開始時王妃守多攻少 9 兩人全

一個的用心了。 這才知道主子派他們好幾個來對付她

重。「嗤」地一聲,宇文超的袖像是障眼法似的,忽隱忽現, 宇文超的劍詭譎莫測, 王妃 也是危 阮哲的 機重重 忽輕忽

宇文超低吼聲中,劍勢稍緩, 這似乎是真正血搏的開始

却

林,能接下這兩人合擊十招的人已不使王妃連閃避的餘地都沒有,當今武阮哲凌空下擊,形成上下交攻, 在瞬息間換了七個方位

旋出去。「叮噹」交鳴聲中,反而是他子和刀芒一齊平旋自劍浪及黨陣中廻王妃手中的窄刀絞挽了一下,身 多見 們自己的新劍互擊,亂成一團。旋出去。「叮噹」交鳴聲中,反

F光下 Market Mark 手就不會有這樣尴尬場面了吧!

,而在「八友」之中更是抬不起頭來火,今夜失敗,在主子面前就吃不開化們知道要收攝心神,不可動肝

描淡寫的就破解了。 厲狠辣, 往往眼看無法破解的險招 丘往眼看無法破解的險招,臨時輕抵辣,可就是至大至深,變化無方但是王妃的刀法看來並不怎麼凌

敗不可,而是想速戰速决是絕對辦不當然,這並不表示兩人聯手就非

下,正自急躁,鬼魅似的,門外又出到。鹿同春早已被抬走,兩人屢攻不

王妃一看身法就知道是誰了 人低聲道:「倂肩子,別客氣

王妃的面部 下搏,長劍 或者餵上暗靑子(用暗器)……」 必要時掛點子出窰(誘敵出去動手), 此人 長劍閃爍,已如驚虹閃電挑向 一出現, 八步蹬蹬,如鷹隼

八方推展着寒氣。 王妃刀隨人轉, 粼粼 刀波向四面 以一對三,這是個極限

嗎?跑,恐怕是辦不到了~ 抗,非要我們把妳割得血淋淋地不可是不得已,妳是束手就擒還是繼續抵 「嗤……」來人的劍已在王妃肩頭

須作得很像,而且要使王妃掛點彩才 來人正是「撥雲見日」高燁, 他必

能取信於宇文超及阮哲兩人。 到的。 而他這最後一句話「跑, 」等於提醒了王妃,妳是非跑 恐怕是辦

不不 王妃看看肩頭, 再遲些連跑也來不及了。 厲叱一聲道:「你

下我們三個人嗎?」 「不錯,而且叫高燁, 妳自信能接

十一刀連綿呵成,兩人被這氣勢所懾宇文超和阮哲自後面夾攻,王妃旋身 也只好閃退。 窄刀閃電攻到, 高燁不敢硬接,

妃還要提防另外二人,左臂衣袖又被下擊,這是他最拿手的絕招之一,王但高燁再次憑他的絕頂輕功凌空 刺破。

上了屋面。 但王妃趁機倒射, 在窗上一頓足

王妃不禁感慨萬千。 下去拚,拚倒一個算一個。 不是有甚麼喜慶, 由上而下望去, 王府中燈火輝煌 依她的性子還要 而是被抄了家

還不能輕言犧牲,她進入了「小羅塵的仇未報,尚未察出仇人是誰?她 天 但是女兒還小,需要照料,屈

助她的逃亡。

助她的逃亡。

动於澄淸他在「八友」中的立場,也有

明於澄淸他在「八友」中的立場,也有

對那主兒的狠毒是十分淸楚的。她覺 但不久,她發覺府中已起火,她

懷疑的。 反之她在未見眞章下逃亡會引起

鈴聲。 外, 口處,拉了一根鐵絲, 「小羅天」有秘密通道通往三條街 也就是方裁縫家。 上面隱隱傳來 到了那地道出

不生火。 一舖炕上 不易被人發現。 不久 平常炕上舖有蓆子及褥子 出口石板掀起,原來是在 而這舖火炕素日也

:「王妃吉祥,這是怎麼回事?」這女 人有點神不守舍,嗓音都變了。 王妃出了地道, 方裁縫已在迎接

> 地道出口 到鄉下去躱躲那是更好。」 道出口,妳就把它封閉了吧!如果王府已起火,真正是家破人亡,這王妃道:「請不必多禮,一言難盡

人,顯然原是藏身在廂房中的。 躱不過,妳還想跑嗎?」自院中走進 「躱?俗語說,是福不是禍,

這人叫姜化文, 王妃這就認不出來了, 也是「八友」中人 道:「拿駕

哲以及高燁等人,就大方地聯手,因勝少?其實大可不必,像宇文超和阮頭臉包起來,是不是怕同道譏笑以多 推開,又出現了一個身材魁梧的大漢那知這話剛說完,正屋後門輕輕 爲蒙了面更丢人現眼。

雙目 麼不敢亮出面目?莫非他們是雙重身人物,必也是「八友」中的人物,爲甚 也是連頭帶臉全包紮起來,只露出 王妃以爲, 這兩個不敢「亮盤」 的

份? 收買作漢奸勾當。當然,這只是猜 「漢留」的中堅,首鼠兩端,被多爾袞 所謂雙重身份 ,是指他們可能是

測 是早就背叛我們了?」 常來常往,本宮自信待你不薄, 王妃看看方裁縫,道:「這多年來 妳

如走漏風聲,要殺光民婦娘家的人。」 是他們找到了這出口, 威脅民婦, 方裁縫搭拉下脖子道:「不……不

「還好,我想妳還不至於那樣無情

,却是一張馬長臉。一人高大,似是方臉,超和阮哲還要厲害,這葉 人高大,似是方臉,一人中等身材和阮哲還要厲害,這蒙面的二人, 這三個高手合擊, 比高燁、 宇文

長臉的蒙面人用一根短棒, 這也是他們未留意凐滅的証據。

隨 便 抓 這 道這不是他稱手慣用的兵刃, 件用用,以免暴露身份 王妃 而是

一個。 ,也是隨便抓一件兵刃用用, 一方臉蒙面人它用刀,不用問 至於姜 的

,刀身立被盪開,王妃暗吃一驚。短棒者是最後攻擊的一個,棒刀一 三人開始攻擊時 個,棒刀一接使兩尺多長的

內力深厚, 王妃虎口有點發

錯,這兩人比姜化文棘手。 很沉重,而且刀法極高,她果然沒估 至於另一個方臉的蒙面人的刀也

甚至於王妃才試了三四招,就知 個人接不下這三人合擊的 五十

正是對方有把握生擒她的原

面人擊中王妃左大腿一棒。 了王妃的髮髻,二十招出頭,馬臉蒙 王妃跟蹌

兩步 ,姜化文又攻上來。

C 96

才過了十五招 方臉蒙面人挑開

但王妃憑她的高絕刀法立刻找 

> 擊血本 出錢, 把姜化文的胸衣掃破,且皮開 但這仍不 能使姜化文停止 攻

出聲? 名立萬的大好時機,爲甚麼一直不 兩位高人有此身手, 而且正是揚 人就

論她怎麼激 9 這兩個蒙面

吧? 活捉,王妃,這兩位應該早已得手了這民房,我們就算栽了!要不是爲了「王妃不必掙扎了!今夜只要讓妳逃出 這搏殺愈來愈險惡 姜化文道:

太多 任何 王 \_\_ 一妃也有i 個和 她單 點相 打獨鬥 信 這 , 相 兩個蒙面 差都不 會

法使她受傷太重, 一點即 低限度, 在緊要關頭,可以使對方無可是她的刀法確實霸道,最 刀法確實霸道,最王妃身上的傷又多 止

可能逃出這三人的掌握。却已流血不止。對方說得不錯 王妃已身中五刀, 方裁縫已經溜了 维都不是要害,還沒到八十招 她 不

法再厲害,這種高手怎能一對三呢? 棒奇妙地蜿蜒攻上有如靈蛇,王妃刀 人自後側攻出五刀,馬臉蒙面人的短 現在姜化文連攻三筆,方臉蒙面 「叭」地一聲,擊中了她的右肩

臉蒙面人已在前面攔住了她。的辦法是逃走。但她才到了後院 右肩中棒就無法再舉刀了,

> **銬不上鐐,** 交了差, -上鐐,孩子哭抱給她娘,讓我們,刀,我們仍然當妳是王妃,不戴姜化文道:「誰都有認命的時候, 咱們還是領情的。

姜一退閃,刀尖指向方臉蒙面人。强迎敵揮刀,凌厲地攻向姜化文,王妃抬抬右臂,極痛,但還能 足 但 還能 勉

自然先到。

她 回地面,但是,另外兩個已在等妃一格一撥,只好脚尖一墊牆頭再此人的短棒詭詐的一挑一揮, 射王 着

棒及一刀 她自己也以為力已用老,至少要挨臉蒙面人已到了她的身後,就連王 面人已到了她的身後,就連王妃這可以說是絕路,因為牆上的馬

定 的命運, 也 在 這一 刹那中決

在刀 棒幾乎不

面人及姜化文罩在火鈎之下。招術奇而辣,一招三式,把這兩個蒙 正因爲此人突如其來, 輕功

至此地步 方臉蒙面人和姜化文

> 人似乎較上了勁,也都先求自保倉卒撤权 可 先求自保倉卒撤招,只有馬臉蒙面 非讓王妃掛點彩不

斷了一根,栽出六七步。 地 ,背部中了一棒, 他的短棒先點中了王妃的背部 再去迎那火鈎。 知道肋骨可能已 這工夫王妃已落

王妃心想,自己在此將是此人的累贅 她速走,已和馬臉蒙面人接了三下 應該速離開才好。 而剛來的蒙面人 一揮手, 似乎要

是高燁, 吧!你去收拾那一個攪局的吧!」 屋頂,忽見另一邊冒出一個人來, 她勉强上了 道:「姜兄,這女人交給我 屋頂, 姜化文也追上 竟

姜化文並不願追, 因爲他有自知

出 雖未射中,他卻趁機上了院牆。 却 起了變化,拿火鈎這蒙面人突然打 十來枚鐵蓮子,棗核鏢及菩提子, 姜化文退下房, 高燁追去, 院中

個蒙面人。 就這一步之差,他們沒有追上這

回 來了, 他們三人回到民房時, 姜化文道:「高兄 ,沒有追 高燁已經

兩句話,就讓她溜了。」 不影响她的輕功, 「那女人了得, 雖然負了傷,似乎 咱們才交談了

是誰?各位有沒有認識的?」 馬臉蒙面人道:「剛才那個蒙面人 方臉蒙面人道:「武林中輕功及招

數如此精的人屈指可數。」

之意,傷得如此之重,居然會逃出高爲至少她會折斷一根肋骨。」似乎言下 最後被我擊中一棒,傷勢不輕, 以被我擊中一棒,傷勢不輕,我以馬臉蒙面人道:「王妃身中數傷, ,令人

們再分頭去找,也說不定她會折回也許半途藏於民房之中,在下建議高輝道:「總之,這女人很狡猾 要是再稍重些……」言下也有懷疑他放 府看看。只可惜老大那一棒輕了些 水之嫌。 王 咱

分頭去追,也許還不算太晚。」 另一方臉蒙面人道:「不錯, \* 咱們

在這是初夏,衣服濕了不妨。著店的,只好奔入一破廟中暫避, 1的,只好奔入一破廟中暫避,好,一場大雨,由于前不够村,後不小屈到了魯境濟南府附近,忽然

來,可惜蚊子太多,簡直無法入睡。 三間偏殿。在正殿中把外衣脫下晾起 這廟不太大,有五間正殿,還有

在下雨, 上要睡,附近傳來了聲音,由于天還 大約是凌晨丑時, 他剛剛倚在牆 大概是輛單馬馬車駛了過來

不久有人道:「少爺,這是一座沒 小屈急忙把衣服穿上,好在也差

人看守的破廟。」 只聞另一人道:「就在這兒歇一宿

明天一早再走,這兒的蚊子太多,

耀得很亮,一共是三個人,兩個是僕不久,偏殿中果然生起火來,照 , 主人很年輕 大概沒有超過三

鐵貝子。
動,眞巧,此人竟是雲白衣,也就是動,眞巧,此人竟是雲白衣,也就是 由于此人的口音頗熟, 小屈在大

馬料及淸水去了。留下這個取出了食 如火腿、鴨腿等食物在吃著。 其中一個傭僕是馬伕, 到廟外弄

殿走來。在殿外石階頂上一站,只是 嗅了一下,道:「誰在裡面?」 鐵貝子只吃了一點,就信步向正

那會有人? 那僕人道:「公子,這種荒山破廟

「你懂甚麼?這兒有人,逃不過我

小朱交代的一樣。

小朱交代的一樣。

小朱交代的一樣。 ,不過三年而已,怎能和這鐵貝子頡內功心法,也傳授了她的刀法,但是小屈心想,王妃雖代傳了亡父的 頏?

一抬頭,嚇了一跳,鐵貝子竟站在十突,偷偷自殿後窗中竄了出來,那知因此,小屈不想和鐵貝子正面衝

道:「在下已在此避雨三個時辰多了小屈相信對方還沒看淸他是誰呢 雨勢已小,還是趁夜趕路吧!白天 「我就知道有人,怎麼要走啊?」

弟 向前走了三五步,連連撫掌笑道:「眞 是太有緣哩!作夢也未想到是屈小 「噫!挺熟的口音哪……」鐵貝子

多,恕我眼拙未能認出來。」 0 \_

我差不多高了。」鐵貝子道:「三年前 責罰過傭僕招待不週呢!」 雲某派出大批人手尋找,當時還嚴厲 二位不告而別,想必是有急事,急得

以後當登門謝罪,在下要趕路了。」 及道別,讓貴部下受罰,心實不安

弟一定要再去作客,讓愚兄親自招待 以贖上次慢客不週之罪吧!」 「這怎麼可以,此去北京不遠,

領 子的招待,雲公子雲天高誼,在下心下已到了魯境,那能再折回去接受公 小屈道:「這太不敢當了!再說在

你非跟我回去不可。」攔住了。道:「屈小弟, 轉身欲走,鐵貝子又越過他迎面 恕我死心眼

他暗暗吃驚,幸虧剛才沒有炫露

太熱了。」

小屈道:「是雲公子嗎?一別三年

「是啊!三年不見,屈小弟長得和

小屈道:「當時的確急欲離開,不

說

小屈道:「爲甚麼?」

再回去証明是甚麼事,再說走數百里 回去証明這件事,眞是吃肥走瘦了。 「對不起!在下有急事在身,無暇「回去就知道了。」 「這大概要我硬請了吧?

「在下沒見過如此請客的方式。」 「要不,這樣也成,屈小弟告訴在 在這三年當中,你藏在北京城內

甚麼地方?和誰在一起? 小屈當然不能說,其實他是在郊

一些秘密,反正到最後是非動手不可心想既然他要强留,我也不妨反問他心早知這鐵貝子是多爾袞的人,教他一次,高燁每三天去一次。

問題,在下也會坦誠相告。 「雲公子,你如果能回答在下一個。」 鐵貝子 道:「好好, 你說,

小屈道:「家父屈一塵到底死於何

:「小弟, 懂?」 人之手,動手的有幾個? 「這……」鐵貝子似未想到, 你說甚麼, 怎麼雲某不 笑道

子,相信你就懂了吧? 鐵貝子知道蓋不住了,傲然一笑 小屈道:「如果在下叫你一聲鐵貝

道:「小屈,這麼說,你已是一位有心 人囉?」

小屈道:「父仇不共戴天,在下當

「鐵貝子,我不信。」

然和三年前那種懵懂和幼稚不同了。

「除了個子長高,見聞多些之外,

位可 以讓你見見『燕京八友』中的任何 「這樣好了!你只要跟我回去,我 他們當中可能有人知道這件事

我拿下 抱拳轉向而行。鐵貝子揮揮手道:「給「在下認爲沒有必要,告辭!」抱

尊的身份嗎?」

鐵貝子想了一下,道:「你知道令

「不知道。」

你相信嗎?」

「姑妄信之。」

「我說他是『燕京八友』中的人物

相同了?

十八歳的人,說話和三年前的確大不一歲月子還沒回答在下的話。」才

還有甚麼不同?」

門 向 前就抓 兩人當然也不是「空子」(外行), 完人當然也不是「空子」(外行),一個「是!」原來兩個僕人都來到廟後 ,另一個一拳搗向他的面

是不是裝的。 鐵貝子在一邊直皺眉,他也看不出他 措的樣子,勉强閃過了一抓及一拳 小屈實在不能炫露,故作驚惶失

件事就被抄家了吧!

王生前軍功顯赫,不可能爲了這麼一

友』中爲皇室服務,後來聽說『漢留』派物,後來降了大淸帝國,在『燕京八物,後來降了大淸帝國,在『燕京八

出大批頂尖高手狙殺令尊……」

小屈道:「這種說法在下絕對不

看家本領都搬出來了,還是抓不住負弱小……」兩僕動了真火,把他們的是堂堂大淸王朝的貴族,怎麼可以欺泥帶水地閃過去了,道:「鐵貝子,你次撲上,小屈幾乎也是剛才那樣,拖 他 主人在旁看着,希望能露一鼻子。再 兩奴僕攻擊落空,有點掛不住

頭, 當然是高燁的輕功高明,能在緊要關 裝着重心不穩的樣子閃避重擊。 不過小屈爲了 一拳和一脚,却一點也不痛, 表演逼真, 被他們 這

未下嫁義郡王之前。要降的話那時就知其二,家父認識王妃,是在王妃尚小屈道:-「我看你也是只知其一不

妃對他靑睞有加,你以爲這種可能性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有位王

鐵貝子道:「這一點在下也信,但

意志不堅的人。」

「知父莫若子,家父非見異思遷,

「爲甚麼?」

滚到一邊去!」鐵貝子不

貝子哂然道:「是誰教的呀? 兩僕抹抹臉上的汗退了下去, ·才三年 鐵

> 的嗎?」 就有這份身手,很不賴咧!是王妃教

麼樣哩?」 動?他道:「笑話,在下就是學了武功 王妃,會不會對義郡王府已採取了行 也不是王室中人教的,義郡王府怎 小屈心頭一動,這小子連提幾次

道:「就算是王妃教你的武功, 臣,王爺雖亡,誰敢把王妃怎麼樣!」 對証,再說義郡王爺是大淸王朝的功 比火候,自然還不如鐵貝子, 小屈心想,這話也許沒錯,義郡 他雖否認,却又有關切之色!要 鐵貝子 也死無

差得遠了,你的功力如何還不得而知 的馬虎眼,在我面前來這一套, 至少你的輕功已有相當基礎了!」 小屈默然不答,鐵貝子道:「怎 鐵貝子道:「小屈,你可以打別人 可就

麼?非要我動手不可嗎?」 「你要動手,我也沒有辦法。」

似乎鐡貝子也和三年前不一樣了。小和三年前就不一樣了……」一滑而至, 屈一閃一轉,鐵貝子撲了空。 鐵貝子嘿嘿笑道:「就聽這口氣 小

果然是士別三日……」「金絲

> 五式, 出手就要吃虧了 鐵貝子攻出第五招時, 他覺得再 鐵貝子陡然一驚。手忙脚亂地 ,「海底撈針」一招

爲妙 超然的地位,不由凛然,决定以不露等於間接地看出了王妃刀法在武林中,就一个屈一看鐵貝子的驚慄之色,就

「屈能伸,是誰教你的武功?」

說。 「當然有人教, 只是沒有必要對你

「不是義郡王妃還會是誰?

火。」 道:「你這人聰明是够 · 「你這人聰明是够,只是過了小屈不希望對方猜忌王妃,冷笑

「不是王妃還會是誰呢?

見,也就不免多怪了!」 可惜這些話你不會相信,由於你的少 不爲滿清所用的絕世高人還多的是。 「告訴你,在北京附近百里之內

門人,我還是要逮你回北京。」 鐵貝子道:「不管你是甚麼高人的

懷柔政策,我看你連『懷柔』都不懂。」 人入關,先是濫殺無辜,接着必然是 「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人說滿

手,似乎不遺餘力。 純,我就必須把你弄回去了。」這次出 還眞不少哪!也可見你這小子很不單 鐵貝子冷笑道:「你年紀輕輕懂的

說又是出師以來第 功了得,可惜小屈的火候不够, 小屈一味地閃挪躲避,高燁的輕 一次派上用場, 可 難以

C 98

未入關,就是有心要降,那還不是適

「屈小弟,你要知道,那時大清還

當時機

C 99

扣 免怯場, 而怯場之下則必然大打折

教他的那一招三式。 鐵貝子攻了十來招 但已驚險萬分,只好再施出 9 都被他閃過 小朱

亂地接了下來,道:「好小子 這一招也會進步的。鐵貝子手忙脚 但由於其他技藝已大有進境了 招武功,在這三年當中很少 ,又是三

招式是越老越好 越陳越

果小屈再用這一招,馬上就威力大減 鐵貝子再次小心翼翼地 小屈又開始東閃西躱了。 攻出 , 結

不吃你這一套。」 對付鄉熊或『空子』一定行, 百零二招,小子, 「嘿嘿!原來還是一百零一招,不 剛才你還施出一招怪招, 這兩招霸是霸道 應該是 本爵可

力也大 吃虧, 小屈越來越吃力。 也大有進境。而且實戰經驗豐富 小屈的閃避總是被動, 加之這三年當中, 鐵貝子的功 被動必然

站穩,又被擊倒。他以爲還不 ,挨了一拳, 三十五招一過,小屈被踢中了兩 在地上翻滚 躍起還 到生

重傷,這時小屈又被踢倒,鐵貝子 小屈挨揍越來越多 一脚踩向小屈的小腹。 ,眼見就會受

這一脚要是正中, 內臟必然重傷

而失去抵抗力

相 名家所發出的,但爲了小心,還是暫 鐵貝子腦後射來, 信這不是甚麼暗器,也不會是暗器 但「忽」地一聲,一件東西破空向 鐵貝子閱歷頗深

破廟後牆上彈了回來。 時放棄小屈, 迴身避暗器。 「叭」地一聲,原來是塊石頭,

「三年前上過你當的人。」 鐵貝子沉聲道:「甚麼人?」

小屈一聽口音, 不由大喜, 道:

「是啊,你是『笨球』嗎?」

方? 道 計較小朱在別人面前這樣稱呼叫他 :「小朱,三年不見,你在甚麼地 「正是,正是!」一時高興, 也不

地方去了? 的語音就知道了。 ,他們交情深, 「哎呀! ·找得我好苦啊。」這倒是真 我正要問你,你匿到甚麼 心意相通,一聽他

你不知道,我一聽到你的聲音,就法的事。小朱,過來,讓我看看你 你比你想我還厲害,可是那是沒有辦 就像……」 「小朱啊!甭提了 我相信 我想 就像

樣是不是?」 鐵貝子冷笑道:「就像狼嗅到腐屍

朱。 術和利害,那知情感? 」他們奔上互相握住了對方的手。 「去你的蛋,你這種『秧子』只知道 小屈本想抱住他,小朱婉拒了 小朱

> 他搓揉着他的手,比以前更細膩而滑 而且還有點微顫

「沒有甚麼?三年不見

以永遠不再分離了。」 「是的,太興奮了 我們可

形惡狀,放浪形骸, 不要臉!」 「快別肉麻兮兮地了 不要臉,

朱施出的還是小屈剛用的那一招 一招,還有新的沒有……」 鐵貝子大笑閃避道:「又是一百零

那知語音未畢,新招突然出現

奮,道:「小朱,你這兩手不賴呀!」 不是三年前的一招半小朱了,大爲興 五七招過去,小屈一看, 小朱也

前那副德性哩!」 兩人拳來脚去, 都不含糊, 朱

你叔叔教的嗎?」

「我還以爲又是你師父『醉菩薩』教

「小朱,你怎麼啦?」

突然在此

一個是小相公,居然敢在人前惡 個是小嫖 不要臉

**駡人,小朱,咱們聯手擒住他。**」 小朱道:「先讓我試試看吧!」小 小屈大怒道:「你這滿狗子在這兒

的確確是新招,鐵貝子一驚,輕視之而不是過去一招半中的另外半招。的 心立消,全神貫注應付着。

小朱道:「他還以爲咱們還是三年

小朱也不容易,小屈道:「小朱,這是想打倒鐵貝子太難,鐵貝子想要擊敗

當然囉!」

的呢!」

「都有。 小朱就是小朱,反正 吹牛 不犯死

小朱道:「怎麼?自認栽哩!」 那知鐵貝子躍出兩 步道: 且

『醉菩薩』老前輩的門下, 我且問你,你認識『醉菩薩』?」 小屈大聲笑道:「這多新鮮」 你要勝我, 還要苦練 會不認識『醉

, 兩下 丁 丿 臂 ——有點像『還』……」他及時打住沒說下去有點像『還」……」他及時打住沒說下去 菩薩』?」 兩小可 以猜出, 他說的 是「還

菩薩』的門人 何處總該知道了吧? 「慢着。」鐵貝子道:「你旣是『醉小朱道:「你少胡扯,接招。」 ,他的大名叫甚麼?住在

招……」兩人又打在一起 小朱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接

你一樣好,今夜就能拿下 小屈道:「小朱,我這兩套如果和 小朱道:「其實我一個人就能拿下

他了。我只是想多耍他一陣子,反正 支持多少招才會脚後跟北 多折騰他一會, 言我一句地, ·閑着也是閑着嘛 試試他能 把鐵貝子

叟」學了不少, 氣得半死 却並不是很用功的, 小朱在這年 中跟「還童 要

98-04-43-04

我們住

收據號碼: 單欸存金儲撥劃政郵

招,他學的就很多了。

所以小朱想擊敗鐵貝子

根本不

屈小弟,咱們在這兒又遇上啦!

小屈吶吶道:「是……是啊!

·你娘

來人急忙使個眼色,

道:「我是王

好嗎?

你認識這小子?」

琴格格還沒回答,

小朱道:「小屈

小屈道:「小朱,我來幫你。

奉等一流人物鬼混,就是每人傳他兩 京八友」,以及多爾袞的侍衛,大內供 子自幼和一些滿漢高手在一起,像「燕

琴

是和小屈一起練那就不同了。而鐵貝

還是一樣。」

小屈突然一

怔

道:「妳不

臺幣貳任叁佰元 名戶數收 雨 武 辰 侠世界 書 報 經辦員 整(

查存心中撥劃由聯本

址住名姓人欺寄 號帳馱收 0013165-3 新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戳 郵 局 心 中 52 期 戳郵局辦經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臺光)

請局號: 局先以電話通知翻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一、帳號、戶名及客默人姓名住址諧詳細塡明,以発誤寄。

經辦員:

本來兩小以爲此人是鐵貝子的伏點 出兩條人影,其中之一已撲了上來

大約折騰了百招,忽然廟中又竄

却見此人攻擊的是鐵貝子

這人也十分年輕,

一出手威力大

以問出來。」

「很難說,

小屈

擒住鐵貝子

朱一掌砸中,坐在地上。

被這年輕人一脚踢中小腹,又被

鐵貝子立感招架不住,未出七八

那知小朱冷冷地道:「誰要你插手

此刻也發現琴格格的改裝。

是女扮男裝,至於已站起的鐵貝子,

尤其他聽出琴格格嗓音很細,分明

小朱見他們嘀嘀咕咕

疑心大起

不怕,再加上一個琴格格

他就接不 兩小他還 樣鐵貝子雖感吃力,

還是不會很快落

是逃出來了,娘不知如何,

說是多爾

我

袞已知道娘收留過你以及和『漢留』

小屈面色一變道:「王府會被抄家

在小屈耳邊道:「我離開時,高大叔派

一條街上,偶爾也切磋武功……」她

琴格格道:「在北京城外,

人去告急密書,要我們母女速逃,

總是反覆使用小朱教他的那一招,這

只是小屈不願炫露王妃的絕學

他們踢倒,又撲向鐵貝子

在

在他們面前容易矇混,拖泥帶水地把

人雖知不成,還是攔住了小屈,小屈

朱…

…他……他……」

小屈吶吶道:「是……是的,

小屈不吭聲就撲上來,那兩個僕 「小屈,只有那一招可不成啊!

98-04-43-04

C 100

「沒有你,我們也能拿下他。」

「別走!我看你頗有用處。」

鐵貝子正要走,

小朱一攔,

道:

鐵貝子笑道:「在下要走,誰也留

(未完・五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

本單不作收據用本

身汗來了一

這年輕人道:「怎麼?我幫忙幫出

的嘴,就會吹!沒有我,

,就會吹!沒有我,你打到天亮「得了吧!我看你是七斤豬頭八斤

不住!

單知通欸存金储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欵寄 號帳欵收 0013165-3 新 臺幣貳仟叁佰 名戶數收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雨 武侠世界 辰 書報 元整 社 52 期 戳郵局辦經

開撕勿謝但寫填必不聯此欵存人本戶帳、二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

三位惠然光臨寒莊,倒是難得很,快門人請坐,茅道長、戚老哥、勝老哥他心中大爲奇怪,一面拱手道:「沈掌

却朝萬耀堂抱拳爲禮, 就各自落座 茅若淸等三人

躬身道:「啓稟莊主,八卦門封道長 這邊剛剛坐下,莊丁又匆匆回入

萬耀堂領首道:「有請

進來,和他同來的還有鄱陽湖水寨獨子真飄着五綹長鬚,道貌岸然的走了莊丁退出不久,八卦門掌門人封 目神鷲鄧乾坤,楓嶺堡的司徒贊。

身爲主人,只得含笑道:「封掌門人 萬耀堂心頭更是感到驚異不止,但 封子眞會和鄧乾坤、司徒贊同來 、司徒堡主、請恕兄弟失迎

、司徒贊一起落座 封子眞臉上木無表情,和鄧乾坤

稟莊主,六合門桑掌門人來了。 那莊丁又匆匆進來, 躬身道:「啓

萬耀堂心想:「他們倒似約好了來

寨主飛天豹子佟禄山、綠鷹島主秦鎮 的。」一面抬手道:「快請。 門掌門人桑友三是和九嶺山

人駕到。」 起進來的 接着莊丁又來稟報:「九宮門陶堂

澤湖的禿龍洪大德,長江三十六水寨 和九宮門掌門陶述祖同來的是洪

此時且請稍安毋躁。」 公孫襄道:「萬莊主待會自會明白

已極。 萬耀堂沒有作聲,但他臉色難看

開他穴道。」 朝金槍將石開化一指,說道:「解 公孫襄也沒有理他, 一手搖着摺

的 一人伸手朝他肩後拍了一掌。 站在石開化身後兩名青衣漢子中

,前因後果,說出來給大家聽聽,不狄元和狄大俠夫婦,是甚麼人主使的把六年前,有些甚麼人參與夜襲龍堡 得遺漏一字。」 北黑白兩道朋友,大家都在這裡, 公孫襄道:「石開化, 現在大江南 你

黑道中人所為,此事與石兄無關……」 「在座江南四大門派掌門人和萬某等人 俱是狄元和的好友, 龍堡遭歹徒夜 經咱們六年來查訪所得,多半係 萬耀堂聽得勃然變色, 沉哼道:

並不是你萬莊主,你……」 不可插嘴,何况兄弟問的是石開化主,兄弟要你稍安勿躁,靜聽下文 兄弟要你稍安勿躁,靜聽下文, 公孫襄看了他一眼,才道:「萬莊

懼怕了你們明月宮……」 少在萬某面前擺威風,萬某並不是 這裡是萬松山莊, 並不是明月宮, 萬耀堂虎的站起,喝道:「公孫襄

公孫襄冷笑道:「你可知道在下選擇在 萬松山莊查問這件公案,是爲了甚麼 「那麼萬莊主是懼怕公理的了?」

C 104

總瓢把子翻天蛟巴弼畿。

掌門人都有兩三位黑道梟雄陪伴而來乎是一組、一組的來的,而且每一位 袂而來,不, 袂而來,不,他們分了前後次序,似些黑道羣雄,素無交往,今日偏偏連 江南四大門派四位掌門人,平日和這萬耀堂看情形越不對,沈公明等 是被人家押解來的了。 ,這一情形,一眼就可看得出,分明

江南北,武林各大門派對他均極爲尊他平日仗着黃山世家的威名,雄踞大萬耀堂心頭感到無比震驚,縱然 針氈之感-重,一向自以爲睥睨武林, 但此刻坐在自家大廳上,却有如坐 不可一世

入了明月宮手掌之中。 今日之局,似乎已全盤皆輸,落

盞。 們川流不息的忙着送上茶

足道 雜形勢,黃山世家這點力量已經微不雖有上百名莊丁,但盱衡大廳上的複發覺事情愈來愈不妙,黃山萬松山莊 副總管三王省站在階上 也早已

帶了人來,那麽此刻的萬松山莊,可廳上來了這許多黑道的羣雄,難保不願上來了這許多 能已在人家重重包圍之中了。

給了兄弟一個薄面,全到齊了 邀的江南四大門派四位掌門人,總算 (,含笑道:「萬莊主,兄弟派人奉公孫襄手搖摺扇,目光徐徐掠過 咱們

> 現在可以開始談談昔年一件公案了 聞言嘿然道:「公孫先生有何見萬耀堂始終摸不透公孫襄的來意

公孫襄依然面含微笑,徐徐說道

・「萬莊主馬上就會明白 說到這裡,微一抬頭,說道:「把

人押上來。」

:「德籆去与冷、即在人工,高聲道行了一個禮,大步走到門口,高聲道勁裝漢子中,立時有人走出,朝廳上勁裝漢子中,立時有人走出,朝廳上一個建設只是隨口而發,但聲音却

:「總護法有令,把一干 主,由公孫先生發起號令來了! 堂堂黃山萬松山莊,居然喧賓奪 人押進來

者 個鬚髮蒼黃,面目黧黑的瘦小黑袍老 過沒多久 , 只見從大門口走進

的「犯人」,朝大廳上走來。 漢子,每兩個漢子押着一名五花大綁濟川身後是十名靑衣勁裝手持鋼刀的他是明月宮的總巡酆濟川,緊隨着酆 這人狄明揚曾在漁山 島上見過

奇。 來,鷹爪申紹先,和六合門的王子 石開化、璇璣手文成章,巽風劍尚昌 犯人一共有五個,赫然是金槍將

五花大綁, 有半點英雄氣概? 看去形容憔悴,神色委頓,那裡還花大綁,像待决犯人一般押着進來 這五 人在大江南北 如今一個個被反綁雙手 ,也是著名 ,的

解五名人犯,俱已押到。」公孫先生抱抱拳道:「兄弟奉命護送押公孫先生抱抱拳道:「兄弟奉命護送押

坐 公孫襄含笑道:「酆兄辛苦,

張椅子大馬金刀的坐下 酆濟川 也不 就在左旁的

林同道難堪麼?萬某眞不知貴宮這是犯,押來寒莊,這不是有意給江南武無仇,貴宮把石兄、文兄等人視同囚無仇,貴宮把石兄、文兄等人視同囚 酆濟川 己作主人的豈可不說?這就作色道:人封子真的師弟,他們就算不說,自 的 林同道難堪麽?萬某真不犯,押來寒莊,這不是有 如何居心?」 其中王子奇是六合門掌門人桑友三 萬松山莊的主 ,巽風劍尚昌來是八 押入大廳的五人都是自己朋友 人萬耀堂 、封門掌門 他看到

作証,自然有人犯了罪,才能四大門派四位掌門人蒞臨,再言,那有甚麼居心?再說兄弟 四海武林同道,一郡 人犯, 和江 大門派四位掌門人蒞臨,要請他們,那有甚麼居心?再說兄弟請江南和江南武林、萬松山莊毫無過節可和武南武林同道,一視同仁,沒有恩仇主這話就不對了,明月宮結交天下主這話就不對了,明月宮結交天下 「哈哈ー 難道武林中 道武林中人犯了罪,就不能算國有國法,王子犯法與庶民同 才能稱之爲

,哼道:「石兄、文兄等人犯了甚麼罪把萬耀堂說得答不出話來,白臉一紅語話說得詞鋒犀利,咄咄逼人,

萬耀堂道:「萬某無須知道。」

還可脫却關係……」 許無須知道, 因爲問出一個水落石出 「哈哈!」公孫襄大笑道:「別人也 你萬莊主却非知道不可 ,你萬莊主

說。 底下的話, 却忽然頓住 ,沒往下

甚麼?」 如早些發作,大喝道:「公孫襄,你說 萬耀堂心 知今日難免一戰, 那不

你萬耀堂就是夜襲龍堡的主謀。」 公孫襄道:「因爲在下調查所得

人,本來坐着不言不動的人,突然八人桑友三、九宮門掌門人陶祖述等四明、八卦門門人封子貞、六合門掌門 道眼光忍不住都朝向萬耀堂投來。 、八卦門門人封子貞、六合門掌門 他此話一出,形意門掌門人沈公

你 敢胡說八道,血口噴人,萬某就劈了 萬耀堂大怒,喝道:「公孫襄,你

刺而出。 經多了一柄尺許精光奪目的短劍 來 突然右手一抬 掌勢甫出, 寒光一閃 ,揮手朝公孫襄拍 ,他手中已 9 疾

「大哥,你聽下去,看下去再說,此時 用不着你出手。」 耿小雲一把把他按住,低低的道: 狄明揚早已忍耐不住,正待站起

的一點名頭,坐在萬松山莊還可以夜處,憑你這點能耐,只能憑仗乃祖父 朝他微微一笑道:「萬莊主可是作賊 公孫襄坐着的人,連動也不動 心

> 吧! 你還是坐下來,先聽聽人家怎麼說郎自大,要想動手還蓋的遠呢!我勸

手指, 出。 遠呢」這幾個字的時候, 他說話慢條斯理, 一下挾住了短劍劍尖,往前推 但說到「還差得 已經伸出兩個

目的短劍,已經到了公孫襄手裡 上坐下, 萬耀堂果然後退一步, 大家都沒有看清他使了 右手五指一鬆,一柄精光奪 基麼手法 屁股朝椅

來。

「石開化,你可以說了。」 公孫襄也不去理他,抬目喝道:

邀, 邀,在下趕來,已有文成章、申紹光月中旬,萬耀堂派總管萬耀祖折柬相 來了,江南四大門派掌門人都已落在略為觀察,就可以看出大廳上的形勢金槍將石開化也是老江湖,只須 兩人先在,稍後趕到的還有尚昌來

公孫襄問道:「你們就是爲了討論

夜襲龍堡之事?」

參與行動。」 並由總管萬耀祖邀約了幾個黑道高手 石開化道:「是萬耀堂提出來的

量的?」 公孫襄道:「你們這話是在那裡商

抬目向大天井說道:「把萬耀祖押進 公孫襄一擺手,要他暫停,一面 石開化道:「萬耀堂的書房裡。」

出大門,大聲道:「總護法有令,把萬 耀祖押進來。」 大天井中立時有一名青衣健兒走

子走了進來。 四十六七歲、臉色白淨的中等身材漢 網的彪形大漢,手執朴刀, 只見兩個一身黑衣, 胸繡白色蛛 押着一 個

那兩個蜘蛛島武士押着萬耀祖走入大 廳,就在下首站定 這人正是萬松山莊總管萬耀祖

叫道:「莊主,他們把……」 門人全都在座,膽氣頓時一壯 萬耀祖看到莊主和江南四大派掌 , 大聲

聲。「閉上你的嘴。」 手就是一掌砍在他後頸上, 站在他身後右首的蜘蛛島武士揮 低喝

久說不出話來。 這一記出手着實不輕 ,萬耀祖久

還記得麼?」 六年前七月間, 年前七月間,夜襲龍堡之事,你公孫襄手搖摺扇,喝道:「萬耀祖

萬耀祖呆了一下,說道:「夜襲龍

C 105 堡之事,在下如何知道。」

你說不說?不說,就拉出去給我砍能包庇得了你,好,我再問你一句,招供了,你不肯說實話,沒有一個人,不須再問口供,石開化、文成章都 友對你太客氣了,所以不肯說實話了 掌門人全都在座,心頭一喜,也沒看 也不是笨得轉不過彎來的人,先前 今日在萬松山莊大廳上,乃是對質 踏進大廳,看到莊主和四大門派 公孫襄微笑道:「大概蜘蛛島的朋 萬耀祖當了黃山萬家幾十年總管

心頭不禁凉了半截,急忙叫道:「在下清楚就大叫了出來,此刻仔細一看, 幾人,到書房計議夜襲龍堡, 說,是你奉萬耀堂之命,去邀約他們 公孫襄點頭道:「好, 方才石開化 可有其

點頭道:「是的。」 連看也沒看自己一眼, 萬耀祖抬頭望望莊主,坐在上首 當下一橫心

扇中,

,每一支都射上了文成章長衫的下

連續射出七八支藍汪汪的毒針

人,還約了些黑道中人參與其事, 公孫襄道:「你除了邀約石開化等 那

三兇,還有幾個是文大俠邀來的。」 萬耀祖道:「是大別山七虎,徐州 公孫襄摺扇一指文成章,說道:

站在文成章身後的武士一掌拍開

道:「他們? :「他們說的沒錯,萬某都承認 萬耀冥身子一顫,穴道立解,他 不承認已不成,只得冷然

錯,一人做事一人當,那很好, 你們把萬耀堂給拏下了。」 公孫襄點點頭道:「萬莊主果然不 來呀

「王三省,我們拚了!」 萬耀堂霍地站起,洪喝一聲道:

發動, 殺 安排了五十張連珠毒弩,必要時冒險 集合黃山萬家的莊丁,在大廳兩側 原來他早已吩咐過副總管王三省 把廳上的人不分敵我一律射

省回音, 那知他喝聲出口 連一點動靜也沒有-久久不聞王三

你仔細瞧着了 的伏兵,如何逃得過山人預算?好 公孫襄大笑道:「萬耀堂,你安排

E. P. 五十 互淬毒連珠匣弩,放到地上王三省和五十名黄山萬家的莊丁,並一身黑衣胸繡白色蜘蛛的武士,押着廳屛後和左右兩廂,同時走出數十名 腿列了一地。 ,學掌連擊三下 ,只見從大

萬耀堂的夫人和兒子萬里傳, 日之間全已落入人家手中 婦女在廳外左首站停着,萬松山莊 外還有二十名蜘蛛島武士押着 以及

連人朝公孫襄撲到 萬耀堂氣紅了眼,怒吼一聲:「公 你好惡毒的手段!」雙掌齊發,

C 106

施放歹毒無比的『扇中毒針』暗算狄大怨何仇?你不但參與了夜襲,還要代怨何仇?你不但參與了夜襲,還要代怨何仇?你不但參與了夜襲,還要代怨不使的東海老神仙八卦金錢,多 你究竟是何居心?」

切齒道:「文成章,你這該死的東西 我爹和你何怨何仇?你還不快說 狄明揚聽到這裡, 再也忍耐不住 0

骨摺扇,雙手呈上。 從璇璣手文成章腰間,取了一柄鐵這時站在文成章身後的一名武士

之徒, 道中人認為文才武學,人品出衆的通沒有藏甚麼歹毒暗器,沒想到一向白 「公孫襄一向被江湖白道駡得體無完膚 臂門文大俠,却是摺扇中暗藏了淬過 了唐門毒葯的毒針,豈不教人齒冷?」 認爲我是黑道中殺人不眨眼的兇殘 公孫襄取過摺扇,冷冷一笑道: 說話之時,拇指一按,從鐵骨摺 但我雖用摺扇做武器, 扇中可

他的腦袋來。」 1,這姓文的惡賊,在下要親手砍狄明揚忙道:「公孫先生,不可殺

你現在可以說了。」 公孫襄含笑點頭,說道:「文成章

「你要知道文某和你的狄家的仇恨麼? 文成章臉色白裡泛青, 憤然道:

跟你來個依樣葫蘆而已,有何惡毒之這樣對付龍堡的麼,在下最多也只是 公孫襄微嘆道:「六年前,你不是

把抓住了萬耀堂的右臂,抬手喝道: 他在說話之時,左手一探已經一

信

,何况狄少俠爲父母報仇

上「呼」的一聲朝大天井摔了出去。 「把他拏下了。」 這一抬手,把萬耀堂一個從大廳

> 敢妄加批評, 經地義之事,

點掙扎的機會都沒有,「吧噠」一聲跌 竟然就像自己把臂膀送上去一般, 差一着,縛手縛脚,他發動的攻勢, 萬耀堂空有一身武功,這叫做棋

重宣佈,

該不肖之徒尚昌來,從他觸

即已喪失敝門弟

綁 按住他身子反綁雙手,來了個五花大 早有兩名青衣武士迅速走上去

他所作所爲由他自己負責,

口負責,該殺該剛,逐出敝門門牆,

概與本門無關。」

說完打了個稽首,回身坐下

子資格,從現在起, 犯敝門律條之時起,

落在大天井中央。

沈公明等四人大爲凜駭,也暗暗嘆息 :「今日之局,江南武林只怕難逃一 這下直看得江南四大門派掌門人 場

小兄弟,在下把諸位請來,只是作個主之命,替狄小兄弟辦事,正主是狄清楚了,今日之事,在下只是奉敝宮門人方才所有人犯說的話,四位都聽 死?在下洗耳恭聽。」 在下想請四位說句公道話 見証而已,這幾個人是否有罪, 就朝沈公明等四人拱拱手道:「四位掌 公孫襄眼看萬耀堂已被拏下, 該 不現在 這

是他的任務,但却把該不該死,一替狄明揚辦事,查究出仇人, 下這

公孫襄點頭

朝形意門掌門人沈

此終身不娶,你說這恨在文某心頭深你外公和你祖父當過武林盟主,趨炎原是文某靑梅竹馬的幼小伴侶,後來哈哈,文某吿訴你何妨?你母親昔年

的可有遺漏?」

鷹爪申紹先說:「大概就是這樣

人說的話,你們都聽清楚了?他們說

公孫襄摺扇一指,說道:「他們三

了同仇敵愾的死黨?」 公孫襄道:「你和萬耀堂兩人就成

說看,那幾個救走狄大俠夫婦的蒙面

「好!」公孫襄道:「現在你們就說

人究竟是甚麼人?」

道:「咱們真的不知道。」

石開化、文成章等人異口同聲的

時各大門派因江湖平靜已久,對推學當了一屆盟主,就不願幹了,照說應該由他推薦適當人選,萬莊主那時呼該由他推薦適當人選,萬莊主那時呼該由他推薦適當人選,萬莊主那時呼 停到現在,萬莊主沒有被選上盟主一選,才提議暫停一屆,這一停,一直盟主本已不大熱心,又因沒有適當人 文成章望着狄明揚,續道:「萬莊 對龍堡狄家自然要耿耿於懷了。」 公孫襄道:「好,石開化,你把你

一遍。 强的蒙面人把他夫婦救走,詳細說了 成强弩之末,忽然出現了幾個武林高中了文成章「扇中毒針」,夫婦二人已中野文成章「扇中毒針」,夫婦二人已來襲龍堡,圍攻狄元和夫婦,狄元和 們夜襲龍堡的經過,詳細說上一遍。」 襲龍堡,圍攻狄元和夫婦,狄元和 石開化只得把自己等人面蒙黑布

掌門人了,至於黑道朋友也都全在廳俠夫婦的人之外,只有江南四大門派要人物,全在這裡了,除了圍攻狄大

,冷笑道:「江南武林,黑白兩道主

公孫襄摺扇一指坐在大廳上的衆

上了,怎麽會沒有人知道這幾個蒙面

言。」

的人扮的,在下說的句句都是實

萬耀祖道:「那幾個蒙面人絕非咱

裡去了呢?」

下若有半句虛言,任憑處置。」

狄明揚大聲道:「那我爹娘會到那

難道也會不知道麼?」

萬耀祖道:「在下眞的不知道,在

別人不知道,你是黃山萬家的總管

公孫襄冷笑一聲,喝道:「萬耀祖

解了 申紹先、尚昌來、王子奇的穴道也給 公孫襄再次抬手,說道:「你們把

人呢?」

幾名青衣漢子依言拍開了三人穴

把他們屈打成招吧?他們說的對不對

現在要聽聽萬莊主你的了。」

了,在座的人有目共睹,

明月宮沒有

拍,說道:「萬莊主,他們已經全招供

說到這裡,摺扇朝萬耀堂肩頭

道

推到了四位掌門人身上。

有這許多人見証,供出實情,自是可道:「萬莊主昔年謀害狄大俠一事,旣八卦門掌門人封子眞首先站起身

公明道:「沈掌門人 請你也發表高

的大忌,貧道僅以八卦掌門人身份鄭,不僅觸犯敝門律條,也犯了武林中,他明知這是不義之擧,還助紂爲虐中,有我八卦門弟子尚昌來參與其事 ,只是圍攻龍堡的幫兇之,不容外人置疑,貧道不少俠爲父母報仇,這是天 其事,兄弟自是無話可說了字的,何况已有許多人証

揚爲父母報仇

道:「陶掌門人似乎也該說上幾句評語 公孫襄又朝九宮門掌門人陶祖述

讓大家知所警惕吧!

低低說了幾句。 一名武士匆匆走入,在公孫襄耳朶旁陶祖述站起身,還沒開口,只見

時起,便已喪失了本門門人的資格,門掌門人桑友三就相繼站起,抱鄰記門掌門人說得是,咱們無法過問門掌門人桑友三就相繼站起,抱拳說不共戴天,也不容旁人過問,敝師弟不共戴天,也不容旁人過問,敝師弟不共戴天,也不容旁人過問,敝師弟

的是甚麼人? 公孫襄不覺臉色微變, 問道:「來

的聲音從遠處傳了進來, 那武士還沒答話 突聽一 突聽一個蒼勁

他逐出門牆,任由狄少俠處置。

他們兩人相繼發言,雖沒有

就可証明他們已經不齒

但當場宣佈

萬鄉逐接

桑某僅以六合門掌門人身份時起,便已喪失了本門門人

以六合門掌門人身份,宣佈把便已喪失了本門門人的資格,

說話的是鐵背田駝田老哥哥了。 島老島主特來拜會公孫襄總護法。 狄明揚聽到聲音, 心中暗道:「這

會 **真成了黑白兩道的武林大會了** 公孫襄大笑道:「好,好, 見。」

字的,何况已有許多人証,可以証實 等的,何况已有許多人証,可以証實 字的,何况已有許多人証,可以証實 字的,何况已有許多人証,可以証實 字的,何况已有許多人証,拱手道:「沈某 本語、不想多作評語,但身為人子 年好友,不想多作評語,但身為人子 年好友,不想多作評語,但身為人子 年好友,不想多作評語,但身為人子 年好友,不想多作評語,但身為人子 年好友,不想多作評語,但身為人子 年好友,不想多作評語,但身為人子 年好友,不想多作評語,但身為人子

中還有不齒萬耀堂的行為,同情狄明他說的話雖然力求公正,但口氣 他說的話雖然力求公正,

呢?! 蕭老島主旣然來了,怎麼不請進來

的武土,兩人一對步伐整齊,一共 式緊身水靠, 話聲甫落,只見從大門口魚貫走 八對,三十六人,進入大天井, 排站定。 腰跨單刀,背插魚

哈嬤麼 中也拿着一根細竹竿,那是釣竿,還布長衫,背後指一頂闊邊大凉帽,手另外一個是又瘦又矮老頭,穿一件竹 穿着釣絲和釣鈎,則是東海釣鰲客。 最後還有三個人,一個是鐵背田駝, 蕭湘雨、蕭湘晴、 接着走進來的是老島主蕭姥姥 和蕭湘月、蕭湘明 蕭湘嵐六姊妹 蕭湘烟

老島主蕭姥姥的功力也只和自己在伯 自己這邊人手衆多, 仲之間,並不可怕, 是最後的一個人-自己多,但使他心裡感到顧慮的 公孫襄看得暗暗攢了眉,南海島 東海釣鰲客 她們來的並不比 如今這大廳上, , 却

先生頭痛, 終日垂釣, 起,就是招惹不起東海老神仙。 他一向住在東海頭,手持釣竿 武林中他甚麼人都招惹得 就憑這一點, 有人說他是東海老神仙的 就夠使公孫

來了 把來人放在眼裡,站起身含笑抱拳道 :「今天是甚麼風,把老島主幾位也吹 公孫襄也不是等閒人物,大陣仗 ,儘管心裡嘀咕,却也沒有

拱手道:「老

枉? 公如果把他們一一誅殺 豈不死得冤

·「老前輩我爹怎麼了

不

殺害狄小兄弟父母? 公孫襄道:「老島主怎知他們沒有

他給江

東海釣鰲客道:「那是四川

唐門賣

去東海,

懇求老神仙施救了

9 的差

9

但也奇毒無比,毒性發作 賣出來的毒葯不是見血封喉的 湖上人熬煉暗器用的毒葯

人已

並不清楚,還是請葛先生來說吧! 蕭姥姥微微一笑道:「這件事老身

同朝東海釣鰲客身上投去。 大家經她一說,所有目光不約而 她伸手指了指東海釣鰲客。

狄明揚聽得急怒攻心,

一個箭步

璇璣文成章面前,切齒道:「都是

,扇中暗藏毒針,

我饒你不

却沒有人知道他姓葛,今天還是第 大家只知道東海頭有一個釣鰲客

> 得! 你這惡賊

及江湖是非, 才道:「兄弟一向以垂釣爲樂,從未涉 東海釣鰲客坐着的人略一欠身 只是和狄元和狄老哥有

爲用力

9

痛得文成章口中「啊」了

他肩頭,就像十隻鐵鈎,緊緊抓住

雙手疾落,

十指如爪,

一下落到

他在滿腔激動之際,

出手自然極

聲

揚抓

抓住肩頭的雙手, 這一出聲之際, 豆

大的吸力,

把自己體內眞氣像流水

掌心透出 同時也感到狄明

一份極

汨汨外洩。

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二年前,狄老哥的一位義弟駱長 市是來找到兄弟,據說他得到很可靠 中,只怕這批人發難在即,趕來向兄弟 好,他把狄老哥的令郎送去了委羽山 好,他說一時 一時,然老哥的一位義弟駱長 哥夫婦,才發現狄老哥身中毒針,而人多,情勢十分危急,咱們救出狄老業已發動夜襲,狄老哥夫婦雙拳難敵業已發動夜襲,狄老哥夫婦雙拳難敵擊,不料咱們還是去遲了一步,對方 且哥 兄弟自思僅憑兄弟一人,只怕也 就要他轉邀了張瞎子和田

急急問道

前輩,島主也來了。

道:「狄相公只管請坐。」 老島主蕭姥姥朝狄明揚含笑點頭

江 兩 才 南武林中人,能不來麼?」 不是說了麼?今天這裡是江南黑白 的武林大會,咱們漁山島也算是 一面朝公孫襄說道:「公孫先生剛

和三位老哥請坐。」 公孫襄一抬手道:「老島主、島主

得下 四 十席酒筵,就算來上三四百人也坐 黄山萬家的大廳, 足可 放得下

着站在一旁,忍不住問道:「這裡是萬轉,看到萬耀堂等人,被反綁雙手押 松山莊,怎麼主人反作階下 蕭姥姥白髮飄動 目光朝四周 区?

想請敎。」

的。 奉敝宫主之命,協助狄小兄弟復仇來 公孫襄道:「老島主問得好,兄弟

狄相公有甚麽仇要報,老身也是義不在一起,正好有恩報恩,有仇報仇, 命恩人,今天在這廳上,大家難得聚 色,朝狄明揚問道:「狄相公是老身救 容辭,狄相公,你的仇人是誰呢?」 蕭姥姥目光之中閃過一絲疑惑之

道:「老島主不用費心了,狄小兄弟的公孫襄不待狄明揚回答,搶着說 仇家,現在已經全拏下了。

蕭姥姥又道:「狄相公和萬耀堂是

怎麼結的仇?可以見告麼? 狄明揚道:「老前輩見詢, 晚輩自

當奉告……

知還有救 時無法可施,只得把狄老哥夫婦送 煉製的毒藥 非他獨門解藥不可

前輩, 狄明揚道:「我爹那是得救了 後來呢?」 老

去東海島, 沒人敢去打擾老神仙的。 那是因爲老神仙不喜歡有人去打擾 東海釣鰲客道:「老朽把令尊堂送 一晃已有六年 ,從未去過

雲的手 活着,我好高興!」 狄明揚欣喜若狂, 大聲說道:「小雲, 一把抓住耿 我爹娘都

密 「大哥這眞是好消息 粉臉不禁驟然紅了起來, 耿小雲被他當着這許多人如此親 , 你現在可以放心了起來, 說道:

縱然令尊堂無故 的這等行徑, 取 罪 無恙 然令尊堂無恙 公孫襄道:「小兄弟 ,但這些人六年前勾結黑道 圍攻令壽堂,施放劇毒暗器 形同盜匪, ,這並不表示他們無 罪無可 恭喜令尊堂 赦 夜

出去砍了 說到這裏, 一揮手道:「把他們押

就走 石開化 幾名武士答應一聲,押着萬耀堂 申紹光, 尚昌來四人往外

椅上坐 不可再結血仇了。」
君子以德報怨,似乎應該從輕發落君子以德報怨,似乎應該從輕發落 相公雙親既然遇救, 蕭姥姥站起來 , 說道:「且慢 文成章施放毒針 說道:「且慢,狄

堡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蕭姥姥問道:「他們都

嗎? 狄明揚道:「都招供了

呢? 狄明揚道:「四位掌門人是公孫先

襲龍堡之時,殺害了令尊令堂,這是常然是結下了仇。第二,是萬耀堂夜,第一,是萬耀堂率衆夜襲龍堡,這是為父母報仇?只不知這報仇二字,是為父母報仇?只不知這報仇二字,

不共戴天之仇。不知狄相公要報的是

一種仇?」

狄明揚給她問得一

呆

一時竟然

生請來作証的。」 蕭姥姥道:「他們的意思如何?」

說道:「公孫先生可知老身來意麼?」 好像是咱屈打成招,冤枉了他們。」

是拜狄相公之賜治好的, 江湖,不知人心險詐,若是爲人利用 程趕來,來意有二,因爲狄相公初出 相公有事到萬松山莊,老身自然要兼 身有起死人肉白骨之恩, 蕭姥姥道:「老身走火入魔之軀 因此聽到狄 狄相公對老

有傷害令尊令堂,此們夜襲龍堡,雖然不

狄相公却把他們殺

夜襲龍堡,雖然不擇手段,

如果沒 枉

,事先必須調查事實,

毋縱毋

他

蕭姥姥微微一笑又道:「報仇雪恨

仇,大家都不能責備你不對,但事實害了,名義上是狄相公爲了報父母之

狄明揚心頭不禁一動。

助 倒是兄弟在利用狄小兄弟了?」 狄小兄弟復仇,聽老島主的口氣, 公孫襄大笑道:「兄弟只是奉命協

公孫先生心裡應該明白。」

他就把六年前萬耀堂率衆夜襲龍

件事辦妥了再說不遲。

公孫襄道:「第一件事

老島主要

招了 供

如何才算辦妥?」

句話,公孫先生最好不要打岔。」

接着對狄明揚道:「狄相

公前來

蕭姥姥道:「老身要和狄相公說幾

蕭姥姥又道:「這四位 掌 門

公孫襄怫然道:「老島主這口氣

公孫襄道:「老島主來意,兄弟正 蕭姥姥目光一抬,直盯着公孫襄

答不上話來。

,很可能鑄成大錯……」

上,

狄相公却已經被人利用了

成爲

試問狄相公划得來麼?」

公孫襄笑臉一沉,說道:「老島主

某些野心份子橫掃江南武林的幌子

蕭姥姥沉哼一聲道:「是否利用

是親口招供的,難道是區區兄弟可

這是明指明月宮而言了, 一再提到有人利用狄小兄弟作

但這些人都

.幌子

聲「好」,續道:「請教第二件呢?」 蕭姥姥道:「第二件事,且等第一 」公孫先生笑容不變,說了

偽造的麼?」 夜襲龍堡之時殺害狄相公父母,狄相生偽造他們的口供,只是他們並沒有 蕭姥姥道:「老身並沒有說公孫先

蕭老島主不該在此時此地多饒舌 就是江南四大門派掌門人都同意了 公孫襄大笑道:「這些人應該處死

南 蕭姥姥冷笑道:「明月宮意圖橫掃 ,自然要借題發揮,多殺幾個最

妹之爭,與明月宮何干?」記到了明月宮頭上,須知那是妳們姊 「蕭老島主大概因爲漁山島一場過節 公孫襄聽得勃然變色 沉笑道:

說話之時,略一揮手

名武士那還猶豫,手起刀落,走出大廳,就看到總護法的手那八名武士押着萬耀堂等 現,同時有人「砰」「砰」倒地! , 血光乍

,回入大廳,一下落到東海釣鰲客身待舉手,突覺眼前一黑,雙脚發軟,滚落。那押解萬耀堂的兩名武士,正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 石開化 `

堂釣過去的 生,你這手段未免太辣了 身上受制的穴道。呵呵笑道:「公孫先 過去的,隨即擧手一拂,解開他原來是東海釣鰲客用釣竿把萬耀

鰲客, 堂放開!」 (未完·十三)果然存心搗亂來的了,你還不把萬耀 堂放開! 公孫襄目射寒芒,冷哼道:「東海釣這些事說來話長,實則何等快速 原來你和蕭老島主沆瀣一氣

大哥,你該冷靜些

小雲緩緩走到他身邊,

說道:

9

坐下來聽那

位老

前輩說下去吧!

說完

挽着他手臂回

到

頓在地

文成章大叫

聲,

痛得昏死過去

,委

他的真氣,十指再一用力,

但

聽「喀」

狄明揚在盛怒之下那管甚麼吸了

「喀」兩聲,把文成章肩骨捏成粉碎

一次聽蕭姥姥說出他姓葛。 劇毒已經發作……

C 108

老怪教至荒廟內,貫注內力,使他功力大增,包老怪亦因功力頓失而 金生魔的响箭出現,便捨棄展雲飛而去。展雲飛遇洪天成襲擊,得包

C 109

3888888888 死。最後展雲飛離開荒廟, 又遇上一個怪老頭……



天宿神仙下凡來 ,這老叟既然執意如此,我不妨讓他心念:「常言道得好,不到黃河心不死 這頓食賬會過了,然後我還有事要替 你效勞。」 ,待我略施小法, ,左一聲由你擔當,右一聲由你出 :「你的語氣分明就認爲我是一 如從命,在下就遵命了。」 叟苦笑一下,道:「如此說來,恭敬不 切。」於是,將頭點了一點,朝着那老 去吧,任他怎樣?幸而我自願擔 道老叟既然執意如此, 展雲飛見他動怒了

有點驚異

之會過後, 有一顆易容丸, 那個知交是誰? 對你說出眞情,

我自會前來找你,將那顆

這

你且服下,待你虎邱 你也不必多問,這裡

錠金子已足夠你前赴姑蘇沿途食宿之 還容丹再給你服用,我話已說完,

,現在我們就此分別,各奔

,輕喚了一聲:「疾」,突然哈哈大笑合起來,耳畔只聞得那老叟唸唸有詞說到此處,展雲飛立刻將雙眼閉 起來,說道:「變到了!變到了

前程吧-

那老叟說到此處,

先將那錠金子

然後再在懷中掏出

粒

的金元寶,這一下,展雲飛真的喜出見那老叟手中果然捧着一錠金光閃閃 望外,想不到這老叟真能在片刻中變

少年獲贈易容丸 那老叟聽着,頓時將眼一睜

變一錠金子來,

將頭

小試,你果然是忠厚之人,故如今我又恐我這知交被你所騙,故剛才略予想不到竟在這裡與你不期而遇,老夫

出真情,至於我是甚麼人?我你果然是忠厚之人,故如今我

個騙子 道

不認識,

可是我有一知交,他將你的

詳細情况告訴我,託我妥爲照顧你

吧!

貼金,這裡的事兒還是讓在下擔當了

老丈,在下與你如今都是一貧如洗之

我也並非天宿神仙下凡,只因我一時

旣已開過,老夫就老實對你言明吧,

那老叟笑容突斂,輕聲道:「玩笑

之錯,誤了

一樁大事,迫得我隱姓埋

名,飄遊四方,來到此間,見得城墻

,高掛緝拿你之告示,

我雖與你

於是,展雲飛就正容道:「實不瞞

,事已至此,何苦彼此往對方臉上

展雲飛聞言急忙張開雙眼來 , 只

笑 塊 丸, 白布 口中自言自語的朝店門外走了出去。 去,腦中一片紊亂, 交給展雲飛, 展雲飛愕然的目送那老叟走了出 一邊站起來,又在懷中掏出那塊 放在桌上,朝着展雲飛微微 綁在木桿上,竟然一搖三擺 隔了半晌,

主意,還是先到那間「望道客棧」投宿 落幾片雪花來,寒意漸濃,於是打定 再朝四週一望,只見天上飄下疏疏落 展雲飛忙從地上撑立起來, 定睛

是,

我倒並非怕這些官兵

,但却要查

然避而不見,

叫我服下,

以避此間官兵緝拿, 剛才這老叟給我易容丹

可

可想而知倘若與她不期而遇,也是定

既然她割下秀髮,

留字離我而去

「你來作甚?」 的臉頰打從門縫中露了出來,問道: 展雲飛當下走上前去輕扣門環 露出一條門縫, 裡面始有人應聲,「呀」地 一張滿面驚慌

弱書生,我是怎麼也不會開門給你 宵在街上亂闖,要不是我看你是個文 聲,兩扇大門已然關上,那人面露驚 :「客官,你眞是膽子大得很,竟敢深 慌之色,對展雲飛上下打量一下,道 被拉進入客棧之內,只聞「砰」地一 拉,一時間倒也提防不着,身子立 門縫啓處,展雲飛突然被人用力

看你這副模樣,諒必一路之上

出來亂走,我打一盆浴水讓你洗個澡 天再說,不過, ,好好地睡一覺吧!!」 展雲飛聽得這漢子之言,全不 你入房之後,休得再

神情, 就計,別露出自己是個會武功的人。」 店家招呼客人的那般態度,心中不由 越發疑惑,可是轉念一想:「看他這副 對我倒是善意的,我不如將計

完澡就換上它吧!」 展雲飛道:「這套衫褲與海青,是數日 上披着一套藍布衫褲一件海青,交與 然挽了兩大桶熱騰騰的浴水進來, 子走入東邊客房,不一會,這漢子果 前一位客官留下的,正合你身材, 於是,忙不迭千多萬謝,跟那漢 肩

正欲上床就寢,陡閘門外「嫗」的一聲 及海青,甚合身材,精神爲之大振 這漢子也就退下。展雲飛沐浴一番後 响,突然又聽得有人驚叫一聲。 懷,心中不免大爲感動,道謝說畢, 頓覺全身舒暢非常,穿上藍布衫褲 展雲飛覺得這漢子對自己甚是關

己的那個瘦削漢子的聲音,心念:「莫 非這間客棧中來了强盗不成?」 想到此間,展雲飛手隨意動, 展雲飛聞得此叫聲,就是接待自

羅郡城中犯了奸盜劫殺之人,這眞是 個與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少年就是在 少年,竟然長得與自己一模一樣。 展雲飛看在眼裡,不問而知, 道

地將房門打開,只見走廊上站着一

個

是寒冷。

甚爲辛苦

還是早早睡覺,甚麼事明

門緊閉,在那門簷之上掛着一盞燈籠 道客棧」,抬頭一望,只見客棧兩扇大 一宵再作打算。 迎風搖晃,若明若暗。 於是行至橫巷,已然來到這家「望

隔了半晌,

是來投宿的。」 那又何必多此一問?」遂答道:「我 展雲飛聽得此問,却爲之詫異不 有人敲門,當然是上門投店住宿 心念:「這裡是專供人客投宿的客

容丹已然藥力發作,正在此際,突然 陣奇癢,喉間更感酸麻,知道這顆易 一陣天旋地轉,腦海中好似萬雷轟頂 刹那之間,知覺全失,身子一栽就 轉念之際,展雲飛頓覺臉頗上一

正想相問,這漢子却又接道:「時已 展雲飛聽這漢子之言,更覺驚異

「如此你就去設法找換,我不妨在此等 之人就是包老怪不成?」 道?而且他又說受人所託,莫非所託 究竟是誰?怎地連我此去姑蘇也會知 如夢初醒,突地一驚,心念:「這老叟 轉念之間,展雲飛越發疑惑,見 我已袋無分文。」於是就道:

「這錠金子是剛才這老叟留下的,除此 這麼重的一錠金子,怎能找換?」 是驚訝之色,道:「小店乃是小本生意 叟交給他的金子,交給店小二會鈔。 先將這裡的食賬會了之後,再作打算 得酒飯已盡,這老叟亦已離去,唯有 相公所用飯菜只不過是幾錢銀子 於是,就將店小二喚了過來,將老 展雲飛聽得店小二之言,暗忖: 店小二接過了這錠金子,滿面盡

懷

當下就竄入小巷,藏在墙角,忙從

想到此間,展雲飛已然立定主意

中取出易容丹送入嘴裡就立即嚥

知道,而且又可以避開許多麻煩。」 可改變容貌,除了我自己,誰都不會 劫殺行徑,何况我服了這顆易容丹也 個究竟,誰在冒充我在此間幹此奸盗

個把時辰,店小二方始捧了包銀子回 店小二唯有應聲而去兌換, 一一點數給展雲飛,甚是忠厚。

隔了

是誤了大事。

復容貌,倘若自己易了容貌,這豈不 須待虎邱約會之後方給自己還容丹恢 了那老叟的易容丹,據老叟所言,必 姑蘇虎邱山頭找尋殺父仇人,

如今服

條所示之事,

囑自己於元宵佳節前往

雲飛却頓感後悔,記起包老怪臨終留

可是這顆易容丸剛嚥下肚中,

展

展雲飛一邊將那顆易容丸藏在懷中 邊捧了這包銀子,就離開了這間食 賬,加倍小賬賞了店小二,

走去,意欲找一家客棧投宿,走到大 上寫:「望道客棧」四個大字 街盡頭, 街上行人依然寥寥, 只見迎風飄晃着一塊招牌 展雲飛沿街

倒下地去。

與我分別之後, :「自從『小冥女』趙玉嬌在金陵采石磯 展雲飛正欲進店投宿,突然暗想 一直不知道她的行踪

覺四週漆黑一片

,一陣北風吹來,

處,光滑一片,忙不迭張目一望,只

C 110

忙不迭用手向臉頰上一摸,手撫到之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展雲飛開始

甦醒過來,只覺臉頗之上一片清凉

金」的仙法,心中雖感疑惑,可是轉念展雲飛聽得那老叟要用「點石成 出一錠金子來

頓使展雲飛爲之一怔,暗念:「敢情這 雖醜,可是醜中現出一派慈祥之色, 老叟微微一笑,滿面紅光,其貌

台,故此找此藉口,

倘我定要他如此

一村:「這老叟敢情天良發現,

無法下

做法,他一定辦不到,不如待我好言

老叟真的是天宿神仙下

凡不成?

相勸他吧!」

神仙贈送的一枚金錢引起,爲了知道底蘊,任由公孫襄出主意,派人 **AAAAA** 

C 101

去黄山將萬耀堂的兒子擒住,封鎖萬松山莊的通道, 要面見萬耀堂



趁機借題復仇

法狄明揚。

出去把他延入大廳,我就出來。」 萬耀堂虎的站起,一揮手道:「你

架子,本公子遠道而來,他居然不親

劍眉一挑,冷冷說道:「萬耀堂好大的

坐在第一輛華麗馬車上的狄明揚

自出來迎接?好,咱們進去。」

怔。 步趕到大門口,目光一注,

少年公子,稍後的黑色篷車上是一個並坐着兩個身穿天青長色風儀俊逸的 四十來歲的中年文士,身穿青色長衫 車篷均已敞開,第一輛華麗馬車上, 車和一輛黑色皮篷的馬車 , 手搖摺扇 , 一派斯文。 兩輛車上

是威武 名青衣勁裝漢子,手抱單刀 這兩輛馬車左右,侍立着二十四

們列隊進入大門了 山莊,衛士先進去,這也是理所當然 他沒有阻止人家的理由,只好讓他

後急步趨入 馳進了大門,王三省只得隨着馬車之 車也開始蠕蠕輾動,車聲轆轤, 二十四名武士分作兩行進入大門 華麗馬車和稍後的一輛黑篷馬 緩緩

站立,兩輛馬車相繼在大天井中停住 王三省立即趨上前去, 抬手肅客 狄明揚、 二十四名武士在大天井兩邊分開 耿小雲、公孫襄相繼下車

陪着笑道:「狄公子三位請進。」 狄明揚也不客氣, 昂然登上石階

王三省陪同三人進入大廳,一面

抬手道:「三位請坐。」 狄明揚更不客氣,走到上首一張

椅子含笑道:「公孫先生請坐。」

坐 耿小雲則傍着狄明揚身邊的椅子落 就和公孫襄兩人大馬金刀的坐下

:「在下還沒請敎狄公子三位如何稱 · 「這小子好不識禮數。」 一面拱手道 王三省看得心頭暗暗怒惱, 忖道

狄明揚傲然一笑道:「在下狄明

孫襄公孫先生。」 狄明揚一指公孫襄道:「這位是公 這時一名莊丁送上三盏茶來。 王三省心中暗道:「果然是他。」

C 102

驚, 來是公孫先生,在下久仰大名。」 口中啊了一聲,連忙拱手道:「原 他此話一出,王三省心頭大吃一

公孫襄只是微微一笑, 沒有開

下義妹耿姑娘。」 狄明揚又指指耿小雲道:「她是在

好 王三省又抱抱拳道:「耿姑娘

「敝莊主若是知道公孫先生賁臨, 說到這裡,摸摸下巴,歉然道: 定要

水來的莊丁打的暗號。 他這摸摸下巴,正是跟那送來茶

而去。 几之上,就迅速退出, 那莊丁把茶盞分送到三人身邊茶 趕到書房報訊

過了不多一回,屛後傳出一陣橐

**橐履聲,萬耀堂施施然走出大廳。** 王三省連忙陪着笑道:「敝莊主來

依然端坐不動。 狄明揚、公孫襄却恍如未聞未見

臉色微微一變,洪笑一聲道:「萬某還 這對萬耀堂來說,已經受不了

起 當駕臨萬松山莊是那一位稀客…… 冷然道:「狄某不是作客來的。」 狄明揚不待他說下去,虎的站了

筝僥倖逃脫 萬耀堂微哂道:「姓狄的, 今天是找萬某報仇來的 你在橫

狄明揚望着他 仇人相見,分外

> 喝一聲道:「萬耀堂,狄某是尋仇來的眼紅,雙目之中幾乎要冒出火來,大 你們圍攻,才來向你尋仇的。」 沒錯,但並不是爲了在橫峯沈莊被

麼? 萬耀堂詫異的道:「那是爲了甚

說。」 , 萬莊主也請坐下, 狄明揚正待發作,公孫襄及時站 一擺手,含笑道:「狄老弟且請 有話慢慢的 坐

敎 拱拱手問道:「這位老哥, 乃是明月宮總護法,但他故作不 萬耀堂早已聽莊丁稟報過, 萬某還沒請 知此

襄。 公孫襄淡淡一笑道:「在下公孫

仰久仰!」 萬耀堂道:「原來是公孫先生,久

孫襄眞是榮幸得很。」 「江湖草莽,萬莊主居然知道賤名,公 公孫襄輕搖摺扇,呵呵一笑道:

某討還公道的了。」 江湖,萬某也是江湖人,自然早就聞 萬耀堂也大笑道:「公孫先生名動 因此邀約了公孫先生來向萬 這位狄公子據說是明月宮副

是明月宮的朋友,現在,狄老弟還不 老弟擔任副總護法,但以狄老弟大才 因此這件事也只是說說罷了 擔任副總護法,豈不委屈了狄老弟 公孫襄道:「明月宮一度曾想請狄 狄老弟還不是明月宮的人 如此而已, 第二, 直到 而

去稟報莊主。」 那莊丁答應一聲,便自退下 王三省道:「好,你先出去,我進 看得出來,別說區區二十四個武士 天下武林各大門派和黑白兩道的 王三省身爲黃山

萬家的副總管

人也

耀堂已經喝問道:「甚麼人?」 王三省來至書房,剛跨進門 萬

要莊主親自出迎……」 報莊主,莊外來了一個姓狄的公子 王三省道:「屬下王三省,特來稟

有心裡發毛的感覺。

爲甚麼會使他心裡發毛,

他也說

但不知怎的

,他目光這

\_\_

就是上百上千的慓悍盜匪也看得很多

紅絲的眼睛,面現鬱怒,說道:「果然 萬耀堂矍然抬目,睜大一雙包着

是這姓狄的小子!」 王三省看到莊主面現獰厲,忍不

吧

濃重的殺氣,大大的不利於萬松山莊

說不出理由,那就只好說這是預感

不上來,

總覺得這一行人有着一股極

甚麼姓狄的公子,這人……」 住道:「莊主,江湖上從未聽說有一個 萬耀堂哼道:「是明月宮的副總護

茶。

是狄公子,遠蒞敝莊,請先到廳上奉

陪着一臉笑容, 說道:「不知那一位

王三省跨出大門,立即雙手抱拳

王三省「哦」了一聲,沒有作聲

王三省答應一聲,轉身退出,急 不覺怔了

車子兩邊的二十四名青衣勁裝抱刀漢

他端坐車上,抬了抬手,站立在

行列隊朝大門走來。

子立即挺胸凸肚,邁開大步,

分作兩

只見大門前面,停着一輛華麗馬

日大小陣仗也見過不少,這回他却傻

光聽這姓狄的公子的口氣

分

王三省是萬松山莊的副總管

9

平

像這樣在黃山萬松山莊大門口直呼莊 明來意不善,連莊主都不放在眼裡

站得甚

只怕還是第一次! 主名號, 公子的護衛, 尤其對方這二十四名武士似是狄 可以說自有萬松山莊以來 那麼狄公子要進入萬松

隨同狄老弟前來,只是想給萬狄老弟也並沒有邀約兄弟助拳 公孫先生來作仲裁,那是最好不過了 狄老弟雙方作個公証人罷了。 「很好。」萬耀堂沉笑一聲道:「有

只是想給萬莊主和

,兄弟

兄弟頗想聽聽狄公子的來意。 狄明揚父母之仇,痛心切齒 , 聞

徐說道:「公孫襄任職明月宮, 言又待發作。 「不忙。」公孫先生臉含微笑 却被

兇人 和狄老弟雙方可以見信的人 萬莊主未必重視,狄老弟也未必見信 般名門正派 ,大概也快到了。」 因此兄弟還託 ,若要到萬松山莊來作公証人 、江湖白道中人視作邪道 人邀約了幾位萬莊主 , 趕來此

說得十分難惹,但他語氣却十分謙虛 不知他葫蘆裡賣的究竟是甚麼藥?」 萬耀堂心中暗道:「江湖人把此人

駕到。」 堂躬身道:「啓稟莊主,形意門掌門 只見一名莊丁匆匆走入, 朝萬耀

萬耀堂忙道:「快快有請

着三個人一同走了進來。 掌門人沈公明走在前面, 莊丁匆匆退出 接着只見形意門 他身後還跟

勝百生。 個是四十八都的戚祖光 這三個人一個矮純陽茅若清、 ` 和豪嶺關的

公賜和茅若淸三人走在 公睗和茅若清三人走在一起,自然使,萬耀堂豈會不識?形意門掌門人沈 這三人在黑道上是响噹噹的人物

踏破鐵鞋無覓處, 展雲飛目皆欲裂, 得來全不費工夫。 雙手

甩 一面 會 晃已朝自己撲擊過來。 如冠玉旣白又嫩的少年, 就朝這少年撲襲過去。 變生倉猝 玉旣白又嫩的少年,突然身影一個程咬金來,眼見目前一個生倉猝,此人萬萬想不到中途

雙掌齊發,竟然雙雙朝準展雲飛後頸堪堪擦過展雲飛的招式,搖身一轉, 擊過來,「哼」地一聲,身子一晃,但此人亦非泛泛之輩,乍見展雲飛到這人身後,企圖將他活活的生擒 擊過來,「哼」地 雙手甩處 展雲飛徒手出擊,倒並非志在傷 招「攫冤於尾」, 乍見展雲飛撲 ,一晃,却 繞

**遊井但根基甚佳** ,而且身懷絕學· 已然顯出此人的 ., 的

絕非等閒之輩。

下,虎虎掌風之下,却巳用上九力敵的對手。故而暗運內功,雙,竟然在此客棧之中遇見了一個 人眉頭一皺 大概 也 一個勢均感到驚異 九成功雙掌劈

領却在自己之上 勢之勁實在駭人 得, 驚, 展雲飛陡覺腦後生風, 勁實在駭人,由此可見,此人本,閃避之際非但能還擊對方,來,想不到冒充自己的人身手如此 不 由 暗吃 本 來此

此人的掌風擦着左肩,突覺一陣奇勁那招「狡冤歸洞」迅即閃避,可是也給考慮餘地,饒是展雲飛循着斷魂七步 人的掌風擦着左肩 人雙掌劈下, 已使展雲飛毫無

劇痛,宛如斷了肩骨似的。

少不此 知他立意何爲?可是定然是歹多善人身負絕學竟還要冒充自己,雖然 倒並非為了技不如人之故,恨的是展雲飛踉蹌數步,心中憤然大怒

頭劈下 飛稍有喘息之機,將身一晃,迅速又雲飛左肩受傷,跟蹌斜出,不待展雲 撲了過來, 此人確實手段奇辣無比 雙手翻處,又朝展雲飛當 眼看展

一死,就在他煞手再予閃避,定然, 辣,非但招己當頭劈下 了眼淚 ,展雲飛鋼牙一咬,一招「雨洒花死,就在他煞手之下還招。」想到此一.予閃避,定然遭他毒手,不如拚着 置我於死地不可,由此看來,倘我,非但招招志在取我性命,而且非 展雲飛左肩受傷, 就在此人雙掌之中還手擊出 ,陡見此人躍身雙掌又朝自 ,心念:「此人倒也心毒手 疼痛得幾乎迸 0

際, 何况要雲飛引客上了是一點為為,避不閃的還招而來,倒也甚爲驚奇,此人乍見展雲飛此番竟然不顧生死不此人作見展雲飛此番竟然不顧生死不 不顧雙掌當頭劈下之勢,而且何况展雲飛已將性命置諸度外 避不閃的還招而來,此人乍見展雲飛此番 猛力直取自己胸膛。 展雲飛咬牙切齒之下 反將頭頂迎了上來, 乘着隙處, 出手還招 非但

言一下頁Libraryant 的手肘處之間扣去反朝展雲飛來招的手肘處之間扣去 上)雇分製處,雙掌立即收回 這一來頓使展雲飛化險爲夷。

雲飛發出這招,似屬事非得已

不由急出一身冷汗,暗呼險甚 但見此人果然收掌,反扣自己手肘

分點自己胸前要穴。 勝人一籌,化掌爲扣之際, 不迭縮手閃避,此人 已然捏到,展雲飛雖屢遇勁敵高手 也未曾遇過如此軟硬兼修的 此人非但掌力雄厚,扣攫之能亦 一捏落空, ,雙手食指 刹那之間 就在忙

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疲於是內外兼修,軟硬齊施,頓使展雲飛此人三招之下,身顯奇能,端的 奔命,格擋閃避。

的三招 也是詫異不已,想不到在此客棧之中 ,居然有人能擋得住自己這軟硬各異 休說展雲飛爲之驚愕不已 , 此人

則喪命,輕則傷身,暗忖:「旣然此人辦法,長此下去,定有一失,到時重久處劣勢之下,展雲飛知道絕非 而退,於願足矣。」 定非上策,必須另圖良謀,但求全身 武功在我之上,倘若與他糾纏下去

傷,怎地又會疼痛突然消失?」急忙暗忖道:「我明明受了此人掌勁所 所受肩傷疼痛已失,不禁暗暗驚奇 正在此時,展雲飛突然感覺剛才

所授自己那十三招陰陽拐法,自己學突然憶及在那卵石小島之上,李綺霞搖,只覺疼痛果然盡失,運用自如, 成之後,從未施用過 展雲飛驚異之際,不由將左臂一 ,不如就將這陰

> ,於是展雲飛立即左手甩出陽十三拐法化於掌拳之間, 翹就將那招「滿月初昇」使了出來,左 臂晃處,揮掌就朝此人右頰擊去。 想到此間

妙異常,急忙側避過去,這一掌雖然來勢緩慢,可 雲飛左肩抓去 一掌雖然來勢緩慢, 常,急忙側避過去,反手再朝展掌雖然來勢緩慢,可是招式却奧而來,不禁驚愕萬分,而且見他此人陡見展雲飛竟將受傷的左臂 而來

擊去 瞬即變了「月瀉庭階」,左手搖晃之時壯了幾分,忙將剛才這招「滿月初昇」 却避過此人攫抓之勢 展雲飛乍見此人不敢硬接,膽子 **穷**,又朝他當頭 左手搖晃之時

竄出去。 右手虚發一招,兩足一躍此人突地面色大變, 兩足一躍竟朝庭院外 晃身閃避

左邊擊來, , 一 蹬 亦 是 赤 而去,自己怎能讓他逃去,樣的人,在還手之際,竟然 逃時,又折回來暗算自己。」 念:「此人敢情是神出鬼沒,竟能在竄 突覺有一股奇勁無比的掌風朝自己 展雲飛陡見這長得 跟着竄跳出去 在還手之際 展雲飛不 由大驚, 與自己 身子尚未站穩 竟然蹬足竄跳 於是雙足 心中暗 一模一

,然後再朝屋外觀望,怎料已杳無人後退數步,竭力站定身子,穩住脚步庭院之中,展雲飛怎敢怠慢,忙不迭庭院之中,展雲飛怎敢怠慢,忙不迭。過數學與而來的掌風倒退而下,落在手,唯有將身子微微朝後仰下,借着手,就算有開天闢地之能,也難於還 突然遭突襲,展雲飛身子尚未站

剛才那人已去如黃鶴, 不知所踪

本領非但在我之上,而且勝我許多,冷汗,心中越發疑惑,暗念:「此人的 奸盜勾當?」 何却要冒充我在這羅郡城中幹出這 展雲飛驚魂甫定 中越發疑惑,暗念:「此人的 9 不由淌出 一身

是眼拙了 却 官打發走了?」 道:「原來客官是個會家子,在下端的 走了出來,向展雲飛驚望了一眼 正在暗中思量之際,那瘦削漢子 , 敢問那奸盜之徒可是被客

不語 巧成拙反爲不美!」 已被客官打走了, 展雲飛暗吁一聲慚愧, ,那漢子又道:「既然那奸盜之徒 不早,客官還是回房休息吧 此間的官府甚爲麻煩 諒他不會再來滋擾 唯有苦笑 弄

當下只有折回房中去, 赫然發現被褥之上留着一張字條 展雲飛聽得此言 , 怎知走至床畔

不宜久留 盡速趕往姑

那老叟亦此的那個 道我的· 以猜得透了。」來,顯然出自女子之手 道我的去處?從字條中的秀麗筆跡看那老叟亦已離去,怎麼會有第三者知仙的那個老叟知道,但包老怪已逝,赴姑蘇,唯有包老怪及那自稱天宿神 心 中暗念:「我 這倒使我難

越想越是疑惑 展雲飛如墮五

C 112

一件事,在 思不得其解,未知是凶是吉? 在此 都是莫測高深的, 日日 夜之中 使自己百 所遇到每

賞了 竿 出 况且包老怪也曾命我速往姑蘇虎邱 ,於是,連忙起身梳洗旣畢之後 漸入夢鄉 一個所以然來, 店小二,就上路去了。 四週又恢復了 想起那留字條之人的一番好意 ,一覺醒來, 唯有上床和衣而卧 靜寂,展雲飛想不 已然日上三

由自主也跟了進去。不知道他父女倆怎地也來了此間,不知道他父女倆怎地也來了此間, 西嶽上的那方姓父女,雙雙走入一家門,却見迎面走來一男一女,竟然是剛出得望道客棧,展雲飛欲出南

的不是好人,你却偏偏替他說道:「爹,我早就對你說過, 護 客飯及一碗肉湯,只聞那姓方的少女們父女旁邊的方桌子旁坐下,要了一 確不是個好人了吧!」 奸盗劫殺的勾當,現在你可相信他的 。如今這姓展的在羅郡城中幹下了?不是好人,你却偏偏替他諸多辯道:「爹,我早就對你說過,這姓展 展雲飛走進了這間店舖 就在他

不知心 嘆息了 聚,地冥派中人也沒有 居然是個大壞蛋 故而不 那老 一聲, 叟方無極雙眉緊皺在 說道:「這眞是知人口 一個是好 想不到他 一起 人類 面

展雲飛聽得方氏父女的對答

能開口解釋,是數落自己, 匆用過早點,離開這裡。 當下唯有低下頭來, 心中真不是味兒,又不 匆

上用力一拍,說道:「有了,這姓展正欲離去之際,方無極突然在方

氣 却隱含着幾分憂愁,輕輕的嘆了一口方皓的心情雖然憤怒不已,可是 默然不語。 方皓的心情雖然憤怒不已

,面露淫凉 一個 面露淫笑,說道:「眞是踏破鐵鞋無 正在此時,只見店舖前紅影一晃 身穿紅袍的男子步進來,此人 中, 雙目却落在方皓的身上

女兒輕侮。」 是好人,他年前在西嶽之上也曾欲將極道:「爹爹,這個穿紅袍的男人也不 之人,當下就面露驚惶之色,向方無就是一年前在西嶽之上欲將自己輕侮 方皓乍見身穿紅袍的男人, 方無極聽女兒之言, 身子突從椅 原來

一眼,他道:「何方淫徒,竟敢在老夫 起來,雙目朝着洪天成瞪了

洪天成倒並不發怒, 朝着方無極

東床快婿!」
東床快婿!」
東床快婿!」
東床快婿!」
東床快婿!」

成雙雙撲擊過去。 狂,於是,與之 無恥之徒多費唇舌, 方無極勃然大怒, 與之不約 方 而 同, 那裡再肯與那 陡朝洪天

我知道,方家父女怎是他的對手?」 已然出手,心中暗念:「洪天成的厲害 與方家父女只說了一句話 想不到又在此間遇上了洪天成,而也驚的却是始終愕在一旁的展雲飛變生倉猝,倒並非是洪天成吃驚 變生倉猝, 倒並 非是洪天成吃 , 方家父女

展雲飛正在驚念之際,突聞洪天

當下略爲思索,就從椅上躍起,皓父女定非是他的敵手而必然吃 洪天成撲了過去。 也 虧

一股奇勁無比的掌風襲到父女,只見他雙手平胸拱 陌少青年迅快, 那白衣少女方皓早, 少年也朝自己竄撲而來。發勁雖則 父女雙雙撲來, 俄頃之間, 洪天成 只見他雙手平胸推出 刹那 而那坐在一邊的 間已 可是撲勢却是 非但看見方家 然超過方家 立即 陌 是 這 生

長得唇紅齒白 《得唇紅齒白,一派英俊,不禁由嫉再朝這陌生少年打量了一眼,見他 洪天成勿促之際,唯有後退閃避

此機會討好方家父女不成? 仗着自己長得白淨的面孔,敢情是乘 生怒,心中暗念:原來你這小白臉

指宛如鋼針,直刺展雲飛雙目。 招「攫虎取目」苗疆絕學已然發出,十 而來的掌風, 於是將身一轉,又避過方家父女全 怒極出招,洪天成怎肯再留餘力 就在這刹那之間,

凡。 可想而知這淫魔的本領,確是本領非 淫魔竟能在俄頃之間出招還擊,這就 |魔竟能在俄頃之間出招還擊,這就又是閃避方家父女,萬萬料不到這 展雲飛發出一掌,見他避閃後退

循着余牧所授的「斷魂七步」之中那式難而退,見他十指迅已來到,忙不迭業已出頭向他動手過招,不能就此知 「臨空掠影」避過 展雲飛確知難以討好, 可是如今

牧自己,一個是展雲飛,另一個就是普天之下只有三個人知曉,一個是余 由驚異莫名,驚中暗念:「這斷魂七步 **情余牧打從洞中逃了出來,乃將步式** 「斷魂七步」施展出來的避過自己》不 自己,怎的這小子也會這步式了,敢 洪天成乍見那陌生少年竟將余牧

所踏步式是余牧的斷魂七步,故而驚 已然豁開,倘若洪天成再 愕之下,却忽略了展雲飛的弱點 取他性命, 展雲飛匆匆忙忙之中閃避, 可是,幸虧洪天成見他 一出招, 門戶 就

方家父女雙雙去,休說愛女方

路,故而急忙拉着方皓,輕聲道:「妳得三招,如果强要廝鬥,形同自尋死皓非他對手,就是自己也萬難與他過 休得魯莽,此人並不是好惹的。」 果强要廝鬥,形同自尋死,就是自己也萬難與他過

慌 而且又是處於下風,心裡却實在驚竟然挺身而出,與這淫魔纏打起來 方皓乍見這個不相識的陌生少年

爲是。」 甚麼奸計不成?我可要小心提防一下甚爲驚異,心中暗念:「莫非這淫徒有 ,見他並不是挾勢迫擊而來, 此際,展雲飛避過了洪天成 也不 一招 由

,果然又朝自己撲襲而來。 想念到此,頓見洪天成陰笑一聲

喪。 自己面頰,左抓自己下腰,來勢十分撲襲而來,只見雙手左右一甩,右取 兇,眞是招招可取性命,式式足以命 展雲飛突見洪天成果然又朝自己

慢, 大 已然推出 竟然是迎了上去,在相迎之際, 頓將自己性命置於度外 會也難如登天,當下拚着混身解數 頰,下擋腰部,志在險中求存 而且想找一個逃避得以脫身的機明知惹上了這惡魔,非但吃虧甚在此兇勢之下,展雲飛那裡敢怠 ,一招「日沉月昇」,上擋面 ,將身一挺 雙手

命拚出來而與自己纏鬥 與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那般,竟將性玉的少年,武藝難敵自己,怎麼好似 與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那般, 洪天成心中驚奇, 明明這面如冠

> 甚覺驚奇,心中暗念:「這少年敢情與 險中求存,還招相迎過去, 但置身下風險境之際不圖閃避,竟然方無極,將展雲飛不顧武家大忌,非方家父女在旁看得淸楚,尤其是 這淫魔有仇?故而亡命相搏不成? 看在眼裡

要留他 不期而: 諸度外 那裡學來 二則對他的『斷魂七步』究竟是打從 一時猜不透展雲飛究竟爲何如此? 洪天成見得展雲飛將自己性命置 生探究之意,心中暗想:「我倒 一個活口,一則以便盤問究竟 ,我也要問個一清二楚。」 迎身纏來死鬥,驚愕之餘

這就 你 你 你 按 恢 的 展 性 你 的 展 性 你 如 的 , 如 ,立即收回雙手 (的,如果 想到此間,洪天成略將身子一閃 性命 命, , 怎是我的對手? 斷魂七步,究竟是從那裡學 ,可以說是易如反掌, ,如若不然,你休想逃出 你老老實實說了出來,我 瞪眼叱問:「憑你這 倘若我要取 剛才

實我也要問他一個清楚。」 閃避雙手, 一招發出 展雲飛想不到洪天成會手下留情 出言相詢。心中暗念:「其 ,自己拚出了全力,見他

道:「我不要你饒,但你堅要問我,我也不會答你半字,可是剛才你既說是也你是打從那裡學來的?然後我認爲出你是打從那裡學來的?然後我認爲也不會答你半字,可是剛才你既說是也不會答你半字,可是剛才你既說是

老頭兒教我的。 ;「我這斷魂七步是由一個姓余名牧的的確是忍耐了性子,當下陰陰一笑道 展雲飛說完,如今却爲了查探究竟 (飛說完,如今却爲了查探究竟,如果換了平時,洪天成那裡會讓

頭兒如今在麼?」 展雲飛遂問道:「這姓余名牧的老

而且久無肉食,已然死了 洪天成搖搖頭說道:「他年邁身弱

他的。」 因年邁體弱而致死,這分明是你害死 死,心裡却不信余牧因年邁老弱而死 面前亂說一通,余牧身强力壯,怎會 當下臉色一沉,叫問:「你休要在我 展雲飛聽得洪天成再三言余牧已

每年朔望之時可以從這斷魂洞中出來所說,只有自己與展雲飛進去,唯有中已有十數年,而那斷魂洞,據余牧 過一個念頭,心想:「余牧被困斷魂洞他將余牧害死,腦中宛如電光火石掠 識不成?」 明知道余牧此人, 離開那斷魂洞一次,從他言語之中分 牧也只有在被展雲飛救出洞口之時, ,這也是展雲飛偶然所發現的,而余 洪天成聽得展雲飛口口聲聲說是 敢情他與展雲飛相

問:「你與展雲飛是怎麼稱呼的?」 心念電轉, 洪天成越想越疑, 就

就算今天得能僥倖脫身,中不由暗暗的擔心,知道 此人非但作惡,而且機智亦過人,心 展雲飛聽他提自己姓名,也感到 知道惹上了他, 以後也是麻

倒甚是機警,展雲飛非但與我相識煩,於是,索性朝他微微一笑道:「

,於是,索性朝他微微一笑道:「你

而且與我是同胞手足。」

展雲飛此語一出,

洪天成暗吃一

說是你, 之下 的一笑,說道:「你休口出狂言,普天 成擊去。瞬已拍出一掌,快如閃電, 管教她討不了好!」說着,右手一甩 那假展雲飛側首朝着洪天成冷冷 我展雲飛是不知懼怕的人,休 就是你師父親自到來,我也 就朝洪天

手足

,也是驚異不已。

道十足,尤勝人一籌。 展雲飛這一掌非但來勢快捷, 也是防不勝防, 竟會在談笑之間, ,饒他是身負苗疆絕學,機警過人 |在談笑之間,突然出手發掌擊來洪天成做夢也想不到這假展雲飛 立處危境, 何况這假 而且勁

雲飛竟會平白有了一個自認與我同胞

笑聲甫已,有人說道:「怎麼我展 正在此時,却聞店外傳來一聲輕

手足兄弟出來?」

負苗疆絕學,我也要鬥你一鬥!

想不到竟會在此不期而遇,縱然你身

··「家兄也曾對我說過關於你的劣蹟

展雲飛神色自如,磊落大方又道

聽得展雲飛自稱是展雲飛的同胞 在話下,就是愕在一旁的方家父

日 飛交過手,展雲飛的武功如何, 逃避,但左肩仍然吃着掌風餘勁 忙不迭循着斷魂七步那式「臨空掠影」 隨手所發的凌厲一掌, 也有一個概念,如今見他談笑之間 擊得隱隱作痛。 將身一仰,倒翻出去,總算是及時 洪天成在荒野之中, 功力躍進數倍,不由心中暗驚, 怎的他僅隔數 也曾與展雲 自己

雲飛面前,就問:「我父只生我一個, 雙目朝向方家父女投了一眼,走到展

怎麼你竟然認是我的同胞手足起來?」

展雲飛被他如此一問,立即啞口

中頓覺一

人學止飄逸,緩步踏了進來, 怔,不禁愕立無語以對。

道客棧遇見的那個冒充自己的人,心

展雲飛循目望去,果見昨夜在望

迅已襲至。 取膽」,直朝向這假展雲飛當胸抓去 忍着左肩疼痛,不予外露,心中提防 苗疆絕學一十八招伏獸拳掌那招「攫虎 尤嚴,身子甫站穩,翻出右手 這一驚,洪天成立時臉色突變, 就將

難以答話。」當下唯有怔呆在一旁,愕此間,何况被他如此一問,分明使我足的時候,這個假冒自己的人却來到

黄蓮了,怎的剛剛自認是自己同胞手無言,心中暗念:「這真是成了啞子吃

這假展雲飛之臉頰上笑容依然

般。 來右肘扣去,姿態隨便,宛如兒戲掌的左手微微一曲,反手朝洪天成學止越發安逸,見他還將剛才擊出 一襲

子,雖則尚未全得其師真傳,論功力 子,雖則尚未全得其師真傳,論功力 手法,食中兩指朝自己這手肘扣捏而 來,知道如果被他二指捏中,這條右 來,知道如果被他二指捏中,這條右 來,知道如果被他二指捏中,這條右 來,知道如果被他二指捏中,這條右 來,知道如果被他二指捏中,這條右 來,知道如果被他二指捏中,這條右 劈去。

今看來與地冥派却有同工異曲之感,如此,我還以爲有甚麼罕見妙招,如如此,我還以爲有甚麼罕見妙招,如如去,循着洪天成的手肘追捏過去,是用着剛才那食、中兩指,微微向上是用着剛才那食、中兩指,微微向上 ,安逸異常,休? 輩而已 洪天成拚了九 都是浪得虛名 這假展雲飛 洪天成的手肘追捏過去,那食、中兩指,微微向上的那隻左手也不收回,還,休說身子未動分毫,連去,可是他依然笑容滿面去,可是他 成功力 只能赫康罗尔克妙招,如 眞是安逸得很 ,掌快如閃電,

臉頰之上現出

一股得意的笑容,

用目

假展雲飛說到此間,神情安逸

着自己手肘捏來,也用了九成功力,想了 洪天成那招「攫虎取膽」右掌已是 不由大鷩失色。 想不 非 7但招式依然,來 但招式依然 ],旣處危境,

> 力,再加在掌上,就 立存亡命相搏之心 胸劈去,竟然心存兩敗俱傷之念。 ,再加在掌上,就朝那假展雲飛當 將牙一咬,竟將所留的一分功 當下 他非但不問

掌擊去,突見這假展雲飛笑容更濃 是便拚着兩敗俱傷之念,用盡全力將 大忌都不顧麼? 輕叱道:「怎地如此愚笨,連這些武家 洪天成身處危境,事非得已,於

) 門電。 門然捏中洪天成的手,快想 門然捏中洪天成的手,快想 假展雲飛身略朝左邊一閃 快得眞是如同 只見他雙指 堪堪

以爲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如此看來 :「原來苗疆絕學也是不過如此,我還施用毒手,只是朝他微微一笑,說道 假展雲飛既已將洪天成制服,倒並不 論天下高手,敢情我可算得第一。」 前後三招 , 洪天成已被制服, 那

情他是別有用心不成?」 「此人武藝絕世,爲何要假冒自己,敢 藝如此了得,心中越覺驚異,暗念: 朝真的展雲飛一眼。 展雲飛覺得這假冒自己的人,武

還不如! 了一聲說道:「就算你能稱得上天下第 一高手,可是假冒我兄長爲非作歹 種無恥的行徑, 暗念之間,展雲飛不由自主冷笑 却比那些鼠盗之輩

假展雲飛食、中指旣將洪天成捏

C 114

**鷩訝莫名,稍為轉睛略思,就朝那展** 否認展雲飛是他的同胞手足,也不禁

洪天成見得這個假冒展雲飛的人

立無語

此我斷定你是冒充我兄長的。」 從不作奸犯科,何况他武功平平, 假展雲飛又是笑容滿面 展雲飛說道:「我兄長爲人忠厚 ,接道: 因

威風的事實都不知道?」
你既冒稱是我的兄長,難道連我這些,我早在兩年之前,已經名揚武林,我早在兩年之前,已經名揚武林,我假冒,我且問你,江湖之上流傳一 「你自己在假冒是我同胞兄弟,竟反指

展雲飛被他如此一說,確是爲之 在?我倒要問他一個清楚。」 一個別服洪天成的武功看來,此人本領 傳出的話,想不到反被此人利用,從 他制服洪天成的武功看來,此人本領 意比淮南一絕還高,究竟他用心何 在?我倒要問他一個清楚。」 如今我也不與你多辯論, ,我也要為我兄長向你討回我也不與你多辯論,你雖然,你定是另有用心及別具陰 就道:「你既假冒我兄長,

雲飛,頓了一頓又接道:「如今你將洪 說着真的展雲飛雙目瞪住那假展

假展雲飛還是從容自若,笑了笑 儘管發招,我讓你

隻右手,諒你也休想佔我半分便宜。」

家半點便宜,你還是先將洪天成放了們姓展的人素來光明磊落,不願佔人 不如你, 之後,我再與你過招交手!」 之時與我交手過招,就算你身負絕學 一段距離,却不能在右手抓住洪天成狂大,心中暗念:就是我與你武功有 如你,可是既然自願與你交手,我也難應付,當下就道:「我雖自知技 展雲飛聽得此言 心中暗念:就是我與你武功有 ,更驚此人口氣

見得展雲飛出現,乘着衆人不備之時 傳來廝殺之聲,原來這間店舖之主人展雲飛說到此間,陡聞店舖之外 ,悄悄溜了出去報官前來捉拿。

旁等你 的展雲飛道:「這裡不便,如果你一定然神色不動,依然從容不迫,對着眞叫:「捉拿展雲飛」之聲不絕於耳,竟 要與我交手,我在城南浮霞山的山 假展雲飛聽得舖外喧聲震天, 0 竟 喝

他輕易逃了出去。也輕易逃了出去。他輕易逃了出去。

,只見方家父女走了過で、十二、追去,方始如夢初醒,正欲步出店門展雲飛提着洪天成躍逃而去,等官兵展雪飛提着洪天成躍逃而去,等官兵 夫這裡謝了。」 道:「剛才多蒙小哥仗義挺身相救 只見方家父女走了過來,對自己說

展雲飛也不答話,只朝方無極微

就朝店外踏了出去。 替你這個寶貝女兒出頭?」於是 自己的事,否則,那有這種閒情來一笑,心下却在暗想:「其實我是爲 擧足

如今在那裡?」 如今在那裡?」 如今在那裡?」 如今在那裡?」 如今在那裡?」 如今在那裡?」 ,我與他有一段怨仇 展雲飛杏眼圓睜,嗔道:「剛才你自稱 怎料突有一聲叱叫, 方皓竟然從

方皓左頗之上質寺號於「啪」地一聲,異常,只聞得淸淸脆脆「啪」地一聲,

招變得非

方皓左頰之上頓時着了一

個女流之輩,我已還手,今天雖則是與我為難,兩番摑我,要不是看她是起,而她現在又不知好歹,反而屢次起,就與洪天成結下的仇怨也全是為她而 横蠻無理。」 意,想不到又是恩將仇報,竟然為了自己之事,但多少也為着相! 副模樣,心中不由大怒,心中暗念:氣,早已覺得討厭,如今見她又是這 竟然如

是 1 set 1 元 一 揮,即 「護開!」右手一 揮,即 是一拳揮去。 朝準方皓左 左胸就 也不答

技節,宛如冥冥之中專門有是遇上麻煩之事,到東到西凌亂已極,思前想後,彷彿

有

人與自己

對一般

去

將纖手雙手遞出,意欲招架抵擋展 練功習武, 有此一着,究竟她是自幼跟隨方無極 變生倉卒,方皓未防到對方竟然 臨危應變,於是, 指展雲

是將拳變掌,

以牙還牙就朝她左臉頰

プログラ 全角 民地 保養無理,於展雲飛含怒出手,見得方皓雙手で一拳。

一拳

展雲飛對方皓這種橫蠻無理的脾 助之

出得城外,遂拔足飛也似的朝荒野馳身一縱,就朝店舖之外竄了出去。身一縱,就朝店舖之外竄了出去。總,當下乘着方家父女驚愕之時,將

我易了容貌,與她素無仇怨,如怎麽說她也是個女流之輩,何况

此一可是

手摑她,實在有點過份。

「我怎麼會如此衝動,她雖橫蠻,

1痕,展雲飛也頓感後悔,忖道:這個掌直將方皓摑得頰上留下五

只是臉色一沉,輕輕說了展雲飛越想越感到憤怒, 倒不是方皓技不如

得到對方會突然出 不禁暗呼不妙! 等待發覺,展雲飛這拳已迎胸擊至到對方會突然出手,一時未予提防倒不是方皓技不如他,她那裡料

望,只見四週一片靜寂,那塵看得雲飛倒反覺得神智淸爽起來,舉目 拂來陣陣刺骨寒風,未及盞茶工可是四週天色却是黑黝黝一片,此時尚未及午,原本烈日高 天上已降下鵝毛般的大雪來 臉上沾着雪花 ,未及盞茶工夫,黑黝黝一片,迎面 , 那塵看得到 起來, 擧目四 9

那老嫗上,再也不望禤秀瑛。 作了一個禮,屹立一旁,將 無其事的樣子,就朝她欠了 無其事的樣子,就朝她欠了 了一個禮,屹立一旁,將目光投在其事的樣子,就朝她欠了一欠身,求,忖思電轉之下,展雲飛假裝若 ?思電轉之下,展雲飛假裝若然而她也不會與自己有甚麼 將目光投在

要有話在先,你安份守己在此宿上一身有話在先,你安份守己在此宿上一身有話在先,你安份守己在此宿上一个,如若有甚麼異態,到時休怪我心狠手辣。」

裡面走了進去,此時,禤秀英却站了起來,滿臉依然充滿了驚愕莫名的表就向展雲飛說道:「原來你是展雲飛的就向展雲飛說道:「原來你是展雲飛的兄弟,這眞是奇了,怎麼我未會聽他

成? 娘話中聽來,敢情與在下兄長相識在舅父家中,故少與兄長會面,從揖道:「在下與兄長自幼分開,我投 始向禤秀瑛尴尬的 2向禤秀瑛尴尬的一笑,作了一個展雲飛聞言不知所答,緩了一陣 故少與兄長會面,從姑 ,我投靠

上又添了三分憂色, 聲, **禤秀瑛眉頭一皺** 陡地掉了兩行淚來 只聞她輕輕嘆了 在她這醜貌之

提起了 心中暗想:「我與她交情泛泛,怎的 展雲飛看在眼 我竟會掉起淚來?」 中, 不由更覺驚愕

老嫗面露驚慌之容,匆匆的從裡面走來一陣敲門之聲,只見那白髮蒼蒼的 在疑念之際,只聞草門之外傳

> ,頓見那個假展雲飛與洪天成的雙雙草門那邊走了過去,緩緩的打開草門 而 雖然不說話, 走了進來。 知,

着他,彷彿有着千言萬語, 然出現了展雲飛 一股若喜又驚的神色來 ,臉頰之上頓然是現 , 雙目緊盯 無從找到

對着展

見面 來,想不到冤家路窄,我們又在這裡架,怎的我在浮霞山下等你却不見你 展雲飛身邊,笑了笑道:「你要找我打 細看,只是順眼看了一眼,走到真的

冒充於我,定有他的陰謀,這禤秀英 充自己的人這麼說,心中暗念:「此人展雲飛心中驚愕不已,聽得這冒 纏他,豈不是成了『一石二鳥』妙計?」 爲了追尋『小冥女』,以前使我頗麻 如今不如將計就計,讓褟秀英去糾 煩

甚麼事情發生,好歹也落在自己身 該是光明磊落,却不能幹此陰詐之事 這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轉念之 何况我明知此人是假冒,將來如 可是, 轉念一想:大丈夫做事 ,諒必是人們都怕冷 躱

有半個人影

城南浮霞山脚之約會。 在那裡避雪。 突然,憶及那個假冒自己的人在

就折了回· 展雲飛急忙認住方向,原來自己 知不覺中, 來 循着南邊又是快步的, 竟朝西區而行,當 馳

下得又大又密 約莫走了個把時辰, 天上的雪花

己的 霞山下 盡是白茫茫一片 展雲飛倒並不感到奇怪 人已然不在 可是尋來尋去 尋來尋去,那個冒充自一片,好不容易來到浮,刹那之間,眼之所觸 , 旣知

人是冒充自己,當然是並無信義可 於是就循着南邊小徑直奔而去。

而走得滿頭大汗,額上冒起陣陣熱氣 四望, 漸漸覺得走得太辛苦了 風勁雪大,寒冷刺骨, 略事休息,再行趕路 慢慢的走着,一邊走 企圖找尋一個所在 · 产是就放 · 产是就放 展雲飛反

雲飛知道定是個獵戶住家,於是加 學目四望,只見遠處山嶺之下有 烟囱正冒出陣陣白 煙, 快展

C 116 上下打 逾花甲 連三間 上下打量了一眼,用嘴一呶,示意他逾花甲,可是精神奕奕,朝着展雲飛出來了一個白髮婆婆,見她年紀雖已上輕輕扣了數下,只見草門啟開,走連三間的草廬門前,當下就在草犀之 及片刻,展雲飛已然走到這

進來

件打獵用的武器,牆上掛着幾張獸雲飛便朝屋中一看,只見屋中放着點入草屋,這老嫗就將草門關上。 她背影望去, 展雲飛急忙的道謝了 望去,甚覺眼熟,不由暗暗詫東端,却背坐着一個女子,朝用的武器,牆上掛着幾張獸皮朝屋中一看,只見屋中放着幾屋,這老嫗就將草門關上。展屋飛急忙的道謝了一聲,舉步

誰?甚麼單獨一個人在大雪紛飛之展雲飛走了過來,問道:「你姓甚 異 來到 這荒僻之地來?」 那老嫗將草門關 之甚就朝

之地, 此間望到寶舍,但求老太太賜予一宿揚,只因訪尋兄長錯過了宿頭,來到弟二人,當下就答道:「在下姓展名雲 展雲飛易了容貌, 天明雪止,在下當立刻告辭。」 既然自稱有兄

了一眼,見她臉頰之上又再添了三分滿面露出驚異之色,朝着展雲飛打量展雲飛而坐的女子突然的回過頭來,那個背朝

媚闖來與她就此而失散的那個「人絕」 不由自主舉目向她 何方的外孫女襴秀瑛 乃是在羅郡客棧之中 展雲飛見得那女子回 凛, [客棧之中,自己被洪若原來這個女子並非別人 望,怎料這 轉身來 人看 也

老嫗報了 突然想及自己如今已易了容貌 展雲飛怎也想不 和了姓名, 認識自己 ,只是稱展雲飛的兄弟已,雖則剛才自己向這己如今已易了容貌,諒 到會在此遇上她

> 言不發的站在假展雲飛身後,對着將草門關上,洪天成却滿臉笑容, 雲飛凝笑不休。 頭緒說起那般。 假展雲飛也不將「小冥女」趙玉嬌 「小冥女」趙玉嬌見門啟之處,竟 那個假展雲飛進來之時,老嫗已 對展雲飛甚感懷疑,一邊就朝說話,可是從她表情之中一望

C117 眞的展雲飛。」 雲飛道:「我不如直說與你知,我就是 展雲飛不由豪氣頓發,就朝假展

才你進來之時,我已知你不是好人。」 明是假展雲飛,竟說他在假冒你,剛 就却 不詫異,站在一旁的「小冥女」趙玉嬌 頓時杏眼怒瞪陡地撲了過來,揮手 一掌向展雲飛摑去,一邊叱道:「分 展雲飛此語一出,那假展雲飛却

堪堪避過了「小冥女」的左掌。 中那式「冤躍三窟」,朝後避去,總算 己臉上摑來,忙不迭使出「斷魂七步」 展雲飛未有提防,見她左掌突然向自 「小冥女」趙玉嬌出招甚快,何况

面前獨要說謊話。」 起來,敢情你昏了頭腦,竟然在眞人 剛才你冒認是我兄弟,如今却冒認我 眞展雲飛怒滿胸膛, 眞是千言難 假展雲飛哈哈一聲大笑, 說道:

不出, 辯,正在此際,陡聞草門之外, 人急敲門起來。 那白髮老嫗將身靠緊牆身 聽得草門有人急敲, 就走了過 一言 又有

只見門啟之處走進來三個老叟,

容丹被天地叟取去,如今見得三叟俱 展雲飛看得清楚,原來竟是天、地 地、人這三個老叟, 人三絕。 那邊「小冥女」趙玉嬌也認得天 何况自己那顆還

絕」何方向那老嫗笑了一笑說道:「原 不由爲之又驚又喜。 、地、人三叟走進門來,「人

> 爲妳已然仙逝了。」 極找了妳十多年,始終找不到,還以 來妳獨個兒隱居在這裡,怪不得方無

發。 門關上,一邊却屹立在門後, 那老嫗面現驚愕之色, 一邊將草 一言不

人不冒,却要冒那展雲飛,我却不知也逃不過我這兩隻老眼,然則你別的易容之術,可是你的易容術雖妙,但聞苗疆別具絕學,想不到你還懂化裝 成看了 你究竟爲的是甚麼緣故?」 「人絕」何方朝着假展雲飛與洪天 一眼,遂向假展雲飛道:「我久

說話,還不快快退下一旁。」 這個假冒自己的人,當下正想接口時不由大喜過望,想不到何方竟然識破不由大喜過望,想不到何方竟然識破 一眼,說道:「你是誰?這裡那容得你 ,「人絕」何方却回轉頭,望着他瞪視

絕』何方也看出我是易了容貌,有恐礙 方點了首,恭立一旁,不再言語。 中猶疑不决,唯有强自忍耐,就朝何 事,故意未將自己改容之事拆穿。」心 真的高深莫測,心中暗念:「敢情『人 眞展雲飛聽得「人絕」何方之言,

就道:「這兩個老而不尊的老鬼,使妳,忙在袋中取出一顆丹丸,遞給了她,當下就朝「小冥女」趙玉嬌走了過去 這顆還容丹討了回來,在這段日子中受了驚嚇,幸得半途中被我看到,將 你爲那展雲飛吃盡了苦頭,用盡了 「人絕」何方見得展雲飛退到牆邊

> 自己, 苦心,可是天意難違,這也怪不得妳 讓妳恢復了自己容貌了吧!」 不如快快服下了這顆還容丹

懷別抱的樣子, 煞是令人憐憫 顆還容丹,望着它凝視不休,好似情 是苦是甜,一雙纖手戰抖,接過了那 「小冥女」趙玉嬌眶中流淚,莫辨

醜少女究竟是誰? 女」望去,個個心感詫異,未知這個貌 人三絕之外,展雲飛等人齊向「小冥 此際,草屋之中,除了天、地

容丹朝地下扔去。 了它吧!」說着纖手一揮,竟將這顆還 還容丹我服後也無甚用處,還是扔掉 視良久,忽然苦嘆一聲,說道:「這顆 「小冥女」趙玉嬌對手上這顆丸凝

飛却一個箭步竄了過去,俯身伸手就還容丹正脫手朝地下扔去之時,展雲 朝趙玉嬌扔出這顆丹藥抓去。 「小冥女」趙玉嬌纖手扔時, 這顆

順勢飄落洪天成身邊。 身抓去,手到之處將丹丸抓在手中 到趙玉嬌會有此一着,見得展雲飛竄 變生倉卒,連「人絕」何方也料不

迅雷。 丸的手肘扣去,其中快如閃電, 落地站定,洪天成却揮手朝展雲飛揑 說時遲,那時快,展雲飛身子甫 疾如

天成的身邊來,那知陡見那淫魔探手 堪堪將它抓到手中,身子不由飄落洪 得自己好不容易在此千鈞一髮之際, 展雲飛全心在這顆丹丸之上,見

> 步」那式「流空掠影」閃避後仰 於是,急忙之中,唯有循着「斷魂七 朝準自己手肘之上扣來,不由大驚

神仙,我也與他一鬥。」 都不能動手,如若不然 一聲冷笑, 正在此際,那白髮蒼蒼的老嫗 叱道:「在我的屋子裡, ,任你是天 誰 却

上, 姑且饒他一次。」 老嫗點點頭說道:「好, 陰陰的朝展雲飛冷笑了一下,又朝那 一閃,乘勢收歛了揮出的那隻左手 洪天成聞得老嫗之言,忽地將身 「小冥女」趙玉嬌心內對那個陌生 我看在妳的份

中,他替展雲飛照顧我不成?」 才自稱是展雲飛的兄弟,難道冥冥之 我,奮身將這顆丹丸搶在手中,他剛 「我是爲了一時的氣憤,將這顆還容丹面奓印展響手具 面貌的展雲飛看了一眼,心中暗念: 一是,怔怔的呆立在一旁,朝着展雲 「小冥女」趙玉嬌思潮起伏,莫衷

飛凝視不休。

化干戈爲玉帛,制止他們動手,這十 五載光陰算你未白費!」 :「原來妳火爆脾氣已經改了,居然肯 「人絕」何方朝那老嫗一笑,說道

道:「你把這顆丹丸交給我。」 了過來,一邊攤出手來,朝展雲飛說 微一笑, 那老嫗也不答話,只是朝何方微 回轉頭來,緩步朝展雲飛走

索取丹丸,當下也不加思索,就將手 展雲飛見那老嫗攤開雙手向自己

快快活活渡過這半生、這豈非一件好

是「小冥女」趙玉嬌。 起來,萬萬想不到這醜貌少女原來就 人絕說到此間,展雲飛幾乎驚叫

假展雲飛也將眉尖一皺。 休提展雲飛驚愕失色,那邊廂的

知是甜?是酸?是苦?是辣? 中思潮起伏,心中別感一番滋味, 對着「小冥女」趙玉嬌凝視不休 眞展雲飛宛如陷於一片迷惘之中 莫 腦

郡城中的壞事並不是他所幹下,而另嗚咽的說道:「旣然如今我已知道,羅 股異樣光芒,漸漸的湧現出兩顆又晶 樣,只見她雙眼之中,突然閃爍出 只見她嘴角戰抖,彷彿欲言又止的模 好似髹上了一層雪霜似的冷漠悲愴, 貌之事,我並不斤斤計較,美與醜有 有假冒之人,我也聊以安慰,還回容 又瑩的淚珠來。沿着鼻樑流到嘴邊, 甚麼兩樣?」 此際,「小冥女」趙玉嬌的臉上

斷 發顯得她如此言說, 是凄凉,何况眼中流出兩滴悲淚, 「小冥女」趙玉嬌這幾句話說得很 可是肝腸已然寸 越

踏前一步,身子就朝向趙玉嬌撲去,展雲飛季買早十十十二 邊就道:「我找得妳好苦!」

雲飛朝趙玉嬌撲擁而去,個個爲之大 變生倉卒,草屋之中衆人見得展

> 過來,頓時由悲生憤,隨手一招揮出 男子,一邊說着,一邊却朝自己擁撲際,突見得這個自己素未謀面的陌生 驚不已,「小冥女」趙玉嬌正在悲傷之 ,左掌就朝展雲飛的臉上摑了過去。

手揮掌擊來。 中紊亂一片,那裡還顧得趙玉嬌這隨 展雲飛此時似乎是失了知覺, 腦

出丈外,陡見他嘴角裡噴出 聲淸脆响亮,展雲飛的身子頓時被摑 ,竟然昏死在地上 說時遲,那時快 ,只聞「啪」地 一口鮮血

竟未招架,已然被自己重重擊倒, 不問清楚,就這樣把他擊傷。 倒在地上, 這陌生少年竟對自己這普通的一招 趙玉嬌雖則憤極出招, 頓時感到自己太過份 可是見得 昏 怎

這陌生少年對趙玉嬌非但不還手, 來 就在他胸口搓搓揉揉了一 只是暈了過去 用手朝他胸口 像失魂落魄那般願受趙玉嬌這一掌, 且連招架都無,似乎是甘心情願 展雲飛「呀!」的 就走到展雲飛倒地之處,將他扶起 知道這陌生少年是有內情之隱, 「人絕」何方究竟經歷甚多,見得 一探 知道並不妨事 1重重下妨事,一邊环,只感氣息均匀, 2.之 8. — 5. 擊, ,雙眼就睜了開了一回兒,果見 當下 又而

,不禁心中又是一陣悲酸,流下兩行玉嬌望去,只見她雙目盯朝自己凝視 被「人絕」何方抱住,忙朝「小冥女」趙 展雲飛 甦醒過來 見得自己身子 能有所裨益,她怎的會將它嚥服下去用,又不是甚麼煉丹妙藥,吃了又不 一聲狂笑,說道:「何老頭,你說得一這顆丹丸,就朝自己嘴裏塞了進去,中丹丸放到老嫗手上,怎知老嫗接到 由疑忖:「這還容丹是專以恢復易容所 丸怎會讓我取到。」說着,就將丹丸嚥 些不差,這一十五載光陰使我火爆性 如今見得這老嫗將它嚥了下去, 展雲飛好不容易將那丹丸搶到手 如若不然, 這顆還容丹 不 不 用 , 怪用 服用這顆還容丹,老前輩不妨給她服 微微一笑,說道:「這位老太太旣然要 分明暗踏三才陣法,用以對付這老嫗 這也難怪於她,如今三才鼎足而立這顆還容丹,定然有媳的用意苦衷 遷仇於她?」想到此間,就朝人絕何方 賜不可忘,我怎能就此將前恩俱忘, ,我在此居留數日,雖則這老嫗別有 ,至於我的容貌,如今雖成這樣醜 ,可是,在此數日之中待我也算 常言道得好,受人一粥一飲之 我倒反而感到安逸, 也毋

子變了不少,

豈不是使他難以置信?」 愕,就道:「那麼,妳日後見了展雲飛 「人絕」聽「小冥女」的話,頗爲驚

己,不由暗吃一驚,心中暗念:「昔日 陪她前往潼關。如今旣知她易了容貌 她爲了『小冥女』與自己爲難, 怎的又與自己有所關係? 展雲飛聽得何方在她面前提起自 迫自己

楚。

究竟是甚麼人,我倒要查聽一個清稱是「人絕」的外孫女襴秀瑛,未知她

越發詫異,又念:這貌醜少女昔日自 費了甚多心計。」想念至此,展雲飛却

而且言下之意,謀騙這顆還容丹已

須這顆還容丹將我面貌恢復本來面目

何方此言一出,老嫗臉色頓時慘 「但願老前輩從今以後休提展雲飛三字 我也不回潼關去。」 此際,却聞她苦澀一笑, 說道:

我給她那顆丹丸並非是還容丹。」

昔日武侯諸葛,有神機妙算之能,

可

忽他仰首一聲大笑,說道:「我雖不及

「人絕」何方却並不發怒,

是早已料到了妳有此一着,故而剛才

容丹放在心上,如今見得爲着這顆還 險,心中暗念:「這老嫗竟然存心騙取 容丹,將這草屋裡的局面弄得甚爲驚 就知道已然佈下了三才陣勢,以防老 「小冥女」趙玉嬌原本不將這顆還 天、地兩絕忽地將身分朝左右一 與「人絕」頓成了鼎足之勢,一看 未知他的下落,我既答應妳,怎的我棧被苗疆那個小魔女警告之後,迄今的舊情並未遺忘,可是,自從羅郡客 找一個幽靜的所在,摒棄江湖恩仇 也替妳把他找到。讓妳們破鏡重圓 何方忙道:「這姓展的小子 可是為人倒也剛直, 對妳 雖則

C 118

嫗突然發難。

C119

不成?」 瞞,難道妳嫌我德能鮮薄,有辱於妳 這幾個月的日子,我爲妳四處奔走尋 兩行字句,我對妳又怎能就此忘懷, 采石磯留下那束長髮,又何苦留下那 着「小冥女」趙玉嬌說道:「妳何苦要在 想不到妳易了容貌,始終對我隱 展雲飛雙淚垂下 ,悲不勝已 朝

堤一般。 越發心酸, 可是聽得展雲飛說得懇切動人 爲之愕然,雖則心下猶是半信半疑, 此語一出,「小冥女」趙玉嬌頓時 珠淚滚滚,宛如江河缺了 , 不由

果然是個重情重義的人,我一生素以出了你這麽一個人物,今日一見,你間足不出戶,可是却已知道江湖之上 憑這一雙赤掌空拳與他們拚一個死 如若有甚麼人從中作梗阻撓,老身就 全於你,讓你們兩人平安離開此間,我也對他們如此,可是今天我却要成 冷酷處世待人,就是我自己的子女, :「原來你就是展雲飛,老身雖隱身此 那老嫗忽地一聲狂笑, 插口說道

說給他們二人聽的,暗示切莫從中作 雲飛與洪天成身上,分明這幾句話是 或者阻擾。 那老嫗說畢, 却將眼光投在假展

一笑說道:「人言天變下雨,人變要死 敢情你就要天不假年了不成? 「人絕」何方聽得老嫗之言,微微

> 究竟是誰?」 本領猶在我之上,你且告訴我,此人指,如今從你的易容看來,此人易容 朝他說道:「易容之術,素以我首屈 則雙眸盯住展雲飛凝視不休,何方就忤,還是笑容滿面,「小冥女」趙玉嬌 那老嫗聽得何方之言,倒不以爲

道: 出 連我自己都不知他姓名,說出來何方 他的姓名 定不相信,還是不說的好!」只是說 想:「這自稱天宿神仙下凡的老叟, 展雲飛本欲從實說出, 「那位替我易容的老前輩叫我別說 ,故而請恕晚輩不能坦 可是轉念

人,我待你也算不薄,怎麽問你却不愠色,就道:「原來你是個忘恩負義的 對我從實說出來。」 何方笑容頓斂 ,雙眉一皺, 微露

窘。 是成了當他面前說假話。」不由感到甚 走出 「怎麼此人也在這裡,剛才我的話豈不 易容丹之人 那個自稱天宿神仙 裡面,冷笑之聲猶未斂, 只見這個老叟並非他人,竟然就是 正在此刻, 一個老叟來,展雲飛循笑聲望去 ,不由一驚,心中暗念: 却突聞一聲冷笑, 給自己服下那顆 却從裡面 傳

了過去。

「人絕」何方見得這個老叟甚是固

就聽他的話來摑我一巴掌吧!」說着走 向展雲飛望了一眼,說道:「雲飛,

有人打從裡面走了出來?」忙問道: 「你是甚麼人?怎麼不聲不响打從我屋 訝萬分,那老嫗更是驚慌,心中暗想 見得老叟突然出現, ,怎的突然之間會 莫不 驚

將他們的門徒殺了。遠見法雲寺被火焚燒,金雷正想竄入叢林中, 將他們的門徒殺了。遠見法雲寺被火焚燒,金雷正想竄入叢林中,突段,受風鈴怪塔迷惑神智,延遲上山,又遇上雲南百毒門截殺,古軍 上文提要: 雲南鳥蒙山法雲禪寺削髮爲僧。二人來到鳥蒙山中古軍帶金雷去見他的父親不空大師金沼煥,他來到 身插長劍,已知難救,只好遵照父命逃 777777

裡面走了出來?」

說了出來,此叟我是在小食肆只見過

一面,怎麼他甚麼都知道?

是言詞之中已將自己與小冥女的事都

爲天上的天宿神仙者當然能飛天遁地 區區這間草屋,難道能阻擋我嗎?」 爲謀士者,上知天文下曉地理, 老嫗身邊,微微一笑,道:「世間凡人老嫗身邊,微微一笑,道:「世間凡人 我喜歡用甚麼仙法就用甚麼仙法。 我身

竟會在這時候出現,不由旣愕又喜。 想不到這個給自己服用易容丹的老叟 衆人之中,唯有展雲飛認識他,

成麼?」

展雲飛至此,

唯有硬着頭皮

抱

得打她,

忽地一聲大笑,問道:「難道你捨不

寧可將這個夫字短了半截不

那老叟見得小冥女愕在一旁不語

涵。」

之事非老前輩所知,但願老前輩海 拳朝着那老叟作了一揖道:「晚輩與她

老叟忽地笑容齊斂,說道:「你這

心

遠。」 份武功火候看來,也眞是距離仙境不 還通曉天罡神功,此人雖瘋瘋癲癲自 過此人,何况見他一搖三擺從裡面走 稱天上天宿神仙下凡,可是, **驚忖:「這老叟的武功非但卓絕,而且** 了出來之時,脚下分明是暗施罡步, 甚麼怪人怪事都見過,可是從未曾見 是「人絕」何方,行走江湖遊戲人間, 瘋瘋癲癲, 個個爲之驚訝莫名, 、地、人三絕與那老嫗見得他 從他這 尤其

成,假使你不捨得打她,那麼這一次麼奸詐,敢情我身為神仙的會騙你不

又對你說出實話,你却反而疑我有甚 將你拯救,我又未將你欺騙,如今我 個人怎麼這樣不分好歹,我上次好

就讓我來打她吧!」

老叟說到此間,「小冥女」趙玉嬌

你

冥女打 我且與你作主,快快去打她一掌, 豈不是使你個『夫』字短了半截,如 家所打,以前給方老頭的女兒打倒也 振夫綱。」 罷了,她只由妬生怒, 的男子漢,怎的到東到西都是被女人 地一皺,說道:「枉你是一個昂藏七尺 而老叟走到展雲飛身邊, ,你與她的日子正長,這一掌 如今你却被小 雙眉突 4

心中暗忖:他的言語雖近笑謔, 展雲飛聽得老叟之言,不由更驚

如鬼叫魂吼,使人聞聲淚落。 地消散入空中,伴着風嘯掠空聲, 沉悶而使人落淚的態泣聲,嫋嫋 仿 飛嚇了一跳 這老叟較量一番。 前走了過去,暗下蓄勁以備,存心與 朝老叟說道:「你要打她不難,可是, 的好事,不由心中大爲不平,當下就 先得打我。」邊說,一邊就朝那老叟踏 執,竟然要插手干涉小冥女與展雲飛 「人絕」何方挺身而出,却將展雲

要先躱一躱,無弦琴蘇雪紅不久便追傷勢却也頗重,雷兒,現在我們必須 (味完・十)

怨如訴, 極細的琴聲,這縷虛無縹緲的琴聲如 話聲方逝,遠處已響起一縷極低 繚繞在山林中 迴盪在絲絲

道:「雷兒,雷兒」

的天邊, 的頂端,正對着往昔輝煌的生命呼 呼喚着失去的歲月…… 古軍全身直顫, 這縷低細的琴聲彷彿是來自遙遠 仿如是一個幽魂徘徊在雲層 喘氣道:「追魂

追魂曲? 金雷一怔道:「追魂曲……什麼是

之內, 叔叔必 雷兒,你還是快逃吧,在三個時 金雷顫聲道:「她已經發出追魂曲 會死 在這 個女 手 辰

麽厲害的女人, 古叔叔也未免太怕事 金雷暗自冷笑忖道:「天下那有這

股精神力量立時完全崩潰,

搖搖晃晃

他激動的摩娑着金雷的髮絲,

很快便倒在地上

金雷心弦一顫,

道:「古叔叔

你得趕快逃…

道:

叔叔,我要看看她到底是什麼人?」 他長長吁了口氣道:「我不走,古

麽?雷兒,碧血劍在此,要不要全在爹爹死時的慘狀和古叔叔現在的狼狽 之名重振江湖,而你現在把自己的生造就你,使你成萬古之偉業,讓金家 命看得如此不值錢,你難道沒看見你 苦的得來這柄碧血劍, 古軍面色陡地蒼白,怒吼道:「雷 你太不知自愛了 ,所爲的便是要,你父親千辛萬

在整個山林,金雷全身大顫,急忙拭 這高亢的呼聲有若碎玉似的遍傳 突然,遠處傳來一聲凄厲的低呼 高聲地道:「古叔叔 白霧裏,歷久而不絕。

曲!

雖然碧血劍尋回來了,可是我本身的和百毒門及大理皇室高手絞智一拚, 了找尋你爹藏匿的這柄碧血劍,不惜 古軍一揚手中長劍,道:「叔叔爲 古軍顫聲的道:「孩子,我不行了 「我 們 可是我本身的 爲 什 麼 要

C 120

言。」

:「這草屋只有前門

AAAAAA 然見到自己父親倒卧血泊中, AM 仇人就是百毒門和大理皇室:

古叔叔!」

狂人大肆虐待

柄古斑長劍

行,身上袍衫俱碎,手中却緊緊握着

踉蹌的奔了過來,他踉蹌的搖晃而

克制不住那股子傷心,撲進古軍的

懷 也

金雷驟然看見自己的親人,

中,哀痛地輕泣不已

古軍喘着沉濁的氣,道:「孩子

你果然沒有死……

形

見在這蒼茫的曙色裏,

一個高大的身

不多時,

便

兩人高呼遙遙相接,

C 121

金雷暗中打了一個寒噤, 頭道:

「古叔叔!」 忙倒退半步。 的漢子倒在那裏,不禁嚇了一跳,急 裏找你……」她突然發現一個滿身血汚 奶怕你遇上百毒門的高手,派我來這 :「金哥哥,你一個人偷偷跑出來, 去!」突然一聲脆笑傳來,小藍高笑道 古軍遞過碧血劍,道:「快去 奶

不覺在這裏躭了一夜,所以小藍一尋到父親的墳頭憑弔,只因悲傷過度,將父親埋葬之後,一個人便又偷偷跑 原來金雷經那老嫗和小藍的幫助

藍,這是我古叔叔!」 金雷輕輕拭去面上淚痕,道:「小

一聲道:「你也姓古!」 小藍雙眸在古軍面上一瞥, 哦了

古軍喘着氣,道:「不錯,姑娘,

的天色,喃喃地道:「古軍,古軍。」 小藍雙眸睜得奇大,望着魚肚白

的道:「他怎會來這裏!」她眸光陡地空中,她粉靨上俱是詫異之色,驚詫時候,那縷幽怨的琴聲嫋嫋的散漫在 奏起追魂曲,她找的可是你?」 落在古軍的臉上,道:「無弦琴蘇雪紅 惜一時想不起來,正在她瞑目沉思的 她彷彿在那裏聽過這個名字,可

古軍顫喘道:「姑娘也認得無弦

來說話。 無弦琴輕笑道:「請紫衣妃容我進

紫衣妃冷笑道:「進來。

的女子抱着一柄無弦琴踏進了樓中。 出去,目光所及,但見一個全身黑衣 下床來, 古軍暗中捏了一把冷汗, 站在門後, 凝目自門縫向外 不覺走

着 雪紅一襲黑袍,目光冰冷,面若寒霜 在那客廳裏不言不動, 手抱無弦琴幽魂似的飄進小樓之中 曙光大露,滿天蒼白, 凝神的站立 無弦琴蘇

看到她的面貌。 她因爲背朝古軍,所以古軍沒有 那老嫗髮絲俱動, 由小藍陪着行

她重重地敲了敲大鳥拐,道:「你

正是來此追查一 無弦琴蘇雪紅淡淡的笑道:「不錯 個偷我東西的野漢

當賃有如絞割,十分痛苦…… 定他是個小偷,使之有口莫辯, 生行俠仗義,從來沒有做出苟且之事 拿人點滴之物,今日無弦琴一口 藏匿在門後的古軍聞言面上更加 ,手脚都覺得冰涼,他古軍一 心 中咬

金雷輕聲的道:「古叔叔,你真的 他全身直抖,冷汗涔涔而落……

她的東西……

偷,但也可以說是搶。 古軍黯然的搖搖頭道:「可以說是 一怔,正要問下去,那老嫗

> 有誰不知,你還不趕快逃命……」 小藍哼哼地道:「無弦奪命曲天下

軍……」 這裏,瞞住任何人,不要說認識我古 去?姑娘 ·姑娘,只望你和雷兒能快快離開古軍搖搖頭道:「我能逃到那裏

一起走,我今日决不單獨偷生。」 金雷大聲道:「古叔叔若不和我們

命! 小藍變色道:「你犯不着這樣拚

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至今唯一親人,若他再死去,我金雷 金雷怒叱道:「放屁 古叔叔是我

出來, 人敢數說她半句,現在突遭金雷叱駡便在奶奶的扶養中長大,平常從沒有 香肩直顫,顯然是十分傷心 只覺滿腹委曲,捂着臉低聲而哭, 他在急怒之下 藍一聽哇地哭起來, 

的道:「小藍,我一時氣怒,我不是有 金雷話一出口,已覺悔意,黯然

意的。」 金雷沉重的道:「錯了自然要承 小藍哭道:「你認錯了。

認。」

裏去。」 裏,無弦琴雖然厲害,也不敢找到那哥哥,你趕快扶着古叔叔回我奶奶那 :「他是你叔叔,自然也是我叔叔 小藍輕輕拭去眼中淚水 ,苦笑道 , 金

金雷大喜道:「好,小藍,我謝謝

問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已自怒道:「我這裏也不是偸盗聚會所 妳丢了東西,在這裏胡鬧,我倒要

個人確實跑到你這裏。」 那老嫗哼哼地道:「妳親眼看 無弦琴蘇雪紅冷冷的道:「因爲這

看見妳的小孫女將那個小偷帶進妳的 紅樓之中,如果妳不介意的話,我只 無弦琴蘇雪紅非常平靜的道:「我

我們的小樓。」 見一般,輕叱道:「你有什麼資格搜查 要在這裏搜搜便行了。」 ,她沒料到無弦琴這般厲害,宛如親 小藍的面上一變, 心中怦怦直跳

中那張無弦琴送了過來,真要遞到小你要不要這個,我送給你?」突然將懷凝視在小藍身上,淡笑道:「小妹妹, 連串輕笑。她眸中冷光鋒利,筆直的 中。 無弦琴蘇雪紅突然森冷的發出一

小藍一怔道:「我不要。」

兒 在霧中婆娑起舞,她痴痴的凝視着那 上一層淡淡的白霧, 凝視一刻,只覺這張無弦琴上彷彿蒙 雕鏤着古怪奇異的花紋;她在那琴上 張無弦琴望去, 一根弦,僅是一個無弦的怪琴,琴上 但她仍禁不住心中的好奇, 不知不覺便着了這魔琴的道 只見這張無弦琴沒有 一個朦朧的影子 朝那

無弦琴蘇雪紅輕聲道:「妳有了這

快走… 拋開,扶着古軍喜道:「古叔叔,我們命,不覺大喜,頓時將心中愁苦暫時他見小藍的奶奶能救得古軍之性

無形的幽靈,始終追踪在他們的飛奔去,可是那縷縷琴聲却有如一 蒼茫的曙色裏 **慶琴聲却有如一個** ,但見這三個人如 身

誰?我們可別連累人家· 古軍喘氣道:「雷兒, \_ 她奶奶是

事?

問問小藍……」 金雷道:「我也不知道,等一會我

興。 「最好不要問,奶奶知道了,會不高突然小藍驀一回頭,沉重的道:

繚繞在樓頭,遠遠看去,彷彿是建築幢精雕細鏤的紅色小樓,淡淡的雲霧不多時,在一個山均中,出現一 在白雲間,幽雅飄逸,宛如圖畫。 繚繞在樓頭

練功,請古叔叔先進去歇歇。」 小藍望了望樓頂,道:「奶奶正在

俱覺非常痛楚,趕緊放鬆全身筋肉,大的房間裡,古軍坐在軟床上,通身氈行去,幫着金雷將古軍送進一間寬 閉目養神。

是一個幽靈的呼喚,恍若是在低呼:雷鳴般的又響起那縷幽怨的琴聲,像個當他雙目再閉上之時,耳際如 「歸來!歸來,你的魂兮……」

目 額上竟沁出了冷汗。他緩緩的在他嚇得全身直顫,緊張的睜開雙

妳的夢,有妳的理想,還有妳看不盡張琴,便不再寂寞了,在這琴中,有 的……」

而點頭,不知不覺的要伸手去接那個 有着無窮魔力的古琴。 小藍茫然的隨着她那幽怨的話聲

去。」 ,沉聲道:「小藍,給我站一邊 那老嫗神情一變,大拐杖倏地一

在手中。 她眞會將那張透着無限邪異的怪琴接 面上陡現蒼白,若非是那老嫗一喝,小藍神智一淸,不由的打了個寒噤, **三神智一清,不由的打了個寒噤,這沉重的話聲無異是當頭棒喝,** 

子一點玩具,有甚麼不對之處?」 子倒翻,一掠而去,笑道:「我送給孩 ,倏地點向無弦琴,無弦琴蘇雪紅身 那老嫗身形一掠,手中拐杖一挑

下如此重手?」 無知,與妳並無深仇大恨,妳爲何要 奪命琴殺人如刃, 那老嫗哼哼一聲道:「誰不知無弦 一觸便死,她年幼

,別生那麼大的氣……」 無弦琴蘇雪紅輕笑道:「老姊姊啊

小藍憤怒的叱道:「妳竟敢對我施

驟然遇上這種事,不禁氣得全身抖顫 輕叱一聲,揮掌朝蘇雪紅劈去。 她不知人間的波雲詭譎的奸詐

:「小妹妹,你把人藏在那裏呀?」 無弦琴蘇雪紅擰身而避,輕笑道 小藍大聲道:「不要你管。」

> 在床沿上怔怔出神,像是根本沒聽見房中一掃,只見這裏毫無異狀,金雷 那縷琴聲。

什麼聲音? 一怔喘氣道:「雷兒,

金雷搖搖頭道:「什麼聲音都沒有

古軍長嘆道:「這是怎麼一回

般的琴音,他心中大震,忖道:「不好再垂下之時,耳際又重新響起那雷鳴 ,這無弦琴有怪。 他又緩緩的閉上雙目 當他眼簾

,縱是不來親自殺我,也要活活將我於無形,她這樣不准我有睡覺的時間果然高明,僅憑一張無弦琴便能殺人 現這縷琴聲的存在, 七大魔頭中的佼佼者…… 整死,唉,此女之厲害,果然是天下,縱是不來親自殺我,也要活活將我 一絲恐怖之色,忖道:「奪命無弦琴這縷琴聲的存在,古軍面上倏地掠 而金雷依然沉 思不語 根本沒發

鈴似的笑聲,道:「無弦琴蘇雪紅求見 紫衣妃。 忖念方逝, 樓外突然傳來一個銀

然不會懼怕無弦琴。 人原來是烏蒙山的紫衣妃, 古軍暗中一震,忖道:「這樓頭主

樓水 水,各行己事,今日你闖進我紅色小聲音,道:「無弦琴,你我河水不犯井 不多時, 樓頭上響起一個蒼勁的

弦琴蘇雪紅只覺這三點拐影勁道萬鈞 杖已如靈蛇般的在空中點了三點, 靈般的一掠,直朝小藍抓去 她身形才動之時,那老嫗的一枝大拐 沉重有力 無弦琴蘇雪紅黑袍一動 ,撞在身上如着巨錘。 ,突然幽 ,可是當

子玩玩,你也要干涉……」 她慌忙一個旋身,笑道:「我和孩

你可以請了 那老嫗冷冷地道:「現在沒事了

道家賊難防,他要是賊性不改,當心 小偷,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你要知 待客之道?好姊姊,我丢了東西來抓 你的東西被他光顧!」 蘇雪紅雙眉一鎖道:「這便是妳的

麼東西?」 那老嫗皺眉道:「這個人偸了你什

血,劍中之王。」 無弦琴蘇雪紅凝重的道:「上碧下

氣存, 柄血劍上可有這二十個字?」 良久才問道:「『碧血丹心在,浩然正 現一片激動之色,她凝重的沉默着, 那老嫗心弦一顫,蒼老的面上突 一劍照雲霄,鮮血劍氣行』,

,確有這二十個字。」 無弦琴蘇雪紅嗯了一聲道:「不錯

空禪師的東西,怎會又是你的。 那老嫗低叱道:「這柄碧血劍是不

送給我了。」 無弦琴蘇雪紅冷冷地道:「不空已

生心血,才在烏蒙山之巓的練化洞裏 那老嫗冷笑道:「此劍化了不空一

那你便是盜劍之人。」 傳給其子, 發掘此劍,他得劍之後,便告訴我要 送給你,蘇雪紅,若此劍確是你的, 你和他非親非故,他怎會

,你不將那個偷劍的傢伙交給我也 無弦琴蘇雪紅氣得全身一顫道: 我們三天之後再見,三天後我

瞥,回頭便躍身而去。 的放在地上,怨毒的在那老嫗身上一 她恨得一揚手中無弦琴,輕飄飄

:「暫借奪命無弦琴,請你聽一曲奪命 半空中,傳來她那怨毒的話聲中

**慶得人心竅竅抖顫。** 有個人正在操琴一樣,琴韻低沉,有 錚錚之聲,這琴聲是無人自響,彷彿 如流水,但是却有一種無形的力量, 話聲一 落,那個無弦琴突然發出

古軍大叫一聲道:「我支持不住

起整個精神,是故琴聲一響,便覺耳 鳴心悸,氣血翻湧,哇地一聲,吐出 一口鮮血,跟踉蹌蹌的奪門而出。 他重傷之下,已經沒有辦法凝聚

, 你要到那裏去?」 金雷隨後追出,大叫道:「古叔叔 古軍喘着氣道:「我要跑出百里之

外,這琴聲太厲害。」 那老嫗哼了一聲道:「你恐怕跑不

以臨去留下無弦琴,正是要我們受不出半里路,便被蘇雪紅抓住了,她所

了琴聲的催眠,讓我們離開此地。」

毒,但是,只要我們不去動它,那毒 倖免,連百里之內的人畜都要遭受茶 毒便會散入空中,不但這樓中無一人 便不會發生作用,少年人,你不要衝 琴上已散滿了百毒,只要一震那琴, 那老嫗搖頭道:「她臨去之時,在

是悲慟,恨不能和無弦琴蘇雪紅立時 顆豆大汗珠自額上滚了下來,心中自 他見古叔叔面上愈來愈痛苦,顆 金雷心中一凛,顫道:「這……」

那個大鐘! 那老嫗閉目沉思道:「小藍,放下

小藍一怔道:「放下大鐘幹甚

弦琴之上。 將那口大鐘抬了過來,輕輕的罩在無 鐘徐徐的降落下來,那老嫗默運真力 但還是依命而去,不多時樓頂那個大 她雖然一時沒了解奶奶的意思,

你還認得我麼?」 那老嫗此刻滿面寒霜道:「古軍

細瞧去,果然發現這個白髮蒼蒼的女古軍一怔,不覺抬頭朝那老嫗仔

金雷大吼道:「毀了這個怪琴。」

一時想不起來。」

軍,我提起一個人,你便會曉得我是 :「你當然不會再記起我來了, 哼, 那老嫗面上怒氣一湧,冷笑地道

古軍呆呆的道:「誰?」

的!

癆而死!

那老嫗冷冰的道:「憂傷過度,積

一會兒

地道:「死了,她果然先我而去!」好 抖。他呆呆的凝視樓外的陽光,喃喃

他悲傷的道:「她是怎麼死

古軍似被亂箭穿身,痛楚的直

紫衣女的母親……」 古軍啊啊兩聲,道:「妳……妳是

喘將起來, 欲奔跑…… 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我……」

我害死她的!」

個人呆呆的出神,她像是正經歷着

小藍此刻粉靨上沒有一絲顏色

件絕大的沉痛事,沒有淚,沒有哭

喚着你的名字!」

古軍悲聲道:「是我害死她的,是

此老,只覺汗顏無地,是故要一溜而件事是他僅有的遺憾之事,他因愧對 的關係,古軍平生光明磊落,

沒有剛才那樣鋒銳有力,古軍只覺全

大鐘罩上之後,琴聲登時一弱,

身一鬆,

翻湧的氣血登時漸漸平復下

,他喘着氣,道:「好厲害,好厲

摸着她的髮絲,輕輕嘆了口氣,道:

古軍不知何時悄悄跟出

,輕輕無

禁不住低低飲泣起來。

一個人偷偷的跑出小樓之外。

她倒卧在草圃中,再也忍耐不了

「孩子,妳是不是知道我是誰了?」

古軍悲傷的道:「妳一定得小藍黯然的道:「你是我爹!」

一定很恨

蝶蝶……

有辦法想起來。 人有些面熟,只因時間過久,一時沒

他歉然的道:「老前輩,恕我眼拙

她眸中淚珠隱隱,腦海中刹時便湧滿

當這個白髮如銀的老嫗說出這幾

面上不禁黯然的幾乎落淚

古

女一 那老嫗冷笑道:「紫鳳樓的紫衣

他因過份的激動,不覺又劇烈的

面上更加蒼白,身子搖搖晃晃拔腿便 那老嫗怒聲道:「你要跑到那裏

淚水,

突然一搖頭,

緊緊抓住自己那

古軍目光浮現出一片難以覺察的

不起她!

那老嫗哼地一聲道:「你當然是對

古軍哀痛的道:「我對不起她!」

滿頭的髮絲,痛苦的一語不發。

白髮老嫗嘆道:「可憐她臨死還呼

古軍 雙腿一軟 顫 聲道

要知道這個老嫗與他有着極複雜 唯有這

便不要想逃出此地!」 那老嫗沉聲道:「你既來了這裏

古軍喘氣道:「我實在沒臉再見藍

那老嫗冷冰冰的道:「她已經死

父親的責任,今後我希望你能和孩子古骨肉,但你古軍却沒有盡到一天做 多多接觸!」

古軍輕嘆道:「我會,我會!」

重,但見那小樓四下搖動,響起錚錚 這聲巨響有若玉盤碎地 陡地,那小小紅樓傳來一聲巨響 ,清脆而沉

之聲。 的琴聲!」 了, 一個金鐘依舊不能罩下她那傷人 雪紅已將『九天魔音』中的傷字訣練成 那老嫗神情一變,道:「沒想到蘇

爆炸! 只覺有一股無形的壓力罩在自己身上 ,古軍聞聲有若觸電,全身直抖。 使得他心神不寧,全身血管都似要 縷縷低細的琴聲幽幽的傳將出來 他

道:「我抗拒不了這怪琴的壓力!」 古軍抹了抹額上汗漬長吸口氣 小藍顫聲道:「爹,你怎麼啦?」

上也是冒出了汗珠 個怪琴,他緊緊握着那柄碧血劍, 這怪琴之旁, 聲鏗鏘,錚錚不絕,綿綿密密,深入 那個大鐘已碎裂,粉碎成片,散落滿 人心,聞之血脈賁張, ,而那個無弦怪琴却完好如初,琴 那白髮老嫗飄身躍進樓中,只見 金雷滿面凝重的望着這 如箭穿心 ,在

站過來!」 那老嫗沉聲道:「少年人,你給我

金雷苦笑道:「老前輩,如果這怪

後,却把這個滿懷熱望的少男毒打一回家去,豈知海女的父母見了山神之地便又相愛,於是海女便把這山神帶女,有一天兩人無意中邂逅了,很快 頓,驅逐出去……」

呢?! 小藍聽得入神,道:「山神怎麼辦

回來, 辦到,便把海女嫁給他-是海女的父母緊追不捨,又把他倆抓 古軍長嘆一聲道:「山神苦苦哀求 ,便和海女偷偷的跑出外面,可 說了三個條件,只要山神能夠

告訴我,你和媽的事!」

古軍痛苦的道:「奶奶沒有告訴

求之色,良久方問道:「爹,你能不能 她激動的抓着古軍的手,眸中有種企 過,這都是爹不好!」

小藍驀一回頭,

滿臉都是淚痕

古軍黯然的道:「孩子,不要太難

,我只是恨我自己!」

小藍直搖頭道:「不,我沒有恨你

小藍一愕道:「那三個條件?」

却絲毫也不氣餒,一個人便跑到海女般苛刻,山神如何能達成?可是山神他們指定的地方,試想這三個條件這 泥山,第三,完成之後還要把山移到成山,第二,要在四十九天之內完成 幾天,他便累得幾乎伸不直腰,他忍 的家後面用自己的手聚泥成山,做了 淚流乾了,海女終也死去,這事給上 奔來, 伏在他身上直哭了三天三夜, 能再支持,終於倒地死去。海女傷心 耐着全身酸痛,繼續做下去,最後不 朝夕之時,海浪怒嘯,白浪排空,那 蒼知道之後, 古軍苦笑道:「第一,要山神聚泥 海女化為海,所以每當 感其愛心之堅誠, 便要

爹爹,可否把媽媽和你的事告訴 批評,我心中的爹爹永遠是美好的 會害妳母親……」

小藍苦笑道:「不管人家對你怎麼

奶說的不錯,要不是我一時負氣,怎 是個很壞很壞的人,唉!孩子, 爹決不是那種人……」

古軍心神俱碎,沉痛的道:「爹爹

妳奶

壞最壞的人,要我永遠不要去想你

小藍搖頭道:「奶奶只說你是個最

時我雖然沒見過你,可是我曉得爹

你望我,我望你,這不是更高的愛情 造了恒久的生命, 小藍呆呆的道:「堅貞的愛心,創 山與海比翼而鄰,

境界麼! 懂得這種境界,難得了 古軍淡淡的道:「你小小年紀便能 小藍望了古軍一眼,道:「你和媽

海女就是你母親!」 的事還沒告訴我呢!」 古軍惆悵的道:「那山神便是我

出大批高手追踪你們,把你倆捉回來來,你們便相繼私奔,奶奶一定是派強,這事給奶奶知道了,不准你們往無意和媽媽認識,遂生情意,暗自相 走之後, 打一頓, 十分孤獨, 在紫鳳樓中終年不與外界接觸,芳心 打一頓,然後把你趕出了紫鳳樓,你,奶奶因恨你破壞他們家聲,將你毒 小藍楞楞的道:「我知道了,媽媽 媽媽因思念過度,憂憂而 有一天爹爹逛遊紫鳳樓,

想像力很豐富!」 古軍面上一片黯然,顫道:「你的

小藍幽幽的道:「我每天和奶奶在

一起, 古軍全身一顫,急忙回頭瞧去, 突然 除了幻想還能幹甚麼?」 , 古軍背後傳來一聲冷哼, 只見

那白髮老嫗面如冷冰,凝視着自己, 他顫聲的道:「岳母!」 白髮老嫗冷冷地道:「你都告訴她

古軍痛苦的道:「這種事情總不能

,不過我得告訴你,小藍雖然是你姓 白髮老嫗冷笑道:「你告訴她也好

口中聽過一個山與大海的故事!」那時我只有妳這樣大,便由鄉中父老

的天邊,沉痛的道:「很久很久以前,

古軍蒼凉的嘆了口氣,望着遠遠

C 124

宇宙混沌,天下一片乾土,沒有海

古軍嗯了一聲道:「那時萬物初生

藍一呆道:「山與大海!」

有一個男的叫山神,一個少女叫海 僅有彎彎的小河,在這洪荒時代中

最後都會中其魔音,那時我們豈不任們這裏的人將沒有一個人能受得了,琴再不設法毀了,任其怪聲不絕,我 由蘇雪紅宰割!」

九大魔音毀去,此琴雖名無弦,却是照顧着,我要以本身功力將無弦琴的不是絕對有把握,唉!孩子,你給我散揚空中,要毀此琴,辦法雖有,却 塗滿劇毒,只要輕輕一碰,其毒便會 白髮老嫗凝重的道:「這具無弦琴

金雷一呆道:「弦在那裏?」

遍傳江湖,聞其聲如見其人,不知有琴行走天涯,沒幾年,無弦琴之名便 琴心 多少人死在她琴中!」 放入心間,十年鑽磨透後,便攜着 ,得了昔年無弦大師之遺物,將弦裏,此琴又名心琴,蘇雪紅終生練裏,此琴又名心琴,蘇雪紅終生練

托在手上。 而凝重的自袖中拿出一串小小銀鈴 琴傍邊, 她雙目緩緩垂下,盤膝坐在無弦 默運眞力,凝聚掌中, 緩慢

麼用處?」 金雷一呆,忖道:「這串小鈴有甚

擊壓制了下去,但聞鈴擊叮噹,歷久彷彿是一種降魔聖音,立時將無弦琴 這小樓一片寧靜而莊嚴的氣氛。 的銀鈴聲,這莊嚴而肅穆的銀鈴聲, 不絕,繚繞在空中,有若仙樂, 付念方逝, 耳際已響起一片祥和 給予

可是那老嫗臉上却並未顯得輕鬆

秘密! 你若留意, 也許能推敲出這些字的 可是沒有人能發覺出來

快便來了 冷笑道:「這裏可眞熱鬧, 她的話聲方逝,神情隨着一變, 好朋友這麼

看看,這女人可不容易對付! 響起一連串凌厲的大笑,那老嫗大袖 但聞樓外鼓聲咚咚連響,接着便 身子斜躍而出,道:「我們出去

絲 的漢子。 片花叢之外,無弦琴蘇雪紅披頭散髮 一、,在她身後,正立着九個服裝怪異黑袍曳地,嘴角隱隱的掛着一縷血 她拉着金雷的手飄將出去,在一

出,不禁破口大駡道:「賊婆子,你狠 ,居然敢毀了我的無弦琴!」 無弦琴一見那老嫗和金雷聯袂而

那老嫗也不動氣,僅僅是淡淡的一笑 道:「無弦琴有何稀奇! 雙方隔着花樹,遙遙互相凝視,

紅若不剝你的皮,抽你的筋,也枉爲,你有本事給我姓蘇的過來,我蘇雪 無弦琴蘇雪紅恨恨的道:「賊婆子

生事端,大丈夫敢作敢當,自是該承來和無弦琴無怨無仇,何必因爲我再 浩浩然不可遏止,忖道:「這個老婦本 在這老嫗的身上,他只覺血液沸騰, 得她因無弦琴被毀,羞怒懷恨,全記 金雷見這女人屬的那麼狠毒,曉

> 反而愈來愈凝重,愈來愈緊張。但

然跌得粉碎。 落在地上,當個個小鈴落地之後,竟 那串小鈴一散,紛紛的墜

怎麼回事,銀鈴居然跌得粉碎!」 金雷看得大懔失色,忖道:「這是

在地上像是爆裂一樣,這正是銀鈴在那老嫗眞力的摧擊而被擊碎,故一掉 高壓下脆化的現象! 他那知道那銀鈴因受不了外力及

間魔音之音!」 啓,沮喪的道:「九天魔音果然是天地 那老嫗突然喘息了一下,雙目微

們這裏將無一倖免!」 血,長嘆道:「這個魔琴一日不毀,我她搖了搖身子,哇地吐出一口鮮

人定會遭受魔音而死,我不如以碧血忖道:「若任這怪琴繼續響起,這裏的 望着這柄碧血劍之刃,腦海中疾快的 一聲悠揚的劍吟擊適會專門写了 劍相試,設法把這怪琴斬碎。」 聲悠揚的劍吟聲隨着傳到空中,他 金雷全身一顫,突然輕輕的一按

動了那魔琴,必須要乾淨俐落!」那老嫗突然一啓雙目,道:「你小心觸 之劍,所有精神全都貫注在劍刃上 他此刻凝重而緊張的揚起了手中

是毀在誰的手裏?」 他高聲道:「喂」你的無弦琴可知

,沉重而有力的朝金鑑行去。

,道:「當然是她了!」 無弦琴蘇雪紅一怔,指着那老嫗

金雷哼了一聲道:「告訴你,是

哈哈大笑。她冷笑道:「賊婆娘,妳有 ,而要一個孩子替妳頂罪,嘿嘿!」 本事弄壞我的無弦琴為甚麼不敢承認 無弦琴蘇雪紅先是一怔,繼之便

在我身上就是!」 那老嫗冷冷地道:「你把事情全推 金雷大怒道:「喂,姓蘇的,無弦

你要報仇,找我金雷便是!」 琴是我弄毀的,與這位老前輩無關

有這個本事!」 無弦琴蘇雪紅冷笑道:「諒你也沒

「你看看這個便知道了!」 金雷一揚手中碧血劍,大笑道:

倏地湧出一片煞光,她狠狠的瞪了金 無弦琴蘇雪紅身子一顫,眸子裏

「晏仁,給我擒下這個小雜種。」 一眼,突然一招手道:「你過來!」 蘇雪紅氣得毛髮俱豎,回頭道: 金雷也一招手道、「妳過來。」

目圓睜若銅鈴,端的十分威武。 虬, 晏仁身軀粗壯如牛,頷下黑髯盤 他聲若宏鐘的道:「師母,請待一 一身灰袍,脚穿薄履草芒鞋,雙

根而起,身子一晃,舒揚着寬大手掌 會,徒兒捲起袖子!」 他緩緩的一捲大袖,雙臂青筋根

要知這張無弦琴上散滿了毒素, 金雷凝重的道:「我曉得-

八方。 金雷俱不敢輕擧妄動,唯恐巨毒流害受震動而散揚在空中,是故那老嫗與 只要觸及怪琴,那層塗上的劇毒便會

樣 落,每落一寸,他的心便會跳動一下 血劍揚在半空,然後又凝重的緩緩下金雷全神貫注琴上,凝重的將碧 彷彿正有萬千性命抓在他手中

擊, 了這柄鋒利神刃的冷芒,突然錚錚兩有半尺之距的時候,無弦琴似是受不下去,當他那柄碧血劍距離無弦琴尚 金雷如負重擔,沉重而緩慢的落了冷冽的劍刃發出一蓬奪目的寒光 那無弦琴聲凄然而逝。

唉! 是天地間第一奇劍,若非是鋒芒利刃 如何能將此琴的兩根心弦斬斷 可惜我那串降魔鈴!」 那老嫗長吸一口氣道:「碧血劍果

毁了? 劍的鋒芒上!」 那老嫗含笑道:「不錯,毀在碧血

金雷一怔道:「你是說無弦琴已經

傷人於無形,是故無弦琴一觸及那冷觸碰無弦琴一下,可是它鋒芒依然可劍之利,雖然它的鋒刃並沒有真正的 厲的鋒芒,便毀於無形了。 要知碧血劍有吹毛斷鐵,截刀傷

點鋒芒便將無弦琴毀了

手中持的乃是一柄吹毛可斷,斬鐵如

晏仁一抱拳道:「妳是老前輩,不 那老嫗大鳥拐杖一點道:「你是來

送死!

會笑妳紫衣妃!」 會管我們這些後輩的事,如果你要不 顧身份,和我動手,嘿嘿,江湖上都

嫗功力無敵,若要插手,自己定要粉 身碎骨,靈機一動,急忙拿話扣住。 這人當眞聰明已極,他自知這老 那老嫗冷冷的道:「少來這一套

我便敲碎你的腦袋!」 我紫衣妃是軟硬不吃。你只要過來 晏仁面上神色不變道:「妳若要殺

退。 不 我 而進,面無懼色,倒是很有勇氣。 知會有多少人罵你!」他當眞是挺胸 我必不還手,但我死後,江湖上 那老嫗暗暗一嘆,果然收杖而

你,你便沒話可說了 金雷一揚碧血劍,道:「來,我殺

晏仁大笑道:「你能殺了我麼?」

隨手將碧血劍抖了出去。 便朝金雷身上抓來,金雷一個回身, 他那健壯的身子朝前一撲,伸掌

式上却一點不會,只是因勢挪動而已 一眼便將對方看透了,賭狀不覺哈哈 劍招厲而不穩,晏仁是一個行家 他雖有很好的內功基礎,可是招

而去,他因太過份輕敵,忽略了對方他絲毫也不理會金雷,揚手直抓

兵利器相助,何愁不能手刃父仇!」 他心神一振,暗暗忖道:「我有這柄神

時, 現出一絲淚影,恨得緊緊握着那柄神 但當他想起老父慘死的凄凉情景 心中却是十分酸楚, 目中不覺浮

將眞力逼於劍刃上看看! 那老嫗淡淡的道:「你默運眞力

上! 金雷詫異的道:「將眞力逼於劍刃

透劍尖。 ,他暗自運功一匝,源源眞力立時貫下的基礎,早已有了很深的內功基礎 此刻他並沒學得一招半式,但幼他本習的是玄門正宗功夫, 但幼時打

暗暗忖道:「好劍! 覺血液沸騰,一股豪情塞滿心田 劍光强盛,小樓中一片銀虹,金雷只 一蓬耀目的光華陡然湧射發出 他

麼字! 那老嫗輕嘆道:「你看看劍上有甚

鮮血劍氣行。」 丹心在,浩然正氣存,一劍照雲霄 目光凝注,隨口唸將出來,道:「碧血 刃上,隱隱的現出了一行小字, 這二十個字蒼勁有力,讓刻在劍 在青濛濛的劍氣中, 那奪目的劍 金雷

覺得這二十個字氣勢磅礴,雄壯有力 ,隱含一種蓋世之風。 那老嫗輕緩的道:「這二十個字是

刃上的是巧奪天工,金雷唸了一遍

碧血劍的秘密,自古流傳此劍有許多

去。 頭一瞧,殷紅一片,一隻手掌齊根斷 泥的神刃,兩手一出,便覺一涼, 低

道:「啊哎,這是寶劍!」 他痛得大叫一擊,一腿踢了出去

威武不屈的怒視着斷去一手的晏仁。 金雷身上陡中一腿,痛得呃了一聲 倒翻在地上, 他倔强地一躍起來 但見他返身縱去,滿面痛苦之情

哥,你受傷了沒有?」 小藍自左側撲來,大聲道:「金哥

有。 金雷感激的一搖頭,道:「沒

雷一眼,揮手道:「通通給我過去。」 顫抖,面色蒼白。她怒冲冲的瞪了金 此刻,無弦琴蘇雪紅已氣得全身

杖而立,顯然是怒氣當頭。 手,滿面緊張之色,而那老嫗也是持 縱身躍去,小藍緊緊抓着金雷的 身後那些奇裝異服的漢子應諾

勢,正在這緊張之時,突聞遠處飄來 一聲宛如鬼哭、有若魅笑的怪聲。 雙方劍拔弩張,大有一觸而發之

被之一奪。 進人的耳中,當眞是如中雷殛,神志 這種哭不哭,笑不笑的怪聲一飄

無弦琴蘇雪紅顫聲的道:「碎心客 大家快逃!」

來,長袍抖動,面色若紙,驚駭地抬移動分毫,但見她雙腿發軟,提不起 她嘴裏在叫着逃命,身子却沒有

頭凝望着空中

C 127

,却又嚇得轉身回來,彷彿不敢逃奔去,可是當他們奔跑沒有幾步之時奔患,凶威盡失,各自惶恐的向左右 那八九個怪裝凶狠的漢子也一改 去

藍和 使空中音浪衝激,繚繞不散, 也是恐怖的望着空中, 金雷拉在身後。 時那厲笑聲愈來愈大, 急忙伸手把小 那老嫗 後來竟

雙方聯手或能一敵碎心客一 無弦琴顫聲的道:「好姊姊, 我們

那老嫗求援,以壯自己聲勢 一能夠倖免,心存萬一之想,竟向 她自知遇上殺人如蘇的碎心客,

我主要是保護這兩個孩子 那老嫗聲音微顫的道:「試試看,

挖去, 「奶奶,妳也怕碎心客?他是誰呀! 此人到處殺人,每殺一人必將其心 那老嫗凝重的道:「碎心客碎人心 小藍一見這種情形,也顫聲道: 如今各派都在追殺他!」

你光笑幹甚麼,有種給我出來 金雷毫不畏懼的大吼道:「碎心客 嫗神情 一變,

逃一死,何不駡他個痛快一 小藍也一嘟小嘴道:「反正我們難

空大駡起來,其餘的人則俱默不作 ,只是抖顫的站在地上。 金雷和小藍便妳一嘴我一句,破 聲

突然《高空中的笑聲一斂 但見

> 和,脚穿白布鞋的怪空立時出現一個面色蒼白 一縷白影閃晃而來,是 穿每個人心中的事情一樣。 如刃,掠過每個人的臉上,仿如要看 ,脚穿白布鞋的怪客, 一個面色蒼白,全身白色長 這道白影一落 他雙目其冷

客う 金雷昂然無懼的道:「你便是碎心

我? 那長袍怪人反問道:「剛才是你駡

小藍一指自己鼻尖,道:「還有 金雷頟首道:「不錯。」

我 道:「你倆的膽子眞大!」 長袍怪人碎心客目中冷光一閃

無弦琴蘇雪紅,道:「拿給我!」 他緩緩的一個轉身,冷冷的望着

麼? 無弦琴蘇雪紅一楞道:「拿甚

尚那裏偷的甚麼東西!」 無弦琴蘇雪紅大聲道:「我沒有 碎心客冷冰冰的道:「你從不空和

面駡過他,

或是指責他的不該,

今日

信你來搜!」

敢 碎心客冷冷一笑道:「妳以爲我不

得難爲情,更怪的是無弦琴蘇雪紅絲的夾衣,此人當真怪絕,在衆目睽睽的夾衣,此人當真怪絕,在衆目睽睽之下,公然撕毀了女子長袍,也不覺 毫不敢避讓,任他羞辱自己

心客撕掉黑視之後,又扯下無

粉紅的褻衣露將出來 弦琴蘇雪紅那層淡綠色的夾衣,登時

直把那八九個漢子看得眼睛都要跳將 她嚇得全身直顫, 一晃, 雪白 的肌膚呈露出 個高聳的酥 來

敢反抗 臉色略顯蒼白 那老嫗也是不聞不 眸子裏一片恐怖駭厲之色 問 仿如未見, 只是 不

步, 碎心客一楞道:「你說甚麼? 吼道:「你怎麼這樣不要臉!」 他一揚手中碧血劍 ,斜斜跨進 中 怒

無敵,天下 一個女人毛手毛脚,縱然是武功天下來有禮可循,你不潔身自愛,隨便對 金雷大聲道:「男女授受不親, 人也不耻於你!」 古

得好,駡得好! 反而覺得十分有趣,嘿嘿一笑道:「駡 金雷三番五次譏駡他,他不但不怒 他目光一瞥, 突然落在金雷手中

劍竟在你這裏? 那柄碧血劍上,滿面詫異的道:「碧血

心客冷冷地道:「我要的正是

金雷只覺義價塡胸, 的是無弦琴蘇雪紅絲毫也 難掩 心

碎心客一生橫行,從沒有人敢當

地脫空落進碎心客手中。金雷滿面駭一股大力,一吸而去,那柄碧血劍倏但見他虛空一晃手掌,金雷只覺

自己尋去

而那

金雷心中大凜,忖道:「如果我眞

小藍突然一個跟蹌坐在地上,抹了 也沒吃過這種苦,一路行去,香汗 漸崎嶇難行,小藍雖然輕功絕佳 日當正午,烈陽威猛的高掛空中 ,地勢 不知自己跑了多少路,劇喘不已,突淙淙之聲不絕,彷彿便在近前,他也 凜然惶懼,忖道:「怪了,碎心客原來心客輕奏怪音,淙淙有若流水,金雷 他循聲行去,愈走愈荒凉 在他眼前出現一個白袍身影, ,

望着金雷喘着奔來,淡淡一笑道:「你 不時出口大駡, 碎心客置耳不聞 學目 一望,小藍正坐在地上輕泣

還能逃到那裏去?」 金的決不怕你。」 禁怒道:「碎心客,你要殺便殺,我姓 金雷此時已將生命置於度外,不

命,只是他喜怒不形於色,任誰也猜 漢子暗中也是敬佩,往往因此饒人 如麻,視若兒戲,但對那種有骨氣的 不着他內心想的是什麼。 碎心客見這少年剛强如鐵 暗暗點頭讚許。此人雖然殺人心客見這少年剛强如鐵,威武

他冷冷地道:「你眞不怕死?」

又有何懼。」 金雷大笑道:「人生不過百年,死

,我也不要你死。」 碎心客冷漠的道:「好,你不怕死

道:「你要怎麼樣?」 計擺佈自己,暗中打了個寒噤, 常,他既不要自己死,必是有什麼毒 金雷心中一凛, 只覺此人變化無 大怒

劍上的秘密要遠去東海一怪島上, \_的秘密要遠去東海一怪島上,那碎心客冷笑道:「我爲了參悟碧血

> 對付你!」 中,天下人便俱要和你爲敵,將聯合 客雖然功力高深,但碧血劍一落你手 無弦琴蘇雪紅顫聲的道:「你碎心

在我手中,那豈不是萬全已極?」 通通殺了,天下便沒有人知道碧血劍 哈哈一笑道:「這個妳放心!我將你們 碎心客沉吟道:「這個!」他突然

也說不出來。 的殺機,登時心中一冷,嚇得一句話 無弦琴蘇雪紅沒想到一言激起他

可胡來!」 那老嫗神情一變道:「碎心客,

客, 他斷去一手,本已痛得幾乎量去 我們拚了 晏仁此刻突然一聲大吼道:「碎心

大吼一聲揮臂撲去。 滅口掩密,心中登時激起一股殺機 一聽碎心客要將他們全部殺死 碎心客淡淡一笑道:「我正要你如

此!

的時候,無弦琴蘇雪紅突然一個返身當他擧掌正要再殺無弦琴蘇雪紅 大勁氣撞去,晏仁連吭都沒吭出一聲 ,便七孔流血而死。 他僅僅是一抬手掌, 便有一股浩

裏逃!」 數丈之外。 碎心客哈哈一聲大笑道:「妳往那

拔腿往花叢之中撲去,眨眼便飄

那老嫗突然一聲長嘆道:「托天之 身形一閃而去,刹時消逝不見

你們兩人,我不再會寂寞了。」

,豈不永遠也沒有洗刷之日了。」 他怒吼道:「我不去。」

碎心客冷哼地道:「現在由不得你

小藍道:「金哥哥我們不去,我要

碎心客道:「妳奶奶已死了。」 小藍心弦一顫道:「你……」

碎心客淡淡的道:「我已擁有碧血

金雷目中含淚 ,大吼道:「你好

一舉手投足間,便殺了那許多人 一揮臂,一掌拍將出去。 他沒想到碎心客當眞如此狠毒

碎心客大笑道:「你要和我動手

也不知了。 雷身上,金雷只覺身子一麻,什麼事 僅一晃,舒指彈出一縷勁風, 他功力高絕,詭秘異常, 點在金 身子僅

小藍衝過來叱道:「你不要殺我金

金雷的臉上道:「現在你倆只有一個機重的面上一寒,目光緩緩落在小藍和 會逃命!」 我們一個機會! 一她凝 淋漓,即也沒

金雷和小藍愈走愈是荒涼

脚上都磨起了水泡。

金雷一怔道:「前輩和我們一起

殺人如蔴, ,你倆現在立刻逃跑, 那老嫗苦笑道:「此人心狠手辣 他要殺人, **地,由我擋他一** 

抹

額上汗漬,喘着道:「金哥哥,我跑

是利用水聲騙我來此。」

不

動了,我們在這裏歇歇。

小藍突然大哭道:「不 奶奶,

那老嫗怒聲的道:「你要是不聽話 頭先撞死在妳的面前一

奶奶生這樣大的氣, 倒退幾步, 小藍從小長到這麼大,從沒見過 輕泣道:「小藍聽奶奶的八的氣,她嚇得全身一抖

那老嫗鬆了口氣道:「這裡路你還 快帶着他逃命去吧!

金雷顫聲道:「我的古叔叔怎麼

髮絲根根立起, 面,碎心客不認識他, 那老嫗揮手道:「古軍始終沒有露 揮大拐杖道:「快去 不會有事! 一她

個人急忙逃命。 嫗毫不容情的揮杖便要擊下 金雷和小藍遲遲不願逃去, 駭得兩 那老

少女攜手亡命而逃,那老嫗含淚目送 人遠去,當眞是在洒淚離別 但見這兩個僅有十六七歲的少男

過去,吹動草木搖擺不已,他面上憂

一片蒼涼,四處寂靜,偶而山風呼嘯

金雷學目遠眺,只見滿山荒野

碎 戚重重道:「還是再走一程,當心那個 心客。 金哥哥,你去弄點水來好不好。 小藍面上通紅, 喘道:「我跑不動

金雷黯然一嘆,忖道:「她一生中

苦。 肉 何嘗吃過這種苦?她是古叔叔的親骨 他急忙奔將出去,尋找水源, 我當要好好待她, 不要讓她受 可

有水之處,心中一冷,只覺燠熱難當是他跑遍了大半個山頭,也沒有發現 失望的又奔了回來。

踪影, 。他遊目一掃,高聲叫道:「小藍 那知他奔來一看,地上那有小藍 這一驚非同小可,通身俱出冷

疾快的忖思道:「小藍必是發現流水聲淙淙流水之聲,他精神一振,腦海中雷焦急的直打轉。在此時,隱隱聽見 叫聲遠去,迴盪在整個山谷 , 金

> 碎 倆: 永遠也不要想回來了,那麼父親之仇被碎心客弄到孤島上去,此生此世便 毒! 中,若不殺他們,各派豈不會尋找我劍,當然不願各派知道碧血劍在我手 去找奶奶。」 嘿嘿,太可笑了。」 要劍?」 穩,他恐怖的道:「你把他們都殺金雷腦中嗡地一聲,幾乎要站立

C128

哥哥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甚麼呢?就是——天安 851 超級營養液。 天安 851 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 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

## 天安851 級管量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 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 , 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 的能力,可緩解疼痛 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 年益壽,增强免疫能 力,增强體質。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 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 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總經銷: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金電輕輕握着她的玉手,道:「不

平浪靜 漸寬下

便消逝不見,這裏頓時又恢復原有的,倒提着金雷移身飄去,眨眼之間,碎心客哈哈大笑,伸手一抓小藍 要怕

如飛馳去,眨眼不見。 ,手一揮, 吆喝一 碎心客依舊是一 他冷冰冰的望着岸邊泊着的那艘 擊

皮上去。 知此次一去, 塊長跳板, 大船,道:「上船。」 但在碎心客的監視下,只此次一去,很可能再無回 但見那艘大船上 直搭岸上 金雷和 兩個漢子放下 只好硬着頭 中土之日

的馬車緩緩馳來,停立在沙岸上

這時,那輛馬篷車裏傳來一聲道

穩穩的停泊着,

在海邊

一艘高昂尖頭的怪船

遠處,一輛黑篷黑轅

人如的

藍寶石,藍得那樣深邃,海,白浪輕吟,暑逝量》

湛藍,一片藍,

藍藍的天,藍藍

;大海

有

那樣醉

我們要去那裏?」 那漢子似是十分畏懼地一搖頭,們要去那事?」 金雷隨手抓着一個漢子 全船竟是鴉雀無聲 道:「喂

的在忖思着。

,唯一之路

上船之後,

乘

船離

急忙移身跑開,再也不敢跨過

金雷暗中納罕,忖道:「這裏的水手

他忖道:「此刻若逃跑勢比登天漂

久的時候跳進海裏

,

或有

站,長長的嘆了口 片淡淡的憂悒

氣,

腦海中疾快

少年;

這少年長得丰朗明眸

唇

齒

壯如牛,

但有

那船上水手有四五

一椿奇怪之處,這些人手有四五十人,俱都粗

仇

然健壯雄偉,

可是却沒有

人開口說

自黑篷的馬車裏,

緩緩下來一個

,飄逸瀟洒,但在那劍眉中籠罩着

他在海岸

邊穩穩的

刻將他倆推進一個小艙之中,詭 跑,否則木圣我下, 在這裏不要的一笑,冷冰冰的道:「在這裏不要將他倆推進一個小艙之中,詭秘陰將他倆推進一個小艙之中,詭秘陰 碎心客始終跟在他倆的身後

說着一轉身,便往船頭上跑去。 金雷看看四邊無人 , 悄悄的道:

盪漾的湛藍海水怔怔出神

她顫聲道:「金哥哥

來,她面色蒼白,望着那碧波

忖念未逝

一個憔悴的

少女跟着

金雷掌心之中傳了 我也跟着你。」她只覺有一股熱力 我永遠和妳在一起。 不覺勇氣大增,懼意自心中 過來,溫 我也跟着你 暖了 她

,那篷車轉頭 小藍雖 人。」 定碎心客, 金雷

小藍和 不了那麼長的時間。」 正說之間,船身突然一 金雷俱生在北國, 陣晃動

那柄碧血劍,雙目低垂,一語不發 這等巨船,船身驟然一晃,都嚇了 藍和金雷面前坐定,雙手緊緊握着 啓航之後, 兩個人不自覺的抱在一起。 碎心客走進船艙, , 後來 在

大船鼓浪前進 海風如嘯

「小藍 金雷低聲道:「等會兒這船啓航的 小藍惶悚的抬起頭來,道:「什麽

小藍突然一搖頭道:「金哥哥 我們設法逃。」

海水衝進了船艙裏

小藍心裏害怕,

緊緊的抓着金雷

抛在空中,

一個個浪頭打在船板上

狂風怒吼

大船一沉一浮,

有若被

來

那憔悴的面靨,問道:「爲什麼?」 改變主意,他滿面詫異的凝注着小藍 這筆仇總得設法報回 小藍凝重的道:「我奶奶被這 相信有一天能夠手刃仇總得設法報回,只要我跟 小藍會突然

之中,他暗嘆一聲,枯葉,載沉載浮,維

,幾乎要沉沒在大海

忖道:「能和小

極,他只覺這艘大船像是滄海中一

金雷面上雖然鎭定,心裏着實駭

道:「要死,我們便死在一起。」

死在這裏也好。」

碎心客一改常態,

以他這等絕世

過他,將來練好了功夫,還怕報不了在,不怕沒柴燒,現在我們雖然打不在,不怕沒柴燒,現在我們雖然打不

在甲板之上,遊目四掃,但見狂風他身子一飄躍出艙外,雙足穩穩的高手,臉上竟流露出一片驚詫之意

雙足穩穩的定

掃,但見狂風暴

小藍眼含淚珠,悲傷的道:「我等 從沒有坐過

心客氣極,仰天破口大駡道:「賊老天駛,搖晃飄盪,當眞是險狀萬分,碎

的那些水手俱已不見,生死不明。

大船此刻無人駕馭,正在隨風而

,海天之間,俱是一片鳥黑

,船上

因風勢太大,兩人都幾乎站不穩

見碎心客始終沒有殺他倆的意思

一連數日過去,

海上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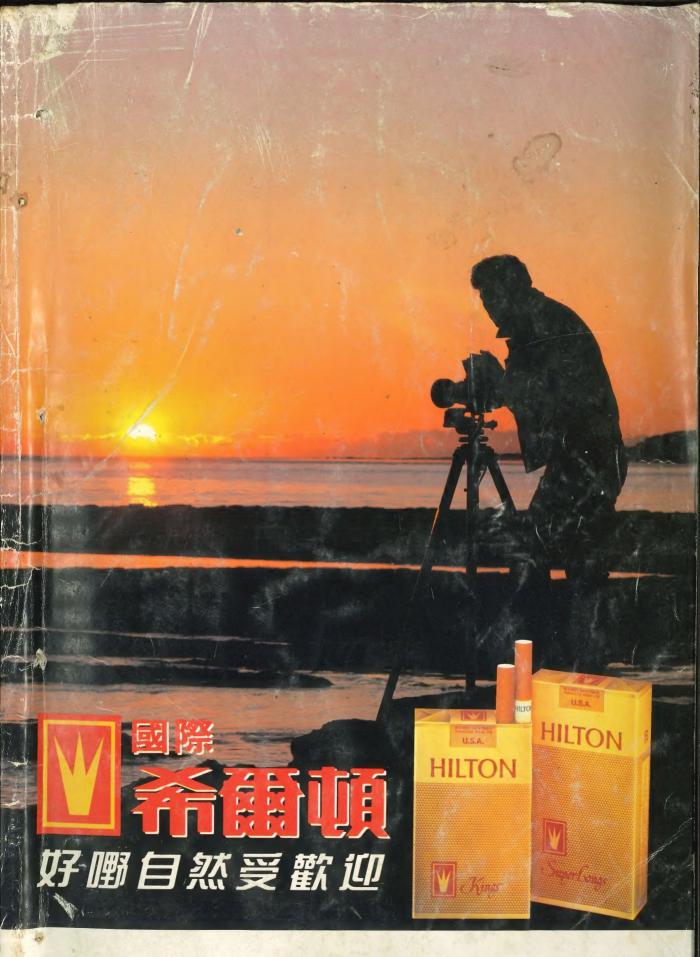
未完・二)

縱是喊破了喉嚨也沒有人理會他。 他拔出碧血劍,在空中猛力的 經過適當的發洩之後,他回身大 金雷拉着小藍畏縮的走了 大聲叱喝,可是天地無情, 你倆給我滚出來。」

他

到第四日黃昏時 突然之間 , 倒 滿空湧起 也頗富詩 傾盆而

在船帆上臘臘作響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